武俠世界

血袈裟（新派俠情脱俗故事）　　隆中客・著

一件袈裟，引發少林寺一場空前大殺劫，作者對人性刻劃入木三分，能令人熱血沸騰，也能令人擊掌稱快，電影手法，快節奏，是作者另一風格的力作，讀者諸君不可錯過。



第29年
2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隆中客先生撰著「血袈裟」，是爲作者另一風格的力作，少林寺幾經風雨災難多多，芸芸武林高手視少林弟子爲其勁敵，朝廷王公貴族對少林寺視爲眼中釘，惟恐其謀變造反而虎視眈眈，一件佛門袈裟，引起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殺劫……作者運用電影手法，採用快節奏的特點，故事人性刻劃入木三分，性格鮮明，情節緊湊，高潮迭起，能令人心血沸騰，有如身歷其境，叫人擊掌稱快，讀者諸君不可錯過。

☆ ☆ ☆ ☆

馮嘉先生撰著的奇俠司馬洛故事「血雨」，情節離奇曲折，案情錯綜複雜，一對情侶遭到殺害，手法竟然同出一轍，懸案甚是辣手，到底兇手是誰？兇殺案又是怎樣偵破？閱讀本文便知分曉。

☆ ☆ ☆ ☆

下期將刊出狄心先生撰著「名劍恩仇」，講述一個狂夫闖蕩江湖走天涯的故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恩怨日積月累，權勢爭奪無休無止，由於一把名劍，又引發一幕幕耐人尋味的紛爭……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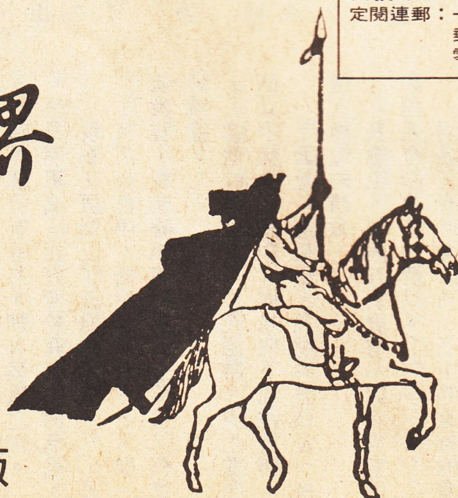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期
（總號144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裟

通風報訊反被困

天上神仙府。

人間帝王家。

神仙府是怎樣的豪華，沒人見過，但人間帝王家的豪華氣派，卻是有目共睹的。

九王爺的王府，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九王爺心機深沉，權傾朝野，據說，還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在北京城中，九王爺是僅次於皇帝的權威人物。

九王爺的王府，也是衆多親王府中最豪華，最宏偉的建築。

甲第連雲，雕樑畫棟。

入夜，一片燈海，明如白晝。

＊　＊　＊

現在，正是黑夜。

九王爺王府的大門前，燈火通明，八個全副武裝的清兵，雁翅般分兵兩旁，就像大門兩旁的石獅子一樣，紋風不動。

這情形，如果有一隻蒼蠅想要闖進王府中去，也絕對逃不過八個清兵的耳目，如果有人想闖進去，那就更不用提了。

但事實上，現在就有一個人正想要闖進王府中去。

這個人就是悟明和尚，是少林寺的傑出弟子之一。

現在的悟明，藏身於箭遠外的暗影中，頭戴斗笠，臉上塗成一片烏黑，一雙精目，烱烱有神地向王府窺探着。

由暗窺明，對於王府木門前的情況，悟明可以一目了然。

但由於他藏身在箭遠外街道拐角處的一株大樹的陰影中，王府前担任警戒的八個清兵，絕對不可能察覺他。

一個出家人，獨個兒在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的九王爺王府前窺伺，目的何在？

如果說，他是想獨闖王府，那豈非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

一陣急驟蹄聲，由遠而近。

悟明本能地將身子藏得更隱蔽一點。

兩名侍衛策馬疾馳而來，止於王府大門前，雙雙輕捷地飛身下馬。



其中一名侍衛大聲說：「王爺回府了。」

「喳！」

守門的警衛恭應着，兩人將侍衛的坐騎牽過一旁，另外兩個忙着打開大門。

兩名侍衛一臉肅容，手按刀柄，機警地向四週探視着。

片刻過後，大隊侍衛和清兵，簇擁着一乘八人抬的豪華大轎子在大門前停住。

一名侍衛掀起轎帘，九王爺從容跨出轎門。

守門清兵一齊跪下行禮，同聲恭呼：「王爺千歲！千千歲！」

九王爺年約四旬上下，臉色陰沉，身材魁偉，不怒自威。

他威嚴地點點頭，龍行虎步登上石階，忽又停步回頭向侍衛說：「馬上去請神機營高統領，就說我在書房中等他。」

「喳！」

兩名侍衛同聲恭應，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九王爺氣宇軒昂進入大門之後，那八個守門清兵才重新站起。

這時候，悟明抬手將斗笠拉得更低，身形一閃，消失於一條小巷中。

＊　＊　＊

更鼓聲清晰傳出——二更二點。

兩名提着燈籠的清兵，剛由王府後的圍牆邊走過。

悟明像一個幽靈，悄然出現，一縱身，悄沒聲地上了圍牆，略一打量，又悄沒聲地飄落圍牆之內。

這是個沒有星月，卻有强風之夜。

月黑風高，正好便於夜行人的活動。

現在，悟明上了王府的屋頂。

沉沉夜色中，悟明半彎着身子，像一個幽靈，在屋脊相連的屋頂上輕靈又快速地淌進。

當他快要接近一片花園時，突生警惕而立即伏身瓦溝中，屏息向下面注視着。

下面是一道長廊，長廊的盡頭是一棟燈火輝煌的精舍。

長廊上，每隔五丈就有一對八角宮燈和兩名全副武裝的清兵。

兩名王府侍衛陪同一名中等身材的漢子，正沿長廊走來。

那中等身材的漢子就是神機營統領高敬宗。

高敬宗約莫三十五六年紀，身着戎裝，外套披風，神彩飛揚，一臉的慓悍。

他的兩個隨員喬漢、馬南跟在後面，亦步亦趨，步伐整齊劃一。

＊　＊　＊

精舍內，九王爺臉色凝重，正在負手徘徊。

整齊劃一的脚步聲止於書房外的花圃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隆中客・文
可飛・圖

血袈



中，並傳出侍衞的語聲道：「啓稟王爺，高大人到。」

九王爺沉聲道：「請！」

高敬宗進入書房，恭聲道：「卑職高敬宗叩見王爺。」

他邊說邊做勢啓行大禮。

但九王爺不待他跪下去，已伸手相扶，道：「免禮，請起，請起。」

高敬宗本來不過是做勢要下跪，現在正好順風扯帆，站了起來。

「請坐！」

「謝王爺！」

分賓主坐定，書僮獻上香茗之後，九王爺才沉聲說道：「退下！」

「喳！」

書僮退下，並將房門合攏。

九王爺目注高敬宗，神色一正，道：「高統領，關於圍勦少林寺的密摺，已經發下來了。」

高敬宗精神一振，道：「哦！旨意怎麼說？」

九王爺道：「皇上希望剿撫兼施，如果能得到『達摩袈裟』，號令天下少林弟子都唯命是從，就不必殺戮太多。」

高敬宗冷冷地一笑，道：「這是皇上仁德，怕只怕少林叛逆不能仰體聖心，到時候，不殺，無以立威。」

九王爺點點頭，道：「那也只好見機而行了，你準備什麼時候行動？」

「五月初九。」

「爲什麼定於五月初九？」

「五月初九是少林寺傳法衣，立掌門的大典，全寺僧衆都會到齊，正好一網打

盡。」

「唔……行動之前，務必要有萬全的安排，以免打草驚蛇，後患無窮。」

「王爺請放心，卑職早就在少林寺安排了內應，保証萬無一失。」

九王爺訝問道：「那是什麼人？靠得住嗎？」

「那個人是……」

高敬宗臉色突變地，頓住語鋒，目光向屋頂上掃了一眼，語鋒一轉，道：「卑職還是寫給王爺看爲妙。」

九王爺點點頭，道：「也好。」

高敬宗起身走向書桌，取過一支毛筆，快速地寫了幾個字，遞向九王爺道：「王爺請看，就是這個人。」

其實，他那紙條上寫的是：「屋頂上有奸細。」

九王爺臉色一變。

高敬宗陰陰地一笑，振臂揮手，將毛筆當做暗器，射向屋頂。

正伏在瓦溝中竊聽的悟明，痛呼一聲，向下面滾落——

「唏哩嘩啦」聲中，下面的侍衛和兵勇同聲驚呼：「拿刺客！」

悟明一落地面，立即陷入重圍中。

危機一髮中，悟明忍痛拔出左肩上的筆桿，隨手一甩——

一名侍衛於慘呼聲中應聲倒地。

悟明乘機奪過對方的長刀，奮力突圍，但旋即被喬漢、馬南雙雙截住。

喬漢、馬南身手奇高，悟明奮力衝刺，一時之間仍無法脫困。

高敬宗由書房出來，沉喝一聲：「退下！保護王爺要緊！」

喬漢、馬南聞聲閃退，悟明乘機飛身而起——

高敬宗後發先至，將悟明截住，展開一場激戰。

高敬宗武功高絕，負傷奮戰的悟明，不敢戀戰，且戰且退。

高敬宗得勢不饒人，步步緊逼，一下子抓下悟明的斗帽，露出光頭。

「原來是少林叛徒……」

高敬宗得意地冷笑聲中，悟明已乘機飛身而起，越過圍牆而去。

高敬宗沉喝一聲：「追！」

喬漢、馬南飛身而起，高敬宗又沉喝一聲：「要活的！」

「是……」

警鑼聲，吶喊聲……鬧成一片。

整個王府，到處都是刀光劍影。

悟明奮力衝殺，闖過一重又一重的攔截，終於突圍而出。

悟明雖然死裡逃生，但他的左肩却是傷上加傷，又中了一支袖箭。

而且，他的死裡逃生不過是暫時的，後面還有緊追不捨的追兵。

＊　＊　＊

這是一座小院子，也算是一個小花圃。

小院子外面是一條小巷子，院子中的一株桃樹上掛着一盞燈籠。

昏黃燈光下，地面放着一些石鎖等的練功用具。

一名頗爲精壯的年輕人正在院子中練拳，這個年輕人就是悟明的徒弟劉文覺。

劉文覺很認眞的練拳，不時停下來，由懷中取出拳譜，查看一下，又繼續演練。

就在這時候，全身浴血的悟明跟蹌地奔入小巷中。

悟明想越牆進入小院中，却已力不從心，跌落下來，發出一聲悶哼。

劉文覺一驚之下，連忙開門察看，並沉聲喝問：「什麼人？」

悟明喘息着道：「文覺……是我……」

「你是誰？」

「我是悟明……」

「師傅，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確是變得很厲害，乍見之下，連徒弟都認不出來了。

悟明促聲道：「不要多問，快扶我進去，後面還有追兵。」

劉文覺連忙扶起悟明進入院內，並拴上木門，這時候悟明已不支倒地。

劉文覺只好將悟明扛起，走入裡間。

外面，喬漢、馬南率清兵多人，高擧火把，進入小巷中。

喬漢見小院圍牆上有沾血的手印，木門外的地面上也有血漬，不由陰陰地一笑。

一名清兵準備撞門，却被喬漢止住。

喬漢向院牆打量了一下，低聲對馬南道：「你們守在這裡，不要莽撞！我去報告統領。」

「……」馬南默然點頭。

喬漢匆匆離去。

＊　＊　＊

劉文覺已將悟明扛入堂屋中，放置在椅子上。

由于碰到肩後的箭桿，悟明忍不住呻吟了一聲。

劉文覺歉笑道：「師傅，忍着點，我先替你把箭拔出來。」

悟明點點頭，道：「好……」

劉文覺一咬牙，替悟明拔出箭桿，一面撕下自己的衣衫替悟明包紮，一面接問：「師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在那裡受了傷的？」

悟明苦笑道：「九王爺府。」

劉文覺臉色一變，道：「師傅跑到九王爺府去幹什麼？」

「別問這些，文覺，讓我休息一會，天亮以前，我還要趕出城去。」

「你傷得這麼重，怎麼能走？」

「不能走也得走，事關少林寺的存亡，片刻也不能躭誤。」

「少林寺有什麼災難？」

「這跟你不相干，你別問。」

「師傅，你傳授我少林武功，我也算是少林弟子，怎能說是跟我不相干？」

「不！」悟明搖搖頭，道：「你雖然學的是少林武功，還不能算是少林弟子，最好不要捲入這場糾紛中，何況……」

悟明欲言又止。

劉文覺困惑地道：「何況什麼啊？」

悟明嘆了口氣，道：「不說也罷！」

他掙扎着站了起來，道：「文覺，時間不早，我得走了。」

劉文覺毅然地道：「不！師傅，你不能走，不論我算不算是少林弟子，我都不能讓你這樣子出去冒險。」

悟明苦笑道：「好！文覺，我告訴你，清廷已經下詔，要圍剿少林寺，時機緊迫，我得趕快把這個消息送回少林寺去。」

劉文覺心中一驚，道：「這就是師傅去九王爺府的原因？」

悟明點點頭，道：「不錯。」

劉文覺沉思着道：「師傅，你在這兒安心養傷好了，我替你去少林寺送信。」

悟明臉色大變，道：「不行，絕對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要問為什麼，這件事情，任何人都能做，只有你不行。」

「師傅你——」

「文覺，師傅是為你好，老實說，如果不是我負傷太重，我連你這裡都不會來。」

「那是為什麼？」

「因為……」悟明欲言又止。

「因為什麼？師傅，你今宵說話怎麼老是吞吞吐吐的？」

「文覺，你還是不要問的好，知道越多煩惱也越多。」

劉文覺忽有所悟地，身子一震，道：「難道說，奉命圍剿少林寺的人，竟會是——」

悟明截口道：「不錯，就是他！」

「那九王爺呢？」

「九王爺不過是奉旨督師，實際負責行動的是高敬宗。」

劉文覺滿臉痛苦，一拳擊在椅子上，道：「果然不出娘所料，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還在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悟明苦笑道：「可是，他跟你總是一母所生，一母所養，你們畢竟是異父同母的兄弟，所以，師傅不讓你參與這件事。」

「大師，你錯了……」

接口的是老夫人——劉文覺、高敬宗二人的母親。

老夫人在侍女阿蓮的扶持下，緩步走入堂屋。

「娘……」

「老夫人……」

劉文覺，悟明同聲招呼。

老夫人肅容道：「大師，俗語說得好，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文覺跟他雖然是同母異父兄弟，但忠奸有別，不可一概而論。」

悟明正容道：「是，老夫人。」

老夫人道：「有子不肖，老身難辭其咎，阿蓮！」

阿蓮恭應道：「阿蓮在。」

「先扶大師到後面佛堂去。」

「是！」

悟明道：「老夫人……」

老夫人沉聲道：「不用多說，這件事老身決定了……」

＊　＊　＊

九王爺的書房中。

九王爺抹了一下鼻烟，沉哼一聲，道：「這簡直是無法無天！」

高敬宗得意地笑道：「王爺現在相信了？」

「唔……」

「少林寺的和尚，仗着有幾分功夫，連王府都不放在眼裏，要他們接受招撫，豈非是椽木求魚。」

「不錯，這些和尚，實在太不像話了，你要好好安排一下。」

「卑職已有萬全準備。」

「你是怎麼安排的？」

「回王爺，卑職已檄調潼關總兵田遇春，率精兵三千，火速南下，包圍嵩山……」

「很好。」

「還有，卑職已於神機營中挑選一百名高手，配合火槍營的火器，剋日啓程……」

九王爺連連點頭，道：「好，這件事就由你全權調度處理。」

高敬宗欠身道：「王爺請安歇，卑職告辭。」

「好，你多辛苦點，成功之後，皇上必有重賞。」

「多謝王爺！」

高敬宗哈腰退出書房，喬漢也正好及時進入院中，躬身行禮道：「大人。」

「刺客抓到了？」

「回大人，還沒有抓到……」

「飯桶！」

「是，大人……」

「大批人馬，抓一個受傷的刺客，怎會給他跑掉的？」

「回大人，刺客沒有跑掉。」

高敬宗臉色一沉，道：「說話顛三倒四的，有毛病？」

「大人容稟。」喬漢苦笑道：「刺客走入了一所特殊住宅，屬下不敢貿然進去抓人，所以，特地回來向大人請示。」

高敬宗一怔，道：「是什麼人的住宅？」

喬漢趨前一步，壓低語聲，道：「是老夫人的住宅。」

高敬宗臉色一變，道：「沒有錯？」

「絕對不會錯。」

「跟我來……」

高敬宗精目中凶光連閃，大步前行。

喬漢小心地亦走亦趨。

＊　＊　＊

老夫人的佛堂中。

佛堂中香烟繚繞，氣氛肅穆，安祥。

悟明已換上一身乾淨衣衫，傷口也已經另行包紮妥當。

老夫人由阿蓮手中接過一碗參湯，遞給悟明。

悟明接過參湯，一飲而盡，一臉感激神色，道：「老夫人慈祥仁厚，佛祖一定保佑妳福壽無疆……」

老夫人截口一嘆，道：「老身這一輩子罪孽滿身，百死莫贖，早已不敢奢望菩薩降福了，晚年吃齋祀佛，只盼能修修來世，想不到孽子不肖，還要我罪上加罪，唉……」

劉文覺由外面快步走入，道：「娘，大哥帶人來了，怎麼辦？」

老夫人，悟明二人同時臉色大變。

老夫人切齒怒叱：「該死的畜牲！」

悟明站了起來，道：「我馬上就走，免得連累你們，」

劉文覺道：「不行，大哥手下都是神

機營的高手，你這樣出去，絕對走不了。」

阿蓮接口道：「我叔叔家距這裡不遠，我看，還是請大師去我叔叔家躲一躲吧！」

老夫人道：「好，你跟阿蓮送大師過去，這裡由我來應付。」

「是……」

文覺，阿蓮扶着悟明匆匆走向後門。

老夫人目送三人離去之後，才走到神龕前合十跪下，虔誠地默禱。

＊　＊　＊

高敎宗的手下已破門進入院中。

凶神惡煞似的高敬宗，緩步進入院中，直趨堂屋，目光環掃，拿起桌子上的帶血袖箭，看了看，冷笑一聲：「進去搜！」

「是！」

神機營的高手搶先而行，兵勇隨後，喬漢、馬南緊隨高敬宗的身邊。

大夥兒在佛堂前停了下來，喧嚷聲也同時戛然而止。

佛堂中老夫人輕輕敲着木魚，低誦佛經，對佛堂外的一切，恍如未聞。

高敬宗一揮手，手下人紛紛退立兩旁，他自己舉步跨入佛堂，冷着臉，輕喚一聲：「娘！」

老夫人聽如未聞。

高敬宗提高嗓門道：「娘，我在跟妳說話。」

老夫人仍然不理不睬，誦經如故，也照樣輕敲着木魚。

高敬宗手一揚，「篤」地一聲，老夫人手中的木槌被箭矢貫穿，釘在木魚上。

老夫人徐徐抬頭，漠然地望着他。

高敬宗滿面怒容。

老夫人平靜地道：「有什麼話，你說吧！」

高敬宗冷然地道：「人呢？」

「什麼人？」

「一個受傷的少林和尚。」

「你找他幹嘛？」

「他是行刺九王爺逃脫的要犯。」

「你來晚了一步，已經走了。」

「走了？」

「信不信由你。」

「我是不信，搜！」

他的手下同聲暴應：「是！」

大夥兒恭應聲中，一擁而前，即將侵入佛堂。

老夫人忽地站起，厲叱一聲：「誰敢放肆？」

大夥兒停下來，望向高敬宗。

高敬宗強忍心中怒意，低聲道：「娘，妳要知道，窩藏刺客是有罪的。」

老夫人冷然地道：「娘只知道這裡是誦經禮佛的地方，沒有什麼刺客。」

「那就應該讓我搜查。」

「搜查？你眼裡還有我這個娘！」

老夫人是存心拖時間，以便悟明能有較充分的躲藏工夫。

高敬宗沉聲道：「娘，要是我眼裡沒有妳這個娘，早就派人來搜查了。」

老夫人沉思着道：「你一定要搜也可以，先叫他們下去，娘有些話，要跟你私下談談。」

高敬宗沉思了一下，才一揮手，道：「退下去！」

「是！」

大夥兒退下之後，老夫人才重行坐下，一臉肅容道：「敬宗，你總聽過目連救母的故事吧？」

「聽過又如何？」

「目連的母親，生前不敬神佛，辱罵僧侶，死後被罰在地獄受罪，目連爲拯救母親，身入陰曹地府，替母贖罪……」

高敬宗不耐煩地截口道：「這些，跟今宵的事不相干！」

老夫人道：「怎能說不相干，娘告訴你這些，就是要你懸崖勒馬，孽海回頭，今天，娘在吃齋唸佛，懺悔罪孽，你怎麼反而去做殺僧毀廟的寃事……」

高敬宗截口冷笑，道：「原來妳眞的救了那個少林賊禿。」

「不錯，娘救他，放他逃生，也是爲你好……」

「爲我好？」

「爲你贖罪，這些年來，你造的孽，已經夠多了。」

「我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你可以辭官不做。」

「那是不可能的，何況……」

「何況怎樣？」

「我不做，別人照樣會做……」

「別人做，罪不在你我母子身上，」老夫人站起來，走向高敬宗，正容道：「敬宗，如果你還認我這個娘，就聽娘的勸告，娘從來沒有求過你什麼，就算娘求你好不好？」

「妳要求我什麼？」

「放過少林寺，不要濫殺無辜了。」

高敬宗冷然地道：「辦不到！」

老夫人跪了下來，道：「敬宗，娘給你下跪了。」

高敬宗轉過身去，道：「下跪也沒用，我高敬宗身受皇恩，必須報效，如果忠孝不能兩全，就只好移孝作忠了。」

說完，回身拱拱手，大步向外走去。

老夫人突然站起，大聲喝道：「高敬宗！」

高敬宗聞聲止步，却沒回頭。

老夫人激動地道：「人生在世，不能忘本，更應該飲水思源。」

「……」高敬宗身子微震，仍未回頭，也沒接口說話。

「高敬宗，你這身武功從何而來？你忘了，你也曾經是少林和尚？」

高敬宗猛然回身，怒聲道：「妳還好意思提這件事！」

「我爲什麼不能提？」

「當年，要不是妳變節改嫁劉家，我又怎會淪落到去當和尚。」

老夫人含淚悲聲道：「難道我願意改嫁，你父親去世的時候，家中一貧如洗，你們高家的族人不但袖手旁觀，還逼着我賣身葬夫，試想，我一個弱質女子，除了認命，還能做什麼？」

高敬宗激動地道：「妳認命，也不能丟下親生的兒子不管呀！」

老夫人道：「我求過劉家，可是，你從小桀傲不馴，不服管教，人家才不敢接納你。」

高敬宗昂首冷笑：「幸好他們沒有接

納我，要不然，我高敬宗那有今天這一身榮耀！」

「你有沒有想到，你這一身榮耀中，包含多少血腥？」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何況……」他欲言又止。

「……」老夫人定定的看着他。

「就算我的榮耀是用血腥換來的，我也在奉養妳，甚至連劉文覺那個野種，我也收留了……」

老夫人怒聲道：「敬宗，文覺是你的兄弟，不是野種！」

高敬宗冷笑道：「他姓劉，我姓高，我跟他是那門子的兄弟？」

老夫人氣得全身發抖，道：「好！好！好！你居然說出這種忤逆不孝的話來，你不認他是兄弟，也就不要認我這個娘，我們馬上就搬出去，不吃你這碗骯髒飯。」

高敬宗道：「飯再骯髒，妳已經吃過了，難道還能吐出來？」

「吐不出來，我會拿命來還你！」

「那就隨便妳了……」

高敬宗邊說邊轉身向外走去。

老夫人厲喝一聲，道：「高敬宗，你一定會後悔的！」

高敬宗聞聲回頭。

老夫人已由桌面下抽出一把短刀，反手插入自己的左胸——

高敬宗臉色一變，怔立當場。

人影一閃，劉文覺淩空降落，撲向乃母，悲聲驚呼：「娘，妳不能死啊！」

悲呼聲中，已將老夫人抱入懷中。

老夫人嘴角溢血，氣息奄奄，眼中熱淚雙流，緊握着劉文覺的手，咽聲道：「文覺，娘罪孽深重，死有餘辜，你要答應替娘做一件好事……」

劉文覺含淚點頭，道：「娘請吩咐。」

老夫人斷斷續續地道：「你是娘的好兒子，你一定……要盡全力……保護少林……」

話說完，人也嚥了氣。

劉文覺悲聲高呼：「娘……」

高敬宗冷哼一聲，轉身欲行。

劉文覺放下乃母遺體，逼向高敬宗身前。

高敬宗沉聲叱問：「你想怎樣！」

「我要宰了你這個逼死親娘的畜牲！」

劉文覺怒叱聲中，已攻出九掌四腿，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

高敬宗先未還手，被逼得連連後退。

但退過五步之後，忽地冷笑一聲，展開反擊，才兩三下就將劉文覺擊倒在老夫人的遺體邊。

劉文覺狀似瘋狂，拔下乃母胸部的短刀，又撲向高敬宗——

但雙方的武功實在相差太遠了。

劉文覺才撲上去，三招兩式下又被擊倒，手中短刀也被奪走了。

劉文覺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厲聲吼叫：「姓高的，你把我也殺了吧！」

高敬宗冷笑道：「殺你不過是舉手之勞，念在同母所生，今宵饒你一死，從此以後，你我兄弟的名份，如同此刀！」

一聲脆响，短刀被折成兩段，擲在劉文覺身邊，冷哼一聲，大步離去。

劉文覺伏在乃母遺體上，放聲悲呼：「娘啊……」

* * *

日正當中。

崎嶇山徑上，劉文覺扶着悟明蹣跚而行。

悟明創傷未癒，脚步虛浮，走得非常吃力。

劉文覺抬手一指前頭的一株大樹，道：「師傅，我們到樹下歇歇再走吧！」

「也好……」

兩人走到大樹下，席地而坐。

悟明接過劉文覺遞過的水壺喝了一口，歉笑道：「文覺，師傅連累你了。」

劉文覺道：「師傅千萬別這麼說，我是奉娘臨終的遺命……」

悟明截口道：「事情總是由我而起，如果我不到你家裡去……」

劉文覺也截口道：「師傅，不要再提這些了，今天已經初六，離大法典會只有三天，你看，我們能趕得及嗎？」

「趕不及也要趕，少林寺的存亡，全寺弟子的生死，責任都在我們肩上。」

「萬一我們趕到時，清廷已經發動了，那會有什麼後果？」

悟明正容道：「少林武學冠天下，只要在法會以前得到消息，縱然不能跟大批清兵爲敵，逃生自保，總還辦得到……」

一頓話鋒，輕嘆一聲，道：「現在，我最躭心的是，潛伏在寺內的內奸……」

他掙扎着站了起來，又嘆了口氣，道：「但願老天保佑，佛祖慈悲，讓少林寺能逃過這一場大劫……」

他邊說邊跟蹌而行，劉文覺連忙趕上相扶着又踏上征途。

* * *

絢爛的晚霞，將嵩山渲染得多彩多姿。

矗立於嵩山半山腰的少林寺，也顯得格外的莊嚴肅穆。

鐘鼓樓中，鐘鼓齊鳴——

悠揚的鐘聲，密集的鼓聲，遠山近壑，都是迴聲不絕。

庭院間，殿廊間，一隊隊的僧侶，穿着整齊的僧衣，踏着整齊的步伐，走向大殿前的廣場。

廣場上的僧侶越聚越多，但却井然有序，鴉雀無聲。

鐘鼓聲戛然而止。

大殿正門開啟，方丈智愚大師由四名護法長老陪同，緩步而出。

廣場上的僧侶，一齊高喧佛號，行禮如儀。

智愚慈目環掃全場，沉聲說道：「開始晚課。」

「阿彌陀佛！」

衆僧侶於佛號聲中盤膝坐下，開始唸經……

* * *

登山磴道上，大能和尚挑着一担水，額頭冷汗直流，脚步跟蹌，艱難地向上爬行。

盛水的是尖底鉄桶，不論怎麼艱困，想放下來休息一下都不可能。

好不容易咬牙苦撐到牆邊，一個跟蹌，眼看就要倒下。

人影一閃，大空忽然出現，扶着他靠在牆上，但那一担水，仍然不能擱下。

大空關切地問道：「師弟，還撐得住嗎？」

「撐不住也得撐啊！」大能搖頭喘息：「挑了一天的水，不准休息，也不准吃一點東西，連眼睛都餓花了。」

大空左右看看，由懷中摸出一個饅頭，塞給大能，低聲道：「這是我偷偷給你留着的，你快吃，我替你扶着水桶。」

「多謝師兄！」

大能騰出手來，捧着饅頭猛啃急嚥，險些噎住。

大空道：「喝點水吧，別噎着了。」

大能蹲下來，向水桶中喝水。

不遠處忽然傳出一個冷峻語聲道：「喝夠了吧？」

接口的是掌管戒律院的智圓，他身邊還帶着兩名執法僧。

大空大能聞聲色變。

大能口中塞着饅頭，不能開口，也不敢開口。

大空向智圓行禮，道：「見過師叔祖。」

智圓寒着臉道：「大空，你怎麼不去參加晚課？」

「弟子今天輪值幫廚。」

「很好，幫廚居然幫到這裡來了，眞應該好好獎勵一番。」

「師叔祖，大能師弟餓了一天，實在……」

「沒什麼好說的，跟我走！」

大能插口道：「師叔祖，是我的錯，請不要怪大空師兄。」

智圓冷哼一聲：「當然也少不了你……」

扭頭向兩個執法僧沉聲勁喝：「帶走！」

「是！」

兩名執法僧同聲恭應中，大空低聲自語：「走就走，大不了挨一頓戒尺。」

* * *

廣場上，智愚正領着全寺弟子誦經做晚課。

智圓和兩名執法僧押着大空，大能快步走了廣場。

智圓高擧禪杖，沉聲喝道：「晚課暫停！」

誦經聲戛然而止，所有目光都集中投射在智圓等人的身上。

智愚站了起來，道：「師弟，有什麼事？」

智圓道：「大字輩弟子大空，大能，屢犯寺規，不守戒律，應該重重處罰！」

智愚轉向大空、大能，道：「你們兩個，犯了什麼戒律？」

大能道：「回方丈，師叔祖說弟子打掃庭院不夠乾淨，弟子申辯了兩句，師叔祖已經處罰弟子禁食一天，還要挑一百担鉄桶的水。」

大空接着說：「弟子是看大空師弟快要餓昏了，才偷偷給了他半個饅頭。」

智愚搖頭輕嘆，向智圓道：「這些，都是小過小錯嘛！」

智圓抗聲道：「小過不罰，就會積成大錯，少林弟子上千，如不嚴加管束，豈非天下大亂。」

智愚道：「依你的意思，要如何處罰呢？」

智圓道：「按屢犯從重處罰，當衆各鞭一百藤條。」

大空、大能，一臉驚怒。

廣場上僧侶响起一片議論聲。

智圓猛頓禪杖，沉聲勁喝：「肅靜！」

廣場上是肅靜下來了，但僧侶們敢怒不敢言的神色却表露無遺。

智愚徐徐地道：「師弟執掌戒律院，要怎麼處罰，都可以帶他們回去處罰，又何必中斷晚課，當衆施刑？」

智圓冷笑道：「當衆施刑，才能嚴伸戒律，以儆效尤。」

智愚默然垂首，徐徐坐下。

大能驚呼道：「方丈，一罰不能兩罰，弟子已經受過處罰了。」

智圓沉聲叱道：「不許狡辯！剝下僧衣！」

兩名執法僧侶立即向前，脫下大能的僧衣，大空賭氣自己脫下僧衣，也自動趴伏在地上。

兩名執法僧抽出藤條抽打，一下一道血痕。

大空、大能咬牙強忍。

廣場上僧侶不忍卒視，紛紛黯然垂首。

智愚合掌垂眉，默唸佛號……

* * *

劉文覺、悟明二人已到達嵩山範圍內的密林中，正小心地前行。

兩人忽生警覺地停下來，匿身樹幹後向外面窺探着。

不遠處的官道上，已架設有清兵的路障，道旁並設有帳篷。

路障前，正有兩名和尚在接受盤問。

「幹什麼的？」

「我們是少林寺的和尚。」

「到那裡去？」

「回寺參加法會大典。」

「不用回去了！」

「爲什麼？」

「不必問！」盤問的小頭目一聲沉喝：「圍起來！」

「是！」

暴喏聲中，旁邊的清兵立即拔刀將兩個和尚圍住。

兩個和尚臉色大變地同聲驚問：「你們想怎樣？」

那小頭目冷笑道：「要你們的命！」

一揮手，沉喝一聲：「殺！」

衆清兵一擁而上，當場砍倒一個。

另一個飛身欲逃，却被清兵困住，展開一場惡鬥。

由於衆寡懸殊，那和尚岌岌可危。

密林中的劉文覺欲出相救，却被悟明止住，並示意忍耐。

那和尚奮力突圍，砍倒兩個清兵，飛身而逃。

「颯」地一聲，和尚中箭踣地，清兵衝上去，一陣亂刀，將和尚殺死。

劉文覺激動地道：「他們也是少林弟子，爲什麼不救他們？」

悟明低聲說：「救一兩個人，於事無補，我們要救的是整個少林寺。」

「……」劉文覺沒接口。

「文覺，目前，我們絕對不能暴露行跡。」

「可是，清兵已經圍山，我們已經過不去了。」

「先忍耐一下，到晚上再找機會。」

「師傅，今天初八，明天就是初九，再遲就來不及了。」

「我知道，佛祖保佑，我們已經及時趕到山下，在這最後關頭，我們千萬不能亂了方寸……」

＊ ＊ ＊

預定作爲九王爺行館的大廳中，刁斗森嚴，如臨大敵。

神機營統領高敬宗，高坐上位，他手下的爪牙，雁翅般分立兩旁。

全副武裝的總兵田遇春大步進入，拱手行禮，道：「末將田遇春，見過高大人。」

高敬宗含笑還禮，道：「不敢當，田將軍請坐。」

兩人分賓主坐定之後，田遇春注目問道：「敢問九王爺何時駕到？」

高敬宗道：「九王爺隨後就到，準定明天初九發動，這幾天，山上可有動靜？」

田遇春道：「兩天以前，末將已派大軍圍山，佈下天羅地網，這幾天，又有少數上山的和尚，都已遵令截殺，還沒有發現山上有人下來。」

高敬宗滿意地點點頭，道：「很好！這最後兩天，還得請田將軍多辛苦一點。」

「高大人言重，這是末將分內的事。」

「總而言之一句話，只要是少林寺的和尚，不論是上山下山，一律格殺不論！」

「是！」田遇春很自信地道：「高大人請放心，末將敢保証，就連少林寺的老鼠，也休想逃脫。」

「妙極！妙極！哈哈哈……」

高敬宗縱聲大笑。

田遇春也陪着呵呵大笑。

＊ ＊ ＊

夜幕深垂。

路障前，燈籠高挑，兩名持刀清兵，小心地戒備着。

不遠處的帳篷中，一個小頭目掀帘而出。

小頭目好像有點醉意，搖搖晃晃地走入林中，解衣小便。

劉文覺悄然欺近那頭目背後，出手點住穴道，拖入樹林深處。

片刻之後，劉文覺已換上頭目的衣帽，帽沿拉得很低，一手持刀，押着悟明，由樹林中出來，向路障邊的清兵走去。

較胖的清兵笑問道：「頭兒，那個和尚是在那裡抓到的？」

劉文覺不開口，只是抬手向樹林中指了指。

較瘦的清兵笑道：「還是頭兒有辦法，洒泡尿也能抓到和尚。」

劉文覺嘿笑一聲：「躺下！」

話落手起，較瘦的清兵，應聲倒下。

悟明同時發動，較胖的清兵也躺下了。

悟明低聲沉喝：「快走！」

劉文覺脫下清兵的衣帽，兩人相偕飛奔而去。

＊ ＊ ＊

夜更深。

少林寺山門緊閉，寂靜無聲。

沉沉夜色中，兩道人影循登山磴道疾奔而來，直趨山門前。

那是悟明、劉文覺二人。

悟明喘息着急劇敲門，毫無反應。

劉文覺蹙眉說道：「師傅，我越牆進去。」

悟明點點頭，道：「好，小心一點。」

劉文覺略一端詳，飛身躍過圍牆，由裡面打開山門。

就在這時候，兩個年輕和尚飛縱當場，雙雙以齊眉棍攻向劉文覺，其中一個並揚聲大喝：「什麼人胆敢擅闖少林！」

劉文覺奮力格拒中，悟明沉聲喝道：「是我。」

兩個年輕和尚聞聲住手，向悟明注視少頃，同聲驚呼道：「是悟明師叔……」

悟明點點頭，道：「快告訴我，方丈在哪裡？」

「方丈在禪房休息，我去替師叔通報。」

「我有急事，不用通報了，帶路吧！」

「這位是——」

「他是我徒弟。」

「師叔請！」

兩個年輕和尚一個掩上山門，一個帶路，一同消失於蒼茫夜色中。

＊ ＊ ＊

方丈禪房中。

智愚聽到年輕和尚的稟報之後，方自披上僧衣，悟明已跪在禪床前，恭聲說道：「悟明參見師傅。」

劉文覺也跟着跪在一旁。

智愚滿臉興奮，道：「悟明，眞的是你回來了。」

悟明含淚顫聲道：「弟子不肖，觸犯寺規，被罰下山苦行贖罪，不能侍奉師傅……」

智愚截口道：「過去的事，不用提了，怎麼？你……好像傷了？」

「沒關係，不過是皮肉之傷。」

「快起來，這年輕人是——」

悟明、劉文覺同時站起，悟明並恭聲說道：「他叫劉文覺，是弟子的徒弟。」

智愚的目光在劉文覺的週身上下一陣掃視，點點頭，道：「好！很好！不論稟賦、資質，都是上上之選，你很有眼光，將來一定可以爲少林武學，大放異彩。」

不等悟明接口，又道：「你星夜回山，眞非是爲了參加明天的法會大典？」

「不！」悟明苦笑道：「弟子冒死回山的目的，正好相反……」

「此話怎講？」

「師傅，請立即傳諭，取消明天的法會。」

智愚訝問：「爲什麼？」

悟明道：「弟子獲得機密消息，清廷要趁法會大典圍剿本寺，將本寺弟子一網打盡。」

智愚臉色大變，道：「有這種事？」

「這是弟子親耳聽到的，現在，山下

已經被清兵包圍了。」

「……」智愚方寸大亂，一時之間，張口結舌，不知所措。

「師傅，危機已迫近眉睫，你必須當機立斷才行。」

智圓率領兩名執法僧，神色冷漠地走了進來，道：「悟明，你在胡說什麼？」

悟明怔住。

智愚接口道：「師弟來得正好，悟明探聽到一個機密消息……」

智圓截口道：「我已經聽到了，這是悟明在危言聳聽，想替自己脫罪。」

悟明插口道：「弟子呈報的句句是眞……」

智圓沉喝一聲：「閉嘴！悟明，你被罰下山，苦行五年，現在，期限未滿，是誰准你回來的？」

悟明抗聲道：「事關本寺的生死存亡，弟子不得不回來。」

智圓冷哼一聲：「你以爲編造幾句謠言，就可以免掉受罰？」

一頓話後，沉聲喝道：「執法弟子！」

兩名執法僧同聲暴喝：「弟子在！」

「先把悟明押回戒律院！」

「是！」

智愚插口道：「師弟……」

智圓截口道：「方丈，悟明還在受罰期間，怎麼處置他，是我戒律院的職權。」

智愚搖首長嘆。

智圓揮手沉喝：「帶走！」

悟明抗聲道：「等一等！」

智圓怒叱：「你敢抗命！」

悟明合十道：「弟子不敢抗命，只求師叔准弟子先去後山達摩洞，叩見師祖……」

智圓冷笑道：「你是待罪之身，有什麼資格去叩見師祖？」

話鋒略頓，沉喝一聲：「押回去！」

「是！」

兩名執法僧扭住悟明的僧衣向外走去——

劉文覺一橫身，攔在前頭，抗聲道：「你們講不講理，我師傅一片好心，帶傷冒死回來報訊，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就把他關起來？」

智圓惱聲道：「你是什麼人？」

劉文覺抬手一指悟明道：「我是他的徒弟，叫劉文覺。」

智圓向悟明冷笑道：「受罰在身，竟敢私自授徒，罪加一等！」

扭頭向兩個執法僧道：「這個不是我少林弟子，把他逐出寺外！」

「是！」

一名執法弟子扭住劉文覺的手臂。

劉文覺奮力一掙：「放開我！」

悟明沉聲喝道：「文覺，不許反抗！」

劉文覺憤然地道：「他們太過份了！」

悟明正容道：「寺有寺規，必須遵守，你本來不是少林僧人，不在刧數之中，去吧！」

劉文覺愁然地道：「師傅，你呢？」

悟明長嘆一聲，道：「我的一切，聽天由命，你毋須過問……」

「走！」

一名執法僧押着悟明，快步離去，劉文覺也只好被另一名執法僧押着離去。

智愚正容說道：「師弟，悟明的事，我不過問，可是，明天的法會……」

智圓截口道：「當然是照常舉行，那是我少林寺傳法衣的大典，豈可輕易改變。」

智愚道：「事關全寺安危，我想，還是召集長老，問問大家的意見比較好。」

智圓披唇一哂，道：「你是方丈，當然有權召集長老會議，不過，師兄，這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

說完，大步離去。

智愚沉思少頃，扭頭向一旁侍立的弟子問道：「現在什麼時辰？」

那弟子躬身道：「寅時才過，就要天亮了。」

「吩咐擊鼓鳴鐘，召集各院長老。」

「是！」

浩刼連場燬袈裟

沉沉夜色中，劉文覺被推出山門，山門又立即關閉。

劉文覺憤然敲門，並大聲說：「你們這些蠢和尙，死到臨頭，還執迷不悟，不識好歹！」

門內毫無反應。

劉文覺憤然一脚踢在山門上，「砰」然震响中，寺中忽然鐘鼓齊鳴。

劉文覺愕然回顧，仰看，喃喃一自語：「佛祖慈悲，保佑少林寺逃過這一刼……」

* * *

長老院中。

大廳中擺着兩排椅子，狀如會議室。智愚、智圓和六位長老都已坐好，全部閉目端坐，一臉肅容。

鐘鼓聲戛然而止。

坐在正中的一位長老睜開眼睛，沉聲道：「悟明報訊的經過，方才方丈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如果消息是眞的，本寺將有大禍臨頭，本座身爲長老院掌院，請各位早作決定，以便應變。」

另一位長老道：「問題就在消息是眞是假，難以斷定。」

智愚沉聲道：「我認爲消息是眞的。」

「何以見得？」

「悟明是我的徒弟，一向誠實，不打誑語。」

「這還不夠。」

「還有，他遠從京城趕回來報訊，而且身負重傷，足証所言不假。」

衆長老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另一位長老道：「悟明的爲人，本座也信得過，但此事關係重大，不能任憑猜測，總得有事實証明才行。」

智愚道：「有一件事，可以証明。」

「請說。」

「法會大典，日期早已決定，凡本寺弟子，都會儘可能趕回來參加，這幾天，居然沒人回來，可見清兵圍山之說，確是事實。」

「不錯，本座也正在懷疑，這幾天，連香客都絕跡了。」

掌院長老沉聲問道：「這麼說來，大家都同意悟明的消息可信了。」

智圓忽然站起來，道：「不！我不同意。」

掌院長老一怔，道：「好，說說你的理由。」

「第一，」智圓沉聲接道：「悟明是受罰的待罪之身，他的話不足深信。」

「說下去。」

「第二，清廷跟本寺既無仇，沒有理由要消滅本寺。」

「唔……」

「第三，上一代掌教閉關時，就已經傳下法旨，定於今年五月初九，舉行立掌門傳袈裟的大典，豈能爲了悟明一句話就隨便取消。」

衆長老紛紛點頭，表示同感。

掌院長老道：「智圓說的，也有道理，像這樣，就太難決定了。」

一頓話，轉向智愚問道：「智愚，你是方丈，你應該拿個主意。」

智愚站了起來，道：「我認爲，無風不起浪，寧可信其有，不可掉以輕心。」

智圓冷然地道：「師兄，你雖然是方丈，却還沒正式得到達摩袈裟……」

「沒有得到達摩袈裟，並不影响我方丈的地位。」

「那可不一定哩！」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就該問你自己了。」

「我問心無愧。」

「是嗎？師兄不是擔心達摩袈裟會傳給別人，才跟悟明定下這項計謀？」

衆長老全都身軀一震，望向智愚。

智愚憤然地道：「智圓，你怎可無中生有，含血噴人？」

智圓冷笑道：「我只不過是就事論事，師兄又何必老羞成怒哩！」

智愚激動地道：「少林基業，創立不易，你忍心讓清廷肆虐，將全寺精英毀於一旦？」

智圓激然地道：「不要緊張，我認爲，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兩人唇槍舌劍，爭論不休。

衆長老愕然，難置一詞。

* * *

劉文覺藏身廚房不遠處的樹林中。

十多名和尚挑着飯菜，走向膳堂。

和尚吃的雖然是素菜，但對飢渴交迫的劉文覺來說，那撲鼻菜香，仍然夠他垂涎三尺的。

因此，他情不自禁地舔舔咀唇，揉揉肚子。

就在這時候，一名小和尚提着一個食盒，獨自沿着小徑，走向後山。

劉文覺幾乎沒經過大腦考慮，閃身而出，悄然跟了上去。

小和尚循着登山小徑，直奔後山。

劉文覺悄然跟踪，機警地保持相當的距離，不讓對方察覺。

不多久，小和尚已到達後山的一座峭壁下。

峭壁下有一個天然石洞，但洞口已被磚石封死，並貼有封條，只留下一個遞送食物的小孔。

這就是少林寺的聖地達摩洞，目前在洞中閉關的就是少林寺上一代的掌教了塵大師。

劉文覺這一發現，不由精神爲之一振，連飢渴也暫時忘掉了。

他躲在不遠處的一株大樹後，全神注視着。

小和尚虔誠地在洞口跪下，叩了三個頭，才將食盒由小孔送入，並取出另一個食盒，並扭頭四下張望。

劉文覺隱藏得很好，小和尚沒發現他。

小和尚快速打開食盒，裡面竟然是原封未動的菜和饅頭。

但小和尚好像一點也沒什麼詫異的表情，將食物全部倒下山崖之後，立即提着空的食盒，快步離去。

劉文覺略一沉思，躡足走近山洞，伏地向內張望。

他只能看到小孔內的那個食盒，其他的什麼都看不到。

他學着小和尚的樣子，跪下來，磕了三個响頭，低聲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位祖師爺，可是，我實在餓了，你老人家道行高深，大概也吃不了這麼多，求你老人家分給我一半，吃飽了才有力氣去救我師傅，對不起，祖師爺，謝謝你了！」

他說完，又拜了一拜，才伸手進入小孔。

但他的手才伸進去，就臉色大變。

原來他的手被一隻强有力的手扣住了。

他大驚之下，又連連叩頭，道：「祖……祖師爺，你別嚇我，快請放開我啊！」

洞內傳來了微弱的語聲，道：「你是誰？」

「我……我叫劉文覺。」

「什麼輩份？」

「我還沒有輩份。」

「沒有輩份，怎會到少林寺來？」

「我是跟我師傅來報訊的。」

「你師傅是誰？」

「他叫悟明。」

「悟明？悟明回來了。」了塵的語氣非常興奮：「快告訴我，你們回來報什麼訊？」

劉文覺道：「清廷要圍剿少林寺，而且就在今天。」

了塵嘆了口氣，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少林的刧數到了。」

一頓話鋒，又沉聲道：「快叫悟明來見我！」

劉文覺被扣住的手突然鬆開，人也好像被人推了一把，翻了個觔斗，爬起來，回頭就跑。

但他跑了幾步，又忽有所憶地跑回來，再度在洞口跪下，道：「祖師爺，我師傅不能來了。」

了塵沉聲道：「爲什麼不能來？」

「他們不相信師傅的話，把他關起來了。」

「一定又是智圓那孽障……」

了塵嘆了口氣，食盒也忽然由小孔中推了出來，把劉文覺嚇了一跳。

了塵的語聲道：「劉文覺，趕快吃，吃飽了，去救你師傅。」

劉文覺一怔，道：「祖師爺，師傅被

關在戒律院，我……我恐怕救不了他……」

「一定要想辦法把你師父救出來！」

「是！」

「不論用什麼手段都可以，我看你很聰明，一定可以把你師傅救出來的。」

「……」劉文覺苦笑。

「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

「我的時間不多，最多只能等他一個時辰，來遲了就見不到我了。」

「那怎麼會哩？你在這裡，又不會走開。」

「不要多問，快吃，快走！」

「是是——」

劉文覺邊說邊打開食盒，將饅頭和菜猛往口中塞。

同時，還邊吃邊看天色。

日影已往偏西。

他心中一急，連忙抓起一個饅頭，將食盒推入小孔中，道：「祖師爺，我這就走了……」

* * *

為了爭取時間，也為了填飽肚皮，劉文覺邊走邊啃饅頭，狀至狼狽。

現在，他已回到原來的藏身之所——廚房外的登山小徑旁。

他將剩下的饅頭塞入口中，向廚房注視着。

他在打什麼主意呢？

難道說，他還沒吃飽？還想弄點什麼吃的？

他的目光突然一亮，是原先替了塵送飯的那個小和尚由廚房中走了出來。

此刻的小和尚不是替甚麼人送飯，是拿着掃把在掃地。

劉文覺悄然躲近小和尚背後，低聲叫道：「小兄弟。」

小和尚一驚回頭，劉文覺已伸手掩住他的咀，道：「別嚷！我只是跟你打聽一個地方，不會為難你。」

小和尚看看劉文覺，點了點頭。

劉文覺鬆開手，帶着小和尚回到藏身的地方，才問道：「告訴我，戒律院在什麼地方？」

「……」小和尚臉現驚容，沒開口。

「戒律院就是關人的地方，你一定知道？」

「……」小和尚以手指口，發出一串「唔唔……」怪聲。

劉文覺恍然大悟，道：「你是啞巴？」

「……」小和尚點點頭。

「沒關係，你帶我去也一樣。」

「……」小和尚又點點頭。

「走吧！」

小和尚忽然抱住劉文覺的腰，尖聲怪叫。

六個強壯僧人由廚房中奔出，將劉文覺團團圍住，道：「這小子是那裡來的？」

「偷偷摸摸，準不是好人……」

「抓起來再說……」

眾僧人七咀八舌地，一齊向劉文覺圍攻。

劉文覺揮拳應戰，三幾下就被他擊倒一個。

那被擊倒的一個爬起來，「哇哇」怪叫：「這小子也會少林拳法，把他抓起來，送到戒律院去！」

劉文覺却飛身退到丈遠外，搖手道：「不用打了。」

眾僧人停止圍攻，戒備地看着劉文覺。

劉文覺又道：「你們要抓我到戒律院去？」

和尚之一道：「不錯，你偷學少林武功，就該送到戒律院治罪。」

「那很好，我跟你們去就是。」

「哼！你總算識相。」

另一個和尚道：「你想不去也不行，走！」

兩個和尚押着劉文覺前行。

小和尚趁着沒人注意他，向劉文覺一笑，劉文覺也報以會心的微笑，並心中暗忖：「這小啞巴可不簡單哩……」

* * *

戒律院的月洞門前照壁牆上，寫着斗大的「戒律」二字。

兩名執法僧分立左右，顯得格外的莊嚴、肅穆。

兩名來自廚房的和尚押着劉文覺來到戒律院前。

執法僧之一沉聲喝問：「甚麼事？」

押解劉文覺的和尚之一，道：「這個人不知道是哪裡來的，也會少林武功，被我們逮住，特別押他來見掌院。」

執法僧之一道：「掌院正忙着今天晚間的法會，哪有工夫管這些閑事。」

「這……」

「先把他關起來再說吧！」

「好，好……」

「反正裡面已經關着一個，讓他去做個伴，也不寂寞。」

裡面已經關着的一個，就是悟明。

劉文覺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設法把悟明救出戒律院。

所以，兩個執法僧的這一決定，對劉文覺來說，可眞是正中下懷。

但當劉文覺被送入囚房時，正在打坐的悟明可眞是大吃一驚。

當執法僧鎖上囚房，離去之後，劉文覺才含笑低喚一聲：「師傅……」

悟明苦笑道：「你……你怎麼也來了？」

「我是故意讓他們關進來的。」

「為甚麼？」

「這才好救你出去哦！」

「胡鬧！本寺戒律森嚴，你怎可這樣亂來！」

「師傅，你別生氣，我是奉令到來的。」

「奉令？奉誰的令？」

劉文覺正容道：「就是後山的那位祖師爺。」

悟明一怔，道：「後山的祖師爺？」

劉文覺道：「就是在達摩洞閉關的那位祖師爺。」

悟明大喜道：「怎麼？你已經見過閉關的了塵祖師了？」

劉文覺道：「我沒有見到他，只是隔着一個小孔，聽到他說話。」

悟明合十道：「師祖，求你老人家及時出關，拯救本寺的大難，阿彌陀佛！」

劉文覺道：「祖師爺要你趕快去後山見他，超過一個時辰，就來不及了。」

悟明一驚，道：「一個時辰？這怎麼可能，目前，我們都脫不了身啊！」

劉文覺道：「我來想辦法……」

他想的是笨辦法，也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用力去扭那把鎖門的大銅鎖。

也許是那把大銅鎖太結實。

也可能是由於由柵欄中伸手到外面不方便使勁，竟然一扭再扭，都沒法扭開。

劉文覺不由失望地一嘆，道：「眞想不到，這把鎖這樣結實……」

＊　＊　＊

九王爺的行館大廳中。

九王爺皇然高坐，高敬宗、田遇春二人恭敬地侍立兩旁。

九王爺威嚴地問道：「高統領，是否一切都佈置妥當了？」

高敬宗躬身說道：「請王爺放心，萬事俱妥，只等今宵一舉成功。」

九王爺道：「好，我先去休息一會，今天晚上，我也要親自上山。」

他邊說邊站了起來。

高敬宗、田遇春二人躬身行禮，道：「送王爺……」

九王爺點點頭，大步離去。

田遇春向高敬宗拱拱手，道：「高大人請發令。」

高敬宗道：「現在甚麼時候？」

田遇春道：「未時才過。」

高敬宗道：「行動在入夜以後開始，傳令大軍，立刻飽餐戰飯，隨即出發，天黑以前，一定要到達少林寺外聽令！」

「是！」田遇春躬身退下。

高敬宗沉喝一聲：「喬漢！」

「屬下在。」

「今天晚上，可能會有一場血戰，你要負責王爺的安全。」

「是！」

「馬南！」

「屬下在。」

「火槍營由你指揮，神機營高手由我親自率領，申刻以前，分批出發。」

「是！」

高敬宗的臉上，一臉的神采飛揚。

＊　＊　＊

戒律院囚房中。

劉文覺正在扭那銅鎖，已累得滿頭大汗，却還沒扭開。

悟明苦笑道：「文覺，歇一會兒吧！蠻幹是沒有用的。」

劉文覺堅決地道：「我們必須爭取時間，祖師爺說過只能等一個時辰……」

他口中沒閑，手也沒停。

忽地「卡」的一聲，銅鎖居然被扭開了。

劉文覺大喜道：「師傅，成了！」

悟明合十道：「阿彌陀佛！多謝佛祖保佑！」

劉文覺道：「師傅，快走啊！」

解開鐵鍊，推開柵門，兩人鑽出囚房。

悟明悄聲道：「當心看守的人。」

劉文覺道：「看守的人由我來對付，師傅趕快到後山去。」

就在這時候，一名執法僧正由外面進來，驚呼一聲：「來人呀……」

悟明乘機衝向屋外。

劉文覺也隨後跟來。

月洞門口，悟明又被四名執法僧攔住，展開一場惡鬥。

劉文覺快速衝上，獨拒羣僧，力戰不退，悟明乘機逸去。

劉文覺一見悟明脫險，正想奮力突圍，智圓忽然出現，沉聲喝問：「甚麼事？」

執法僧之一道：「啟稟掌院，悟明逃走了！」

智圓怒哼一聲，返身追去。

劉文覺衝出重圍，將智圓截住。

智圓怒罵道：「又是你這混小子！」目前的劉文覺，當然不是智圓的對手。

但他爲使悟明能順利到達後山，仍然奮不顧身地，拚死纏鬥。

幸虧智圓並未下殺手，只是將他擊倒。

但劉文覺倒下又躍起，繼續纏住智圓。

劉文覺三倒三起，咀角已沁出鮮血，他心知悟明已走遠，自己再不走，勢將小命不保……心念轉動間，立即飛身逃逸。

劉文覺很機警，兩個起落，就進入密林中。

智圓一揮手：「追！」

兩個執法僧追了上去。

智圓向另兩個執法僧道：「跟我來……」

＊　＊　＊

劉文覺悄然逃入一個偏殿的迴廊。

小啞巴正由迴廊的另一端行來，兩人不期而遇。

小啞巴略一張望，推開旁邊的一道房門，示意劉文覺進去。

劉文覺搖頭，道：「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留在這裡。」

小啞巴一臉的茫然加焦急，仍然示意劉文覺趕快躲進去。

劉文覺又道：「我還要去後山找我師傅啊！」

小啞巴又比劃了一陣，示意劉文覺先躲進去，等天黑以後再走。

劉文覺沉思着道：「好吧！小兄弟，我聽你的就是。」

那是一間堆放雜物的儲藏室。

小啞巴看到劉文覺坐在雜物堆中之後，才慰然一笑，將房門帶攏。

＊　＊　＊

悟明踉蹌地奔到達摩洞前，一面跪拜，一面喘息，道：「弟子悟明，拜見師祖。」

洞內傳出了塵的語聲，道：「悟明，你怎麼到現在才來啊？」

語聲微弱，顯得有氣無力。

悟明心中震驚，却未便發問。

了塵的語聲又道：「不要問甚麼，先聽我說。」

「是。」

「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告訴你，再遲就沒有機會了。」他的語音顯得更爲微弱。

悟明忍不住驚呼道：「師祖，是不是身體有甚麼不舒服？」

「別問，聽我說。」

「是，弟子在聽。」

「你師傅智愚，本性忠厚，近乎懦弱，以致三年前我受到暗算，不得不閉關療傷……」

悟明又驚呼道：「是誰暗算師祖了？」

了塵的語聲道：「是誰暗算，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少林的鎮寺之寶『達摩袈裟』，絕對不能落入奸徒之手中。」

「是！」

「達摩袈裟是本寺弟子精神所寄，有了它，就算少林寺遭劫全毀，也還有復興重建的希望……」他的語聲越來越衰弱。

悟明一臉悲容道：「師祖，今天晚上的法會大典，就是爲了要傳授『達摩袈裟』？」

「來不及了，我已經把……裟……」

了塵的語聲已低得渺不可聞。

悟明把耳朵貼近洞口道：「師祖，你老人家把袈裟怎樣了？」

洞內已寂然無聲。

悟明悲聲道：「師祖，你說話啊……」

就在這時候，智圓率領兩名執法僧匆匆趕來，冷笑一聲，道：「悟明，我知道你一定會逃到這裡來，你身犯戒律，誰也救不了你……」

扭頭沉喝一聲：「押回去！」

「是！」

執法僧恭應聲中，押着悟明離去。

悟明頻頻含淚回頭，凝望洞口，但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暗算了塵的是甚麼人呢？

此刻的悟明，是否心中已有甚麼聯想？

智圓等悟明被押走遠之後，才向洞口合十躬身，道：「師傅，法會大典就要開始了，請準備一下，弟子準時前來恭請出關。」

洞內無反應。

此刻的了塵，已經圓寂，當然不會有甚麼反應。

智圓詫異地一蹙眉峯，伏身將食盒由小孔中拉出，打開檢視。

食盒中的食物已只剩一小半。

智圓不知道那一大半的食物是進入劉文覺的肚子中，滿意地點首微笑，返身離去。

＊　＊　＊

金色的夕陽，將嵩山染成一片金黃，顯得格外地絢麗、壯觀。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黃昏中的少林寺又如何呢？

少林寺正傳出悠揚的鐘聲和密集的鼓聲。

莊嚴的鐘鼓聲中，少林寺的法會大典，已揭開序幕——

僧房中，羣僧魚貫而出。

殿廊前，衆長老列隊而行。

智圓率領四名執法僧行經走道，跟智愚不期而遇，智圓居然很客氣地含笑點頭，讓智愚先行，使智愚深感意外。

大殿前廣場上，燈火通明，殿前台階上，設有桌案、椅子、階下有巨型香爐。

一隊隊的僧人，陸續進入廣場，屏息肅立，鴉雀無聲。

＊　＊　＊

寺外不遠處，清廷大軍已取包圍之勢，待命圍剿。

寺內鐘鼓聲中，寺外的田遇春、馬南互相投個會心的一瞥，各自取出一支小令旗，迎風展動。

火槍營和大隊兵勇立即紛紛向寺前逼進，揚起一片塵土。

夕陽已西沉……

＊　＊　＊

寺內廣場上，站滿了僧侶，個個合十肅立。

智愚、智圓和衆長老也齊集殿門前台階上。

鐘鼓聲戛然而止。

掌院長老目光掃視全場，沉聲問道：「全寺弟子，都到齊了？」

智圓得意地點點頭，道：「都到齊了。」

掌院長老轉向智愚道：「方丈，開始上香行禮吧！」

智愚點點頭，在神案前站好。

禮讚僧朗聲道：「法會大典開始……」

就在這同時，忽然發出「蓬」地一聲大震——山門被撞開了。

田遇春率領大批清兵，一擁而入。

廣場上羣僧驚懼，引起一陣騷動，台階上的智愚和衆長老，也齊都臉色大變。

田遇春震聲大喝：「不許動！」

四週圍牆上，火槍營的兵勇紛紛出現，所有火槍都對準廣場。

大殿內和四週通道上，手持兵刃的神機營高手，也紛紛出現。

這情形，自然使得全體僧侶又是一陣騷動。

智圓高舉禪杖，沉聲喝道：「大家不要驚慌，任何大事都有方丈應付。」

羣僧漸漸安定下來。

智愚怒形於色，却敢怒而不敢言。

一隊神機營高手，簇擁着高敬宗排衆而入。

智愚强抑心中憤怒，沉聲問道：「施主急欲何爲？」

高敬宗揚聲喝道：「奉旨搜捕少林寺叛逆，抗命者格殺不論！」

衆僧侶面面相覷，議論紛紛。

智圓高舉禪杖，沉聲勁喝：「肅穆……肅穆！」

田遇春沉喝一聲：「統統綁起來！」

「喳！」

衆清兵暴喝聲中，取出事先備妥的繩索，紛紛開始綁人。

羣僧紛嚷，神情激動，準備反抗。

智圓猛頓禪杖，道：「大家聽着，是非自有公論，少林弟子要守法守紀，不准抗旨！」

羣僧雖然還是怒形於色，却已不再反抗，靜立原地接受捆綁。

高敬宗對田遇春低聲道：「可以開始了。」

「是！」

田遇春轉身揮手，道：「全寺搜查！」

高敬宗補充道：「要找的是一件質料很特別的袈裟，找到有重賞。」

這一來，搜查的清兵夠興奮，少林寺這千年古刹就夠慘了。

上自長老院，達摩院、藏經樓，無一倖免，全被搞得一場糊塗。

可是，達摩袈裟並沒找到，只是搜出一批不能參加法會的老病和尚。

被囚在戒律院中的悟明，也被放了出來。

但悟明並未因自己被清兵放出來而高興，反而「喃喃」自語：「這眞是存亡天定，在劫難逃……」

＊　＊　＊

擾攘了半天，却是勞而無功。

但廣場上綁人的行動却進行得很順利，這，當然是跟首腦人的「合作」有關。

智愚，智圓，和衆長老都自動束手受綁，其餘的人還能說甚麼呢！

現在，台階前的巨型香爐撤除了。

所有的僧侶都成了階下囚。

高坐堂皇的是高敬宗。

高敬宗雖然以征服者的姿態，暫時成爲少林寺的主宰，却沒有興奮的表情。

原因當然是由於沒有找到達摩袈裟。

＊　＊　＊

火光之下，高敬宗臉色陰沉，默然不語，全場鴉雀無聲。

田遇春一臉沮喪地趕了回來，向高敬宗拱手行禮，苦笑道：「高大人，全寺都搜過了，沒有發現達摩袈裟。」

田遇春是搜尋達摩袈裟的最後一批人，田遇春沒搜尋到，那自然在表示這一次的勞師動衆，等於是白忙了。

高敬宗哼一聲，道：「難道他會長翅膀，飛了？」

說完，起身走到智愚面前，沉聲問道：「你是方丈，應該知道達摩袈裟的下落？」

智愚平靜地道：「不知道。」

「那是皇上指定要的東西，你要隱匿不報，就是欺君大罪！」

「我是眞的不知道啊！」

高敬宗轉向智圓道：「你知道嗎？」

智圓道：「法會還沒開始，誰也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

「眞的？」

「是眞的。」

高敬宗冷笑一聲：「你們都不肯說，好！我自有辦法！」

臉色一沉，沉喝一聲：「把火堆昇起來！」

衆清兵同聲恭喏：「喳！」

＊　＊　＊

偏殿儲藏室中。

劉文覺已由於過度疲勞而沉沉睡去。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和人聲：「找找看，還有沒有漏網的和尚，一齊綁到前面去，快……」

劉文覺愕然驚醒，急趨門後竊聽，但人聲已逐漸遠去。

稍停過後，劉文覺拉開房門，恰巧小啞巴走到門口，雙方都嚇了一跳。

劉文覺悄聲道：「小兄弟，下面發生了什麼事？」

小啞巴比手劃脚，想形容清兵在抓人，却無法充分表示。

劉文覺苦笑道：「這可眞要命，在這節骨眼兒上，偏偏說不明白……」

小啞巴無奈，只好拉着劉文覺匆匆地向外走去。

＊　＊　＊

少頃過後，小啞巴拉着劉文覺由廚房出來，揮手示意，要劉文覺快走。

劉文覺道：「我還要去後山找師傅。」

小啞巴急忙搖手，示意劉文覺由另一個方向逃走，他自己也匆匆轉回廚房。

劉文覺沉思了一下，正要離去，正好一小隊清兵經過，將他攔住。

一名小頭目沉喝一聲：「站住！」

劉文覺停下步，靜待變化。

小頭目打量了一下，又道：「你是什麼人？」

劉文覺學着小啞巴的舉動，比手劃脚，「呀呀」作聲。

小頭目苦笑：「原來是個啞巴。」

拉拉劉文覺的小辮子，又道：「你不是個和尚，是不是送什麼東西到寺中來的？」

劉文覺連連點頭。

小頭目一揮手，道：「快滾！少林寺的和尚都是叛逆，以後不許再來！」

劉文覺點點頭，轉身匆匆離去。

＊　＊　＊

台階前已生起一個大火堆！

熊熊火光，將滿臉殺機的高敬宗更襯托得猙獰可怖。

他精目環掃，沉聲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給你們一個求生的機會，也是立功的機會……」

話鋒一頓，又道：「誰知道袈裟在什麼地方，說出來，不但可以不死，而且，不論他現在是什麼職位，立刻昇任爲主持方丈。」

所有僧侶都默然無語。

高敬宗冷笑道：「很好，既然沒有人自告奮勇，我就只好一個一個的請教了……」

話鋒略頓，厲聲接道：「誰敢再在我面前說一聲不知道，這火堆就是他的葬身之處！」

羣僧驚怒交迸，但仍然沒人出聲。

高敬宗向前排一名和尚一指，道：「就由你開始。」

兩個神機營高手，立即將那名和尚架到台堦前。

高敬宗沉聲叱問：「說！達摩袈裟在什麼地方？」

那和尚冷然地道：「不知道！」

高敬宗一揮手，兩個神機營高手立即將那和尚丟入火堆中。

淒厲的慘叫聲使羣僧激憤，都掙扎欲起。

尤其是大空、大能二人掙扎最烈。

智圓忽然大喝一聲：「不要動，出家人要修身忍性，不可妄動嗔念……」

羣僧忍氣吞聲，又安靜下來。

高敬宗冷笑一聲：「下一個！」

兩個爪牙又抓上一個和尚。

那和尚一臉驚容，渾身顫抖。

高敬宗道：「袈裟在什麼地方？說！」

那和尚顫聲道：「我……我眞的……眞的不知道。」

高敬宗一揮手，那和尚又被投入火堆中，發出淒厲的慘叫。

羣僧憤然欲起，四週清兵立刻戒備鎮壓。

智圓高聲嘶叫：「忍……忍……千萬

魔障，都是幻影……」

大空、大能雙拳緊握，捆在身上的繩索都快要掙斷了。

高敬宗漠然地道：「下一個！」

兩個爪牙應聲動手，又架上一個和尚。

智愚和衆長老不忍再看，都紛紛閉上眼睛。

智愚並高宣佛號，其餘羣僧相繼跟着唸。

一時之間，宏亮的佛號聲，响遍全場。

被綁在一角的悟明，熱淚滾滾而下。

高敬宗獰笑着，目光掃視全場，怒喝一聲：「閉咀！」

＊　＊　＊

劉文覺藏身一株大樹上，向圍牆內偷窺。

佛號聲中，又傳出一聲淒厲慘叫。

劉文覺雙手緊握樹枝，咬牙切齒，憤恨不已。

憤恨中，他忽有所悟，扭頭瞧向山門外，不由臉色爲之一變。

＊　＊　＊

一隊燈籠火把，簇擁着一頂軟轎，向山門疾行而來。

九王爺端坐軟轎上，顧盼自豪。

喬漢步行保護！

八名侍衛和大隊清兵，前呼後擁。

軟轎在山門外停下。

守衛的清兵，一齊躬身行禮。

九王爺下轎，抬頭看看少林寺的山門，舉步跨入。

＊　＊　＊

又一名和尚被架上台堦。

所有少林羣僧，全都閉目同喧佛號。

佛號聲中，喬漢快步入寺，揚聲大喝：「九王爺駕到。」

佛號聲戛然而止，和尚們都張目注視。

九王爺在侍衛圍護下，登上台堦。

高敬宗、田遇春一齊躬身：「參見王爺。」

九王爺大馬金刀地坐下之後，沉聲問道：「達摩袈裟拿到沒有？」

高敬宗道：「回王爺，正在追查……」

九王爺臉色一沉，道：「怎麼？還沒拿到？」

「回王爺，這些和尚都很狡猾。」

「今天，不是傳授袈裟的法會大典嗎？」

「是的……」

「既然是傳授法衣的大典，怎會拿不到達摩袈裟？」

「回王爺，是我們來得早了一點，大典還沒正式開始。」

「按規矩，袈裟是該由誰傳授？」

「由上一代的掌教了塵，傳給這一代的新掌教。」

「誰是了塵？」

「了塵還在達摩洞閉關。」

「高統領，那就該直接找了塵才對。」

還是九王爺聰明，一語中的。

高敬宗一楞，連忙陪笑道：「王爺聖明，卑職這就去後山抓人。」

智愚厲聲道：「高敬宗，你要殺要剮，我都不皺一下眉頭，只求你不要去驚擾我師傅！」

高敬宗冷笑道：「你等着瞧吧！到時候少不了你一份！」

說完，向九王爺深深地一躬，率領一批神機營的高手，快步離去。

＊　＊　＊

朦朧月光下，達摩洞口完整的封條隱約可見。

高敬宗在手下爪牙的簇擁下，帶着燈籠火把，來到洞前。

他向洞口審視了一下，沉聲道：「了塵和尚武功高絕，大家要防備他抗命拒捕，多加小心。」

「是！」

他手下的爪牙恭應聲中，紛紛散開，蓄勢戒備。

「開關！」高敬宗揮手沉喝，清兵們應聲向前，紛持兵刃，將封洞的磚石打破。

塵土落定後，可以看到，洞不太深，除了簡單的飲水用具之外，別無陳設。

一名枯瘦老僧，盤膝端坐蒲團上，閉目垂眉，毫無動靜。

這就是了塵。

少林寺的當代掌教了塵大師。

高敬宗眉峯一蹙，戒備着走近洞口，沉聲說道：「了塵，我們來接你出關。」

了塵端坐如故，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了塵沒有反應是正常的。

如果死人有反應，豈非咄咄怪事？

高敬宗目光深注，緩步向前，臉色凝重，有如面臨強敵。

當他距了塵還有八尺左右時，突然身形如箭，射落了塵身前。

而且，身形未落，已閃電般扣住了塵的右腕。

這結果是可以想見的。

了塵的身子應手而倒。

高敬宗木然呆立……

＊　＊　＊

又是大殿前的廣場。

全場肅然注視下，高敬宗的兩個手下抬着了塵的遺體，快步穿過廣場，放在台堦上。

智愚、悟明、大空、大能等人，都是一臉的關注，凝神注視。

連居心叵測的智圓，也是一臉驚容。

九王爺沉聲問道：「怎麼樣？」

高敬宗道：「了塵已經死了。」

羣僧又是一陣驚惶、騷動。

悟明熱淚雙流，黯然垂首。

九王爺接問道：「怎麼死的？」

高敬宗道：「不知道。」

「袈裟呢？」

「沒有下落。」

「這就奇了。」

「王爺，了塵的屍體還有餘溫……」

「那是說，了塵死沒多久？」

「是的，一定是在他臨死之前，將袈裟交給別人了。」

「唔……」

高敬宗走向智圓身前，沉聲問道：「智圓，了塵閉關之後，誰可以進入達摩洞？」

智圓道：「洞口都封死了，沒有誰可以進去。」

「總有送食物的人？」

「送食物的是一個小沙彌。」

「小沙彌叫什麼名字？」

「小沙彌還沒有法號，也沒輩份，是天生啞巴，大家都叫他小啞巴。」

「你認爲，那袈裟是否可以由遞送食物的小孔中送出來？」

「可以……」

「很好！」高敬宗扭頭沉喝：「馬上將小啞巴抓來！」

「是！」

高敬宗的手下恭應聲中，智圓又補充道：「小啞巴在廚房中……」

＊　＊　＊

小啞巴在廚房的柴房中。

柴房中，一燈如豆。

小啞巴赤裸着上身，正待將一件袈裟縫在僧衣的裏層。

他一針一綫，縫得很認眞。

但由於不善用針線，刺破了手指，痛得他吡牙裂咀，忙着以口吮血，並將僧衣重新穿上。

他爲什麼要將一件袈裟縫在僧衣的裏層？

莫非就是達摩袈裟？

柴房外，忽然傳來人聲。

小啞巴一驚，忽忙將油燈吹滅。

「砰」地一聲，房門被踢開，如狼似虎的清兵，一擁而入。

「方才還有燈光，怎麼熄掉了？」

「一定是小啞巴！」

「搜！」

「……」

欲逃無路，小啞巴被「搜」到了。

＊　＊　＊

現在，小啞巴已被押到大殿前的台堦上。

他一臉驚容，目光在羣僧中搜視着。

另一邊，悟明也很關切地注視他。

小啞巴看到了悟明，神情無限惶急，頻頻以目向悟明示意，幾乎要哭出來。

悟明，眉峯緊蹙，顯然還不明白小啞巴目光中的涵義。

高敬宗微笑地道：「小啞巴，不要怕，只要說實話，我不會爲難你。」

小啞巴偷以目光向悟明示意，沒理睬高敬宗。

高敬宗道：「我問你，你到後山送飯的時候，了塵祖師有沒有送你什麼東西？」

「……」小啞巴仍未理睬。

「我說的是一件袈裟，一件很薄、很輭，又很輕的袈裟。」

小啞巴搖搖頭，忍不住又望向悟明。

智愚已暗中注視到小啞巴的眼神，順着方向一瞧，見到悟明，不由神色一黯。

高敬宗也注意到小啞巴的眼神，神色微動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小啞巴臉色一變。

「你已經把袈裟交給別人了，是不是？」

小啞巴急得驚惶失措。

高敬宗忽然抬手一指悟明，道：「那個人是不是他？說！」

小啞巴放聲大哭，湧身撲入火堆中——

——羣僧震驚，嘩然站起。

火堆中露出僧衣內的袈裟一角。

智愚一見，大驚失色，悲聲說道：「悟明，記住要替師傅收屍啊！」

猛然震斷繩索，張臂撲向火堆，覆蓋在小啞巴身上。

羣僧轟然而起，悲憤怒吼。

智圓揚聲大喝：「不要激動……」

清兵已開始鎭壓羣僧。

悟明震斷繩索，振臂悲呼：「少林寺大難到了，不要被他們一網打盡，大家衝出去，能逃出一個，就能給少林保存一份元氣……」

大空也揚聲說道：「衝啊！我們絕對不能束手待斃……」

「對！我們不能等死……」

「衝啊……」

羣僧紛起响應……

怒吼聲中，紛紛掙斷繩索，四散突圍。

喬漢和侍衛們保護着九王爺，退入大殿中。

高敬宗滿臉厲容，揮臂沉喝：「殺……」

一場渾戰，隨之展開。

少林寺的僧侶都是徒手。

清廷方面都是帶兵刃的兵勇，還有弓箭手，火槍手、和神機營的高手。

所以，混戰一起，少林寺的僧人就死亡相繼，能衝出去的，可說是少之又少……

＊　＊　＊

劉文覺由大樹上一躍而下，拳脚兼施，一下子擊倒四個清兵。

他奪過一把長刀，一路砍殺着衝向山門，一面大叫：「師傅，師傅……你在哪裏……」

＊　＊　＊

山門口。

扼守山門的清兵正與突圍的和尚們拚死激戰。

劉文覺忽然由山門外殺入。

裏應外合，清兵大亂，突圍的和尚們，乘機衝出山門。

劉文覺一面砍殺清兵，一面大叫：「師傅，師傅……你在哪裏……」

「我在這裏……」

悟明雜在另一批突圍而出的和尚中，驚喜交迸地，道：「文覺，你怎麼還沒走？」

劉文覺含淚道：「我要跟師傅一起走……」

悟明淒然一笑，道：「好！不愧是少林弟子……」

兩人奮戰突圍。

山門內外，殺聲不絕，血戰方殷。

＊　＊　＊

寺內。

不少和尚四處奔逃，清廷爪牙緊追不捨……

大空、大能狠狽地逃入偏殿。

大空、大能出其不意，擊倒四人，悄然逃往寺外。

寺外，大批清廷爪牙分頭截殺逃出的和尚。

和尚們實力分散，衆寡懸殊，犧牲慘重。

滿山都有血戰。

喊殺聲，慘呼聲，此起彼落。

而且，寺內的多處殿房已騰起沖霄烈焰……

死裏逃生遇紅顏

一棟小茅屋。

而且是殘破不堪的破茅屋。

像這樣的破茅屋，當然不會有人，何況，它又位於山區深處。

但現在，這小而又破的茅屋中，却有了兩位不速之客——悟明和劉文覺。

兩人都有多處創傷，全身浴血，悟明身上的創傷更多。

由屋頂破洞透入的月光，可以看到，屋內除了一堆乾草和一些破碗之外，什麼都沒有。

現在，悟明就躺在那一堆乾草上。

劉文覺檢視了一下悟明的傷勢，道：「傷得不輕，得洗一洗才上藥，師傅，你休息一下，我去找點水來。」

說完，他抓起一隻破碗，匆匆離去。

悟明長吁一聲，閉上眼睛。

來自少林寺中的喊殺聲，仍然隱約可聞。

悟明雖然在閉目養神，但不久之前所發生的慘劇，却接連不斷地在他腦海中重映。

當小啞巴的眼神和智愚投火前所說的話重現腦際時，悟明心中一動，挺身坐起——

劉文覺也就在這個時候捧着一碗水走了回來。

悟明促聲問道：「文覺，快天亮了吧？」

劉文覺道：「快了，寺中的大火未熄，少林寺的千年基業，這一來全毀了。」邊說邊準備替悟明洗傷口。

悟明却搖手制止，道：「不用了，天亮以前，我還要回少林寺去。」

劉文覺道：「清兵還在寺中，這一回去，豈非是自己找死？」

「你不懂，我有非常重要的事，非回去不可。」

「好！我陪你去。」

「不！你留在這裏，如果天亮之後，我還沒回來，你就自行離去……」

「師傅，到底是什麼事？讓我代你去辦，好不好？」

「不好，這是我的責任，你不必去冒險。」

「師傅要去，我也非去不可，要冒險，我們也一起去冒。」

悟明沉思着道：「你一定要去，除非先答應我一件事。」

劉文覺道：「好！我答應。」

悟明道：「到了寺中，不論我要你做什麼事，你都要絕對服從……」

「那還用說，我一向都是聽師傅的。」

「而且，絕對不許拒絕，更不許跟我爭辯。」

「好！我全都答應了。」

「那就走吧！」

* * *

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劫後的少林寺山門前，清兵戒備森嚴。

火爆的打殺，已經停止。

但寺內仍然冒出火焚後的殘烟。

悟明、劉文覺二人藏身在山門前箭遠外的密林中，苦無機會入寺。

悟明目光一轉，拉着劉文覺的手，悄聲道：「跟我來……」

* * *

少林寺的方丈禪房中。

燈火輝煌中，九王爺端坐在禪床上，臉色陰沉，默然不語。

高敬宗側坐在一張椅子上，喬漢、馬南，一旁侍立，智圓一臉諂笑道：「王爺，高大人，少林寺武功冠天下，如今被一鼓蕩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高敬宗冷冷地道：「殺了幾個和尚，却沒有得到袈裟，有什麼值得高興。」

智圓蹙眉道：「說起袈裟，倒眞是奇怪……」

「奇怪什麼？」

「明明是由了塵保管，怎會找不到哩？」

高敬宗「哼」了一聲。

田遇春緩步入室，向九王爺躬身行禮，道：「啟稟王爺，寺中還有一批患病的老弱和尚，請問該如何處置？」

九王爺道：「統統拉出去砍了！」

「是！」

田遇春應聲中，智圓又道：「田大人請等一等。」接着，轉向九王爺道：「王爺，可否容貧僧求個情？」

九王爺道：「求什麼情？」

「把這些老弱病患留下來，再請恩准召回逃散的僧衆。」

「你想幹什麼？」

「王爺……」智圓一臉諂笑道：「如果僧衆全都死光了，貧僧這個空頭方丈，怎麼做呢？」

「你還想當方丈？」

「……」智圓臉色大變。

「你辦事不力！袈裟沒有得到，還要表功！」九王爺扭頭對田遇春道：「把智圓也推出去一起砍了！」

「喳！」

田遇春一招手，四名清兵立即將智圓架住。

智圓驚駭地道：「王爺，貧僧縱然沒有功，也沒犯錯啊！」

九王爺道：「怎麼沒犯錯！少林寺的殺劫，是誰造成的？」

「……」智圓臉如死灰，沒接口。

智圓還能說什麼呢？

飛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

這是古今中外，所有統治者的一貫手法。

可惜智圓早沒想到，現在，就算他有「悔不當初」的感覺，也已經太晚了。

九王爺又冷笑一聲：「現在，你可出賣少林寺，以後，難保証你不會出賣朝廷？像你這種吃裡扒外，弑師犯上，禽獸不如的東西，留你何用！」

田遇春沉喝一聲：「推出去！」

智圓大嚷道：「王爺饒命！王爺饒命……高大人，我是奉你的指示行事，請幫我求求請呀！」

高敬宗擺手止住四個兵勇將智圓推出去，向九王爺道：「王爺，請恩准卑職求個情，」

九王爺道：「什麼理由？」

高敬宗道：「王爺，智圓出賣少林寺是不對，但他對朝廷却是一片忠心。」

「唔……」

九王爺道：「唔」，智圓已算是由鬼門關口撿回一條生命了。

智圓暗中長吁一聲。

高敬宗又道：「何況，達摩袈裟還沒着落……」

九王爺截口道：「你的意思，你要他負責找回袈裟？」

「是的。」

「也好，畢竟他是少林寺的人，找起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卑職也正是這個意思。」

「好吧！人由你監督，看管，帶罪立功，限他三個月之內，將袈裟找回來！」

「是！多謝王爺！」

智圓也跪下來，連連叩頭，道：「多謝王爺！多謝王爺……」

* * *

東方之際，已現出魚肚白色。

大殿前廣場上的火堆，已熄滅，但仍有嬝嬝青烟。

朦朧曉色中，偌大的廣場上，看不到一個活人，只有橫七豎八的屍體。

驀地——

兩道人影越牆而入。那是悟明和劉文覺。

兩人直奔火堆旁，悟明並以戒刀撥去餘柴、灰燼、和人骨。

悟明忽然驚喜低呼：「達摩袈裟！」是的，達摩袈裟終乎找到了。

悟明抓起袈裟，抖去餘灰，竟然完整無損。

悟明手捧袈裟，仰首含淚悲聲道：「佛祖保佑，袈裟仍在，少林寺復興有望了。」

隨手將袈裟捲好，遞給劉文覺手中。

劉文覺一怔，道：「師父，這是……」

悟明正容截口道：「文覺，師傅身受重傷，恐怕無力保護它了……」

「不不不……」

「從現在起，重建少林的重担，就在你的肩上。」

「可是，我勢單力薄，恐怕承担不起。」劉文覺一臉的惶恐。

「你答應過的，絕對服從，不許爭辯！」

劉文覺惶急道：「還是由師傅收着吧！弟子跟你一起……」

兩名清兵由山門外進來，睹狀大聲呼：「來人啦！少林寺的叛逆又回來了……」

悟明、劉文覺臉色大變，雙雙出手，將兩名清兵打倒。大批清兵已聞聲擁到。

悟明低聲沉喝：「文覺快走，我替你斷後……」

「師傅……」

「別廢話！快走！」

劉文覺塞好袈裟，衝出重圍，奔出山門。

悟明亦隨後奔出。

馬南率四名高手，迎面堵住，劉文覺、悟明二人拚命抵抗。

清兵越來越多。

悟明低聲怒喝：「文覺，還不快走！」

劉文覺竟有不忍，欲行又止。

悟明悲聲道：「文覺，你是想同歸於盡，還是要逼師傅先死在你面前！」

劉文覺也悲聲道：「好！我走，師傅，你要保重……」

「廢話！」

悟明奮力衝出包圍圈，將劉文覺向外一推，道：「快走！」

劉文覺含淚奔逃，又被馬南追及。

高敬宗由小門內走出，睹狀一驚，大喝一聲：「劉文覺！」

劉文覺心中一驚，奮力將馬南擊退，悲聲道：「師傅，我先走了……」

悟明欣然而笑，熱淚雙流。

劉文覺拚命奔馳……

高敬宗怒喝一聲：「追！」

「是！」

馬南率數名高手隨後追趕。

悟明奮勇撲上，將高敬宗截住。

高敬宗是高手中的高手，悟明以負傷而又疲憊之身截住他，等於是以卵擊石。

因此，三招兩式，就被高敬宗擊倒。

悟明咀角沁血，含笑低呼：「文覺……文覺……你要多珍重……」

話說完，人也嚥了氣。

高敬宗冷笑一聲，掉頭追了上去。

* * *

劉文覺沿着小徑奔逃，又被馬南追上，展開一場激戰。

劉文覺且戰且退，退到一處瀑布的頂端。

高敬宗追了上來，親自出手，將劉文覺的退路阻斷。

三面都是敵人，一面是聲勢驚人的瀑布，劉文覺已陷入絕境。

高敬宗冷笑道：「劉文覺，我看你還能往那裡逃！」

劉文覺一橫心，也冷笑道：「我不用逃，可以死給你看……」

湧身一躍，跳入那一瀉百丈瀑布中。

* * *

瀑布下游，清廷爪牙遍佈，在搜尋劉文覺的行踪。

由於一直沒有找到劉文覺，高敬宗寒着臉，怒聲沉叱：「繼續搜！生要全人，死要全屍……」

* * *

山澗旁的樹林中。

一對年輕男女，手持弓箭，在搜尋獵物。

男的約莫二十五四年紀，英挺俊逸，是很少見的美男子。

女的約莫雙十年華，美而健，還帶着幾分野性。

這是一對表兄妹。

男的叫麥天恩，女的叫沈小倩。

沈小倩的父親沈松柏，是一位已經退休的東南鏢局的總鏢頭，武功高強，爲人剛正不阿。

沈小倩家學淵源，也有一身高強的武

功。

麥天恩出身武林世家，對沈小倩這位表妹，心儀已久，沈松柏夫婦也有意親上加親，將小倩配與天恩。

但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小倩對天恩却一直是止於「表兄妹」的感情而已。

＊　＊　＊

麥天恩忽然目光一亮，道：「表妹！妳瞧！」

瞧什麼呢？

是不遠處的草叢在微微抖動。

沒有風，而草叢抖動，那絕對是表示草叢中有什麼動物。

沈小倩嬌笑道：「我已經看到…讓我來……」

張弓搭箭：「颯」地一聲，一箭中的——草叢中傳出一聲慘叫。

那絕對是人的慘叫聲。

那個人就是死裡逃生的劉文覺。

劉文覺可眞是多災多難，才冒死逃過高敬宗的魔掌，却又莫名其妙地挨了一箭。

儘管是箭中肩膀，並非要害，但本來就是遍體創傷的劉文覺，這一傷上加傷，當場昏了過去。

但他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很舒服的床上，床邊還坐着一位嬌艷如花的美姑娘——沈小倩。

當然！肩頭的箭矢已經拔掉，所有創傷都已上了藥，包紮好了。

沈小倩歉笑道：「對不起，我不應該傷了你。」

劉文覺失笑道：「沒關係，現在妳救了我，咱們雙方扯平……」

他忽然想到達摩袈裟，伸手一探懷中，不由臉色一變，道：「袈裟？我的袈裟呢？」

沈小倩道：「你說的是那件和尚衣？」

「是啊！」

「我已經拿去洗了，現在就掛在院子裡。」

劉文覺爲免對方起疑，不敢對袈裟表現得太情急，只得淡淡地一笑，道：「多謝姑娘……這是什麼地方？」

沈小倩道：「是我家，在縣城中。」

「哦……能不能請把袈裟給我？」

「好的，大概也已經乾了，我去把它收回來。」

說完，匆匆離去，很快就把袈裟和劉文覺換下的衣服都收了回來。

也直到這時候，劉文覺才發覺到穿在身上的衣服不是他自己的。

當他將袈裟小心地揣入懷中時，沈小倩又道：「我已經叫人替你熬了稀飯，你餓不餓？」

僕人沈忠端着一大碗稀飯，緩步走入。

沈小倩接過稀飯，道：「幫我扶他坐起來。」

沈忠將劉文覺扶着坐起，沈小倩接着說：「你已經昏睡了一天，必須吃點東西才有精神。」

劉文覺笑笑道：「謝謝姑娘！」

沈忠還站在旁邊，好像沒有離去的意思。

沈小倩扭頭說道：「沈忠，你去休息吧！」

沈忠「唔」了一聲，道：「我在這裡看看。」

「有什麼好看啊，去！去休息！」

「可是……夫人交待……」

「娘最緊張，出去！出去！」

她是將沈忠硬行推了出去。

劉文覺看在眼裏，心中殊感不安地道：「姑娘，如果我住在這裡有什麼不方便，請送我出去。」

沈小倩道：「夜這麼深了，你能到那裡去？何況，你全身都是傷。」

「可是……可是……」

「別躭心什麼，我家果園有一間草屋，天亮後，我送你過去。」

「是在鄉下？」

「不！是在城邊上。」

劉文覺若有所思地發起呆來。

沈小倩餵了他一匙稀飯，劉文覺正容道：「我還沒請教姑娘尊姓？」

沈小倩道：「我姓沈，沈小倩。」

「原來是沈姑娘。」

「你呢？」

「我……我姓黃，叫黃大年……」他幾乎脫口報出自己的眞名實姓來。

「其實，我應向你陪罪，我追趕一隻白兔，誤射了你一箭……」

「沒關係，反正我全身都是傷，多中一箭，也算不了什麼。」

「對了，你是怎麼傷成這個樣子的？」

劉文覺嘆了口氣，沒接口。

沈小倩也不再追問，繼續餵他吃稀飯。

吃完稀飯，沈小倩起身將碗送到一旁的桌子上。

劉文覺偷偷地觀察沈小倩的行動，臉上的表情急劇地變化着。

沈小倩一轉身，劉文覺又立即閉上眼睛，長長地嘆了口氣。

沈小倩美目深注道：「黃大哥，你會武功？」

「……」劉文覺搖搖頭，閉目如故。

「看你的傷勢，對方好像要致你於死地？」

劉文覺睜開眼睛，正容道：「沈姑娘，此事一言難盡，以後有機會，我一定說給妳聽……」

沈小倩道：「沒關係，我只不過是一時好奇……」

一頓話鋒，又道：「黃大哥，你好好休息吧！」

她親自扶着劉文覺躺下之後，才起身離去。

＊＊＊

沈松柏是老江湖了，他對劉文覺的來歷和姓名，都覺得很可疑。

尤其是少林寺才發生巨變，而劉文覺身邊却帶着一件不應由俗家人帶着的袈裟。

同時，老僕沈忠也跟他持同樣的懷疑，並力言不可收留劉文覺。

但他本性善良，不能見死不救。

何況，禍是由他的愛女惹來的，儘管心中懷疑，却又不能不予收留。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高敬宗登門拜



高敬宗親自帶領手下直趨達摩洞口。

訪。

沈松柏跟高敬宗雖然談不上有什麼交情，却也算是舊識。

既然是舊識，雙方略一寒暄之後，高敬宗就開門見山地說出此行的目的——他是奉旨査辦少林叛逆案，現正搜捕漏網的少林寺的叛逆，希望沈松柏多予協助，如果手下人有什麼驚擾之處，也請多多担待……

這一來，沈松柏對劉文覺的來歷，更確定大有可疑。

但他畢竟是俠義人物，也暗中覺得少林寺的叛逆案必然另有文章。

他一方面不想捲入是非窩，另一方面又不便將重傷未癒的劉文覺趕走。

于是，他聽從女兒的建議，決定將劉文覺送往果園的草屋中。

＊　＊　＊

果園草屋中。

麥天恩正在打掃，一面打掃，一面拭汗，一面「喃喃」自語：「那一箭射到我身上多好，天天有美人服侍……哼！便宜了那小子……」

＊　＊　＊

草屋中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床上已舖好被褥。

麥天恩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

沈忠扶着劉文覺緩步而入。

麥天恩一躍而起，幫忙扶着劉文覺躺下。

沈忠笑笑道：「表少爺，請幫我把馬車上的東西拿進來，好嗎？」

「好，當然好……」

麥天恩邊說邊匆匆離去，很快就將稀飯和湯藥拿進來放在床頭。

沈忠向劉文覺道：「年輕人，中飯，湯藥、都在這，晚上我再來。」

劉文覺道：「多謝老伯！」

「不要謝得太早。」沈忠的語氣很不友善：「希望你早日康復。」

劉文覺暗中一凜，徐徐地道：「請問，這附近有沒有人家？」

「沒有，這是沈家的果園。」

「……」劉文覺點了點頭。

麥天恩接口道：「晚飯是不是由我送來？」

沈忠道：「我送，老爺交待過，不許你們到這裡來。」

麥天恩笑道：「那太好……」

沈忠又道：「老爺還說，不許告訴任何人，草屋住着一個陌生人。」

麥天恩道：「還有嗎？」

「還有。」沈忠看了劉文覺一眼，道：「只等這年輕人能走路，就是送他走。」

麥天恩道：「這不是廢話！除非是萬分無奈，誰願意待在這鬼地方。」

沈忠已緩步而出。

心中五味雜陳的劉文覺，這才向麥天恩笑笑道：「這位兄弟，謝謝你！」

麥天恩笑道：「總算謝到我了，其實，你是真該謝謝我的。」

「……」劉文覺愕然未語。

「把你背回來的是我，上街抓藥的是我，收拾這草屋的也是我……」

劉文覺展顏一笑，道：「兄弟，多謝！多謝！多謝！」

「夠了。」麥天恩聳肩一笑，道：「反正是小倩覺得對你內疚，我又不能不聽小倩的差遣，所以，我只好認啦！」

外面傳來沈忠的語聲，道：「表少爺，走啦！」

「來啦！」麥天恩走到門口，又回身悄聲道：「有空我會偷偷來看你……」

劉文覺含笑點頭。

但他的笑容一掠而過，代之的是一副愁容。

他游目四顧，長長地嘆了口氣。

然後，他摸摸懷中的達摩袈裟，「喃喃」低語：「佛祖保佑……娘！師傅……你們在天之靈一定要保佑我……」

* * *

爲了搜捕劉文覺取得達摩袈裟，九王爺親自蒞臨縣城督導。

一時之間，縣城中清兵林立，警戒森嚴，而且，到處都貼着捉拿劉文覺的佈告。

* * *

十字街頭，圍着一大堆人，正在看一份佈告……捉拿劉文覺的佈告。

假扮成俗家人的大空、大能，也混在人羣中。

大空、大能瞧了瞧，立即雙雙退出人羣，大空邊走邊悄聲道：「劉文覺？好像是俗家弟子？」

大能「唔」了一聲。

大空道：「劉文覺是誰的徒弟？爲什麼會通緝一個俗家弟子？」

大能笑笑道：「你問我，我能問誰？」

兩人相視共笑。

* * *

果園草屋中。

劉文覺獨坐床上，手撫懷中的袈裟，目光透過窗口，凝望天際，一臉肅容。

外面傳來輕微的脚步聲。

劉文覺臉色一變，雙手握拳，凝功戒備。

脚步聲忽然停止。

劉文覺沉聲問道：「誰？」

「……」沒人答語。

劉文覺沉喝一聲：「什麼人？」

沈小倩忽然飄落房中，發出一串銀鈴似的嬌笑，道：「胆小鬼！你眞是胆小鬼喲……」

劉文覺苦笑着吁了一口氣。

沈小倩又道：「黃大哥，你中氣充沛，復元很快嘛！」

劉文覺又吁了口氣，道：「沈姑娘、我是病人，經不起精神上的折磨。」

沈小倩歉笑道：「對不起，我太冒失了。」

劉文覺苦笑無言。

「吃過藥沒有？」

「吃過了。」

「沈忠送飯，準不準時？」她好像是在沒話找話說。

「很好，請代我謝謝他。」

「我知道他對你不太友善，請不要介意。」

「不會、不會、每天都麻煩他前來送飯、送藥，我感激都來不及呢！」

劉文覺話鋒一頓，又道：「我大概能猜得出來他對我不友善的原因，但願我的雙腿趕快好，能走路了，馬上就走。」

沈小倩幽幽地道：「其實，你可以不用急着走，沒人趕你。」

劉文覺道：「可是，這樣打擾你們，我於心不安！」

沈小倩道：「黃大哥，不要胡思亂想，如果你覺得於心不安，將來，你不要……不要……忘記我們沈家就好了。」

最後一句話她說得很小聲。

當然，她的言外之意是：「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小倩……」

劉文覺這傻小子一點也不解風情，一本正經地道：「是的，沈家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伯父伯母的照顧，沈忠和麥兄的送飯、送藥……」

「我呢？」

「妳？」他楞住。

「數了半天，就沒有我。」她嘟着小咀、一臉的不悅。

「當然有妳，當然有妳啊！」他恍然大悟，也顯得有點兒不知所措。

暫時沉默下來。

劉文覺心中苦笑：「這小姑娘有點陰晴不定，我是不是要向她打聽一下城裡城外的消息？」

他沉思着一笑道：「老躺在這裡好無聊，很想到外面走走。」

沈小倩幽幽地道：「外面也沒什麼好玩的，尤其最近，城裡城外，到處都是官兵，很緊張的樣子。」

劉文覺心中一顫，道：「是不是要打仗了？」

「不是。」

「那一定是有什麼大官要來？」

「已經有一位什麼高大人來了，而且還拜訪過我爹哩！」

劉文覺心中又一驚，道：「伯父交遊很廣啊！」

沈小倩道：「我爹跟那位高大人也不過是認識而已，說不上什麼交情。」

「哦！那位高大人是不是要抓什麼朝廷重犯？」

「是的，好像是要抓少林寺漏網的和尙，還有一個叫什麼劉文覺的……」

劉文覺臉色大變，身子一陣顫抖。

沈小倩一驚，道：「怎麼了？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劉文覺爲了掩飾自己的心虛，故意全身縮成一團，道：「全身抽筋……啊！不要碰我……」

沈小倩退離床邊。

劉文覺慢慢恢復「平靜」。

麥天恩悄然出現門口，雙手抱胸，定定地看着室內二人。

沈小倩倒了一杯水，走近床邊，道：「喝點水吧！要不要我扶你起來？」

劉文覺自己掙扎着坐起，道：「謝謝！」

麥天恩忽然咳了一聲。

沈小倩俏臉一紅，道：「嚇死人了，幹嘛鬼鬼祟祟的？」

麥天恩似笑非笑地道：「全家都在找妳，我就知道妳一定在這裏。」

沈小倩沒好氣地道：「找我幹嘛？」

麥天恩道：「姨丈大發脾氣，要打斷妳的兩腿……」

沈小倩臉色一變。

劉文覺道：「沈姑娘快回去吧！千萬別惹令尊生氣。」

麥天恩插口道：「你好好養病，別說話。」

說完，當先退出。

沈小倩道：「黃大哥，如果你還抽筋，告訴沈忠，知道嗎？」

劉文覺道：「好的，妳快回去吧！」

沈小倩離去後，劉文覺一臉憂容，「喃喃」自語道：「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他掙扎着爬下床，試圖站立，馬上又倒下了。

＊　＊　＊

果園中小徑上。

沈小倩邊走邊問：「我爹是怎麼知道的？」

麥天恩低頭疾走，沒接口。

「我明白，不是沈忠說的，就是你？」

麥天恩忽然翻了一個空心觔斗，哈哈大笑，道：「姨父姨媽都不知道妳在這裏，沈忠沒有說，我也沒有說，哈哈哈……」

大笑聲中，他又連翻了三個空心觔斗。

沈小倩發覺自己受騙，一個箭步追上去，雙拳如雨點般擂在他的前胸……

麥天恩含笑大叫：「救命！打死人啦！」

沈小倩嬌哼一聲：「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騙人！」

「敢的……小倩，妳的粉拳打在我身上又酥又麻的，比剃頭師傅的手藝高明得太多了，哈哈哈……」

＊　＊　＊

怡春大酒樓。

今宵，怡春大酒樓沒有顧客，滿眼都是兵勇和高敬宗帶來的高手。

整個酒樓都被高敬宗包下來了。

一方面是投九王爺所好，藉機會拍馬屁。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可以忙裏偷閑，樂得輕鬆一下。

怡春大酒樓不但有美酒佳餚，還有綺年玉貌的美女陪侍。

尤其是女掌櫃鳳二姊，三十出頭的年紀，却還有少女般的身材。

面貌的姣美，沒得話說，更難得的是那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無限風情。

不論一顰一笑，一擧手，一投足，都具有令男人瘋狂的魅力。

當然，高敬宗看中的也就是這一點。

在這種場合，當然言不及義，更沒人談什麼少林和尚。

九王爺忘了他那金枝玉葉的身份。

高敬宗忘了他的權威。

官卑職小的秦知府也跟着嘻嘻哈哈，賓主盡歡。

可是，樂極生悲……

就在這個時候，由大空、大能二人改扮的小二，乘送菜的機會，由托盤下抽出短刀向九王爺行刺。

也許是由於大空、大能太過緊張？

也許是由於短刀太短？

大空、大能這出其不意的一擊，居然只劃破九王爺的衣衫，就被高敬宗及時截住。

一場血戰，大空、大能負傷逸去。

鳳二姐當然脫不了關係。

怡春大酒樓的人全體被扣押，由高敬宗、秦知府二人會審。

總算鳳二姐憑着她的姿色和一張利咀，駁倒了二位會審的官兒，暫時獲釋。

事實上，鳳二姐不但不是參謀，事先也的確不知情。

何況，少林寺的和尚，也不可能跟酒樓的女掌櫃有什麼淵源。

可是，由於全城封鎖，緝拿刺客，身受重傷的大空、大能不能出困，竟然就躲在鳳二姐的香閨之中。

鳳二姐返家發現之後，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由來俠女出風塵。

鳳二姐了解情況之後，不但沒有聲張，還特別將他們安置在一個地窖中養傷。

＊　＊　＊

劉文覺的傷已大致復元，也已經可以走路，不過還不能像正常那樣的走路。

同時，他也察覺到，沈小倩一縷情絲，已不知不覺地縛在他的身上。

這，對於身負復興少林寺重責大任的他，的確是一道難題。

他該如何自處呢？

還有，一向對沈小倩一往情深的麥天恩，會甘心嗎？

＊　＊　＊

由於往藥舖抓藥，沈小倩、鳳二姐不期然而遇。

藥舖掌櫃看到兩張處方都一樣，不由詫異地嘀咕了幾句。

鳳二姐、沈小倩二人也深感詫異。

尤其是鳳二姐，她深知這是少林寺獨門療傷處方，不由更用上了心。

回去之後，將這情形，告訴了大空、大能。

這一來，大空、大能二人暗中跟踪之下，跟劉文覺因誤會而大打出手，而不打不相識，成了同仇敵愾的一家人，而相偕離去。

沈小倩這時才發覺她的「黃大哥」就是朝廷緝拿的要犯劉文覺，震驚之下，也不加攷慮地追了上去。

＊　＊　＊

劉文覺跟大空、大能一起潛回鳳二姐所安排的地窖中。

很不幸，被一個藏在暗中的人看到了。

這個人是怡春樓的賬房老張。

老張對鳳二姐垂涎已久。

但鳳二姐一直對他不即不離，既不拒，也沒答應什麼。

最近這一段時間，由於暗中照應大空、大能，鳳二姐心事重重，對老張也很少有好顏色，老張也正深感懷疑。

目前這一意外發現，使得老張臉色大變，楞在當場。

＊　＊　＊

老張因愛成恨，又貪圖鉅額的賞金，便向高敬宗告密。

當夜，高敬宗率領大批人馬，圍住怡

春樓。

劉文覺、大空、大能雖經一場血戰突圍而去，但鳳二姐却被捕了。

由於劉文覺等三人突圍而去，高敬宗震怒之下，下令加强封鎖，挨戶搜查，迫得劉文覺等三人只好藏入城郊的一處停屍屋中，跟死人混在一起。

＊　＊　＊

由於劉文覺的生死下落不明，也由於沈松柏已知道「黃大年」就是劉文覺，爲了避禍，決定迫愛女立即跟麥天恩成親，全家遷往廣西的麥家去……

沈小倩被迫得快要發瘋了。

現在，她正一個人呆在劉文覺住過的果園草屋中，默然出神。

景物依舊。

人事全非。

此情此景，怎不敎她黯然神傷？

就在這時候，麥天恩走了進來。

沈小倩視如未見。

麥天恩輕輕叫了一聲道：「小倩。」

沈小倩沒理他。

麥天恩苦笑道：「小倩，不要這個樣子，有什麼心事說出來，我設法幫妳解決。」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沈小倩美目一轉，道：「鳳二姐被抓起來了，你幫我去救她出來。」

麥天恩一楞，道：「這……唉！都是劉文覺那個掃把星，誰惹上他誰倒楣，我更是首當其衝的一個。」

「你倒什麼楣？」

「妳以爲我不知道妳的心事？」

「我有什麼心事？」

「妳在擔心劉文覺的安全。」

沈小倩秀眉一揚，道：「是又怎樣？不是又如何？」

麥天恩悠悠地道：「是嘛可以到此爲止，不是嘛我慶幸自己沒看錯人。」

「你……你的『沒有看錯人』是什麼意思？」

「妳以爲呢？」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認爲我移情別戀？」

「難道不是？」

沈小倩不便承認，也不甘否認，惱怒交迸下，一拳擊向麥天恩。

麥天恩閃身避過，道：「妳打我，正表示妳心虛。」

沈小倩嬌哼一聲，轉身奔出草屋。

麥天恩氣得連打十多下空拳，並怒吼道：「劉文覺，我要打死你……就算高敬宗不抓你，我也要找你……」

＊　＊　＊

劉文覺沉聲道：「我們決不可魯莽行事。」

劉文覺是在一間廢棄茅寮中向大空、大能二人說話。

大空道：「可是，鳳二姊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決不能見死不救。」

劉文覺道：「我也認爲鳳二姊必須營救，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我們活着才能救人，要是貿然行動，那不是救人，是送死。」

大空道：「你還不算是少林的正式弟

子，你請便，讓我跟大能來解決。」

劉文覺道：「誰能否定我是少林弟子？」

大空道：「不要强辭奪理，我已下定決心，一定要解救鳳二姐。」

「有什麼計劃？」

「有，劫獄。」

「如果我們救人不成，反而自己送了命，誰來重建少林？」

「我顧不了那麼多，今晚，我一定要先探探鳳二姐的生死。」

劉文覺無奈地嘆了口氣，道：「好！只是，我們必須從長計議……」

＊ ＊ ＊

麥天恩由於沈小倩的移情別戀，最近常赴一家小酒館借酒澆愁。

今天，他又來到一家小酒館。

很不幸，今天，高敬宗的得力助手馬南、喬漢也在這家小酒館中。

更不幸的是，麥天恩不認識馬南和喬漢，而馬南，喬漢却於麥天恩的醉話和跟小二閑談中，獲知麥天恩的身份。

而且，還乘機將麥天恩灌得更醉，也套出更多的秘密……包括沈家收留劉文覺的經過在內。

＊ ＊ ＊

麥天恩醉倒在小酒館中，一直到了天黑才醒過來。

醒過來後，當他由小二口中得知自己說了太多的不該說的話之後，才臉色大變地匆匆離去。

當麥天恩由小酒館中趕回沈府途中的同時，沈小倩也正好由家中留書出走，她留給她雙親的信上說道：「父母親大人膝下，不孝女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暫時離家數日，一則能讓自己心情平復，二則對劉文覺的事，也好有個交待……」

可是，她沒想到，這一封信和麥天恩在小酒館中的醉話，都成爲乃父沈松柏收容劉文覺的鐵証。

就在她離家之後，麥天恩回家的同時，高敬宗所率領的爪牙已將沈府包圍。

一場慘烈激戰終於展開。

儘管沈松柏武功奇高。也儘管剛剛離家的沈小倩，發覺清廷爪牙雲集助戰，麥天恩也奮勇衝殺。

但由於衆寡懸殊，如非是沈松柏於危急關頭厲聲叫麥天恩護着沈小倩突圍，勢必全軍覆滅。

那一戰的結果，除了沈小倩、麥天恩二人拚死突圍之外，沈家二十餘口，無一幸免。

高人相助雪前仇

沉沉夜色中。

荒凉山徑上。

沈小倩、麥天恩二人帶傷蹣跚而行。

兩人的傷勢雖然不重，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但久戰疲憊之身，家破人亡之後，精神、肉體方面雙重負荷，幾乎沒法承受。

就在這時候，又有追兵追了上來。

追上來的是高敬宗的兩個得力助手之一喬漢。

如果在平常，以沈小倩、麥天恩二人的身手，聯手對付喬漢，絕對可以全身而退。

但現在不行。

麥天恩向沈小倩慘然一笑道：「逃是逃不了，小倩，現在，我必須告訴妳一項秘密……」

喬漢已在他們前面三丈處停了下來，目光烱烱地注視着。

沈小倩一怔，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說什麼秘密？」

「我必須現在說，小倩，目前這局面，都是我酒後失言惹的禍……」

「……」沈小倩臉色大變。

「雖然是由於妳的移情別戀，我才借酒澆愁，醉後失言，惹上大禍，但現在，我一定要保護妳平安脫困，以稍減我內心的負疚……」

喬漢截口冷笑道：「你們兩個唯一的生路，就是說出劉文覺的下落來。」

麥天恩也冷笑道：「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

「那就領死吧！」

喬漢冷笑聲中，揮劍飛撲——

麥天恩也飛身迎敵，並沉聲喝道：「小倩，趕快逃命！」

沈小倩像一段木頭，不言也不動。

身負外傷，又是久戰疲憊之身的麥天恩，本來不是喬漢的對手。

但此刻的麥天恩，以贖罪的心情，使的是完全不防守，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

喬漢當然不肯跟他同歸於盡。

因此，弱勢的麥天恩，一時之間，居然跟喬漢打成平手。

麥天恩見沈小倩仍然呆立，不由怒聲喝道：「還不快走！」

沈小倩的嬌軀震動了一下，却仍然呆立當地，沒別的反應。

麥天恩告訴她的「秘密」太意外，也太令她震驚了，使她一時之間，沒法適應。

但喬漢却冷笑道：「別想走了，你們兩個都認命吧！」

「刷刷刷……」一陣快攻，將麥天恩逼得連連後退。

而且，喬漢顯然是有意將麥天恩逼向沈小倩身邊，以便同時將兩人一齊圍住。

麥天恩看出了對方的企圖。

當他退到距沈小倩不足一丈遠的，忽然奮不顧身地揮劍和身飛撲——

那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麥天恩算是如願以償了……他自己被一劍穿胸，而他的長劍也刺入喬漢的左胸。

沈小倩如受雷殛，發出一聲驚呼。

麥天恩慘然一笑，道：「小倩，我只能做到這一點，快走……」

沈小倩悲呼一聲：「表哥……」

麥天恩厲聲道：「快走！別讓我死不瞑目……」

話落，人也嚥了氣，跟喬漢雙雙「砰」然倒地。

沈小倩嬌軀一晃，幾乎當堂昏倒下去。

一連串的意外變故，再加上目前的慘景，教她怎能承受得起。

她强行穩住身子，慘然一笑道：「表哥，等一等，我們一起走……」

走。

長劍一揮，抹向自己的脖子……

人影一閃，她的長劍被一個人及時奪走。

奪走她長劍的是一位灰衣老尼。

沈小倩一怔之間，灰衣老尼已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小施主可不能死。」

沈小倩淒然一笑道：「師太好心救了我，但我死心已決……」

灰衣老尼截住道：「爲何一定要死？」

沈小倩幽幽地一嘆，道：「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復仇無望，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灰衣老尼道：「這是劫數，在劫難逃，但妳不在劫數之中，妳不能死。」

「師太，我已經沒有勇氣活下去。」

「但妳有義務，必須活下去。」

「義務？」

「是的，妳一身負三家香火的延續之責，妳沒想到？」

「我還是不懂。」

「你們沈家，妳表哥的麥家，妳劉大哥的劉家，現在妳該懂了？」

沈小倩一愣，道：「師太怎會知道這些？」

灰衣老尼道：「貧尼了因，此行是受一位少林高僧之託，專程前來拯救二位小施主，無奈人定難以勝天，貧尼遲來一步，麥小施主在劫難逃。」

沈小倩道：「師太知道我劉大哥的下落？」

了因師太道：「不知道，但你們都是應劫而生的人，短時期內一定可以團聚……」

一頓話鋒，又道：「此間，還有清廷爪牙會找來，現在，貧尼帶妳去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　＊　＊

對於營救鳳二姐，是否要冒險劫獄，劉文覺、大能、大空等三人還沒取得協議，對頭却已找上了門。

找上門的對頭，是少林寺的內奸、戒律院的掌院智圓。

智圓傲立草寮前，得意地笑道：「本座終於抓住機會了。」

劉文覺、大空、太能同時臉色一變，也同時「呸」了一聲。

大空並冷笑道：「你算什麼東西！」

智圓道：「現在，本座是少林寺的方丈……」

劉文覺也冷笑道：「你這個方丈是怎麼得來的？如果你還有點人性，清夜深省，能不愧煞？」

智圓厲色叱道：「閉咀！」

劉文覺道：「就算我不說，你那弒師和出賣少林寺的罪行，也難以杜悠悠之口——」

智圓截口冷笑道：「本座的一切行爲，都是爲了振興少林，現在，你們三個必須識相一點，乖乖地交出達摩袈裟，否則……」

劉文覺氣極之下，連粗話也罵了出來：「否則，你還能把老子的鳥咬掉！」

智圓冷笑道：「一個人自己要找死，佛祖也救不了你！」

大空怒聲道：「混帳東西！別褻瀆了佛祖，今宵，我拚着一死，也絕不饒你！」

智圓獰笑道：「很好！你們三個一起上吧！」

一聲佛號劃空傳來，道：「孽障！你造的孽還不夠？」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如天馬行空似地瀉落當場，一掌將智圓震得連退七八步才拏椿站穩。

智圓「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目光一凝，臉色大變，道：「你……」

「你」是誰呢？

那是一位形容枯槁，看不出有多大年紀的老僧。

一襲滿是補釘的灰色僧衣，一雙草鞋、一根竹杖，滿面的風塵……十足的苦行僧模樣。

是的，此人正是一名苦行僧，也是少林寺上一代掌教了塵大師的師弟，同時也是智圓和高敬宗二人的授業恩師了緣。

了緣哼一聲，道：「你還認得我！」

智圓默然垂首。

了緣又道：「你已經暗殺了掌教師尊，有本事再將我這個授業師傅也殺掉好了。」

智圓仍未接口。

大空、大能雖然沒見過了緣，但聽語氣已知道了緣是什麼身份，連忙雙雙跪了下去，道：「祖師爺，請趕快殺了這罪行滔天的叛徒！」

了緣長嘆一聲，道：「我已在佛祖面前立誓，此生不再犯殺戒。」

大空道：「那不是太便宜了他？」

了緣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且看他自己的造化吧！」

一頓話鋒，又向智圓沉聲叱道：「還不快滾！」

智圓身子一震，轉身疾奔而去。

大空喜極而泣道：「祖師爺能及時趕來，少林寺復興有望了。」

了緣苦笑道：「我也是待罪之身，復興少林寺的重責大任，完全在你們三個年輕人的身上。」

隨手凌空一托，道：「起來。」

大空、大能被一股無形潛勁托了起來。

劉文覺又接着說了下去，道：「弟子還不算少林正式弟子，請祖師爺慈悲。」

了緣慈祥地一笑，道：「你就是劉文覺？」

「是的。」

「達摩袈裟在你身上？」

「是的。」

「很好，你先起來。」

「不……」劉文覺磕了一個頭道：「請祖師爺先賜法號，弟子才起來。」

了緣將他一把拉了起來，道：「你雖然也是佛門中人，但現在還不是剃度的時候。」

劉文覺一怔，道：「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三十年之後。」

「爲什麼要等那麼久？」

「因爲你塵緣未了。」

劉文覺愣住。

了緣笑笑道：「你們三個都跟我來。」

大空忙道：「祖師爺，還有一個對我

們有恩的人關在牢中，請祖師爺慈悲。」

了緣道：「你說的是鳳二姊？」

「是的。」

「鳳二姊不是劫數中人，我已經拜託一位神尼前往解救了……」

＊　＊　＊

無獨有偶，當智圓在了緣手下受窘的同時，高敬宗也在了因手中吃了悶棍。

鳳二姊雖已被囚，但由於高敬宗有意以她為餌，誘使劉文覺、大空等人自投羅網，因而短時期內，鳳二姊不致有生命危險。

既然是以鳳二姊為餌，則大牢戒備的森嚴，是不難想像的。

但那些森嚴戒備，對了因師太，並未產生多大作用。

了因師太就憑一支拂塵，將鳳二姊由大牢中解放出來。

幸好了因師太慈悲為懷，不肯再開殺戒，否則，那死傷的人一定是很夠瞧的。

當了因師太帶着鳳二姊闖出城牆之後，高敬宗才親自追了上來。

由於了因師太背上還背着一個鳳二姊，多少會受到一些影响。

因此，高敬宗雖然吃了悶棍，却不像智圓栽在了緣手中那麼慘。

了因師太望着高敬宗，並正容說道：「鳳二姊跟少林無關，也跟達摩袈裟無關，她是糊裡糊塗被捲入漩渦的局外人，希望高施主能放她一馬。」

藝不如人情況下，高敬宗想不放鳳二姊也很難。

他楞了一下，才苦笑道：「下官欽命在身，不由自主，師太世外高人，何苦捲入官家是非。」

了因師太臉色一沉，道：「貧尼已經捲入是非圈了，施主看着辦吧！告辭……」

說完，背負着鳳二姊，長身飛射而去。

＊　＊　＊

這是一個天然石洞。

石洞位於人跡罕至，萬山叢中的半山腰上。

東方天際已現出魚肚白色。

燭影搖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然石洞相當寬敞，縱深更不知幾許。

了緣、劉文覺、大空、大能等四人正席地而坐。

四人當中鋪着一件僧衣，那正是引起少林寺一場空前殺劫的達摩袈裟。

了緣目光環掃，沉聲問道：「你們三個，都看清楚了？」

「……」劉文覺等三人都同時點頭。

「也都記下了？」

「……」劉文覺等三人又同時點頭。

了緣徐徐地道：「一般人都知道，達摩袈裟是少林寺的鎮寺之寶，擁有它，就可以號令少林僧衆，但除了歷代掌教之外，沒人知道袈裟中隱藏有易筋經中伐毛洗髓篇的菁華和楠檀神功的口訣。」

大空忍不住接問道：「祖師爺，聽說楠檀神功是本寺七十二般絕藝中最具威力的一項？」

「不錯。」

「而且，失傳已有百年以上？」

「也不是失傳，現在，你們都已知道，本寺歷代掌教都知道這一秘密，只是，近一百年來，沒人練過楠檀神功而已。」

「那是為什麼？」

「因為近百年來，本寺一直沒發現具有特殊資稟的人才。」

大空不禁一呆，道：「那……我們三個又怎麼行？」

「一定行。」了緣正容道：「你們三個都是應劫而生的，剷除魔障，清理門戶，重振少林雄風，都是你們三個的責任。尤其是劉文覺……」

劉文覺禁不住身子一震，道：「弟子怎樣？」

了緣道：「你的資質、稟賦、和今後的成就，都是空前的，所以，你的責任也重要。」

劉文覺苦笑道：「弟子好惶恐……」

了緣道：「不用惶恐，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有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豪氣。」

劉文覺一臉肅容，沒接腔。

大能接問道：「那麼，祖師爺您呢？」

了緣一怔，道：「我怎樣？」

大能笑道：「祖師爺把責任都加在我們三個身上，您自已就什麼都不管了？」

大能畢竟年紀較輕，不管自己是什麼身份，也不管該不該問，想到就問了出來。

了緣忍不住笑道：「我當然也不會閑着，輔導和督促你們三個，這責任還輕嗎？」

大空忽然長嘆一聲。

了緣訝問道：「好好的怎麼又嘆氣了？」

大能苦笑道：「如果祖師爺能早點回來，如果本寺的方丈和長老不聽智圓那叛徒的擺佈，本寺又何須落得現在的慘境。」

了緣也長嘆一聲，道：「這是劫數，在劫者難逃。」

大空又插口道：「我可不相信什麼劫……」

了緣截口道：「你年紀太輕，經驗不足，才有這種說法，像我，現在已經完全相信了。」

不等有人接口，又道：「就以本寺這次大殺劫來說，就是一個好的例子，你們三個都是親自經歷這一次大殺劫的人，想想看，如果當時的智愚方丈和長老們不聽智圓的擺佈，那現在是怎樣的情形？」

大能苦笑道：「是很邪門，當時的方丈和長老們都好像鬼蒙了頭，一任智圓為所欲為。」

了緣道：「再說我自已，我本來是預定在法會大典之前趕回來的，可是，陰差陽錯，沿途一再地發生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故，被阻延下來，所以，我認為，最好的解釋就是劫數。」

三個年輕人都默然無語。

了緣又道：「還有，本寺掌教交接時，照例有一封只有新掌教一個人可以看的密函。因此，我懷疑本寺前任掌教了塵師兄早已知道這一次的大殺劫。」

大能道：「何以見得？」

了緣道：「這個，可又得由智圓和高

敬宗二人身上說起了。」

一頓話鋒，又輕嘆一聲道：「智圓雖然是了塵師兄的徒弟，但他的武功，却大都由我傳授，高敬宗不但是由我傳授武功，而且，也是由我引進。」

「以後，高敬宗入仕清廷，殘害忠良，智圓也不時露出他的邪惡本性……」

劉文覺忍不住插口問道：「當時，祖師爺沒建議清理門戶？」

了緣苦笑道：「怎麼沒有，你猜，當時的了塵師兄是怎麼說的？」

劉文覺苦笑。

了緣接道：「諒你們都猜不着，當時，了塵師兄只說了四個字『這是天意』。」

「啊……」

「所以，我認爲了塵師兄早已於上一代的掌敎密函中獲得了某種暗示。」

「以後呢？」

「以後，了塵師兄要我以苦行僧姿態出外雲遊，廣積功德，並搜集各種罕見靈葯，以備不時之需，這一雲遊，就遊了十年。」

大能道：「怪不得，我們都沒見過老人家。」

了緣苦笑道：「你們別看我窮得像個叫化子，其實，我身上的寶貝，可以說是價值連城。」

劉文覺道：「祖師爺身上既然有價值連城的寶貝，又何苦這樣吃苦？」

了緣道：「我要是把這些寶貝換成銀子了，你們三個又怎能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重整少林寺的重責大任。」

大空精目中異彩一閃，道：「啊！我明白了！」

了緣道：「說說看。」

大空道：「祖師爺身上的寶貝，就是這十年中所集的天材地寶？」

「不錯，有了這些，你們三個的武功才可以速成。」

「也唯有我們三個的武功速成，才可於短時間內重振少林雄風。」

「由這一點，也足以証明，了塵師兄要我搜集靈葯是別具深意。」

劉文覺苦笑道：「也更足以証明，少林寺的這一場殺劫，是劫數，是天意。」

「夠了。」了緣神色一怔，道：「現在，你們三個都好好調息兩個時辰，由午正開始練功，務必於百日之內，將我所傳授的武功消化，並練成楠檀神功……」

＊　＊　＊

九王爺行館中。

九王爺高坐堂皇，鐵青着臉。

高敬宗、智圓二人肅立一旁，誠惶誠恐，連大氣都不敢出。

沉寂半晌之後，九王爺才沉哼一聲，道：「你們兩個是越來越有出息了！」

高敬宗惶恐地道：「啟稟王爺，卑職等都已盡了力。」

九王爺冷笑道：「盡了力？哼！不但達摩袈裟沒找到，連幾個漏網的少林和尚都奈何不了，還一再的損兵折將，我眞懷疑你們，是不是都是飯桶！」

高敬宗苦笑道：「王爺，本來漏網的少林寺和尚和達摩袈裟都可以同時解決的……」

「爲什麼反而自己弄得焦頭爛額？」

「回王爺，只因半途殺出一個了緣來……」

「了緣是什麼人？」

「是少林掌敎了塵的師弟，一向雲遊在外，十年沒有回寺，我們都以爲他已經死了……」

「了緣的武功很高？」

「是的，了緣是卑職和智圓的授業師傅……」

「所以，你們不敢碰他？」

「回王爺，不是不敢，是力不如人。」

「這是說，你們兩個都打不過他？」

高敬宗、智圓苦笑無言。

九王爺冷笑道：「就這樣算了？」

高敬宗道：「不！卑職和智圓準備廣邀助手，務必於短時間內，將了緣解決。」

九王爺道：「那要多久？」

高敬宗沉思着道：「大概要半年……」

「半年？」

「回王爺，由於卑職和智圓所邀的助手分散各地，往返費時，必須有半年才行。」

九王爺道：「你有沒有想到夜長夢多這句俗語？」

高敬宗怔了一下。

九王爺又道：「半年時間之內，會發生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故？」

高敬宗毅然地道：「回王爺，卑職可以立下軍令狀。」

「怎麼說？」

「如果半年之內不能獻上達摩袈裟，卑職提頭晋見！」

「很好！智圓你呢？」

智圓硬着頭皮道：「小僧可以立下跟高大人一樣的軍令狀。」

九王爺道：「好！一言爲定。」

高敬宗接道：「啟稟王爺，卑職有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

「請王爺啟駕回京。」

「爲什麼？」

「王爺千金之體，久處江湖，諸多不便……」

「你是擔心有人行刺？」

「是的。」

「你以爲，我現在有臉回京？」

高敬宗愣住。

「勞師動衆，擾攘經月，却是一事無成，你敎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高敬宗噤若寒蟬。

九王爺沉聲道：「我不會回京，必要時，我會去少林寺坐鎮……」

＊　＊　＊

大地一片銀白。

天空飛舞着鵝掌大的雪花。

一片銀蛇起伏着的山巒之間，兩道人影在飛騰搏鬥。

那不是眞的搏鬥，是了因師太跟沈小倩餵招。

雖然不是眞的搏鬥，但招式的奇幻，身法的輕靈美妙，却令人眼花撩亂，嘆爲觀止。

沈小倩使的仍是劍。

了因師太使的却是梅樹的枝椏。

梅枝代劍，居然破空生嘯，跟沈小倩

的長劍接觸時，還發出金鐵交鳴聲。

了因師太忽然沉喝一聲：「停！」一切歸於靜止。

了因師太氣定神閑，好像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過，甚至梅枝上的花也完整如故。

沈小倩却嬌喘細細，額頭上已流出輕微汗珠。

了因師太慈祥地一笑，道：「很好，孺子可教，現在妳可以走了。」

沈小倩一怔，道：「現在就走？」

了因師太道：「現在不走！妳就會錯過替雙親復仇的機會。」

沈小倩道：「師傅，徒兒擔心，現在還不是高敬宗的敵手。」

「妳現在雖然還不是高敬宗的敵手，但却有足夠的力量自衛。」

「那——」

「妳忘了妳的劉大哥？」

沈小倩俏臉一紅之間，鳳二姊已提着一個包袱，快步走來，遞了過去，道：「大妹子，祝妳快意恩仇，也祝妳一路順風。」

沈小倩含笑道：「多謝鳳姊！」

了因師太道：「倩兒，妳得馬上啟程，為免途中節外生枝，還得改裝一下。」

「是！」沈小倩向了因盈盈拜倒，道：「師傅，徒兒就此拜別……」

* * *

「起來，起來，快走，快走！」

叫「起來，快走」的不是了因師太，那是了緣大師。

跪在了緣身前的，是劉文覺、大空、大能等三人。

目前的劉文覺等人，一個個容光煥發，神彩奕奕，跟百日之前，判若兩人。

劉文覺等三人站了起來，並欲言又止。

了緣笑笑道：「該說的，早就說過了，走吧！」

「是！」

劉文覺等三人同聲恭應中，了緣又「哦」了一聲，道：「對了，文覺，距嵩山六十里的朱家集四喜客棧中，有人在等你。」

「誰？」

「沈小倩。」

* * *

少林寺鎮寺之寶達摩袈裟公開出現的消息，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消息的內容是：

——擁有達摩袈裟的是少林寺大字輩的弟子大空。

——大空以掌教身份號召流浪各地的少林弟子，於一個月之後，返回嵩山，共同重振少林雄風。

——為免遭受高敬宗的殘殺，在一個月的限期之內，仍然不可暴露少林弟子的身份。

* * *

仍然是大雪紛飛的壞天氣。

嵩山被冰封雪擁，少林寺則被田遇春的大軍和神機營的高手保護得水洩不通。

原因是，九王爺在少林寺坐鎮，高敬宗不得不格外加强戒備。

* * *

少林寺方丈室中。

九王爺正斜倚禪床上，閉目養神。

一位綺年玉貌，體態輕盈的妖冶女郎，有一搓沒一搓地替他按摩着。

熊熊爐火中，燭影搖紅下，滿室都充滿盎然春意，跟室外的冰天雪地，不可同日而語。

佛門聖地，聖潔禪房，淪落至此，佛祖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高敬宗、智圓出現禪房門口。

高敬宗目光一掠室內，猶疑了一下，才恭聲說道：「啟稟王爺，高敬宗、智圓告進。」

「進來！」

九王爺雖然開了金口，但眼睛却沒睜開。

而且，他覺得斜倚床頭還不夠舒服，索性挪動了一下身子，將頭部枕在那妖冶女郎的大腿上。

醉臥美人膝。

醒握天下權。

現在的九王爺，恕幾近矣！

已經進入室內的高敬宗、智圓二人，一身一臉的不自在。

「坐！」九王爺雖然仍未睜開眼睛，却總算又開了一下金口。

高敬宗恭聲道：「謝王爺！卑職還是站着好。」

「有新的消息？」

「沒有……」

「那……」

「啟稟王爺，卑職跟智圓研討過，決定請王爺暫時離開少林……」

「為什麼？」

九王爺終於睜開了眼睛，人也一下子坐了起來，一臉的不悅。

而且，接着又沉哼一聲，道：「他們自動前來送死，正好一網打盡，同時也可取得達摩袈裟。」

高敬宗苦笑道：「王爺，卑職跟智圓研討過，事情不那麼簡單……」

「怎麼說？」

「王爺，俗語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少林武學，號稱冠絕武林，目前，既已被我們一鼓蕩平，精英盡喪，有什麼理由要害怕一些漏網的小輩？」

「王爺，有道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九王爺截口冷笑道：「你們是越來越沒有出息了，自己握有千軍萬馬，却連保護我一個人安全的信心也失去了！」

高敬宗道：「王爺，話不是這麼說……」

「該怎麼說？」

「卑職跟智圓深深研討過，大空放出消息，極可能是引蛇入洞……」

「引蛇入洞？」

「是的。」

「你有沒有搞錯？」九王爺冷笑道：「七十二計中，只有『引蛇出洞』之計，你現在居然搞出七十三計來了！」

「王爺，卑職跟智圓的研判是，達摩袈裟上可能有某項可以速成的少林絕藝……」

九王爺截口道：「你是說，三五個月之內，就可以使一個人成為絕頂高手？」

「是的。」

「這……可能嗎？」

「很可能，何況，還有一個漏網的了緣在暗中指導、策劃。」

「了緣又是什麼人？」

「就是少林上代掌教了塵的師弟，一向在外雲遊，十年未曾回寺。」

「那麼……」九王爺沉思着道：「你說的『引蛇入洞』，又如何解釋？」

高敬宗道：「卑職的意思是，大空已練成某種絕代武功，前來尋仇，故意先行放出消息，讓我們全都集中到少林寺來，以便一次解決。」

九王爺冷笑道：「將我們的千軍萬馬，看成土雞瓦狗，世間眞有這樣的人嗎？」

「這個……」

高敬宗話才出口，奇變突生——

「嘩啦」一聲，屋頂上開了一個大窟窿。

一道人影隨同瓦片、積雪，一閃而下，將九王爺兜胸一把抓住。

那是大能。

緊隨大能降下的是沈小倩。

沈小倩一脚將那妖冶女郎踢下禪床，長劍已架在九王爺的脖子上。

這剎那之間的變化，太快速，也太意外了。

九王爺臉色如土，高敬宗、智圓二人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大能冷笑道：「高敬宗，你很聰明，想到了『引蛇入洞』計，可惜你想到得太晚了。」

一頓話鋒，又道：「智圓，你弒師滅祖，出賣少林，罪不容誅，本座奉掌教令諭，暫時兼代戒律院掌院，宣佈你的死刑！」

高敬宗總算已回過神來，怒喝一聲：「放開九王爺！」

智圓同時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本座問你，你口中的掌教是誰？」

「本座就是。」

接口的是大空。

話落人現，大空和劉文覺已並肩卓立禪房門外。

姑且撇開九王爺已受制不說，高敬宗、智圓已陷入腹背受敵的絕境。

高敬宗臉色陰晴不定，又沉喝一聲：「放開九王爺！」

大空接口道：「高敬宗，九王爺不會死，但你跟智圓是死定了！」

九王爺一聽自己不會死，不由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聲。

高敬宗冷笑道：「就憑你們四個？」

劉文覺接口道：「不錯，就是我們四個，但幸你這個逼死母親，禽畜不如的東西，是我一個人的事。」

高敬宗道：「你行？」

劉文覺道：「爲母親誅逆子，爲朝廷誅奸官，爲不久之前屈死的上千少林寃魂復仇雪恨，不管我行不行，我都義不容辭。」

沈小倩插口道：「劉大哥，還有我的滅門血債！」

劉文覺歉笑道：「抱歉，我把妳說漏了。」

高敬宗道：「很好，先放開九王爺，我給你們兩個公平一戰的機會。」

劉文覺笑道：「高敬宗，如果你我易地而處，你會放開九王爺嗎？」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只有劫持九王爺，使神機營、火槍營的高手不敢蠢動，那才可以有公平一戰的機會。」

頓住話鋒，轉向大空一笑道：「現在，請掌教跟九王爺面洽。」

大空點點頭，脫下外面的白衣，(為了雪夜中便於潛入寺中，大空、劉文覺等人外面都穿着白袍)現出穿在裡面的達摩袈裟，正容沉聲說道：「九王爺，現在，貧僧以少林掌教的身份，跟你說話，事關本寺存亡和王爺的生死，希望王爺善加抉擇。」

一向氣焰萬丈的九王爺，現在可神氣不起來了。

只見他點點頭，長嘆一聲，道：「請說。」

大空道：「王爺，你心中明白，這一次的殺劫，完全是狼子野心，毫無人性的高敬宗、智圓二人所一手促成。」

「……」九王爺沒接口。

「少林寺都是和尚，除了吃齋唸佛，誰當皇帝都絕不關心，又怎會有什麼叛逆、造反的情事！」

「……」九王爺仍未接口。

「五個月之前，朝廷貿然出動大軍，不問青紅皂白，對少林寺大事殺戮，敢問王爺，少林寺和尚造反的證據何在？」

「……」九王爺還是啞啞無言。

大空的話，字字擲地有聲，九王爺實在無從接口。

大空又道：「九王爺，貧僧重申前議，做和尚的人不願、不會、也不敢跟朝廷做對，所以，九王爺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但有先決條件……」

九王爺忍不住截口道：「什麼條件？」

大空沉聲道：「第一、弒師滅祖、逼死母親的高敬宗和背叛少林，出賣少林的智圓必誅。」

「……」九王爺默然無語。

「王爺，你重用高敬宗、智圓這樣禽獸不如的東西，你自己能放心嗎？」

九王爺苦笑道：「好，請說第二個先決條件。」

大空道：「請立即下令，所有神機營、火槍營，和田總兵的大軍，立即由田總兵率領，解圍撤退，王爺身邊的侍衞，可以暫時留下。」

「還有第三？」

「有！請王爺正式承諾，今後，不得再無事生非，侵犯本寺。」

「可以。」

「貧僧相信王爺的金諾，但貧僧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貧僧等人能於戒備森嚴的情況下潛入此間，也同樣能侵入皇宮大內……」

「……」九王爺臉色大變。

「王爺，如果你食言背信，首先遭殃的，是你自己！」

九王爺苦笑了一下，道：「好！你的條件，我全部接受。」

「這才是明智的抉擇。」大空含笑接道

：「現在，請王爺馬上下令，解圍撤軍。」接着又道：「沈姑娘，請收回寶劍。」

「是！」沈小倩收回架在九王爺脖子上的寶劍，嬌笑道：「王爺，可得安份一點啊！」

九王爺漠然地沉聲說道：「傳田遇春！」

「喳！」

接口的是待在禪房外的一名侍衛。田遇春很快就傳到禪房外。

九王爺下達立即「解圍、撤退」的命令之後，才向大空苦笑道：「現在，該沒問題了吧？」

「沒有了。」大空笑笑道：「只等宰了高敬宗和智圓之後，王爺就可啟駕回京。」

緊接着，向高敬宗、智圓二人冷笑道：「現在，該你們接受報應了。」

高敬宗、智圓互望一眼，雙雙飛身而起，分左右穿窗而出。

「留下命來！」

清叱聲中，一股勁風，當胸擊到，逼得高敬宗、智圓二人雙掌一推，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幾乎又被震回禪房中。

窗外是小院。

小院中有兩株正迎雪怒放着的紅梅。截住兩人的是劉文覺。

劉文覺正卓立一株梅樹下，凜若天神地，向高敬宗怒視着。

身著達摩袈裟的大空身形一晃，攔在智圓身前。

四人互相怒視着，連空氣也好像凝結住了。

凝結的空氣中，有淡淡的梅香。

淡淡的梅香中，還混合着一股似有若無的楠檀香氣。

智圓深深地吸了口氣，臉色一變，道：「你們已練成了『楠檀神功』？」

劉文覺搶先冷笑道：「要不然，憑什麼取你們的狗命！」

智圓也冷笑道：「本座判斷你們的『楠檀神功』，最多不過六成火候，沒什麼好神氣的！」

大空接口沉叱道：「收拾你這叛徒，四成左右的『楠檀神功』就足夠了，看掌！」

一掌凌空擊出！

一旁的劉文覺也同時向高敬宗擊出一掌。

智圓、高敬宗都很識貨，不敢硬接，避開正面，刺斜裡揉身反擊。

而且，兩人都使用兵刃——智圓使戒刀，高敬宗使劍。

但他們的兵刃才遞出，就碰了一個硬釘子。

劉文覺、大空二人以牙還牙，也亮劍相迫，一串金鉄交鳴聲中，高敬宗、智圓被震得手臂發麻，接連退了五大步。

劉文覺、大空得理不饒人，長劍翻飛，節節進逼。

大空並冷笑道：「孽障，只要你能撐過五十招，本座可以放你一馬。」

劉文覺也朗聲道：「高敬宗，大空掌教的話，對你也適用……」

沈小倩早已按劍悄立一旁，一副躍躍欲試姿態。

大能伴着九王爺，站在窗口觀戰。

九王爺自語似地道：「他們能撐過五十招嗎？」

大能笑道：「不可能，絕不可能！」

這時，高敬宗已退到距窗前不足二丈處，忽然奮力攻出一劍，「鏘」地巨震中，他却借力一個倒翻，一劍刺向九王爺——

高敬宗的用心，至為陰險，他自知生望已絕，臨死前拉個墊背的。

而且，這還是一舉兩得之妙計——既可於死前拉個墊背的，又可嫁禍少林寺。試想，如果九王爺死在少林寺中，少林寺還能存在下去嗎？

但高敬宗的如意算盤，被大能一掌毀掉了。

大能一掌橫擊！

「奪」地一聲，高敬宗的長劍被擊偏而刺入窗邊的牆壁。

劉文覺跟着的一劍，透胸而出，將高敬宗釘在牆壁上。

高敬宗祇發出半聲慘嘷就被飛撲過來的沈小倩一劍砍下腦袋。

高敬宗的半聲慘嘷，使得智圓身子為之一震，手中戒刀被震飛，人也被大空一掌震飛三丈之外，當場畢命。

大空合掌喃喃。

劉文覺、沈小倩目含痛淚，仰首默禱。

被高敬宗的一劍嚇得幾乎昏倒的九王爺，總算已回過神來，由衷地向大能致謝道：「謝謝你救了我！」

大能漠然地道：「不用謝，我不過是舉手之勞。」

大空接口道：「如果王爺認為有謝的必要，最好是請記住咱們的君子協定。」

九王爺尷尬地一笑道：「一定遵守的，高敬宗給我的教訓，我會永誌不忘。」

大空道：「劫後的少林寺，百廢待興，不便留客，王爺請啟駕回京。」

「現在就走？」

「當然！」

當九王爺在侍衛們簇擁之下匆匆離去之時，了緣適時出現，向劉文覺、沈小倩二人道：「你們小兩口也請立即回家，重整家園。」

「是！」

劉文覺恭應聲中，沈小倩却俏臉飛酡，垂首不語。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可喜現象

不久以前，我曾到台灣省東部去訪問一個很偏僻的鎮，曾向鎮長詢問鎮上人口的情況。他說：四分之一是客家人，四分之一是閩南人，四分之一是平地山胞，四分之一是光復以後從大陸逐漸來台的同胞。但他加了一句話，雖然是不同時期來到台灣，有不同的生活風俗，但是到了緊要關頭，大家還是合而為一的一起奮鬥，犧牲與團結，這是今天最可喜的現象。

（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梁山泊英雄傳之六

智取生辰綱（三）

高石·編繪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85 沒半碗飯時，只見一個漢子，挑着一副担桶，唱着上岡子來了。



86 那漢子走進松林歇下担桶，坐地乘凉。衆軍便問他桶裏是什麼。



87 衆軍聽說是老白酒，只賣五貫錢一桶，就商量了下，凑起錢來，預備買一桶解熱解渴。



88 楊志見了，趕來掉過朴刀杆便打，說他們全不曉得多少行路人遭劫，都是蒙汗藥麻翻的。



89 那挑酒的漢子，聽了楊志的話，很氣忿。



90 正在爭吵，對面松林裏那伙販棗子的客人，却出來向那挑酒的漢子要買一桶酒喝。



91　挑酒的漢子先是氣鼓鼓地說不賣，販棗客人一再說好話，他才答應了，又說沒有瓢舀酒。棗販就去車上取來兩個椰瓢，還捧出一大捧棗子來。



92　七個人輪換着舀酒吃，用棗子下酒，不一會，一桶酒就完了。



93　販棗客人這才問價錢。他們給了五貫錢，卻要饒一瓢吃，那漢子不肯。



94　一個客人自去揭開另一桶酒的桶蓋，滿滿兜了一瓢，湊到嘴上便吃。



95　那漢子過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笑着望松林裏便走，急得那漢子趕將過去。



96　只見這邊又有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出來，也來桶裏舀了一瓢酒。



97　賣酒的漢子見了，回過身來劈手奪住瓢，往桶裏一倒。



98　他連忙蓋上桶蓋，將瓢往地下一丟，與舀酒的客人爭執起來。



99　對過衆軍見了，心癢癢地都想酒吃。其中一個請求老都管去同楊志說一聲。老都管自己也正想吃哩。



100 老都管過去說了，楊志想：我遠遠望見販棗客人都買酒吃了，另外一桶也眼見吃了半瓢，都沒有事，想必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就讓他們吃一碗吧！便答應了。



101 衆軍漢凑了五貫錢來買酒吃，賣酒的漢子卻不肯賣給他們。



102 販棗客人都來勸賣酒漢子，把他推開一邊，將這桶酒提與衆軍漢去吃。衆軍漢又向客人們借了椰瓢。



103 衆軍漢先兜了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志吃一瓢。楊志哪裏肯吃。老都管吃了，還有一瓢就由兩個虞侯吃了。



104 衆軍漢這才一擁上前吃酒。



105 楊志見他們吃了無事，這才也吃了半瓢解渴。



106 賣酒的漢子收了錢，挑着空桶，依然唱着山歌，下岡子去了。



107 那七個販棗的客人，在松樹邊立了好一會，忽然指着這十五個人叫了起來。



108 只見這十五個人，一個個頭重脚輕，面面相覷，先後都癱倒了。



109 楊志動彈不得，他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從松林裏推出那七輛車來。



110 他們把車上的棗子都丟在地上，把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上。



111 他們把東西蓋好，把車子望黃泥岡下推去。不用說，這七個人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家三弟兄；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這就是吳用的妙計。



112 楊志吃的酒少，中的蒙漢藥比較輕。他爬起身，可還站不穩；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還動彈不得。



113 楊志心想，丟了生辰綱，如何回去見梁中書。他把那禮單拿出來撕了，指着那十四個人狠狠罵了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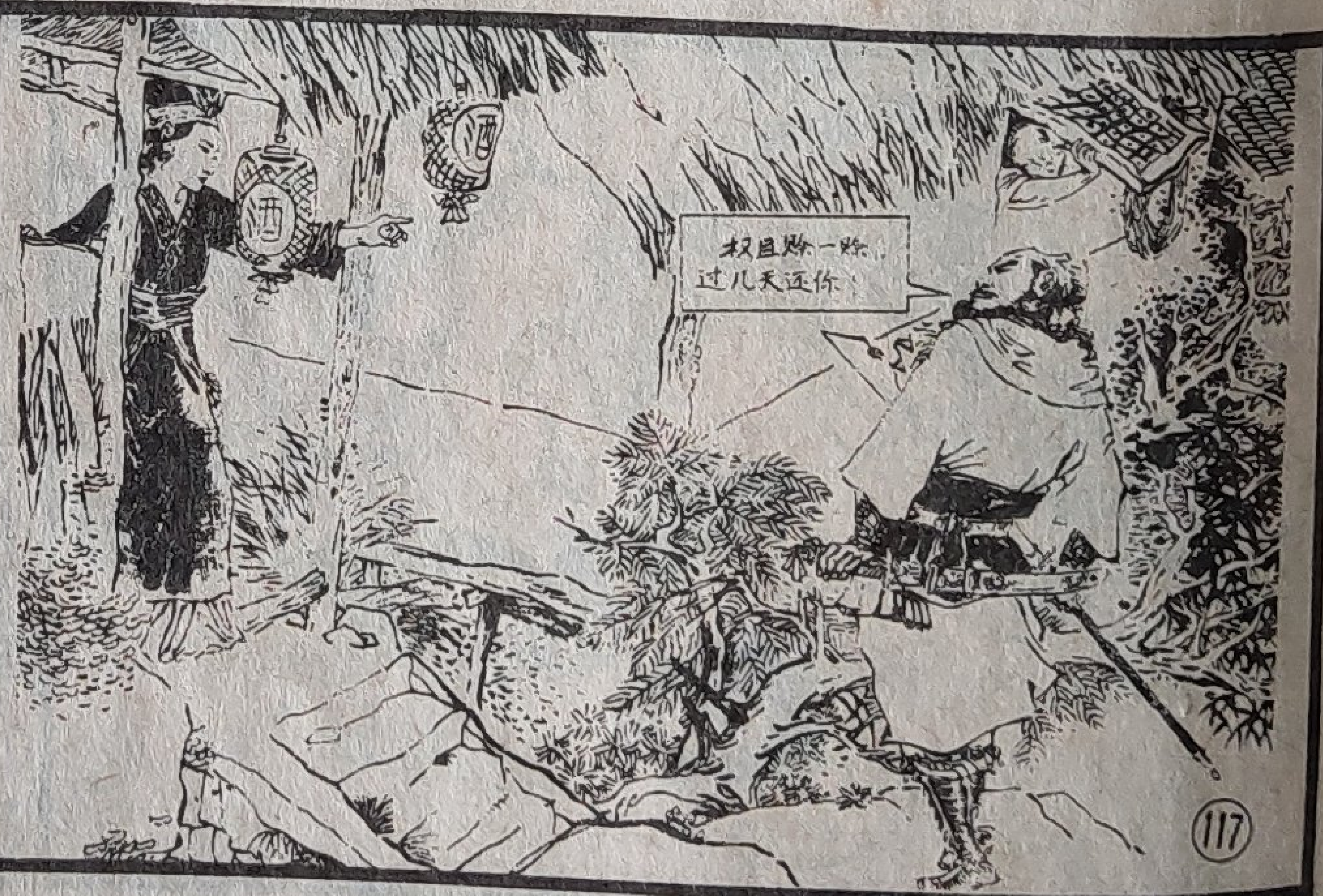
114 楊志拿了樸刀，掛了腰刀，嘆了口氣，一直下了岡子，想去投奔梁山。



115 楊志望南走了幾十里路，在一個林子裏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走了二十餘里，到一酒店門前，十分饑渴，就不管身邊沒錢，走了進去。



116 酒店裏坐着一個胖大和尚在吃喝，楊志也不理他，向女店家要來酒肉米飯，吃了個飽。



117 楊志抹了抹嘴，起身走出店門，那婦人連忙追上來要錢。



118 楊志只顧走，聽得背後兩個人趕來，回頭一看：一個漢子拿了一條棍子，還有一個就是那和尚，提着一提鐵禪杖，也來打抱不平。



119 楊志立住脚，挺樸刀鬥那漢子。兩個鬥了二三十合，那漢子敵不過，只能架隔遮攔，上下躲閃。



120 那和尚就叫漢子站開，掄起手中禪杖，奔上來鬥楊志。



121 兩個直鬥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酒店裏那漢子看得呆了，連忙叫他們歇手。



122 兩個一通姓名，楊志才知道胖大和尚正是魯智深，魯智深也知道楊志在天漢州橋賣刀，殺掉地痞牛二的事情。開酒店的漢子是林冲的徒弟，叫操刀鬼曹正。



123 三人回到店內，魯智深說他自從野豬林救了林冲，回到相國寺菜園，被董超、薛霸告密；高俅要捉他，相國寺不能安身，才又在江湖上流浪。楊志也把林冲上了梁山的事告訴了魯智深。



124 楊志又說上次梁山留他，他沒有答應，這次想投奔梁山，又覺為難。曹正說王倫度量狹小，不去也罷；這裏有座二龍山，山上有個寶珠寺，聚集有四五百人，為首的叫鄧龍，不如暫到此山安身。



125 次日一早，三人同投二龍山。不料大頭領鄧龍不肯容納。三人大怒，就殺上山來。



126 魯智深舞着禪杖，楊志舉起樸刀，曹正掄起棍棒，一齊向前。鄧龍正待抵擋，早被魯智深一杖當頭打着，連人帶交椅都打碎了。

127 寺前寺後四五百人和大小頭目，都嚇得呆了，紛紛拜倒在地。從此魯智深、楊志就在二龍山做了山寨之主，曹正暫時回店去。

128 再說那黃泥岡上被藥酒麻翻的那十四個人，醒後回到大名府，見了梁中書，把丟了生辰綱的事都推在楊志一個人身上。

129 梁中書聽了，大罵楊志，隨即行文通知濟州府；又寫了一封信，差人上東京報與蔡京知道。

130 蔡京接到梁中書的信，又驚又怒，隨即押了一紙公文，差人星夜飛奔濟州，命濟州府尹，火速捉楊志及劫生辰綱的強盜，立等回報。 （本段完）

武林珍聞

籠裏紅裙

鄧立．文　可飛．圖



絲綢魚米之鄉的江南三角洲地帶，水木清華，鍾靈毓秀，而烟波浩瀚的太湖周圍，更是文人薈萃，物產豐饒的精華所在。

太湖東西長約二百里，南北寬一百二十里，山中有湖，湖中有山，山嵐湖光，互相輝映。花晨月夕，水波不興，風帆點點，峯巒處處，如詩如畫，直是漾人欲醉；狂風驟雨時，白浪滔天，猶如萬馬奔騰，令人驚心動魄，儼然是幅波濤洶湧的海洋景象。太湖有它明麗嫵媚的一面，也有它波譎雲詭的一面。

太湖在無錫之南，蘇州之西，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壖湖，東通韮溪，水道凡五，故謂之五湖。清人潘耒描繪太湖認爲：「九華、羅浮奇矣，不在水中；洞庭，鄱陽之水大矣，但中無奇山；君山，大小孤山雖在水中，而荒瘠無人居，但宜遙望而已；金、焦形勢甚佳，一拳石耳；若以三萬六千頃之巨澤，涵浸七十二峯於其間，實無與倫比。且山外有山，棲止者忘其在水之中央；而湖中有湖，濱湖者觕見四山環抱，斯亦人間之仙景矣！」

除了五處水道以外，更因山形水勢而有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的名稱劃分；此外還有所謂的梅梁湖，金鼎湖，東皐里湖等不一而足。在一望無際的江南平原上，太湖一帶要算是山青水綠，雲霧蒼茫，奇叢古松，處處宜人的名勝地區了；但由於地形複雜，千巒百嶂，碧波浩瀚，澳灣曲折，歷代以還，又多爲強梁嘯聚之處，尤以清季道光年間爲最。

清代的士子，白首窮經，寒窗苦讀，違反了六藝並重的原則，一味的鑽向故紙堆中，日積月累遂弄得成爲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動，五穀不分，弱不禁風，百無一用的書生；至於僥倖獲取功名者，亦多因身體虛弱，精力不濟，而不克發揮其智慧才幹，良可慨嘆也。有一位蘇州籍的翰林院編修王廷棟，年逾花甲却依舊雙目炯炯有神，舉止虎虎生風，據說其少年時期，曾在虎阜山谷中讀書三年，一夜有盜潛入，三拳兩腿竟把來犯者打得七零八落；待至成爲玉堂清貴，行有佩玉之聲，動有序序之儀，但以翰墨文章見長，絕口不提技擊之事。一直等到他告老還鄉以後，一日雨絲風片，書靜簾垂，忽然心血來潮，邀來三五知己，把酒談心，才興緻勃勃，津津樂道的談起一段塵封已久的少年往事，而隱然有勸世之意味在焉！

王廷棟幼承庭訓，家學淵源，加以生性穎敏，過目成誦，遐邇均目之爲神童，十歲時便中了秀才，由於年紀太小，而且正在貪玩階段，並沒有接連考上舉人；到了十五歲那年春間，家家春酒，處處廟會，王廷棟跟隨父親到處酬應，間有文酒之會，憑恃其捷才，贏得了不少的讚譽，王廷棟自然是非常自負，乃父亦時常拿其子引以爲榮。

一日，父子兩人同往郡中之開元寺隨喜，寺址爲三國時代孫權母后的娘家住宅，後建爲開元寺，香火鼎盛，遊人如鯽，廟前廣場正在演戲酬神，台下更是人山人海，踵接肩摩，父子兩人亦擠在人羣中觀戲，台上正在演得熱鬧，台下忽然一陣騷動，人潮推來擠去，父子兩人須臾之間竟然於人羣間被擠散；王廷棟心生恐懼，遂拚命的在人叢中呼喊却始終找不到他父親的蹤跡，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獨自踏上歸途。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是形容江南地區的明媚春光之詞句，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更可以想像出蘇州與杭州之靈秀與繁華之狀況，簡直可與天堂媲美，單祇是蘇州的歷史古蹟以及名園樓台，就足够使人眼花繚亂的了。

蘇州位於水鄉澤國的中心，整座城池都是建築在河流水港之上，園牆曲折，拱橋星羅棋佈，水巷港灣，縱橫交錯，街道不清，方向不明，三轉兩轉便很容易使人迷途。王廷棟踽踽獨行，在寶帶橋畔，爲迎面而來的兩個壯漢攔下，挾持至一舟中，揚帆逕去，兩岸但見小橋人家匆匆滑移而過，繼而是烟波浩瀚，一望無際的雲水蒼茫，晝夜兼程，無休無止，數日後帆船停靠在偏僻幽靜的小港灣中，但見四面峯巒陡峭，林木蒼鬱，捨舟登岸後，步行了一盞熱茶的工夫，至一半山村落，霎那間有許多碩壯驃悍、衣履怪異的人前來迎接，咸謂：「何處掠來此佳兒，欲以之承襲我輩衣鉢耶？」

這是一處不折不扣的強盜巢穴，王廷棟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大孩子，既無法逃走，也無力反抗，畢竟他曾經讀過書而且還中過秀才的人，很快的便摸清楚了自己所面臨的狀況以及週遭的環境，並很快的定下了適應客觀狀況的策略，無非是靜觀其變，儘量忍耐，適應眼前狀況，伺機設法

逃走罷了。不料三年過去了，竟連一點逃離盜窟的機會也沒有，命運弄人，夫復何言。

擄王廷棟前來盜窟的其中一名叫褚大逵，似乎是這一夥強盜中的二三號頭目，視王廷棟爲徒，平日嚴格要求其練習棍棒刀槍，一年後又傳授騎技及氣功，等到弱冠年紀，已由先前的文弱書生，一變而成爲一個壯碩奇偉的丈夫矣！

三年來但見羣盜白晝高臥，醒來後已是日薄西山，喧鬧酗酒，直至夜闌，隔不了幾天輒相率而去，歸來時必纍纍滿囊橐，於是又是幾日晨昏顚倒的渾吃猛睡，王廷棟下意識的想着：倘若也能跟着他們外出，才好有機會逃走，否則此生恐怕終難脫離盜窟了。

機會終於來了，一夕羣盜傾巢而出，王廷棟亦獲准隨同登舟，五條船隻划過月黑風高的湖面，夜半時分靠岸疾馳數里許，抵達一處巨大宅第的牆外，一盜翻越入內啓開了大門，羣盜一擁而上，這是一處富貴人家，丫環僕婦及家人護院，有哭者、有逃者、有執械抵禦者，有高聲喊叫者，一時之間亂成一團，只見盜魁手起刀落，迅即有兩人倒臥血泊之中，並喝不許出聲，衆人眼看鮮血淋漓，那裏還敢動彈，一任強盜們傾箱倒篋，盡括所有金銀細軟，裝入袋中，搬運回舟。這時的王廷棟担任的是搬運工作，一趟回來，羣盜仍在大事搜掠，繼而見一盜從室內扛出一個衣衫不整的妙齡女子至院中，裝入一隻大鷄籠中，復以一隻大木箱鎮壓其上，以防其逃脫，俾在刦掠完畢後再扛之回舟，刦往盜窟；籠內女子當然想像得到未來的悲慘命運，聲嘶力竭的在籠內哀號求救，羣盜來來回回，根本無人理睬，王廷棟心中大爲不忍，遂偷偷的移去籠上的木箱，女子拚命的躍出鷄籠，沒命的向黑暗中逃逸而去；待至羣盜搜掠一空，大夥兒準備回舟之際，遍尋女子無着，奈天色已經微明，悵然之餘，遂呼嘯而去。滿載刦來之物返回盜窟，殺鷄宰豬，歡呼竟日，喧鬧戲謔，鬥毆賭博，以及準備下一次的出外刦掠，這便是昔時盜匪的生活，與生命的全部內容。

又是幾次「沒本錢的買賣」，王廷棟跟隨大夥兒呼嘯而去，担任把風守候及連絡搬運等職事，由於黑夜不辨路徑，加以烟水浩瀚，始終沒有獲得絕佳的逃脫機會，如今王廷棟已經成爲一個標準的小嘍囉了，唉！飽讀詩書，竟然淪爲盜賊，眞箇是斯文掃地矣！

又一夕，復入一濱湖村落，王廷棟被分派的是把風瞭望工作，是夜月明如晝，萬籟俱寂，星光燦爛，一片寧謐，王廷棟躑躅村中來往巡邏，心有所感，意有所動，居然詩興大發；正在構思之際，忽聞一縷哭聲，悲切悽厲，動人肝腸，循聲察看，村北端有一處破敗茅屋，一燈瑩然，家徒四壁，近前由窗隙觀之，見一少婦跪在牌位前，另一老嫗坐於旁默默無言，萬分憐惜的看着少婦在嚶嚶啜泣，少婦邊哭邊訴說：「良人死已數月，討債者日夕盈門，婆婆賣儂抵償債欵，實在是萬不得已，然儂何以對夫子於泉下，明日將行，特向夫子言明。」

老嫗頻頻勸解，少婦哭泣益哀，繼稱：「我夫婦情深義重，本擬從夫子於地下，奈一子尚幼，遂苟活人世；明朝將隨人去，原可今夕一死了之，又恐貽婆婆以禍；但伴斯人，白頭偕老，終久是不可能的事，不久以後，必然前來與夫子相會。婆婆明朝一別便成永訣，地下有緣，當再相見；儂無他恨，祇此一子，望婆婆善撫之，俾儂與夫子不絕一縷之嗣，儂雖死泉下，亦可以對夫子而無愧矣！」

言罷又哭，哭了又說，終至婆媳互相擁抱而泣，嗚咽凄楚，語不成聲，王廷棟不禁爲之心碎，淚亦汩汩灑滿雙頰，繼思：此婆媳所少者金錢也，舟中所多者亦唯金錢也，我何不以多濟少，俾使其渡過難關乎？主意既定，遂遄返盜舟，竊得白銀兩袋，重約三百兩，携返茅屋前，心想：唐突以金予之，倘彼婆媳不肯收受，反爲不妥，乃從窗下塞入室內，即返身歸舟，時羣盜尚未返舟，檢點艙中，陸續搬運回來的贓物，除了自己竊者的白銀兩袋錢財而外，竟然都是一些不值錢的東西，不覺大爲恐慌，也許是今夜刦運不佳，到時如果問起兩袋白銀何在，不知將以何詞答之，心中於焉大爲恐慌起來。

轉思：身依匪人，轉瞬三載有餘，屢思逃脫，苦無機會，長此以往，一再因循蹉跎，終久不是辦法，再說任何事情，難有萬全之策，不如趁此機會一逃了之，或可開創契機也。

思索既定，迅速付諸行動，羣盜將返舟，遲則不及矣！王廷棟下定了決心，遂一躍上岸，乘着月色一路向前奔馳而去，曙色初透，雄鷄四啼，估計約莫已經逃出五十里外，且路上已有行人，才放慢了腳步；旋經詢問，答稱此去十里即爲震澤，而震澤距離蘇州不遠，這是王廷棟所知道的，乃決心前往震澤，再圖歸計。

日上三竿，又渴又累，正想於道旁樹蔭休息片刻，不料後面匆匆趕來一人，定睛一看，不禁大駭，此人非他，即褚大逵也。來不及思索，遂繼續拔腿飛奔，城廓房舍已在眼前，東關大街上早市正熱鬧非凡，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王廷棟腳步緩慢了下來，褚大逵業已追趕上來，伸手抓住王廷棟的肩膊道：「好小子！看你往那裏逃！」

王廷棟唉呀一聲，心想反正脫身不得，情急之下，只有放手一拚，或可有一綫之生機也未可知，遂趁勢蹲下身來，反手力握褚大逵之睪丸，只聽得對方大叫一聲，遂即倒地不起矣！

趕早市的人眼看出了人命，都一齊圍攏過來，王廷棟情急智生，大聲謂衆人道：「此人乃太湖水盜，欲刦我物，竟然追趕至稠人廣衆之中，眞是無法無天！」光天化日之下，而且人命關天，不久之後王廷棟與褚大逵的屍體便被送至縣衙，反正死無對證，王廷棟直陳本身爲一秀士，因盜窮追不捨，情急防身，奮力一握，不想竟致人於死，而且擺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架勢，看了使人爲之同情不已。

經過一番查對，王廷棟確爲蘇州秀才，而搜查褚大逵的身上，又獲短刀一把及珠寶之物，至此採信了王廷棟的供詞，將褚大逵的屍體弄至荒郊埋葬了事，王廷棟

遂予無罪開釋。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些詩句都是王廷棟此刻心情的最佳寫照。他既恍惚又迷離的踏上那些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石橋板道，柔媚的柳絲，拂不去他內心的惆悵，大刧歸來，恍如隔世，原先尚是一個不解世事的大孩子，如今已經是一個壯碩的成年人；家人已不認識，聽說他就是失蹤了三年多的愛子，一個個先是驚駭，繼而熱淚盈眶，不停的感謝上蒼庇佑及祖宗的護持；為了防備盜匪的追蹤，乃將其藏匿於虎阜山谷的別業之中，也好摒絕一切世事，專心一志的重理荒廢已久的課業。

在他埋頭苦讀的歲月中，也曾遭遇到宵小的滋擾，王廷棟初尚委屈求全，不敢有所展露，好在別業之中，書籍翰墨而外別無長物，因而也未受到任何損失。有一年冬天，一羣盜匪又越牆而入，氣勢洶洶的不肯空手而回，王廷棟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終於施展出他在盜窟學到的武藝，幾個回合下來，把一羣盜匪打得一個個抱頭鼠竄而去，深山窮谷之中，此事無人知曉，王廷棟當然也不便於到處張揚。

又是三年過去了，王廷棟只是日夕讀書，不敢出頭露面，深恐褚大逵的餘黨前來尋仇；有一天其父匆匆前來，喜不自勝的告訴他說：「太湖水盜百餘人，業已為官中捉得，並已梟首示衆矣！」經過一再打聽，證實就是先前擄去王廷棟的那一夥人，至此才敢放心返回蘇州家中，準備秋間參加鄉試。

這年秋天，王廷棟於鄉試場屋之中，正在握筆凝神之際，朦朧中耳畔似有蚊子叫般的聲音悄悄私語，但却清晰可聞道：「窗前白銀，籠裏紅裙，積德成福，勉之勉之。」是科遂中鄉試，第二年春闈得中，欽點為庶吉士。後來回首前塵往事，不禁恍然大悟「窗前白銀」乃濟助苦命婆媳之事，而「籠裏紅裙」亦即一念之仁，放走了哀哀求救之黃花閨女的善行了。

王廷棟於垂暮之年，道出了他少年時期的一段往事，言罷，又喟然長嘆，說道：「當年一夢，至今思之，臨深履薄，猶駭汗浹背，為之懍然也。」衆亦咸有同感焉！

（本段文）

武林珍聞／石留痕

鄧立・文

武術技藝，高深莫測，初生之犢不怕虎，年少力強的壯碩後生，往往憑恃蠻力好勇逞強，動輒捲袖掄拳虎虎生風，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倘遇個中能手，適不值一笑耳！

清季乾隆年間，四海承平，天下無事，然而中州一帶，民風強悍，農事餘暇，猶自舞槍弄棒，相沿成習，藉以維護鄉里安寧，免為強梁荼毒也！

豫西伏牛山麓有榆樹坪，榆錢溪由山中蜿蜒而出，沖積成一大片肥沃的台地，李姓人家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來杏花含烟，嫩柳吐絲，夏至麥粟滿場，瓜菓遍地，秋季是漫山紅葉，寒冬則一片銀白世界，由於地處偏僻，儼然像世外桃源一般，村民們悠游歲月，過着與世無爭的恬淡生活，李闖王造反，崇禎帝縊死煤山，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殘酷的文字獄，以及雍正皇帝的暴斃，彷彿與這裏的村民都漠不相關。

村中有李保義者，自幼壯碩異於常兒，抓梨覓棗之年與羣兒毆鬥，即能以一擋十，羣兒無能與之相搏；稍長父母相繼謝世，家道貧寒，衣食不繼，遂替人牧牛，兼作零星活計，雖然食量驚人為主人所厭，然亦力大無比，能任人所不能，故亦為主人所喜！

秋後農閒期間，每當同伴們聚集村前打麥場上學習武藝時，李保義則須默默的趕着牛隻到山坡上放牧，既然沒有機會學習武藝，索性在內心裏湧起了一股排斥與抵制的意念，他有的是用之不竭的蠻力，不要說學過武藝的人莫奈他何，就連牛隻也要畏懼他三分呢！

他牧牛的方法十分別緻，懶得跟在牛羣後面打轉，每每自向芳草落花間酣臥，一覺美甜，別有至樂，遇有牛隻至相牴觸，李保義輒睜目大喝一聲，雙手挽其角把兩牛分開，或倒曳牛尾，將蠻橫者拉到數丈之外，牛隻領受過他的神力之後，不但不敢互相牴觸，亦不會四處亂跑，都乖乖的像綿羊似的在山坡上啃食青草。

一日，李保義忽然興致勃勃的與牛隻鬥力，左右跳躍，作勢不已，牛羣瑟縮後退無敢近者，在好氣又好笑之餘，乃一揮拳擊打，並罵道：「枉生偌大個頭，眞個是其笨如牛。」

語音甫落，適一老翁路過哈哈大笑說：「莫笑牛笨，你還不是笨牛一條！」

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當面鑼，對面鼓的欺侮到他頭上來了，雖然我有敬老尊賢之心，但人家却儘管在以長欺幼，說着說着順手撿起一塊石頭，衝着老翁說：「不必倚老賣老，目中無人，你以為你的頭顱能比這塊石頭堅硬嗎？我能力碎此石，更不要說你的頭顱了。」

那個髮鬚皤白，清癯嶙峋，但却神情硬朗的老者，彷彿逗弄小孩兒似的說：「年富力強的小伙子，憑恃蠻力擊敗一個垂成的老朽，不見得有什麼光彩可言；雖然如此，我一向是不服老、也不服輸，我們不妨交手看看，聊當遊戲一番呢！祇是有一樁要事先聲明：拳腳無眼，難免得罪，疼了勿叫，傷了勿哭啊！」

這是什麼話？倘直把我當成三歲孩童了嘛！李保義怒喝道：「我還躭心你這把老骨頭不堪一擊呢！打贏了你，也不見得有什麼光采，徒為外人恥笑罷啦！」

老者笑瞇瞇的搖搖頭說：「看你長得一表人才，可惜敎養太差，老漢今日心情奇佳，索性就給你一些敎訓吧！」

說時遲那時快，李保義年輕氣盛，一拳猛擊過來，直逼老翁胸膛，老翁徐徐以一指擋之，李竟痛如刀割，踉踉蹌蹌的跌

出兩丈以外；定了定神，強忍着疼痛，不肯就此善罷干休，於是鼓足了力氣飛起一足，蹴向老者的腹部，這一次老者既沒有抵擋亦不曾躲避，視若無睹的任其猖狂，及足抵老者腹部，竟然軟如春絮，方自驚異，倏忽之間竟又堅如鐵石，且有強大吸力，掙脫不得；李保義情急智生，兩臂抱緊一棵大樹，用盡了力氣，仍然無法掙脫，老者仰天狂笑，聲震山谷，遂弛其腹，李保義被彈出數丈以外，連同所緊抱之大樹亦攔腰折斷，跌得鼻青臉腫的李保義，至此總算心服口服了。

未曾見過世面的李保義，算是以自己親身的痛苦體驗，獲得了寶貴的教訓，心想：「單憑蠻力畢竟是不足恃的，要想出人頭地，一定要投師學藝才行。」

老者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非常慈祥的走近了他，輕撫着他的肩膀說：「以子壯年，正宜勞其筋骨，堅其心志，庶幾有所成就，而竟自灰壯志，徒耗大好辰光於酣睡中，則與木石鹿豕之相去者，又有幾希。」

李保義恍然頓悟，立起拜謝，敬謹受教。老者更告誡道：「所謂武藝者，習之所以強身及衞身耳，兼能扶弱鋤強，清肅鄉里，倘若好勇鬥狠，動輒以力服人，甚且作奸犯科，則不啻自盡也。」李保義指天爲誓，決心永銘五內，老者莞爾，答應收他爲徒。

於是告別主人，追隨老者而去，行行復行行，跋山涉水，而抵達一幽谷之中，惟有飛瀑懸空，茅廬一椽而已，入夜蓆地而臥，夜寒侵入，不勝其苦，朝日初上，即出外打柴摘草，又不勝其累，老者說：「此即勞爾筋骨，鍊爾心志，苟不能安，還請自去。」李保義咬緊牙關接受磨練，久亦安之，如是三載，身體逐漸羸瘠，迥異昔日之壯碩，大約老者認爲此子可教矣！遂開始授以拳脚功夫，李保義資質愚魯，殊難領悟，老者不憚煩瑣，日夕督之甚嚴，如是者又匆匆過了三年，繼又稍稍教以弓馬，學藝進度乃到此爲止。

老者謂李保義道：「以汝之功力，若遇常人可敵數百人，在榆獨坪一帶是足够你折騰的了，倘遇勁敵，還是少招惹人家爲妙，愼記吾言，明朝你就下山去吧！」

李保義拜別師父，回到了闊別了六年的榆樹坪。隣里鄉黨聽說他學藝歸來，自然是刮目相看，遠近宵小匪類也相率遠避，並未費吹灰之力，李保義竟然名聲遠播，附近居民都跟着他沾了不少光彩。

由於大夥兒的奉承，使得李保義渾然忘我，沾沾自喜之餘，日惟遊蕩，不事生產，到處尋覓所謂「勁敵」，却始終一無所得。一日獨自深入伏牛山中，仰視古木參天，左右怪石嶙峋，忽然一陣無比的孤寂滋味襲上心頭，他有滿腔的熱情，都化爲滿腹的鬱悶，再轉變成一股無名的怒火，揮拳猛擊道旁巨石，立刻紛紛碎落，乃喟然嘆息道：「空有一身奇技，乃碌碌半生，毫無所遇，難道就這樣寂寂無聞的終老一生嗎？」

李保義正在自怨自艾之際，身後忽然傳來一陣銀鈴似的笑聲，繼聞聲道：「止此而已，豈得謂奇技耶！毋乃自誇哉！」

轉身回顧，只見一個妙齡村姑姍姍而來，秀麗脫俗，鬢邊斜簪一朵不知名的野花，益增無限嬌媚，明眸皓齒，綻放出天眞爛漫的笑容，李保義不禁爲之怦然心動，但是想起她適才揶揄的話語，復爲之忿忿不已。遂叱言：「一個荏弱女子，能有什麽能耐，竟敢不自量力唐突壯士，倘若妳也能力碎巨石，再說大話不遲，我不但心悅誠服，而且甘願以兄禮相待。」

女笑謂：「此不過是豎子莽漢的雕蟲小技而已，我家小妹亦已能之，了無稀奇之處，我已不屑爲之。」

口氣雖大，並非誑語，女言旣出，旋即若無其事的以口沫唾向石壁間，立成小孔三數，深可踰尺，保義心想：這要是唾向人身，怕不早巳穿洞數處矣！不覺爲之咋舌。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只見她以纖足微踏脚下岩石，立陷兩隻脚印，形似雕鑿，李保義旣驚且羨，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數，拉住她的玉手頻表驚異和讚揚之意，繼而跪了下來，大禮叩拜，非要拜她爲師不可。

兩人互道姓名，知女名翠姑，與弱妹秀姑在附近山坳處結茅而居，自幼在戰亂中與父母失散，後爲一老者拾得，携往深山幽谷中拉拔長大，後教以武藝，因爲年事日長，師父恐怕躭誤了她們的青春，遂命其携妹出山另覓枝棲，忽忽數載，了無機遇。並謂：「郎君壯健有爲，可惜缺少名師指點，我的技藝尚淺，猶不足以教汝，倘若果眞有心學藝，吾師離此不算太遠，何不往投，我願代爲引見。」

待至再加深談，才知道兩人的師父原來就是同一老者，遂把自己投師經過也一五一十的敘述了一番，推算時日，大約翠姑出山以後不久，李保義才隨老者進山，然則同屬一個師父調教出來的弟子，何以功力相去有如天壤，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堅邀翠姑一同往見老者。

老者笑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過於自負，今竟見厄於一個弱女子，寧知慚愧否？我畢生授徒不多，非江湖鬻藝者可比，故莫不盡力爲之；然而資質有高下之分，技藝的有巧拙之別，翠姑與秀姑頗有夙根，略一指點，莫不心領神悟，迎刃而解，功力巳與我不相上下；而你則拙魯浮躁，所幸立志尚堅，方有目前的成就。翠姑孤零可憫，可娶其爲妻，爾後可受教於床頭人，以償夙願可也。」

保義諾諾連聲，遂携女歸家，初尚私心惴惴，懼女持技相凌，詎料翠姑內主中饋，外睦隣里，柔情蜜意，楚楚可人，暇時傳授武技，事半功倍，保義功力於焉驟進。平日男耕女織，其樂融融，里黨只見翠姑嫻淑貞靜，萬萬沒有想到，她竟是一位身懷絕技的奇女子呢。

平靜的鄉居生活，本來應該是人生莫大的福份，但李保義却靜極思動，屢擬出外闖蕩一番，均爲翠姑的柔情所絆羈；適有巨商挾資入魯，聞沿途盜賊出沒無常，慕名求邀李保義爲助，保義高興萬分的滿口應承，翠姑却認爲江湖險阻，不乏奇才異能之士，倘若鍛羽而歸，恐爲鄉里恥笑，一動不如一靜，何苦要自找麻煩。保義不以爲然，以爲若有閃失，閭中人尚可爲他洗雪恥辱，乃毅然束裝就道。

一路曉行夜宿，旬日後到達山東地界

，眼前是綿綿不斷的崇山峻嶺，山道蜿蜒曲折，往上看是高矗雲霄的懸崖絕壁，向下望則是鬱鬱森森的高大深淵，好不容易來到一處山間客棧，已經紅日落山，暮鴉投林，遂止宿店中。夜漏三下，盜騎明火執杖將客棧團團圍住，各操利器大聲鼓噪，爲首的一人，虎背熊腰，滿臉胳腮鬍鬚，眼如銅鈴，猙獰可怖，張開血盆大口發話道：「乖乖的獻出財帛，則盡有汝輩，否則休怪無香火情也。」

李保義忽然跳出門外高呼說：「有我李保義在，鼠輩何敢猖獗如此，待我好好的收拾你們，以安往來客商行旅。」

盜魁見他手無寸鐵，然挺立如山，英氣逼人，知非等閑之輩，心中暗自收歛，然猶抗言道：「何方壯士，令人眼目爲之一亮，在下生性直率，向來不屑於恃衆要脅，而爲武林恥笑，你我可以單獨相搏，如能勝我，自當甘拜下風，不敢打擾貴客，否則便當以獻出行裝，公平比鬥，兩無怨言，如何？」

李保義自然没得話說，雙雙拳來足往，久久勝負難分，盜魁不耐，乃使出十八式連環旋風腿，疾如閃電，快似流星，李保義一不小心，遂被一脚踢中，仆地不起。盜魁大笑道：「如何？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對手！」於是盡掠財帛，呼嘯而去。

李保義保住了一命，慚沮無地，乘夜遁歸，見到翠姑添油加醋的把遇盜情形一一敘述清楚，直氣得一向柔弱嫻靜的閨中人橫眉倒豎、杏眼圓睜，夫妻雙雙，匆匆趕往出事地點，山寨嘍囉探得消息告知盜魁，雙方約定翌日拂曉在山腰輪盤石上一決雌雄。曉霧朦朧中，李保義與翠姑穿過松林，來到了約三十丈方圓的輪盤石上，石面平滑無痕，光可鑑人，實在是一處天然的比武場地，正自讚嘆間，盜魁率衆由林中飛躍而出，指著李保義怒叱道：「敗軍之將，得免已倖，尚敢復來挑釁乎？」

翠姑眼見良人受辱，迫不及待的挺身而出，厲聲罵道：「狂奴何所能，儘管衝着我來吧！」

盜魁聲言堂堂七尺之軀，豈肯與一個弱女子較量，勝之不武，徒予人以笑柄耳！乃以拳橫擊巨松，但聞一聲巨響，偌大的一棵松樹竟然連根拔起，仆倒在林叢之中，轉過臉來大聲的說：「吾有神技，誰堪當此一擊。」翠姑冷笑一聲，不屑的說：「這不過是外家功夫的皮毛而已，何足炫誇，倘吾小妹俱來，彼雖年紀尚幼，但武技猶堪勝汝多多也。」光說不練，也是枉然，翠姑輕輕將玉手一揮，衆嘍囉像是紙屑被強風吹搧似的紛紛甩出輪盤石外，盜魁亦感受到強大的壓力，連忙使出惡犬貼地的功夫，才算穩定了陣脚，正自狐疑之際，只見這位身輕如燕的奇女子，像個穿花蝴蝶一般，迅速環繞輪盤石疾行一週，矯捷的身影過處，石面上已留下履痕百十，一個個深及數寸，非神力焉能致此。

盜魁駭甚，噤若寒蟬，立即下拜石邊，乞恕孟浪之罪，翠姑乃曉以大義，携乃夫之手從容離去，至今沂蒙山區尚有輪盤石履跡在焉！青石至堅，弱女子竟能以香唾繡履洞穿之，殆即所謂勁功上乘歟！眞個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既不可蠻力逞強，亦不可夜郎自大，目無餘子。（完）





上文提要： 小滑溜對着大內一品侍衛何宗元又大發噱頭，把有關扶桑名畫與向島行蹤的事，故意嫁贓到「太陽山莊」莊主雷恨天身上，隨後歐陽輝和小滑溜又蓄意挑撥何宗元與丁大山之間的矛盾，有意製造大內一品侍衛的不和，互相妒忌，爲爭名奪利引起一場劇鬥……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浪人浪事

孺慕之情　恩將仇報

巧的是，金燕這時在門外買針線；和貨郎在說話，錢大來上前道：「貨郎有沒有紅絲線？」

貨郎道：「當然有！」

那知錢大來撤劍就向金燕刺去。

貨郎驚得大叫，這大叫却即時提醒了金燕。因金燕最初並未注意錢大來，想不到他會追到洛陽來。

金燕出門買東西自不會帶兵刃，急切中全力一閃，「嗤」地一聲，這一劍自她腋下刺過，傷及皮肉。

貨郎大叫：「有人殺人哪……」

錢大來一刺未中，却絕對有把握在第二次攻擊中得手。

但第二劍還未進擊，背後有人冷冷地道：「錢大來！」

錢大來本想先刺出再說，管他是誰？但是一聽這聲音不大，却震人耳膜，知是絕頂高手。

除非他豁出去不要命了，還是自保要緊，立退三步。

他當然認識「回春散人」柳光庭——

掂掂份量：這角色可不大好調理。

柳光庭道：「爲什麼？你和金女俠有仇？」

「也可以這麼說。」

「什麼仇？」

「你不必知道。」

金燕道：「我敢說和他絕對無仇，但我却能猜出他要殺我的原固。」

柳光庭道：「金大妹子請說。」

金燕道：「關於此人的身世——」錢大來狠狠地又刺出一劍，柳光庭伸手就去抓劍。

錢大來以爲，他的劍雖非寶刃，却非廢鐵，除非對方練有十三道橫練功夫，抓上來這隻手就要報銷。

因此，他劍勢不變。

柳光庭的抓勢也不變，雙方較上勁兒。

在這一刹那，錢大來也曾想到柳光庭這等人物，絕不會作冒險的事，沒有把握，絕不會以手抓劍。

但是這一猶豫，已經略遲了些，劍身已被抓住。

到此地步，錢大來自然要全力抽送劍身，使劍刃在對方手掌中進進退退，手掌當然血肉模糊。

即使會「金鐘罩」或「鐵布衫」的人，也只能承受刀劍（普通刀劍，寶刀寶劍例外）在身上砍劈，但不能承受刀劍在身體上像拉鋸一樣的拉送，也就是划來划去。

所以錢大來大力抽送劍身。

他也能感覺，劍身確在柳光庭掌心中進進退退。

但是，一直未見流出血來，而柳光庭也神色自若。

錢大來心頭一驚，大力一掙，竟未能抽回長劍。

柳光庭道：「錢大來，有所謂：英雄莫問出處。柳某幼時也因家貧爲人放過牛羊，窮，並不丟人。」

錢大來厲聲道：「你不要管！」

「我是不想多管閑事，但絕不容你亂殺無辜。」

「她不是無辜，她到處亂說——」

「亂說什麼？有關你的身世？」柳光庭道：「不管你的身世如何，越是怕人知道越糟，還不如泰然處之。」

錢大來厲聲：「如你是我，也會和我一樣？」

「絕不！」柳光庭道：「我絕不會因此而亂殺人。」他突然鬆了手，錢大來後退了四五步才站穩了腳步。

而錢大來看得很清楚，柳光庭掌心中只有兩道線，根本未受傷，心頭愕然，掉頭就走。

柳光庭這手叫做「棉花手」，意思是一旦遇上硬的鋼鐵，它會變得像棉花一樣，以柔制剛。

這種絕技連他師兄狄不平也不如他。

這並非說狄爲師兄，不如師弟，而是師兄弟二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比喻說，柳精岐黃，狄則並不很精。

但就二人所學之博雜來說，柳光庭自然不如狄不平了。

柳光庭並沒有追他，反退後。道：「金大妹子，到底怎麼回事？這小子會自暴自棄，似與他的身世有關。」

「是的。」金燕道：「知道他的身世可能只有兩三人，一個是我，另一人是『八臂吳剛』夏光祖，第三個那就是錢大來自己了。」

柳光庭道：「他不是那禿老鬼的兒子？」

「一般人以爲是，甚至禿老頭也以爲是，正因如此，才蒙面傳他武功。」金燕道：「但他其實是另一高手和他母親所出，而那時他的母親已與禿老很親近了。」

柳光庭道：「那畜生是誰？」

金燕道：「當時他們在廬山一山谷中幽會，分手時那人去勢如箭，沒有看清。」

柳光庭道：「夏光祖呢？有否看清那個人？」

金燕道：「可能也未看清。」

柳光庭道：「禿老和錢大來的母親在先，和歐陽輝的母親在後，而禿老和前者沒有正式結婚，和後者則有，是不是這樣子？」

金燕道：「是的柳大哥。」

柳光庭道：「如果禿老不知錢的母親與人有染，他們就不會鬧翻分手，如果是知道，他還曾傳錢大來的武功？」

金燕道：「柳大哥，也許禿老同情錢大來的幼年遭遇，須知在錢大來來說，他是個無辜者。」

柳光庭點點頭道：「據說禿老和那女人昔年分手時是以賭決定的，誓言數十年後決定勝負。」

金燕道：「好像是這樣的。」

柳光庭道：「那女人身手很高，據說不在禿老之下，這只是傳說，但是，她却未把武功傳與錢大來。」

金燕道：「這也點我也想不通。」

錢大來有次受挫，萬念俱灰，別看他素來狂傲自負，其實正是自卑心理的反應。

自已是私生子，又技不如人，活着眞是沒意思。

在一棵大樹下坐了一會，解下束腰往樹上一搭，結了個死扣，頭往扣中一伸，道：「造物者我恨你。」

說完把腳下的石頭踏倒，身子立刻懸空了。

當然，如他不想死，這根繩子是吊不死他的。

相反地，一個人如果活夠了，誰也救不了他，因爲死的方法很多。

就在這時，「蓬」地一聲，束腰斷了，他落在地上。

臉色發紫，眼珠子也突了出來。

他回頭爬起一看，五七步外，站着一個黑紗蒙面的婦人。

在這刹那，他的心湖中激起巨大的波濤。

他的自卑感突然達到極點。

他的羞怒也趨於頂點。但是，也多多少少有點人類所具有的孺慕之情。儘管每次見到她，他都想盡一切可能把這份微妙的情感逐出腦外。

他作不到這一點，所以他恨自己。

如果不恨自己，怎麼會自殺？

世上最可怕的恨就是恨自已的那一種，一個人有了這種恨意，他的任何一種成就都會被這種恨擊垮了。

「你的人生才開始不久，事業才有點成就，爲什麼要死？」

這是個年紀不小的女人。

錢大來冷冷地道：「我沒有事業，更沒有人生！」

「不要太激動！」這老女人道：「其實你的成就很了不起，不信放眼武林三十歲左右的人有幾個能及得上你？」

「妳只說對了一半……」

「這話是什麼意思？」

「一個人活在世上並不能吃武功喝武功的，還有比武功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出身和名譽。」

「好好！」老女人揮揮手道：「不談這箇，你剛才在此尋短，却是由於屢次受挫，技不如人而已。」

「也不盡然！」

「幾個小崽子使你幾番失敗，而柳光庭也顯露了幾招，所以你心灰意冷，其實還大可不必！」

錢大來道：「還是那句話，我心灰意冷的原因不是爲了這箇。」

老女人道：「大來，由我傳你武功，不必說那幾個小子，就是頂尖高手也奈何不了你吧！」

錢大來沒有出聲了，他目前的遭遇的確需要上乘武功。

「怎麼樣？要學就跟我去……」

老女人轉身走出十來步，回頭看錢大來根本未動。

老女人道：「學了我的武功，你立刻就可以揚眉吐氣了。」

「不會！」

「什麼？不會？」老女人道：「你以爲我向你吹噓？」

錢大來頭也沒搖一下，也就是說，他只看了這婦人一眼，再還沒有看她第二眼，道：「也許不是吹噓。」

「不是『也許』，是實實在在的。」婦人道：「所謂『武林三奇』，在我心目中根本算不了什麼。」

錢大來不出聲。

婦人道：「學不學？學了我的武功，不要說從此不會有人欺負你，你還可以自成爲武林一大家。」

錢大來斬釘截鐵地道：「不學！」

聽口氣，一點轉彎的餘地也沒有。

婦人有點薄怒，道：「你眞的不學？」

錢大來道：「這還有什麼眞假？不學就是不學！」

婦人愕了半天，歎口氣道：「你是不是不想承認我們這份母子關係？」

「事實俱在，不承認也不成。」

「聽你口氣，以有我這個娘爲奇恥大辱？」

這次錢大來反沒出聲，但婦人却又知道，錢大來自殺不會爲了受挫，即使有也只是個引子。眞正的原因是內心的自卑。

這種自卑，自然是因爲他知道一些秘密所造成的。

俗語說：子不嫌母醜，這是對的，如果上一代作了錯事，而連累下代受人輕視、被人嘲罵。晚輩是否也該忍氣吞聲，照單全收？

可能不是這樣的，而錢大來表現的也正是如此。

兩人靜靜地站立了足有半個時辰，都沒有說半句話。

然後錢大來緩緩離開大樹。

婦人冷冷地道：「人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錢大來道：「這說法我不接受！」

婦人眼看錢大來消失在暮色中，她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喃喃地：「孩子，在那件事之中，娘也是被害者……」

婦人向相反方向而去：三四十步以外山溝中冒出三個小毛頭，正是阿輝，紅棗及小滑溜。

他們很快地就追上了錢大來，只不過他們却未看到錢大來要殺金燕以及柳光庭挫敗錢大來的事。

他們只看到錢大來上吊。

他們本要上前救人，却見婦人虛空一指，吊帶就斷了。

然後，他們斷斷續續地聽到他們不斷的交談。這才知道，這個黑紗蒙面的婦人必是錢大來的母親。

錢大來如此冷漠，且拒其母授技，都顯出了他的個性。

這是人生最無奈的事，阿輝對她忽生同情之心。

俗語說：大丈夫難負妻不賢，連妻子不賢都是無可奈何的事，若有個不賢的母親又能如何呢？

紅棗道：「錢大來這小子極倔強的！」

阿輝道：「原來他亡命江湖是爲了這個……」

小滑溜道：「老大是說他恨他的母親？」

「也許不是恨，而是厭惡，但是……」

小滑溜道：「但是什麼？」

阿輝道：「母子之情畢竟不同風俗。錢大來因爲不喜歡他的母親，但看來這母子之情還是不易抹煞的。」

「對，」紅棗道：「可以看出，他只是心情惡劣，不學其母的武功也只是一時之氣，却未否定母子情，她到底作了什麼錯事？」

小滑溜道：「還不是風流成性，在外養漢！」

「小滑溜，你說話可別帶刺兒！」

小滑溜道：「怎麼？妳沒有見剛才那一幕，要不是這女人太不像活，錢大來在四下逃竄之下會拒絕學他母親的絕技？」

紅棗道：「她母親到底作錯了什麼事？」

小滑溜：「她本來和老大的父親在一起，都馬上要結婚了，但金阿姨和夏光祖却看到她在廬山和另一畜牲在山洞中……錢大來就是那麼生下來的。」

紅棗道：「加上最後那一句幹什麼？」

小滑溜道：「不信問問老大，是否是這樣的呢？」

阿輝道：「昔年的事大致如此，但我們不是當事人，也不是目擊者，不必去談論他，二位可有想到一個問題？」

紅棗道：「什麼問題？」

阿輝道：「錢大來如此出現，而且曾經脫離過我們的視線和跟踪，會不會去找過金阿姨？」

小滑溜道：「可能，老大，我們趕快回去看看。」

三人立刻疾奔洛陽。

紅棗道：「這件事如果正如錢大來的母親說的，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也是值得原諒的。」

大約一更天到達，當金燕看到阿輝時，立刻張開了眼睛。阿輝悲呼一聲「阿姨」，投入金燕懷中。

兩人都流着興奮而激動的淚水。

金燕對阿輝眞像個慈母，甚至比慈母還疼。

阿輝對金燕更不必說：此刻像小孩子一樣，緊緊地抱着金燕道：「阿姨道……阿姨……阿姨……阿姨……」一連叫了十來聲。

幾乎所有的人都滴下感動的淚水。

只是紅棗和小滑溜都不禁暗暗感慨，同是孺慕之情，錢大來和那女人還是親生骨肉，却沒有這份感人肺腑的摯情，這該爲阿輝慶幸，也該爲錢大來惋惜。

好久好久之後，柳光庭才道：「好哩！像沒有斷奶的孩子一樣，你們來此一定另有原因。」

阿輝這才離開金燕的懷抱，說了追及錢大來，爲報阿姨被他擊傷之仇，以及看到錢大來與一黑紗蒙面婦人交談的事。

柳光庭道：「那就是錢大來的生母錢小玉。」

紅棗道：「柳前輩，錢小玉眞是頂尖高手，聽他們口氣，似乎連『宇內三奇』都未放在眼裡。」

柳光庭點頭道：「據老禿歐陽熙說，錢小玉的功力的確不在『三奇』之下，但從未眞正較量過。」

小滑溜道：「那時歐陽前輩和她形同夫妻，無話不談，甚至以後又翻了臉，竟未認眞較量，這可眞是異數，由此可見，這女人也許還不算太壞。」

柳光庭道：「本來也沒有把她當作很壞的女人。」

金燕道：「不知是誰告訴錢大來的，他似乎知道自己不是歐陽熙和錢小玉所生的，所以才會行爲失檢。」

紅棗道：「柳前輩，禿頂老人歐陽熙前輩就是阿輝的生父，對不對？」

柳光庭停了一下才點頭。

紅棗道：「請問，歐陽熙又是誰？」

柳光庭道：「歐陽熙就是歐陽熙，是阿輝的父親。」

「我知道。」紅棗道：「歐陽前輩武功高絕，也是武林頂尖高手，他到底是誰？」

柳光庭踱到窗口，很久才道：「煮石老人！」

此言一出，三人嘩然。

禿頂老人居然是「煮石老人」。

而阿輝以前在胡吹，說是「煮石老人」之後，還眞被他吹上了，甚至比師徒關係還要近呢。

紅棗吶吶道：「原來他就是『煮石老人』。」

小滑溜搔着頭皮道：「『三奇』之首……」

紅棗吶吶道：「但是，阿輝却堅決不要學他的武功。」

屋中十分沉寂，誰也不出聲。

紅棗道：「和錢大來差不多，不要學他母親的武功。」

「不！」小滑溜大聲道：「老大和錢大來的情況是不同的。」

紅棗道：「是的，情況不同，結果却相同，都不學上一代的武功，結果錢大來學了歐陽前輩的武功，阿輝却學了狄前輩和楚大俠的武功。」

小滑溜道：「柳前輩，阿輝來此，也算有緣，您身爲師叔，總要教他幾手吧！」

柳光庭笑道：「你倒會爲他伸手哩！」

紅棗道：「連楚大俠都會自動教他武功，柳大俠身爲師叔，應該成全他的。」

「當然！這還用說。」柳光庭道：「金枝行功已畢，來，我爲你們介紹一下……」他引領諸人進入內院。

果然，王妃裕金枝已下了妝，雖然打扮十分樸素，却十分高雅，而且容光煥發，顯然病也好了。

三人行過禮，王妃也向他們道謝。

阿輝道：「王妃不怪罪我們三人胡鬧就很知足了！」

裕金枝道：「不，若非三位小友捉弄舍妹和百里長風以及伍鳳樓等人，顯然我還在北京被幽禁着，時間拖得愈久，我被舍妹弄亂的經脈就更難活了！所以三位還是我恩人呢！」

柳光庭道：「金枝，妳不必和他們客氣，他們三個的點子多，餿主意之奇，堪稱天下無雙，不信讓他們談談近來在江湖中的遭遇。」

阿輝道：「師叔何必揚人之短，那也不過是爲了明哲保身。」

金燕道：「阿輝，反正閒着無聊，就談談嘛！這樣吧，我去弄些酒來，大家邊吃邊談。」

於是小滑溜在徵得阿輝的同意之下，說了一切。

這當然包括以「乾坤一抱」羞辱過不少的高手，還有以「順氣散」放屁引開大內高手的主意而予以制服等等。但是，在皇上床下偸聽及握霍芙蓉的金蓮這些事就保留了未說出來。

裕金枝和金燕差點把飯噴出來，上氣不接下氣，眼淚都流出了。裕金枝道：「原來你們闖蕩江湖是這樣闖的！」

柳光庭道：「如果他們不這樣，有十條命也完了！而我要提醒你們，這些花梢玩多了，總有不靈的一天。」

小滑溜道：「所以請求長輩傳我一兩種救急之法。」

「什麼救急之法？」

「比如說被人制服的脫身方法。」

柳光庭道：「你們把我當作萬能？」

小滑溜道：「至少前輩會使百毒，隨便傳晚輩一兩手，就受益不淺了，但絕不會去作壞事。」

柳光庭點點頭，道：「這當然可以。」

阿輝道：「師叔，雷姑娘和崔大俠呢？」

柳光庭道：「雷丹想家，她前天說要回家了，我本來不放心，但她說太陽山莊距此不遠，她不會出事的，至於崔九，他找你們去了。」

阿輝道：「前天去的？」

柳光庭道：「雷姑娘前天一早去的。崔九是今天上午去的。」

阿輝以爲，雷丹也許不是回家，而是去找他們。可惜走到岔路上去了，雷丹一個人在外可就危險了。

當夜柳光庭就傳了阿輝「棉花手」絕技。

也傳了小滑溜及紅棗各人一套掌法，當然，另外還特別選了幾種危急脫身的玩藝傳了小滑溜。

爲了去找雷丹，第三天三小可就拜別了柳、裕、金三人。尤其是阿輝對金阿姨的依依之情，難離難捨，感人至深。

金燕道：「阿輝，本來阿姨可以和你們一起行走江湖，但……阿姨的身手有限，會成爲你們的累贅，所以我在勤練，尤其柳大哥把他的精粹之學全傳了我和王妃。大約半年到一年光景，阿姨就可以出去闖闖了！」

「那好極了！」阿輝道：「阿姨，半年後我可以陪阿姨走遍宇內名山大川，全國的名勝。」

「當然，那時候我們再也不會分離了……」

＊ ＊ ＊

崔九比雷丹去得晚些，却巧得很，在一家酒樓見到了她。

雷丹在吃飯，四周有些食客竊竊私語。

有個客人道：「沒有錯，他就是不久前那個當衆放屁的姑娘。」

雷丹聽到，崔九也聽到了。但因崔九坐在雷丹的左後側，她還沒有看到崔九，雷丹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

就在這時，進來七個年輕女人。

除了「蝶谷三尤」外，還有四個，其中三個是侍女，另外一個似是她們的長輩，年紀却差多少。

此女綽號「黑狐」名叫司徒香。是「三尤」的師姑。

她常來蝶谷，算是蝶谷的後台撐腰的人。

崔九本想低頭吃飯裝着沒看到，那知

他們和雷丹先後入門之後，被「蝶谷三尢」看到了。

七人在雷丹和崔九之間一站，司徒香道：「崔九、雷丹，你們二人跟我們到鎮外去，這兒不方便。」

崔九道：「雷姑娘乃是太陽山莊莊主雷恨天的掌珠，她並未得罪妳們，我才是你們要找的人，我跟妳們去，別難為她。」

司徒香冷冷地道：「你是要死的人了，你有什麼資格說話？」

崔九站起來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妳們幾位就聽聽我這將死的人幾句金石良言如何？」

司徒香道：「去，到鎮外再說！」

崔九道：「我崔九雖然取代了賭王阿輝，却也不會辱及妳們二小姐，我家有良田百畝，華屋數十間，騾馬成羣，是當地大戶，二小姐嫁了我包她一生享用不盡……」

司徒香在話聲中伸出了手。崔九一試：「這個三十左右的女人還眞不大好調理，竟是「綿掌門」的人。

十招左右，司徒香停手不攻，道：「去不去？」

崔九道：「我可以跟你們去，她不必去！」

雷丹道：「崔大哥，去就去，我才不怕她們！」

崔九連使眼色，意思是不必多一個人進去。至於他自己，的確和花迎春有夫妻之實，應不會殺死他的。

但雷丹很任性，非去幫他不可。

崔九見她一定要去，道：「花家姑娘，雷姑娘是『太陽幫』雷恨天的獨女，而她又和妳們沒有過節，千萬別結仇，這對雙方都是不利的。」

司徒香道：「怎麼？你想幫雷恨天來嚇我們？」

「當然不是。」崔九道：「我只希望將來雙方變成親戚，成為一家人，可絕不希望成為仇家的。」

「作你娘的春秋夢！」司徒香道：「你休想！」

崔九道：「我這是一份好意，要不，二小姐將來怎麼辦？」

司徒香道：「去吧！在這兒解決不了問題！」

她領先走出酒樓，崔、雷二人跟着，花氏姊妹等殿後。

到了郊外山坡上，司徒香一使眼色，二人被包圍起來。

崔九道：「請問這位姑娘如何稱呼？」

司徒香道：「『黑狐』司徒香。」

「失敬，失敬！」崔九道：「這麼說崔某也該叫妳一聲師姑了！」

司徒香道：「你免了吧！少攀這份親！」

崔九攤着手道：「如不認這份親，二小姐她……」

司徒香道：「找個眞正夠份量的嫁出去。」

崔九道：「二小姐，妳不會這麼不重視貞操吧？」

花迎春不出聲，似乎她們姐妹都聽司徒香的。

崔九道：「在下和迎春的事，有很多人已經知道，所以在下聲稱已和二小姐定了親，擇吉迎娶……」

「迎你的頭！」司徒香道：「你們二人只有一條生路，那就是老老實實說出那幅畫和向島在何人手中？」

崔九和雷丹交換了個眼色，似乎武林中無人不知這事。

雷丹道：「我們說了妳們眞會放人？」

司徒香道：「如果我們認為你們的話可以信，立即放人！」

雷丹道：「萬一我們說了而妳們却故意認為不可靠呢？」

「不會有這種事！」司徒香道：「說吧！」

雷丹道：「畫在大內供奉伍鳳樓及雍和手中，至於向島長弓，據傳是在『人販子』錢大來手中！」

這些話司徒香大致相信，道：「怎能証明在他們二人身上？」

雷丹道：「武林高手再三追踪伍、雍二人，不是已可証明！」

崔九道：「而且伍、雍二人在大內作供奉，才知扶桑國進貢那幅畫的事，這事當然千眞萬確。」

司徒香道：「還要查証一下……」

雷丹道：「妳要查証一下，是不是還不想放人？」

司徒香道：「對，請二位到本谷作客，查証一下無誤之後，二位自可請便。」

崔九道：「說來說去，妳仍然不承認在下和迎春姑娘的事？」

「作夢……」一使眼色，七人一齊上。

司徒香和花逢春雙對崔九，花迎春及花喜春加上三侍女對付雷丹，這三個侍女當然都會武功。

崔九應付司徒香和花逢春二人百招尚可應付。

雷丹陪王妃及金燕時，柳光庭教她不少易學的「散手」，還有其他方面的東西，所以五六十招之內一點也不吃緊。

司徒香暗暗吃驚，想不到崔九很不單純。

以她的身份還加上一個晚輩才戰成平手，說出去是了很不好聽的，立刻施出了看家的絕學。

八十招之後，崔九已感壓力越來越高。

雷丹也是如此，剛學的絕學尚不能靈活運用，威力就無法發揮，六七十招後也左支右絀，閃閃避避。

就在這時只聞「卜通」一聲，崔九倒地，司徒香「格格」笑了起來。原來她善使一種飛索。崔九未注意上了她的當，被纏住了雙足。

雷丹一看不妙，如果司徒香和花逢春也一齊向她下手，連十五招也接不過去，她立刻有了主意。

司徒香過去點了崔九的穴道，道：「雷丫頭，看在你爹面上，放妳一條生路，妳請便吧！」

雷丹突然往上風頭上一竄，雙手齊揚。

司徒香畢竟是見識廣，大叫「快閉氣到上風頭去……」但畢竟晚一步，他們全都吸入小許，只有司徒香自己發覺早竄到

上風頭。

不一會，凡是吸入小許白粉的，都是奇癢難挨。

渾身沒有任何地方不癢，有的侍女癢得滿地打滾。

這當然是柳光庭的小玩藝。

他給雷丹時曾叮囑她，不可隨便傷人，除非遇上不可理喻的人。

雷丹以爲，這些女人算是不可理喻的人了吧？

「這是怎麼回事？」司徒香厲聲道：「快把解藥拿出來！不然的話我就宰了妳，可不管妳爹是誰！」

雷丹道：「妳要不要試試看？」

「丫頭，你以爲我會怕妳的雕蟲小技？」

「要試試看嗎？當然是雕蟲小技，還有一種，只要吸入小許或小許落在皮膚上，就會立刻脫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到處奔跑，至少要三個時辰之後才會逐漸消減。怎麼樣？有沒有興緻？」

司徒香內心害怕，沒有任何女人不怕這事的。萬一眞的脫得精光，到處亂跑怎麼辦？

司徒香冷一笑，道：「我說過，看在令尊面上放妳一馬。」

「謝謝！」雷丹笑笑道：「問題是我要不要放妳一馬？」此刻那些少女癢得越來越厲害，連衣服都抓破了。

「妳說什麼？」

雷丹道：「現在不是妳是否放我一馬，而是我要不要放妳一馬？這當然要看妳是否合作而定。」

司徒香冷冷地道：「怎麼合作？」

「崔九和花二姐有夫妻之實，妳却硬要拆開這對鴛鴦。」

司徒香道：「崔九不配！」

雷丹大喜道：「算了吧！妳不妨四下打聽一番，看看武林同道對『蝶谷三尤』是什麼看法。」

司徒香自然知道，却道：「大不了是聚賭歛財而已。」

「哼！」雷丹道：「傳說蝶谷是『男人的樂園』。」

「胡說！」司徒香道：「你到底給不給解藥？」

「讓崔九把花二姐帶上了，但我仍要花二姐自己選擇，要不要和崔九在一起，由她自己來決定如何？」

司徒香並非同意此事，而是反對也沒有用。

她道：「好吧！究竟這是她的終身大事，由她自己決定，將來是好是壞，也就不會埋怨別人了！」

「對！她已是二十多歲的人了！這種事可以作決定的。」

「迎春……」司徒香走近道：「妳願不願意跟崔九去，妳可以自己選擇，我不會勉强妳。」

花迎春道：「師姑，人家癢死了——」

雷丹立刻在她口中放了粒葯丸，未過半盞茶工夫，花迎春就不搔癢了。雷丹道：「花姑娘，崔九這人很好，妳嫁他一定幸福，妳說句話吧！」

花迎春望望師姑，然後點點頭。

司徒香表面上連連叫「好」，但內心却在罵道：「不要臉的浪蹄子，虧妳臉皮厚敢點頭！」

「好吧！這事妳自己決定的。」司徒香道：「雷姑娘，其餘五人妳也各給一粒葯吧！」

雷丹道：「可以，先解了崔九的穴道再談。」

崔九被解了穴，雷丹也給了每人解葯，崔九當然樂不可支，當下花迎春辭別司徒香等人，跟崔、雷二去了。

「師姑，」花逢春冷冷道：「眞把老二送給他了？」

「逢春，難道妳看不出來？老二挺喜歡崔九！」

花逢春道：「我看哪！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司徒香道：「這件事在表面上看來，是崔九佔了咱們的便宜，但在最早，却是咱們想賺阿輝，以壯咱們蝶谷賭場的聲勢，正是偷鷄不着蝕把米。」

花逢春道：「師姑，不如暗暗跟着搶回來。」

「妳怎麼老是不開竅？」司徒香道：「老二對他有意思，咱們反對不是多餘？再說我也打算過，今後對方變成了親戚，叫崔九請賭王來壯壯聲勢，應該不成問題吧？那麼，一來咱們賭場不就興旺起來。」

花逢春道：「哎呀！我怎麼就沒想到這一點？」

＊　＊　＊

崔九和花迎春恩恩愛愛，雷丹覺得自己有點礙眼。

於是她有個建議：「崔大哥，你們何不立刻成婚？」

崔九道：「我也正有此意，成婚後在一起，也就名正言順了！」

雷丹道：「正好我可以作你們的介紹人，就在這鎮上成親算了，反正男女之間主要是感情問題，儀式再隆重如無感情也沒用。」

「對對！」崔九道：「迎春以爲如何？」

花迎春道：「崔大哥你可以作主，小妹沒意見。」

雷丹拍手道：「就這麼辦，我來張羅……」

雷丹當然不懂成婚規矩，但問問客棧掌櫃的及帳房，也就大致懂了。首先訂做趕製了新郎及新娘禮服，由這客棧東院到西院去迎娶，還請了一組喜樂隊吹打一番。

前廳有些食客，紛紛議論。

有人說這婚禮太草率，連主婚人都沒有。

也有極少數一二人知道新娘及新郎的來歷。

甲道：「新娘是蝶谷的人，當然不會中規中矩了！」

乙道：「新郎叫崔九，渾號『鬼影子』，聽說是京裡來的，他們二人會結合，這倒是奇事。」

其中一個青年人，正在低頭飲酒，這工夫站起來行過去了。帳房一攔，道：「這位要往哪裡去？」

「鬧新房……」

帳房道：「貴客認識這對新人？」

「當然……」

「請問新郎和新娘的名字是……」

「新郎崔九，新娘是蝶谷的花迎春……」

帳房立刻放行，此刻二人拜天地已畢，三人正在飲酒，忽見落拓的錢大來大步進入此院。

雷丹道：「錢大來，你來幹什麼？」

錢大來道：「送點賀儀來……」

雷丹道：「黃鼠狼給鷄拜年，我才不信你這種人會如此多禮！」

「信不信由妳……」「蓬」地一聲，一封銀子丟在桌上道：「崔九雷丹，你們一定知道阿輝去了何處？」

雷丹道：「你找他幹什麼？你不是見了他就望風而逃嗎？」

錢大來道：「我要找他決一死戰！」

崔九道：「錢大來，你們是不是同父異母兄弟？這並不重要，但阿輝對你却不像你這樣絕情。」

錢大來道：「廢話少說，他在哪裡？」

崔九道：「我們也不知道。」

錢大來道：「雷丹一定知道。」

雷丹道：「我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好！那我就對妳不客氣——」錢大來要上來抓人，雷丹離席轉到上風頭，雙手一揚。

錢大來那知她目前已大不相同多呢？在武功方面，柳光庭教她不少的散手。

但她却以爲柳光庭給她的一些小玩藝更受用些。

錢大來見多識廣，經驗老到。只可惜他的心情惡劣，剛才已喝了大量的酒。

本來他很怕阿輝的糾纏不放，又忌他的「乾坤一抱」。

但自上次自殺未成，又見到他的母親之後，更加消極。

他恨自己，爲什麼是個私生子？

他要大幹一番，決定找阿輝決一死戰，他爲什麼一定要找阿輝？也許是因爲，他本該是阿輝的哥哥，却又不是，阿輝不是私生子而他却是。

理由就是這麼簡單。

最初別人都以爲是阿輝的母親奪了錢大來母親之愛，後來才知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爲錢小玉和歐陽熙尚未成婚，只是很親暱而已，就在那時被另一高手賺到廬山奸汚了。

在那件事之後，歐陽熙才和阿輝的母親結婚的。

所以說錢大來心情十分矛盾。

他既羡慕阿輝，又嫉妒阿輝。

此刻錢大來雖知不妙，又吸入少許，但並無頭暈目眩現象，立刻拔劍向雷丹掃去，但被雷丹閃過。

再掃兩劍也未得手，這工夫崔九和花迎春也在抄傢伙，新婚之夜大動兵刃，實在始料不及。

這時錢大來頓覺身上燠熱而且感到奇癢。

最初還可以忍着不去抓，但稍後却感覺如不去抓，就會癢得影响出招的動作。

到了最後，他居然丟了劍雙手在身上亂抓。

雷丹道：「阿輝對你可謂仁至義盡，你却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人。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見到阿輝時，却是劫持『順頌時旗』中的二人，要阿輝籌措三千多兩銀子去贖，要不是阿輝在賭上得利，只怕他們二人還在你的手中！」

錢大來癢得猛抓，却不出聲求饒。

雷丹道：「如你能當衆認錯，並保証從此以後不再敵視我們，我就給你解葯，如果以爲你的骨頭硬，你會把全身抓得稀爛！」

錢大來的確很倔，他不出聲。

但是，他却會自殺，這是不是懦弱的另一面呢？

三人繼續吃喝，看他全身猛抓。

有些地方的衣衫已被抓破，皮破血出，雷丹道：「這小子還眞是個怪物，我們要看看他能熬多久？」

崔九道：「抓爛了皮肉，可能會潰爛的。」

「當然，」雷丹道：「所以我也不忍使他如此的。」

她偷偷繞到錢大來身後，點了他的穴道。

然後在他的口中放了一顆葯丸，再回座吃喝。

花迎春道：「雷大妹子，其實這個人也很可憐。」

雷丹嘆口氣道：「的確，他是上一代的犧牲品。」

花迎春道：「他的生父到底是誰？」

雷丹搖搖頭，道：「可能除了他母親錢小玉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他的生父是誰了！」

就在這時，忽見一條人影落在院中，抓起錢大來，拔身上屋而去，雷丹大驚，和崔九等人立刻追出。

這人挾着一個人奔行雖快，畢竟不如不挾人的人快。三人在郊外追上，這人也知道不打敗他們三人也走不了，乾脆停下來。

原來此人是大內一品侍衛何宗元。

雷丹道：「何大人這是幹什麼？」

何宗元道：「據說此人和欽犯歐陽輝有血統關係，所以在未抓到歐陽輝之前，抓到他也成。」

雷丹道：「笑話，這麼說，一個人犯了法，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受牽連了，眞是莫名其妙。」

何宗元道：「人我一定要帶走，希望你們不要攔阻。」

雷丹道：「依我看你抓錢大來另有用意。」

何宗元道：「什麼用意？」

雷丹笑笑不說出，但何宗元忽然一扭身射出一道黑點，雷丹雖非昔比，却因沒有提防，應聲倒地。

原來是一顆菩提子，是專門打穴用的。

何宗元冷笑道：「錢大來栽在這個丫頭的毒物上，我豈能再讓她故技重施？這能怪我嗎？」

崔九冷冷地道：「何宗元，以你的身份來這一手，未免卑鄙下流，再說你擒去錢大來就是小人行徑。」

何宗元道：「你們兩個是不是想試試看？」

崔九道：「姓崔的雖然不學無術，却絕不在邪惡之前退縮，姓何的你自管出手就是了。」

「嘿嘿！三兩人說四兩話！你這是找死！」

崔九出手，花迎春要上，他示意叫她快走。

崔九知道，多個花迎春也等於白搭，但花迎春怎麼會走，拔劍也撲了上去，但未出三個照面，花迎春被一脚踢出四五步之外。

崔九陪王妃那段時間，柳光庭去後，感激他對王妃忠心耿耿，也曾成全過他，受益不淺。

可是他的速成功力又怎能和早已成名的一品侍衛相比。

大約七八十招就招架乏力了。花迎春爬起再戰，未出五招竟被一掌砸昏。

接着，何宗元劍式一變，快攻三招，有如天外飛來的一脚，正中崔九的後頸，立刻倒下昏厥了。

何宗元提劍要殺死崔、花二人，但又作罷，却點了他們的穴道，這才分別提起雷、錢二人。

他知道，雷丹對他也有用，也許比錢大來更有用些。

這時忽然飛出一人，竟也是大內一品侍衛丁大山。

何宗元微微一怔，道：「原來是丁兄！」

丁大山道：「正是小弟，何兄這是……」

何宗元道：「這二人都和欽犯阿輝有關——」

丁大山道：「只怕何兄志不在此吧？」

何宗元道：「丁兄是說——」

丁大山道：「何兄是顧左右而言他，心照不宣！」

何宗元道：「請丁兄把話說明白些！」

丁大山道：「據說那幅畫在何兄手中！」

何宗元一愣，道：「這是誰說的？」

丁大山道：「誰說的並不重要，何兄心裡清楚。」

「我一點都不清楚，根本是無稽的謠言。」

丁大山道：「這就怪了，爲什麼不造別人的謠言？爲什麼不說那幅畫在小弟手中而說在你手中？」

何宗元冷冷地道：「也有人說，扶桑人向島艮弓在你手中。」

「什麼？向島在我手中？」丁大山盛怒。

他們二人當然都被冤枉了，怎麼不怒？

自向島落崖死後，三小一直隱瞞着，且傳播謠言，一會說向島在張三手中，一會又說在李四手中。

其目的當然是要一些大壞蛋打爛仗，自相殘殺。

丁大山道：「那幅畫在何兄手中，何兄就信口誣栽，說是向島在小弟手中，眞想不到何兄是這種人。」

何宗元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丁兄是說謊的高手。」

丁大山道：「要不，何兄爲何要帶走這兩個人？」

「因爲他們是欽犯的密友。」

「恐怕這只是藉口而已。」

何宗元道：「丁兄要怎麼樣？」

丁大山道：「既然大家心照不宣，倒不如開誠佈公，請何兄把那幅畫取來看看，然後咱們同心合力去找向島，一齊練上面的絕技，以咱們二人的本領，找到向島，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何宗元大聲道：「我手中根本沒有那幅畫呀！」

丁大山冷冷地道：「何兄不過是想獨吞而已。」

何宗元被逼急了，道：「就算如此又如何？」

「好！你終於說了實話！」丁大山道：「咱們以前同事，都有較量之心，但在大內却嚴禁自己人動手，現在沒此禁忌，咱們就拚吧！你如果輸了，可願取出畫共研？」

「就這麼辦！」

一件子虛烏有的事，弄假成眞，二人拚了起來，兩人都是劍術高手，一是爲名，二是爲利，誰勝了，就可以享受現成的果實，自然要全力以赴。

但是，二人同爲一品侍衛，進宮時經過評鑑審定，功力確是不分高下，所以至今拚起來，一兩百招之內根本不分勝負。

然而，還不到一百五十招，被點了兩處穴道的崔九先自行衝開穴道，然後去解花、雷二女的穴道。

本來何、丁二人可以及時阻止崔九解二女的穴道，可是二人打出眞火來，誰也不提議停止打鬥去對付崔九等人。

依崔九之意，走掉算了。但雷丹嚥不下這口氣，走到上風頭去就撒出了兩把毒粉。

然後三人迅速離開了現場。

這二人也都是閱歷極深，見多識廣的老油子，一見她揚手就立刻閉氣，互格一劍分開而逃到上風頭去。

雷丹怕他們追，因爲跑不過他們，所以三人先服了解葯，却自下風頭疾竄而去，何丁二人不敢向下風追去。

停了一會，估計毒粉消散，丁大山道：「何兄是否攷慮共享那幅畫？」

何宗元厲聲道：「不要輕信爛言，那幅畫根本不在我的手中，事實上我也在找那東西。我却聽說向島在此人手中。」

丁大山停停一笑道：「咱們兩個人却有一人在說謊，看來還要繼續見個眞章才行。」

何宗元道：「只怕中了人家一石二鳥之計。」

丁大山道：「這又怎能証明不是何兄的推卸責任的手法？」

何宗元道：「如果東西在我手中，我早就覓地苦練了！」

丁大山道：「不是還需向島艮弓翻譯嗎？」

何宗元見他胡攪蠻纏，不由氣極道：「這麼說你也是由於手中只有向島而沒那幅畫而强取豪奪了？」

丁大山道：「隨你怎麼說！反正我今天才認清了你。」

何宗元大聲道：「我也有此同感……」一劍刺去，二人激鬥起來。

這工夫錢大來才爬了起來。

原來他們知道錢大來不簡單，所以點了他三處穴道，點崔、雷及花迎春等人各兩個穴道。

而且點錢大來的是更難解的要穴。

因此，錢大來這工夫才自解穴道。

此刻何、丁二人正在惡鬥，誰也不會留情，且已拚了六七十招，錢大來恨他們把他提來提去，拔劍上前向何宗元猛攻一劍。

何宗元和丁大山正是半斤八兩，任何一個都招架不住像錢大來這等高手的一擊。所以何宗元急退，但錢大來的另一劍又攻向丁大山。

此刻丁大山沒有何宗元的壓力，不退反進，較上了勁兒，「噹噹噹」連接三劍，居然是半斤八兩。

丁大山這才知道，「人販子」不是虛名浪得之輩。

如今錢大來變成了二人的共同敵人。何宗元也向錢大來撲去，因爲任何一個對付錢大來都無把握穩勝。

錢大來獨戰這兩名一品侍衛，當然不成。

不出五十招就險象環生，攻少守多了。

但錢大來內心有無邊的恨，他雖不會再去上吊自殺，却更加消極，死對他却一點也不具有威脅性。

所以有時他以玩命的與敵偕亡打法應付，二人還眞不敢硬上。

何、丁二人和他同歸於盡自然是划不來的。

但這種情況還是拖不久，大約八十多招一個誘敵，一個主攻，然後二人齊下殺手同出奇招。

這一次錢大來以爲，閃過其中一劍，却絕對無法避過另一劍，這是絕對無法倖免的局面。

因此，他把全部功力提聚劍上，而且專心一志，只應付一個敵人——那就是丁大山。

這麼一來，他可能被何宗元砍去腦袋或削去一腿一臂，但他也可能把丁大山刺個透明窟窿，這是瞬間的危機。

在另一瞬之後，即會有人濺血五步，倒斃當場。

但是一聲斷喝，一條人影如怒隼自天上疾射而下，劍如閃電，只聞「噹噹」兩聲，何、丁二人立被震開。

由於未及提防，兩人的長劍都被震脫飛出。

錢大來死裡逃生，恍如隔世，雖然他並不像一般人那麼怕死，但死畢竟是一件大事，何況是被人殺死，他喘息着望着來人。

來人很年輕，比錢大來年輕很多。

錢大來道：「尊駕是……」

來人道：「小弟黑中皋！」

錢大來道：「兄台是南海黑珍珠前輩的什麼人？」

黑中皋不自然地道：「那是義母……」

他背叛了黑珍珠，就不願提她的名字。他以爲人要聰明，誰硬就靠向誰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錢大來抱拳道：「多謝黑兄援手！依兄看，這二人的劍術如何？」

黑中皋傲然一笑道：「如以目前武林大勢來評斷，二人雖是一品侍衛，早已成名，但只能排名三流尾、四流頭光景……」

錢大來這人就很自負，這麼說，他豈不也是三流尾四流頭一類庸手了？

凡是驕傲的人，也最討厭傲慢的人。

錢大來道：「以兄台的功力，要多少招才能擊敗這二人？」

黑中皋未加思索地道：「五十招以內！」

錢大來很不服，因爲他不信，所以很討厭這個人。

何、丁二人自然更是不信了，因爲他們是一品侍衛。

論功力，和三大供奉相若，兩人聯手會接不下此人五十招？

儘管此人一招就使二人長劍脫手，這固然要有膂力，也要招術精奇，但當時二人未提防。

就算已經防了些，也是因爲二人絕未想到此人有此身手。

這主要因素就是輕敵。

錢大來道：「黑兄的身手應該與『三奇』齊名了？」

黑中皋淡然道：「『宇內三奇』已經是過時的人物了！」

錢大來聽來十分刺耳，可見驕傲是很壞的習慣。

錢大來道：「你們聽清了沒有？」

何宗元冷冷地道：「當然聽清了！」

錢大來道：「你們有什麼感覺？」

丁大山道：「年輕人吹吹牛，不足爲訓……」

錢大來道：「難道剛才二位的兵刃出手也不是眞的？」

丁大山道：「出其不意，加上我二人輕敵，自會有這種事。」

錢大來道：「二位可有估計錯誤？」

「不會！」何宗元道：「因爲黑珍珠的身手也不過如此，他是黑珍珠的義子，也是徒弟，又能高到那裡去？」

這話很合理，但世上的事往往不能如此邏輯。

錢大來道：「黑兄，他們二人似乎是少見多怪。」

黑中皋道：「這很簡單，我會使他們心服口服。」

丁大山道：「小子，你剛才說過，不超過五十招！」

黑中皋道：「那只不過是籠統的數字，如果要認眞，應該說不會超過十招，甚至於——」

丁、何二人忍無可忍，沉喝聲中掄劍攻上，道：「小子，吹牛可不犯死罪，還是試試看吧……」

黑中皋暴聲中，七刀瞬間完成。

他自己知道是七刀，旁觀的錢大來也知道，何、丁二人却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不止三刀，因爲速度太快了。

何、丁二人只以爲那是閃電，甚至比閃電還快。

因此，二人分別退了兩大步。

七刀也才不過是一招半而已。何、丁二人心頭一寒，心道：這是什麼怪武功？世上有這麼快的劍法嗎？

幾乎同時，二人都全力攻出拏手的三劍。

三劍攻出，全部落空。

然後二人再重起爐灶，再次密切配合搶攻。

這一次黑中皋化解了他們二人的十七劍，却反攻三十三劍，一口氣把二人逼退了六步，「嗆」地一聲，長劍還鞘。

山野中一片死寂，只有何、丁二人的喘息聲。

丁大山道：「尊駕說三十招以內……」

何宗元道：「這會是二十幾招嗎？」

黑中皋背向他們二人，道：「整整八招半，共出招四十九次——」

連出劍的次數都記清了，二人自然不知道。

錢大來這個旁觀者却知道，他此刻眞的比何、丁二人還悸動，因爲旁觀者清。

他看到了一種至快至狠的剛猛絕學，也可以說是一種怪學。

甚至他隱隱猜到，黑中皋用的是什麼武功？

這不是中國武功，有些路子似乎違背武學常理。但是，這種武功很厲害，也許厲害的原因正是違背武學常理吧？

在武學的領域中，這算是異端，也可以說是一種邪學，中國哲學講究中庸，此學所强調的却不是忠恕之道，而是霸道。

丁大山道：「即使未出三十招，你也嫌狂了些。」

黑中皋冷冷地道：「怎見得？」

何宗元道：「至少你並未在三十招內傷了我們。」

「哈……」黑中皋狂笑一陣，道：「看看你們身上再說話不遲……」

二人低頭一看，不由同時發出一聲大呼。

這怎麼會呢？世上眞有這種剛猛而詭異的武功。

他們身上的衣服裂痕纍纍，但沒有一劍傷及皮膚。

就憑這一手，又不僅是一般剛猛的武學可比的了。

大約估計一下，他們二人前後身上至少各有二十多道裂痕。

也就是說，人家幾乎每三劍之中就有一劍掃中他們。

如不是手下留情，二人不是早就被大卸八塊了。

二人在山風中顫抖着，良久，何宗元才吶吶地道：「黑中皋，你爲什麼不殺我們？」

黑中皋道：「理由有三：第一，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其次，二位還沒有傷到錢兄，第三……」

第三好像還要斟酌一下才說出來。

錢大來似乎在注意聽他的下文。

黑中皋道：「也希望二位作個活見証，三十招內折服大內兩大高手而創造一個嶄新的紀錄。」

何、丁二人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了。

人家不殺他們不是因爲他們是一品侍衞，只像放生一樣，要他們到處宣傳，人家三十招內把他們弄得如此狼狽，即使他們隱而不說，錢大來也會說。

這是無奈的事，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如果他們像錢大來那麼有志氣，應該就地自絕。

但他們走了，眞正是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錢大來木然地和望着二人的背影道：「黑兄似乎在半年內武功有徹底的改變——」

「也許。」

「爲什麼？不知是哪一位明師指點過？」

「先不談這箇，弟與兄一見如故，如兄願與弟結爲異姓兄弟，弟願將此學傳與吾兄。」

那知錢大來把世上一切都看淡了，武功也不例外，如果他要學，早就學他母親的絕學了。

「錢兄千萬不要見外。」黑中皋以爲對方不好意思啟口，這等曠世絕學那有不想的？

那知錢大來淡然道：「謝謝兄台推愛，武功嘛！能保身也就夠了！多了也沒有什麼大用。」

黑中皋大出意料，換了任何人都會求之不得的。他道：「錢兄這話就不對了！武功還怕太高壓死人嗎？」

錢大來道：「武功高了眞會壓死人。因爲越高就越想更高，而世上根本就沒有眞正的第一。」

黑中皋道：「我就要作頂尖的人物，錢兄拭目以待吧！」

錢大來抱拳道：「謝謝黑兄援手之情，後會有期！」他不喜歡此人，立刻匆匆離去。」

黑中皋冷冷道：「要不是因爲我師父交待要時時照料你，像你這作風，哼……」

＊　＊　＊

「八臂吳剛」夏光祖到處找他的女兒夏露。

他跟雷恨天一樣，只有這麼一個女兒，但却難以控制。

好在夏露不論走到何處都會招搖，惹人注目。

她追踪錢大來，却又沒有他的脚程快，結果未追上錢大來却被她的老子找到了。

巧的是，父女二人都在山溪邊喝水，喝完一抬頭，就發現了對方，原來是夏光祖先到夏露後到。

夏光祖自然很高興，但夏露却道：「眞掃興！沒追上那個浪子却遇上了老頭子……」

夏光祖不以爲忤，因爲他知道女兒雖叫他老頭子，却不是忤逆不孝的人，只是任性罷了。

夏光祖喜極而大叫：「露兒，爹終於找到了妳了。」

「找到了又怎樣？煩人！」

「丫頭，妳難道不知道爹有多麼担

心？」

「担什麼心？我又不會被吃掉。」

夏光祖掠過小溪，道：「露兒，看你一頭怒火，八成有什麼不稱心的事，就不能告訴老爹嗎？」

夏露沒好氣地道：「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是什麼大事連爹也幫不上忙？」

「你又能辦點什麼事？」

「怎麼？在妳丫頭心目中，爹變成廢物了？」

「差不多！」

「咗咗咗！」夏光祖道：「這是什麼話？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夏露道：「算了！告訴你和告訴一塊木頭差不多。」

「丫頭，妳老爹可不像妳說的那麼沒有用吧？」

夏露道：「我告訴你，你能幫得上忙嗎？」

夏光祖道：「我要是幫不上忙，就是個——」

「好哩！好哩！」夏露狠狠地道：「是錢大來那個野種，他非但不承認昔年爹和他的承諾，還對我不客氣。」

「錢大來？」

「不是他還有誰？」

夏光祖道：「他怎麼說？」

夏露一扭身，狠狠地道：「他根本不承認。」

「不承認婚約？」

「廢話，說了半天你到底是聽懂了沒有？」

「聽懂了！乖女兒，其實他有什麼好？」

「老頭子，你這是什麼話？」

「我說的是良心話，這小子成年累月地到處流浪，混了個『人販子』綽號，其行爲之荒腔走板，不問可知。況且他出身低微，自暴自棄——」

「對！就因爲這一點，他恨透了我們父女。」

「那一點？」

「關於他的身世及來歷這一點。」

夏光祖道：「他怎麼知道我們父女知道他的身世？」

夏露道：「是我說的！」

「哈！丫頭，妳眞是生了一副豬腦。」

夏光祖道：「這種事只可對自己人說，怎麼可以當事人說？」

夏露道：「這本來就是事實嘛！」

「對！這是事實，但是妳要知道，人間的事就是這麼怪，往往說實話不討好還落個王八旦，你要是會說謊，會拍馬屁，專門在大人物面前說些十分順耳，聽起來能使人輕飄飄的廢話！八成吃香喝辣的。」

夏露道：「你這話還眞有道理。」

夏光祖道：「爹何時說話沒有道理過？」

夏露道：「爹，我以爲，非但那混子不承認婚約，還可能殺我們父女滅口。」

「有那麼嚴重？」

「爹，你以爲女兒會誇大其詞？錢大來好像瘋了！」

夏光祖道：「他本來就有點瘋瘋癲癲地，由於妳中意他，爹才和他提這門親事，並非爹欣賞這小子。」

夏露狠狠地道：「爹，他非但不承認這門親事，還翻臉成仇！」

夏光祖道：「丫頭，咱們知道的都是實情，絕非造人家的謠言。因爲昔年我親自看見一個男人走出廬山一個秘洞，不久又奔出一個女人，那女子正是錢小玉，而且還在毒罵那人是淫賊。這不是很明顯嗎？況且一年後錢小玉產下一男嬰，而那次和我同時看到這一幕的還有金燕。」

夏露道：「爹，我以爲錢大來也很可憐。」

夏光祖道：「這話可千萬別在錢大來面前說，他絕對不喜歡聽『可憐』這一類的字眼！」

「他本來就很可憐，我可憐他是因爲——」一個人突然出現在林邊，可見此人剛才必在林中聽到二人談的話。

而此人就是夏露認爲他十分可憐的錢大來，他的確要殺死知道他身世的人。何況夏光祖又是兩個親眼目睹者之一。

他決定在短期內，使知道這秘密的人把所見的往事統通帶入地下，成爲永久的秘密。要知道夏氏父女能否逃離錢大來的劍下請看老少江湖故事之「武林新秀」，便知分曉。

（本段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血雨（一）



情侶遭殺害　手法竟一樣

毫無先兆地，一個女人突然從空中直墮下來。

「篷」一部車子剛剛經過，就被她壓中了。車頭的擋風玻璃碎得像粉一樣，車子立即停了下來，而開車的人，身子向後一靠，一臉都是血，一動也不動了。

由於受到了一隻手或一條腿的壓力，車子的響號長鳴起來。

路人們飛跑過來查看。

「天！這女人一件衣服都沒有穿！」

「這司機眞是無妄之災！」

「這女人大概是自殺！」

「一點衣服也不穿，這樣跳下來，精神一定有點問題！」

「也許是失戀！」

「這麼年輕美麗的一個女人，拋棄她的那個傢伙，一定是個瘋子！」

「奇怪，她怎麼一點血都沒有流出？」

「有人報警嗎？」最後才有人提起這個問題。這座城市就是如此的，公德心總是給放在最後。

這時，那座大厦的司閽已經報了警。一部巡邏警車首先來到，而途人已經圍了很多。附近的屋子，也差不多每一戶的窗口都有人探頭出來觀看。

那些女人大都表示可惜，因爲沒有來得及看到墮樓的那一刹。住得那麼近也看不到，似乎對不起自己了，那些男人們呢？則多數眼睛凸出，欣賞着這個女人的美妙裸體。

很少人感到惋惜和同情。因爲，這座城市就是如此的。

警車到達的時候，人雖然多，然而，當警察要找一個目擊事發的人來問話時，却沒有人有反應。最後，那個大厦的司閽上前來。

「我認識她！」他說：「她是住在廿樓的B座！」

* * *

司馬洛進入廿樓B座的時候，那裏已經有兩個警察在把守着了。裏面的擺設是相當豪華的，但現在這些豪華的東西都已給弄得亂七八糟了，像一個垃圾堆，只不過，垃圾堆中的垃圾，都是貴重的東西。

老莫跟在司馬洛的後面。這個胖胖、商人模樣的特務頭子。他向房間裏面一指：「裏面！」

那房間裏的傢俬沒有甚麼不對；但是，地上却滿是血。

幾乎使人懷疑，這房中的地上是鋪了一張暗紅色的地毡。但那不是一張暗紅的地毡，這地毡本來是白色的，仍然雪白的一角落，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其餘那些部份，是給血染紅的。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感到一陣強烈的惡心，命案現場也很少看到那麼多血的。

「她是從露台跌下去的。」老莫說。

司馬洛踏過那張血地毡，走出了睡房的露台望下去。廿層樓的下面，街上的汽車細小如火柴盒，行人更細小得像螞蟻一樣。

那部不幸的車子和屍體，自然是都已經移去了。

「大概不會有人看到出事的情形了！」司馬洛說。因爲，這座大厦對面的另一座

大廈只有十二層高，這裏廿層的對面只是空間，沒有對窗的人望得進這露台的裏面來。

「殮房方面初步指出，她的屍體裏面是一滴血也沒有的。」老莫說：「她的手腕大動脈上有一個大傷口，這却不是跌下去時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在跌下去之前，她是已經死了的。」

司馬洛指指那張地毡：「那些就是她的血？」

「應該是的。」老莫說：「兇手在廳中和她開始作鬥，打得很劇烈，你知道的，她是柔道高手。」

「我知道！」司馬洛黯然地說。

「他終於把她制服了，」老莫說：「在這裏割了她的手腕，把她體內的血放出。她在這裏流盡了血而死，然後他把她丟下樓。」

「這眞殘忍！」司馬洛說：「兇手在這裏割斷了她的腕動脈，讓血流盡了，然後才把她丟下二十樓。他根本不需要把她丟下去的！」

「那的確很殘忍！老莫看着那一地毡的血。」

喀擦！是一件東西碎掉了的聲，老莫連忙回頭，看見那是一隻塑膠的水杯。剛才司馬洛是拿着這隻塑膠水杯的，現在這隻塑膠水杯已給他揑碎了。司馬洛把碎片丟在地上。

「你對她的感情很深！」老莫說出。

「我對待她就像我的妹妹！」司馬洛說。

「我知道，」老莫說：「這就是爲甚麼我找你來，由你去找那個兇手會好一點！」

「誰幹的？」司馬洛問。

「我們猜是李國彬！」老莫說。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吼道：「你知道李國彬是她的甚麼人嗎？他是準備和她結婚的。」

老莫聳聳肩：「你知道我是不大重視人情的，我只是重視事實和證據。李國彬是和她一起住在這裏的。在她出事之後幾分鐘，有人看見李國彬匆匆走出地下的升降機，好像喝醉了酒似的。」

「沒有道理，」司馬洛說：「李國彬不喝酒的。」

「這是事實，」老莫說：「有目擊證人看見的。」

「李國彬不會殺人，」司馬洛握着拳頭：「也不喝酒的。」

「你何不去問問李國彬本人呢？」老莫說：「我們一直無法和他聯絡。你知道他會到那裏去嗎？」

司馬洛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知道的。」老莫說。

司馬洛是知道的。

* * *

李國彬是一個瘦長的年輕男人，斯文而英俊，戴一副黑框的眼鏡，皮膚很白。是那種有些女人一見就討厭，認爲太軟弱；但也有些女人一見就傾心到不得了的那種男人。這要看你的口味是如何了。

現在他的眼鏡已經歪了，一邊高一邊低，但是他並沒有把眼鏡扶正。似乎，他喜歡如此。

他正在吹一隻金色的喇叭，那喇叭咀正透出哀傷的音樂。他吹得很好，那是因爲他是樂隊裏的喇叭手。不過很少有獨奏的機會。

一滴汗從額上流下來，流到鼻樑的旁邊，沿着鼻樑流下去，與另一滴水會合。這另一滴水，却不是汗，而是一滴眼淚。

那喇叭不斷地哀鳴着，他的兩腮鼓脹起。他吹得那麼好，如果有鄰居，大概也不會埋怨的。但這裏沒有鄰居，這是一座小山，山頂上就只有他這一間小小的屋子。而，喇叭聲傳到山下，也只有一個人聽見，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司馬洛聽見喇叭聲，就知道李國彬是在上面了。

於是他加快脚步，走上山去。

門打開的聲音使李國彬立即停止了吹喇叭。他轉過身來，看見司馬洛的身影，就站在門口。屋內很陰暗，門外則有着强烈的陽光，因此他只看得見一個身影。

「誰？」李國彬問。

「我！」司馬洛柔聲地說。

人的樣子不認得，但是李國彬認得聲音。他立即放下了喇叭，身子也發抖起來，抖得很厲害。

司馬洛仍站在門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李國彬的咀唇張開又合上，說不出話來。

「爲甚麼你逃走了？」司馬洛問。

李國彬只是眼淚直流。

「我問你爲甚麼逃走了？」司馬洛說着，聲音變得嚴厲了一點：「現在他們以爲是你殺了她！你知道嗎？他們以爲你是兇手了，你這傻瓜！」

「的確是我殺了她！」李國彬的淚流得更多了，而喇叭從手上跌下來，「鏗」一聲。一隻喇叭，在能手的吹奏之下可以發出如此美妙的音樂；然而，當它掉在地上的時候，發出來的聲音，却是那麼單調的。

「你！」司馬洛叫着，一躍就到了李國彬的跟前，拳頭一揮，從下而上，擊中了李國彬的下頷。

李國彬整個飛了起來，撞在那小木屋的墻上，「轟隆」一聲，整間屋子都震動了，就像快要塌下來似的。李國彬兩眼翻白，看來就要暈過去了，但是結果，他還是恢復了清醒。

「打吧！」李國彬說：「殺死我吧！」

「我不相信！」司馬洛說：「你不可能做出這件事！」

「看吧！」李國彬伸起了兩隻手：「看吧！」他的指縫間還凝着乾了的血。他又把身上的外衣拉了起來，司馬洛看到他外衣裏的那件背心。那件背心上，也是沾滿了血漬，變得花斑斑的，有點像一張豹皮。

司馬洛大叫一聲，拳頭又揮動了。李國彬又飛了起來，這一次跌回剛才他所坐的那張椅子上，但是當然不可能坐穩。那張椅子「嘩啦」一聲給他壓塌了，他就坐在爛椅之上。

「是我殺了她！」李國彬還是說。

「爲甚麼？」司馬洛叫道：「爲甚麼？」

他愛那個死去了的女孩子如同他的妹妹，

同樣地，他對李國彬也不乏愛護。

李國彬奏得一手好音樂，有好的收入，是一個好人，那個女孩子嫁給李國彬，應該是一個好歸宿。但是現在却發生了這件事情。

「沒有爲甚麼，」李國彬一攤手掌：「就是我殺死她了！」

司馬洛執着他的衣領，把他揪了起來：「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可以幫你。媽的，你不知道殺人會判死罪的嗎？」

李國彬苦笑：「我知道殺人是死罪，我也願意死；殺人者死，這不是天公地道的嗎？你抓我去警局好了！」

司馬洛把他一推，讓他跌在那張板床上。他洩氣地看着李國彬，弄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終於，他說：「既然你知道殺人者死，爲甚麼你又要逃到這裏來？爲甚麼你不直接到警局去？」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到警局去，」李國彬說：「你帶我走好了！」

「你一定有苦衷的！」司馬洛苦着臉：「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得告訴我！媽的，你得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李國彬搖頭：「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司馬洛走向屋子的門口：「我不會帶你上警局的。李國彬，我只是想幫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你就送我上警局好了。」李國彬說：「沒有人能幫助我的！」

「想清楚吧，」司馬洛說：「我過一會再回來。」

他出了屋子外，沿着山坡走下去。那下面就是海，一片新月形的細滑沙灘。風景是優美的，如果不是交通不便，這裏應該會有許多泳客。

這裏也就是她和李國彬結識的地方。

她的名字叫碧嘉。以前，她也是S組的工作人員之一，很年輕，加入S組的時候只有十六歲。像所有S組的人員一樣，她也是有着一段傷心往事，不然的話，她也不會加入了。兩年之前，她在這海灣後面一間醫院中養傷。

她就是在這沙灘上結識李國彬的。有一天，當她的傷已經痊癒得七七八八的時候，她到沙灘上散步，就聽見李國彬在那石上吹喇叭。

李國彬的喇叭聲是那麼憂怨，把她吸引了，他們談了起來，李國彬告訴她，他之所以常常在海邊吹喇叭，那是因爲，他並沒有甚麼地方好去。他的老父親在不久之前已經死了。雖然是養父，而不是親生的，但由於養父是世界上對他最好的人，因此，也是他最尊敬和最愛護的人了。

他的死，李國彬覺得很是惋惜。他還希望，自己會在音樂壇上成名，不錯他現在有着相當好的收入，但是，他還沒有成名。養父希望他能成爲一位名家，讓他感到光榮一下的。

但養父已經死了，祇留下了山頂那間用以頤養天年的小屋子。而每當李國彬感到最寂寞的時候，他就到這裏來，在屋中或者在海邊吹喇叭。

她是一個傷心的人，她很容易被傷心的故事所感動，因此，她和他很快就談得很好。同樣地，他對她這個孤獨和傷心的人，也很容易產生好感。於是他們墮入了愛河。很快，他們就不再孤獨了。

李國彬不再想成名了，他只是想養得起她。她也不想再出生入死了，她只是想活下去，由於現在她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生存目標。他們住在一起，打算在短期之內就結婚的。

老莫並不反對她退出S組，他也希望他手下的人有美滿的歸宿，特別是那些女孩子們。

他們似乎是前程美滿，完全沒有困難的。爲甚麼現在却發生了這件事呢？

司馬洛完全不明白。

他想着過往的一切，碧嘉曾幫助過司馬洛辦過好幾件案子。司馬洛的生命之中有兩種美麗的女人，一種是作爲他的情人，另一種則是他的朋友。那種不是他的情人的女人，就成爲他的朋友，他對她們有着兄妹般的感情。

像碧嘉這樣一個女人，就是妹妹型了。她和李國彬要好，於是他對李國彬也有着像對弟弟一樣的感情了。如果有甚麼煩惱，他們是照例會向他伸訴的。但，這一次究竟發生了甚麼，李國彬事前並未提起，而在事後仍然不肯提起呢！

究竟發生了甚麼導致了她這可怕的死亡。

司馬洛想着這個問題，一面踢着地上的沙粒，思索着。他相信李國彬是一個理智的人，有甚麼事，他是應該對自己開口的。

他在沙上踱了幾圈，在那無痕的沙上留下了幾圈脚印，後來他覺得，李國彬應該也考慮夠了，便轉身準備向山上走回去。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了一部汽車馬達發動的聲音。這聲音吸引了司馬洛，第一是因爲這附近不是交通要道，又沒有別的屋子，難得會有別的車子的。第二，這部車子聽來是開得那麼急速。

司馬洛眯着眼睛，就看見了那部車子。那是一部紅色的硬頂跑車，一部新款的野馬牌，由於它的硬頂是前後低斜的，車廂之內的光綫是暗得多的，所以一時之間，看不見車中開車的人的樣子。那部車子轉了彎，就隱到山後面去了。

司馬洛加快脚步，向山上跑上去。他的第一個猜想就是，那人是李國彬；而李國彬現在已經想清楚了，他決定逃走！

司馬洛飛跑着回到山上去，到了那間小屋子的門外。

「李國彬！」他叫着。

忽然之間，他停了下來，眼睛呆呆地凝視着門口的地上。那度門是半掩着的，現在，在門下的地上，一攤血正在湧出來。不是一滴或者一絲血絲，而是一攤血正在流動，就像那度門裏是打翻了一桶血似的。

司馬洛呆了一陣，然後又恢復了快速的動作。好像旋風似的，他用肩向那門一撞，把門撞開了，於是他就看見了李國彬。

李國彬並沒有逃掉。李國彬就躺在床上，眼睛睜得很大，咀巴也張得很大。現在，他的喉嚨上已開了一個口，血正從這

個開口流出來。

這個開口，就是給剃刀之類的利器割開的。血出得那麼多和那麼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令人不敢相信人的體內會有那麼多的血！

「李國彬！」司馬洛叫道。

李國彬的喉嚨被割開，他是死定的了；不過，他是還不曾完全死去的。他的咀巴仍然在動着，似乎有甚麼話要說似的。

「是誰幹的？」司馬洛叫着問。很顯然，剛才，當司馬洛下了山之後，就有一個人進這屋中來把李國彬的喉嚨割斷了，然後就駕着那部紅色跑車離去了。但，這人是誰？

李國彬的咀巴又動着，很可惜，他不但血管斷了，而且氣管也斷了，這種情況之下，他是根本不可能說出甚麼話來。

他的身子再搐了一搐，便死去了。

司馬洛看着他，呆了一會。李國彬也死掉了，那麼，這件事情的眞正內幕，還有誰能告訴他？

司馬洛忽然迅速一轉身，就向山下跑。他的車子並不是停在山下，而是停在那條山路轉彎處的樹林之內。他是故意把車子藏在那裏，而步行上來，以免打草驚蛇的。現在，他又要跑回下去拿車子了。

他也知道，他是很難望追得上的了，由於對方那部車子已經去了太久，但他還得試一試的。他把車子開盡了速度，沿着那條崎嶇不平的小路飛馳着，一直馳到了公路上。

再沿公路馳行，馳過了一間碧嘉曾經在那裏休養過的醫院，再轉了一個彎，馳上了一個山崗的頂上。從那裏下望，可以望得很遠的路，然而他却看不到甚麼。那部紅色的跑車已去得太遠了，他連影都看不見。

司馬洛洩氣地停了下來。沒有希望追上，他就懶得再去追了。他只是集中了精神在動着腦筋。

現在他相信，殺死碧嘉的人很可能並非李國彬了。很可能就是殺死李國彬的同一人。可不是嗎？兩個人都是給利刀割破血管而死去了的，不同的只是，一個被割破的是手腕，另一個則是被割破了喉嚨。但，這是相同的手法。

司馬洛接觸過太多的兇殺案和兇手了，他知道殺人也像吸烟一樣，會受習慣的影響。吸慣了那一隻牌子的香烟，就是吸那隻牌子的香烟；慣用那一種手法殺人，也是會再用那種手法殺人的。

但是，爲甚麼李國彬却要代替這個兇手承認了殺人呢？

司馬洛又咬緊了牙齦，强逼自己回憶。他就是在極力回憶剛才見過的那個畫面。

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眼前迅速地閃過，就消失了。只是一個短暫的畫面，然而已經深印在他的腦海。司馬洛是有着攝影機一般的記憶力的，剛才，他就是把那個畫面像拍照一般拍了下來，存在腦海中。現在他正把底片找出來，加以冲晒。

冲了出來，晒好了，他可以看到那部車子的車牌號碼，不過不是全部。

他記下來了的那個畫面之中，那個車牌號碼却是並不完整的。它的一個部份給一棵小樹所遮住了。

那是號碼的第一個字。他知道號碼之前是ＫＫ兩個英文字母，跟着就是那個被遮掉了的數目字，再後一點，則是375三個號碼。那部汽車的編號，就是ＫＫ?375了。但是，那個看不見的號碼是甚麼呢？

司馬洛相信，這是並不難查的。只要把ＫＫ字頭，而末尾是375的車牌號碼找出來查一查那一部是紅色的野馬牌跑車就可以知道。野馬牌是一種昂貴的跑車，不會有很多部的，而且就是有，也不會集中在同一系列的車牌號碼上，更不會有着相同的顏色。

司馬洛相信，老莫一定很快就可以把這一部車子查出來了。

「野種！」他喃喃地罵着：「我要找到你！我會把你殺掉！我會把你宰掉的！」

他拿起了車中的無綫電通話器，與老莫聯絡。這和一般的士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差不多，也許只是昂貴一點而已，而且波段也與的士的不同。

「我已經找到了李國彬！」他對老莫說。

「在那裏？」老莫問。

司馬洛把地點報了出來，又說：「他們在周末有時會到那裏去渡假的。他們從不告訴人有這個地方，因此沒有人會到那裏去找他們。他們需要絕對的淸靜。他們現在是得到了！」

「他有甚麼話說？」老莫問。

「沒有甚麼話說，」司馬洛道：「他已經死了。你還是派人來收他的屍骸吧！」

「你——殺了他？」老莫難以置信地。

「不是！」司馬洛淡淡地說：「我沒有殺死他！」

＊　＊　＊

出乎意料之外，紅色的野馬牌跑車，車牌號碼近似的，竟有兩部之多。

ＫＫ5375和ＫＫ9375。兩部都是紅色的野馬牌。當老莫把這兩個車主的地址交給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不禁咒罵起來，因爲這使他不能肯定，還使他的工作加倍。

「世事眞是湊巧！」老莫也嘆了一口氣：「但不要緊，你挑選一部車子去查吧！另外一部車，我派人去查好了。」

「不，」司馬洛搖着頭：「都由我來辦。」

司馬洛是一個固執而强硬的人，他認爲一件與他有關的事，他自己就要一手一脚去辦妥。現在就是如此。他決心要親手把這件事情解決。

老莫聳聳肩：「這是我的提議罷了！兩位車主，其中一個是一位小姐，我知道你對小姐是比較感興趣的，所以，如果由你去調查那一位小姐——」

「那男的是怎樣一個人呢？」司馬洛問。他是毫無笑容的，顯然，他對老莫的幽默感，是一點都不欣賞。

「名字是麥廣深，」老莫看着手上的資料：「塑膠商人。是怎樣一個人可不知道了，交通部的檔案上是沒有其他私人資料的。」

「多大年紀？」司馬洛問。

「廿八歲！」老莫說。

「我先試試這麥廣深罷！」司馬洛說：「那件事應該不會是女人幹的！」

＊　＊　＊

麥廣深的模樣，就不像是一個好人。當司馬洛看見他的時候，就相信自己應該是找對了對象。他有濃濃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長長的頭髮，厚厚的咀唇，總之不是英俊瀟洒那一類型。麥廣深却並沒有自知之明，他似乎認爲他自己是英俊小生一名，穿最新潮的衣服，而頭髮長到接近女人的程度。

但是麥廣深有那部名貴的野馬跑車，而且顯然手頭上也有了不少可花的錢，因此，他倒也相當受女人歡迎的。

司馬洛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他那座花園洋房的門外，那時已經是近黃昏時份了。司馬洛的車子停在花園門外，等了很久，才看見他的車子駛出來。

那花園的閘門是由電子控制的，閘門一打開，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便如飛一般衝了出來。麥廣深把車子開得很快，很不羈的，如果不是他在很接近司馬洛的地方掠過，司馬洛也不會看清楚他的模樣的。醜陋的外表，再加上那部車子的模樣，使司馬洛熱血沸騰起來了。

他看過從李國彬的屋子離開的那部車，不就是開得那麼快、那麼不羈的？在這一刹間，司馬洛幾乎肯定了。但跟着，他的理智就回來了，他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錯覺；同一牌子的野馬牌跑車，外表當然是一樣的了，也許細節的裝飾上會有所不同。但上一次，司馬洛不過也只是驚鴻一瞥，並沒有看得太清楚。

接着，司馬洛的車子也開動了，在遠遠的後面跟隨着。

這一次，司馬洛駕着的只是一部很平凡的車子，一部小型日本房車，滿街都是的那一種，那是爲了避免惹人注目。如果開了他自己那部法拉利或爵士頓·馬田來跟蹤，那就實在是太笑話了。那種名貴的跑車，在一哩之外都可以注意到的。

麥廣深的車子並沒有開到很遠，他只是駛過市區中心，在近郊之處一間兩層高的屋子前面慢下來，轉了進去，在停車場中停下；他下了車，就進入了屋裏。

司馬洛也轉進去，在一個車位上停下。停車場的接待員走過來，詫異地看着這部普通的車子：「司馬洛先生，你的跑車呢？」

「哦，拿去大修了，」司馬洛吃笑着：「這一部是車房借給我暫用的。」

「來賭幾手嗎？」

「嗯！」司馬洛說。

原來，司馬洛對這個地方，並不陌生的。這裏就是紅獅俱樂部，他常常來這裏賭錢的。有時是在悶的時候一個人來，欣賞一下那些賭徒們的面目。也有些時候，他是在這裏招待一些朋友，所以這裏的人是認得他的。

一個出手豪爽的人，在這種地方會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司馬洛就是這樣一個人。司馬洛指指麥廣深的車子：「認得那個是誰嗎？」

停車場侍應生的眉頭皺了一皺：「那是一位麥先生，我和他不大熟的。他——你知道，很少人和我們這些人談話！」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麥廣深是一個狗眼看人低的人，不過他沒有說明白。

「他常常來的嗎？」司馬洛問。

「一星期總有三次！」那侍應生說：「我看他是爲找女人來的，每天晚上都和一個女侍出去。」

「有固定的一個嗎？」

「菲菲！」

「哦，菲菲！」司馬洛點點頭。菲菲有一個特徵，就是有着卅八吋的胸圍，而且卅八吋都是眞實的。這是可以親眼看到的，由於菲菲是一個無上裝女郎，侍酒於紅獅俱樂部的無上裝酒吧。無上裝侍酒是一種流行的玩意，作爲一間追得上潮流的高級俱樂部，紅獅是不能不兼有此項設備的。

這種侍酒女郎陪一杯酒的價錢相當昂貴，要帶她出去的話，代價就更加厲害了。麥廣深一星期帶她出外三次，那他一定有不少可以花的錢了。

司馬洛離開車子，走進俱樂部的大門。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貴婦打扮的女人迎接他。

「爲你組織一個牌局好嗎？」她問。她是這裏的女經理，一個談笑風生、面面俱圓又老於世故的婦人。

「不，」司馬洛搖搖頭：「今天不賭錢，我只是想進那裏面看看。」他向酒吧的方向指一指。

「哦，」她說：「這倒是意外！」

「人是要換換口味的。」

「如果是這樣，我倒考慮客串登場一次了，只是爲了能陪你。」她嫵媚地笑着。

司馬洛瞥一眼她的胸部：「你還有本錢這樣做？」他也禁不住吃吃笑起來。

「你想不想檢驗一下？」她凝視着他：「我在後面有一間私人的房間。」她輕輕執住他的手。

司馬洛相信這位女經理是一向對他有意的，而現在，她的意思似乎更加明顯了；但司馬洛對她却不感興趣，她似乎是老一點了。男人多數喜歡年輕一點的女人，如果與自己是同年紀的，那就太老了。

他在她的額上輕吻一下：「改天吧，今天眼睛有點不舒服，明天我得去見眼科醫生了！」

他們在哈哈笑中分開，司馬洛獨自進入了那無上裝酒吧。那裏面的燈光是很暗的，而低沉銷魂的音樂在奏着。上身袒露，只穿透明尼龍迷你裙的女侍應在走來走去。在這個地方，你用不着喝酒，也已經半醉了。

那裏面的顧客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司馬洛坐在一角落裏的卡位中，望着對面另一個卡位。

那邊，麥廣深已經和菲菲坐在一起了，他們正在有講有笑的。

兩個酒女走過來陪酒。她們對司馬洛倒是有眞正的好感的；因爲在這種地方，如此英俊瀟洒的客人實在少有。同是賺錢，對着司馬洛，總勝過對着那些「老甲魚」多了。

同樣地，那個其貌不揚的麥廣深，勝在年輕，也成爲了相當受歡迎的人物了。三個酒女圍着他在卡位之中嘻嘻哈哈的，

好不開心，在這其中包括菲菲。麥廣深則顯然是對菲菲一往情深的，他的注意力，主要也是集中在她的身上。

司馬洛的身邊也同時來了兩個酒女。她們雖然袒露着乳房，但對於他實在沒有甚麼吸引力。不錯，他也喜歡裸女的，由於他是個男人；但這樣裸法，缺乏神秘感，老實說，就和上肉食公司去看豬肉差不多了。

這兩個酒女和司馬洛有講有笑的，而且似乎坐下了就不願走。司馬洛則虛與委蛇，他老是用眼角留意着麥廣深。

忽然有人一拍他的肩。司馬洛回頭，看見原來就是那位女經理。

她揮揮手，那兩個酒女就走了，她在司馬洛的對面坐了下來，說：「讓我來陪你喝一杯罷！」

司馬洛微笑：「你這裝扮，就已值回票價了。」

「但我是免費贈送的！」她說：「而且連酒也是我請你喝。！」

「這又不同了，」司馬洛說：「隨便坐吧！」

她已經帶來了一杯酒，現在她呷了一口，說：「那個人叫麥廣深！」

「誰叫麥廣深？」

「你正在注意着的那個人。」她說。

「你的眼光眞厲害。」司馬洛有點難爲情。

「這裏發生的事我全知道，」她說：「不然我怎麼管理呢？現在我要請求你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在這裏打架，這對生意會有很大影響的。」

「誰說要在這裏打架？」司馬洛聳聳肩。

「我知道你是甚麼人，」她說：「你在這裏打架，我也不會感到意外。我的要求是，如果要打的話，起碼你也到外面去打，當然，若不打架，那是最好的了，你要知道麥廣深的事，我可以告訴你。」

「很好，」司馬洛說：「麥廣深是一個甚麼人物？我對他是一無所知的，除了知道他有一部紅色的野馬跑車。」

「麥廣深是一個惡人！」她嚴肅地說。

「惡到甚麼程度呢？」司馬洛問。

「有一次他在這裏的停車場中和一個人爭執，」她說：「他把那人的兩隻門牙也打落了，那人還是一個休班探員。結果沒事！」

「你把他說成神仙一樣了，」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皺着眉頭：「連我也不敢這樣做的。」

「他認識不少大人物，」她說：「剛剛前天他才和一個歐洲人在這裏一起喝酒，那人叫威廉斯。威廉斯則是經常和警司之類的人一起玩的。」

司馬洛的胃裏開始收緊了。麥廣深的背，與他所要找的人現在有八成符合了。

在停車場把人家的門牙也打了下來，這表示麥廣深的脾氣很暴躁及殘忍。碧嘉遭遇到的兇手一定是這樣一個人。

他絕對不相信碧嘉是李國彬殺的。但，李國彬爲甚麼硬要承認自己是兇手？，如果人是麥廣深殺的，那麥廣深與李國彬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居然弄到李國彬也肯代他認罪？

「麥廣深究竟是幹甚麼的？」司馬洛問。

她聳聳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手頭寬裕，帳單從不拖欠。在我的眼中，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了。」

「還有甚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我不知道甚麼了，但菲菲應該知道多一點。他正在追求菲菲，你可以問菲菲的。」

司馬洛看着她：「菲菲喜歡他，我怎能問菲菲？」

「菲菲不是喜歡他，」那女人說：「菲菲是喜歡你！」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只是你善忘罷了，」那女人說：「你忘記了那一次你替她解圍嗎？」

司馬洛這時就恍然地記起了。不錯，他曾經替菲菲解圍過，但那是相當久之前的事了。有一次，一個洋漢喝醉了酒，擊破了一隻酒瓶，拿着半截酒瓶追逐菲菲。大概是對她有所要求而不遂的吧。

那洋漢高大而孔武有力，連俱樂部裏的打手也不敢接近他，結果還是司馬洛替她解圍。司馬洛拿起了一隻桌球，向那人擲過去，準確地擲中了額角，那人就這樣暈了過去。

司馬洛聳聳肩：「我差不多忘記了這件事！」

「但這種事情，女人却是不會忘記的。」她說：「菲菲很感激你，她一直希望你來請她喝一杯酒。」

司馬洛向菲菲望過去，在同一時候，菲菲也正在向他望過來。司馬洛連忙把眼光移開，因爲，菲菲的眼光像有火一樣。碰到那些有危險性的眼光時，司馬洛是知道的。

「明天晚上來找菲菲談談好了，」她說：「明天晚上，麥廣深大概不會來。」

「明天晚上試試吧！」司馬洛點點頭。

菲菲又望過來，連帶使到麥廣深也對司馬洛投以詫異的一眼。司馬洛有點不安地移動一下身子，說：「我還是結帳吧，我明天晚上再來好了。現在我去玩牌，你替我留心着好不好？麥廣深走後就叫人通知我！」

她點點頭：「你有甚麼吩咐，我一定做得到！」

司馬洛放下一張鈔票，離開了酒吧，而轉到俱樂部的裏面去，那裏已經有一個撲克牌局在進行着。牌局上的人，每一個都是司馬洛所認識的，而他們對司馬洛的加入也甚表歡迎。

司馬洛在牌局中坐下了，很小心地玩着，但却有點心不在焉。

他今天晚上並不是有心來賭錢，只是來消磨時間而已。這一消磨時間，也倒花了他不少錢，因爲在四十分鐘之後，他已經輸去了差不多五百元，在這時候，就有一個侍者進來，在他的耳邊低聲說：「經理說你應該走了！」

司馬洛當然明白他是甚麼意思，於是離座而起，出到停車場去。

麥廣深的車子仍在那裏，不過，當司馬洛上了車的時候，麥廣深就出現了，他和菲菲在一起，然後他們上車開走了。

司馬洛開着車子在後面跟着。

麥廣深的車子是一直向近郊的區域駛去的。

走到半路的時候，司馬洛就知道他是要到甚麼地方去了。他去的那個地方是一座小山，那座小山上並沒有甚麼好去處，那裏只是出了名的姻緣道。

當然，司馬洛也明白，麥廣深大概是到那裏去幹甚麼了。

他沒有跟着上去，只是把車子停在路口，等着，有點孤寂的感覺。麥廣深在上面的場面現在一定是溫馨而綺麗的了，但他司馬洛却是在這裏冷冷清清的。

司馬洛以爲他會等很久，但是，他却只是等了六分鐘，便又看見了麥廣深的車子。麥廣深的車子正沿着山路飛馳而下，開得很快，太快了。當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面前掠過的時候，司馬洛又眯起了眼睛。

司馬洛看見，現在這部車中是只有麥廣深一個人的。剛才上山的時候，他明明是載着菲菲的；但是現在下來，却沒有了菲菲。

司馬洛的心大跳了起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時，他的心好像要分裂似的。他一方面想跟着麥廣深而去，另一方面，却又想上山去看看菲菲；但是，由於他是一個紳士作風的男人，所以他終於還是決定上山去看看菲菲了。

他把車子開動了上山而去，開到了半山，就看見了菲菲。菲菲正在步行而下。很可憐的，穿着那襲晚裝，走在那很少會有人行走的路上。司馬洛的車子在她的身邊停下時，她嚇了一跳，發出一聲尖叫。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司馬洛柔聲地問。

菲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咀巴也張成了O形：「你，司馬洛！」她顯得不能相信的。

「上來吧！」司馬洛說。

菲菲上了車，司馬洛把車開動了：「怎麼你會一個人在這裏散步的？」他問。

「散步？我不是散步！我——」菲菲忽然掩着臉，失聲哭了起來：「我不是在這裏散步——」她靠在那座椅上，號啕大哭起來了。

「我要送你到甚麼地方呢？」司馬洛問：「你住在那裏？」

菲菲却不理他，還是在哭，司馬洛只好把車停了下來。

「讓我猜，」司馬洛說：「你和你的男朋友吵起架來，他生氣，把你丟下，自己跑掉了。」

「不是男朋友，」菲菲抬起了淚眼，憤怒地看着司馬洛：「那是一位客人，剛才在公司你也看見的。他和我一起出外，來到了這裏，他要我——我不肯，他就把我推下車，開車走了！」

「哦，那個麥廣深！」司馬洛點點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男人都是這樣的，」菲菲嗚咽着說：「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形了。好一點的會送你到巴士站或者有的士坐的地方才趕你下車的。」

「你想不想我替你復仇？」司馬洛問：「我可以替你打他一頓。」

菲菲搖着頭：「我們從來不報復的。這些客人，他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你，你要找他們就難得很了。你對他們報復了，他們再來向你報復，那時才麻煩呢！」接着她忽然止了哭，好奇地看着司馬洛：「你怎會到這裏來的呢？」

「也許是緣份吧！」司馬洛說。他頓一頓，卻說出眞話來了：「坦白說，我是爲了麥廣深而來的。我在調查這個人！」眞相是瞞不住的，反正，那位女經理一定會跟菲菲講的。

「他犯了什麼？」菲菲問。

「我還沒有找到證據，」司馬洛咬着牙：「你可以幫我嗎？」

「怎樣幫你？」菲菲問着，眼睛狡猾地閃動了起來。

「我想對他知道得多一些，」司馬洛說：「你既然經常和他出外，一定有很多機會和他談話。他這種人是最喜歡誇口的，他一定會對你說過不少關於他的事。」

「男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找一個適宜談話的地方，讓我問你幾個問題好嗎？」司馬洛說。

「我們還沒有談代價的問題！」忽然之間，司馬洛發覺，菲菲的悲意已完全沒有了，她的眉目之間還隱着笑意。

「錢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不會虧待你！」錢的確是司馬洛最不在乎的東西，老實說，他老頭子剩下來的財產多到光是利息他也不容易花完，一想到那些錢他就要頭痛。

「我並不是爲了錢就什麼都肯做的，」她說：「不然，我剛才已經答應了麥廣深了；反過來說，我也並不是做什麼都爲了錢！」

「那你想要什麼？」

她的身子向他挨過去。「我要你對我好一點，」她柔聲地說：「如果你對我夠好，我就甚麼都給你了。」

司馬洛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這樣夠好了嗎？」

「再好一點吧！」菲菲說。

司馬洛的心怦然一動，在他的眼中，女人並不因爲她的身份或職業而分貴賤的，主要還是要看她知否自愛。菲菲寧可給麥廣深推下車也不肯就範，那麼她也算是一個自愛的人了，因此她是有她的可取之處的，起碼她不會是一個骯髒的女人。至於她的美麗，則這一點是早已很明顯了。

「在這裏？」司馬洛問。

「你不是說送我回家嗎？」菲菲說：「現在回到我家去吧！」

司馬洛聳聳肩：「眞的要取得了代價之後才肯開口？」

「當然了，」菲菲在他的耳朵上輕輕地咬了一口：「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去吧！」

＊　＊　＊

菲菲是與兩個同事一起住的，他們是三個人住一層樓。但是在回去之前菲菲打過一個電話。她們大概是有默契，當菲菲和司馬洛回到去的時候，整層樓已經沒有了人。

「她們到了隣埠去賭錢，」菲菲說：「她們不會回來的。」

她讓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斟來了兩杯酒，開了唱機，然後他們就跳起舞來。

在很柔和的音樂中，他們很陶醉地慢慢跳舞。她喝得很少，但是，她卻似乎已經醉了。她軟軟地靠在他的懷中，眼睛一直都是閃着亮光的。

後來，他們就不顧那音樂，停了下來接吻。後來她的手在他腰後一按，溫婉地說：「我們到裏面去吧！」

他要把她抱起來，但是她輕輕推開他的手，和他一起走進了睡房。

司馬洛走到房內詫異地說：「你的床那麼小？」因爲那不過是一張三呎的單人床。

「我從來不打算兩個人睡！」她微笑。

司馬洛替她把背後的拉鍊拉開了，「嘶」一聲拉了下來。她輕輕一推他的胸膛，說：「讓我自己來吧！你躺在床上好了！」

司馬洛在床上躺了下來，看着她。菲菲伸手到背後，把那條拉鍊拉盡了，然後一聳肩，那件衣服就滑了下來，在脚下聚成一團。她身上現在就只有一件白色的乳罩和一條白色的三角褲。

她就這樣站在那裏望着他，微笑着說：「你從來沒有見過我這樣，是不是？我露出來的時候見得多了，這樣你卻沒有見過！」

司馬洛的眉毛一抬：「這倒是眞的，而且，這樣更加富於吸引力了，！不要脫下來！」

她並沒有把乳罩脫下來，但是她卻把手放到腰間，兩隻拇指勾住了三角褲的那條橡皮帶，輕輕地向下推！，那薄薄的一條內褲，推過了大腿的部份之後，便跌在地上了。

司馬洛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菲菲是他從來所見毛髮最濃密的女人之一，他相信她的熱情也是一樣濃的。

她走上前，在床邊坐了下來，柔聲地說：「我是很乾淨的，你也許不相信，我是很乾淨的，我很少和男人——」

當她動手替他解開衣服時，他的手就放在她的身上，技巧地弄着。後來，當他的衣服也解除了時，她的乳罩也終於脫離了身體。

這時，她已經是熱情如火了，而他也是一樣，飢渴無比。她把他完全吞沒，讓她的最深處迎合着他。在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就明白，這是一個不發則已，一發不可收拾的女人，因爲十分鐘之後她仍沒有被收拾，而且愈加狂放了。

後來，他們就乏力地躺了下來，她仍然緊緊地箍着他，仍然把他吞沒着，不放他出去。

司馬洛感到一陣無比的鬆弛，他是實在需要一個女人的，因爲他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女人，而且，這兩天裏面，精神上所受到的壓力，也使他需要鬆弛。他並不後悔遇到菲菲。

「我的天！」菲菲終於嘆一口氣說：「你在床上竟然和打架的時候一樣好！」

「現在有心情談話了嗎？」司馬洛問。

「嗯！」菲菲點頭：「你有什麼問題，問吧！」

司馬洛開始向她提出有關麥廣深的問題。但是，問過了之後，他又後悔了。

他在菲菲的身上浪費了太多時間，而她並沒有告訴他什麼新鮮的事物。菲菲只是告訴他那個女經理也告訴過他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新鮮的。

不過，菲菲的「口供」，倒是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麥廣深是殘暴而不擇手段的一個人，很像是會殺死碧嘉的那一種人。

後來，菲菲柔聲說：「你還有什麼要我幫忙你的嗎？司馬洛？」

司馬洛沉思着，後來他說：「我倒希望你能夠把他引開，讓我有機會搜一搜他的屋子。不過現在你卻已經和他鬧翻了！」

「他會再來找我的！」菲菲說。

「你那麼有信心？」

「當然了，」菲菲說：「難道你不知道，我幹的是什麼行業嗎？我的職業是專門和男人交易的，我懂得男人心理；我可以和你打賭，不出三天，他就會再來，給我多買幾個鐘，萬般賠不是，然後再求我陪他出去。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的，到不了手的女人，就永遠都是好的。」

「那麼，」司馬洛點着頭：「我們可以安排一下的！」

就在這個時候，廳中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菲菲咭咭地笑着：「我敢打賭，這就是那傢伙打來的電話了！」

「那你爲什麼不去接聽？」司馬洛問。

「爲什麼要我去接聽？」菲菲說：「吊吊他的胃口，不是更好嗎？男人是不能對他太好的，對他好，他就看不起你了。」

「男女都是如此的，」司馬洛承認：「越難到手的越好。」

「聽一聽吧！」司馬洛說：「安排一下，如果他是現在要見你的，那最好了，他來見你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家裏去見識一下。」

「現在？」菲菲難以置信地：「你不累嗎？」

「你累嗎？」司馬洛問。

「不！」菲菲說。

「那麼我也不累了！」司馬洛說。

「好的！」菲菲跳下床，赤裸着身子跑出了廳中。電話是仍然在响着的，她接聽了，低着聲音講了好一會。

後來，她放下了電話，回來說：「行了，我在半小時之後在大酒店的咖啡座和他見面。」她說着到浴室裏去洗澡了，她那特別碩大的乳房跑起來一彈一彈的，使司馬洛不禁笑起來。

洗完澡菲菲回來動手穿上了衣服，然後就跑到梳粧枱前坐了下來，開始化粧。司馬洛坐在那裏看着她。她匆匆忙忙地弄着，好像一隻忙碌的螞蟻。

「看你仍然很緊張！」司馬洛說。

「對人是另外一個問題，」菲菲說：「我對事是很認眞的。我答應了半個鐘頭，就不會超過四十五分鐘才去的，你要我纏着他多久？」

「兩個鐘頭吧，」司馬洛說：「在通宵咖啡座上兩個鐘頭，沒有人會怪你的！」

「很好！」菲菲說。

「希望你也守時，」司馬洛說：「你答應了兩個小時，不要少過一百廿分鐘！」

「會多過，不會少過！」菲菲說。

（未完・一）



上文提要：劉三駕馬車送柳花花往八太子山土地廟，去找慈悲劍客夏無情，柳對這個既無朋友又無敵人的獨行俠客甚感訝異……途中柳花花不期遇見獨孤美，同往城裏下榻四海客棧，獨孤美隨柳花花往賭場賭錢，正當獨孤美連贏幾場時，兩個色瞇瞇的賭徒望着獨孤美，不斷發出……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赴會屠宰場　驚煞俏嬌娃

屠大樹大笑著說：「大少如果不喜歡，就當我們沒說。」

陶大姐似已發現不對，她趕快打圓場：「我說大少呀，你今天應該高興才對，上回你贏走六萬，這次只怕有十幾廿萬……」

到後面她的話忽然停住。

因爲她已經發現柳花花的臉色冷得像塊冰。

他在這裏從來都是嬉皮笑臉的。

他已經生氣了。

陶大姐吃這行飯，自然是善於察言觀色，而且也是個反應極爲靈敏的人，她趕緊道：「屠大爺，孔大爺，不是我說你們二位，你們不看清楚，人家獨孤姑娘可是規規矩矩的姑娘家，你們怎可以開這樣過份的玩笑？還不快點跟人家道歉？只怕大少眞是要生氣了。」

孔如明大笑道：「陶大姐就是愛說笑，規矩的姑娘家怎會到妳這種地方來，眞是。」

可是當他看到柳花花的臉色時，他呆住了。

因爲柳花花確實已經生氣了。

他生氣的樣子好可怕，連聲音聽起來都讓人打冷顫：「你們兩個說完了沒有？」

沒有人講話，連獨孤美都不敢。

她現在才知道，原來柳花花生起氣的樣子，大概連鬼看了都怕。

旁邊幾桌的人也發現不對，紛紛停下賭局，攏上前來看熱鬧。

柳花花寒著臉，聲音像冰一般冷：「兩條路給你們選，一個是向她磕三個響頭；一個是你們同時向我出手。」

屠大樹和孔如明面如死灰。

「柳花花！」陶大姐忽然冷冷說道：「你應該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是不准動手的。」

柳花花看也不看她，冷哼道：「你們這裏的規矩可以侮辱人？」

陶大姐歎了一口氣道：「他們是無心的，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獨孤美也趁勢說：「算了，我們走吧。」

柳花花轉身冷冷瞪了她一眼，獨孤美連忙住口不語。

他回過頭瞧著屠大樹和孔如明：「在我數到二以前，你們必須做出決定。」

「等一等，」陶大姐忽然作了一個手勢，外頭進來了十幾個彪形大漢站在她身後，她冷聲笑道：「如果他們選第二條路的話，你一定要把這些人算上去。」

任何一個賭場，決不允許有人在裏面打架生事的，就是柳花花也不行。

所以財神賭坊的打手已全部出籠。

柳花花置若罔聞，冷冷的說了一聲：「一！」

所有的人都讓開了，可是他們並沒有走，無論如何能親眼看柳花花跟人打架，好像不是件容易的事。

柳花花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口裏已說出第二個字：「二！」

屠大樹和孔如明已撲向柳花花。

賭坊的十幾個打手也像餓虎撲羊般的衝向柳花花。

他們的身形都很快，一看就知道每個

人都有著很紮實的功夫。

可惜的是，柳花花的身形比他們還快，而且功夫也要比他們紮實多了。

就算是獨孤美離得他最近，竟也看不清他是怎麼一手抓住屠大樹、一手抓住孔如明的；既好像他兩人原本就像小雞般的被柳花花提在手上，然後就像風車般的被舞弄起來……

於是，那十幾名彪形如餓虎般的打手，竟都像秋天的落葉，被風車吹得四散飛舞……

一時之間，只聽得滿室哀號，只見得滿天人影紛飛，然後就是乒乒乓乓的一陣落地聲。

最後，就是那些打手全躺在地下的時候，柳花花手中的兩隻「小雞」忽然變成兩隻大鵬鳥般飛向那度刻有雕花、又厚又重的柚木門上……

只可惜木門雖又厚又重，却也承受不了那兩隻「大鵬鳥」的衝勁，一陣嘩啦乒乓响，木門竟被撞得稀爛！

那兩隻大鵬鳥，也就是屠大樹和孔如明，此刻却像死人般的躺在地下，再也爬不起來。

大家回頭看柳花花的時候，却見他動也不動的坐在原來的椅子上，而且還端著酒杯在慢慢喝著。

如果有人說他剛剛才打完一架，只怕是說破了咀也沒人肯相信。

旁邊觀看的人，個個像鬼般的呆住了。

其實這場架沒打前，每個人心裏都有數，誰都知道花花大少一定打贏；只是誰也想不到他贏得這麼快、這麼輕鬆、這麼令人難以相信。

這那裏是打架？簡直就像特技表演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目瞪口呆。

「陶大姐，」柳花花懶懶的伸了一個腰，聲音也懶懶的：「賭局既然散了，妳是否應該結結賬？莫非妳想留我們在這裏過夜？」

陶大姐如夢中醒來般的哦了一聲，連忙趨前笑道：「結賬結賬，馬上替您結賬。」

陶大姐捧起獨孤美桌前的賭碼，走向前頭帳房；沒多久，她手中拿著一大疊銀票送到獨孤美桌上，口中笑著道：「獨孤姑娘，妳運氣眞好，今天場子的客人算妳贏最多了。」

「十七萬伍仟兩！」獨孤美數了一下，不禁嚇了一跳。

十七萬伍仟兩雖然不是大得不得了的數目，可是獨孤美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拚死拚活，大概幾年都掙不到這筆數目。

她趕快把它交給柳花花。

柳花花接過，抽出一張面額壹萬伍仟兩的銀票遞給陶大姐，口中說道：「地下躺著的共有二十個人，每人五百兩醫藥費，損壞的東西估價壹仟兩，歇業三天整修，每天補償壹仟兩，另外壹仟兩是陶大姐的花紅，正好是壹萬伍仟兩。」

陶大姐在柳花花臉頰上親了一下，笑道：「你總是討人喜歡。」

柳花花大笑，把銀票塞在獨孤美手中，拉著她的手，一面走一面說：「獨孤美，爲什麼妳的運氣總是這麼好？」

離開財神賭坊之後，獨孤美不願坐車，因爲這個城市對她來說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她要柳花花陪她逛街。

柳花花是個最懶得走路的人，可是也拗不過她，只好陪著她東走西走。

但是走了沒多久，獨孤美却嚷著要坐車了。

因爲她發現蘇掌櫃爲她買的衣服，非但不是柳花花所說的越醜越好，無論在款式、質料、價錢各方面，顯然都是最高等的；否則街上怎麼會那麼多人往她身上瞄？

其中不乏有三五成羣的登徒子當街大吹口哨，連幾歲大的頑童也跑過來往她身上衣服摸一把，口中說著「阿姨，妳好漂亮」，獨孤美忽然覺得自己像怪物，心裏著實彆扭。

「難道城裏的人都是這麼輕浮而大胆的麼？」當獨孤美坐上馬車的時候，不禁皺起眉頭問。

「不是每個人都碰得到的，」柳花花笑著說：「通常只有美麗而又出來的女人才有這種榮幸。」

這句話無疑使獨孤美心頭一陣飄飄然。

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好像都喜歡聽讚美的話。

誰不喜歡？

＊　＊　＊

這個地方，獨孤美好喜歡。

這是間南方茶館。裝設古樸而幽雅。地方寬敞而簡潔。

樓下是通座，正中央有一位說書先生正在說「西廂記」裏的張生和崔鶯鶯私會的故事。

樓上是包廂。

廂座古色古香，空間很夠，大概可以坐上十個人左右。

柳花花和獨孤美現在就坐在廂座裏。

柳花花倚著樓杆，凝神聽講「西廂記」。

獨孤美則聚精會神的看著旁邊的茶博士在烹茶。

當茶博士泡好茶端上來的時候，她怔住了。

因爲她從沒見過那麼小的茶杯。

那個茶杯，只怕連姆指大都沒有。

這麼小的茶杯所盛的茶，怎麼夠她一口喝？她抿咀想笑，却見柳花花小心翼翼的端著小茶杯，閉著兩眼，竟用鼻尖湊前去聞茶。

「花花柳，你什麼時候學會用鼻子喝茶的？」這句話，若在平時她老早就衝口而出。

可是她現在却沒有說。

因爲她現在已是個非常乖巧的人。

她知道，這個世界上，她沒見過的、沒聽過的，一定比她所見過的和所聽過的還要多。

無論如何，她不能讓柳花花覺得自己是個土包子。

所以，她也跟著端起茶杯，閉著兩眼，用鼻尖去聞茶。

果然，一陣芬香撲鼻而來。

獨孤美只覺整個人頓時神清氣爽，說不出的快活。

原來聞茶有這麼大的好處。

獨孤美竟忘神的聞茶……

却見柳花花噗的一聲笑出來：「獨孤美，妳什麼時候學會用鼻子喝茶的？」

獨孤美連忙睜開眼，却見柳花花杯中已無茶。

她不禁怔住。

因爲她搞不清楚柳花花到底是用咀還是鼻子，把那杯茶喝光的？

她端著茶杯，竟不知所以。

可是當她看到柳花花一臉捉狹的笑容時，她不禁脹紅了臉，嗔道：「你爲什麼喜歡戲弄我？」

柳花花大笑。

他盯著她說：「一個人如果對一件事不懂，並不一定是笨人；但是他如果不懂而又不肯問，那大概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了。」

獨孤美雖然氣得直瞪眼，但却也想不出話來反駁他，只好噘起櫻紅小咀，一句話也不說。

最後，她終於搞清楚了。

原來這就是南方閩人的喝茶方式。

閩人習慣喝茶前，先聞茶香，然後再慢慢的一口一口輕啜，他們稱之爲「呷茶」。

獨孤美覺得很好玩，「他們爲什麼不一大口的喝？莫非他們都是很小氣的麼？」

柳花花笑起來：「妳聽說過修心養性這句話嗎？」

獨孤美笑道：「喝茶就是喝茶，和修心養性有什麼關係？你又想唬我？」

可是當獨孤美喝過兩三泡茶之後，她發現柳花花並沒有唬她。

果眞這種喝茶方法，還眞能修心養性，因爲她覺得自己此刻眞是氣定神閒。

「這是最名貴的文山包種茶，」柳花花很耐心的爲她解說著：「如果泡之靈山泉水，烹之南方蔗渣或橘皮，則味道更佳，不僅入口芬芳，入喉甘甜，而且保証令妳終日生津止喝。」

原來喝茶還有這麼大的學問，獨孤美忍不住說道：「既然如此，你什麼時候帶我去南方呷茶？」

「這倒不必跑到那麼老遠去，」柳花花笑著說：「我就有一個朋友精於烹茶，妳如果喝過他煮的茶，只怕以後別的茶妳再難以入口。」

獨孤美開心的說：「你一定要帶我去喲。」

柳花花忽然想起什麼，「我爲什麼要帶妳去？」

說著，望向樓下聽說書，一句話也不說。

獨孤美一怔，低聲道：「是不是剛才在賭坊裏爲你惹來麻煩，你不高興了？」

柳花花沒應聲。

獨孤美嘟起小咀，「其實那姓屠和姓孔的，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不會生氣的，只是你自己生氣吧了，你怎能怪我？」

柳花花望著樓下，並沒有翻過臉來。

獨孤美咀翹得更高，「至少我還幫你贏了那麼多錢，可見我在你身邊還是有好處的。」

柳花花突然轉過身來。

可是他仍然沒有說話。

他好像在沉思。

因爲他剛剛看到一個人走出門外。

他只看到背影。他覺得好眼熟。但是他却偏偏想不出起是誰。

所以他沈思。

獨孤美自然不知道，她還眞以爲他不高興了。

她本想開口，却見柳花花比她先說話：「妳想，我們方才在財神賭坊這麼一鬧，是不是全城的人都知道我柳花花在城裏了？」

「自然是的。」獨孤美應了一聲，忽然笑著道：「哦，原來你是利用我來鬧賭場，以便讓那個倭奴人知道你已經來了，我還眞以爲你是爲了我才生氣跟人家打架的呢。」

獨孤美不禁有點洩氣，因爲她瞭解柳花花是個不喜歡跟人動手的人，而他爲了自己大鬧賭坊，無論如何，獨孤美心底總是有一份不想讓人知道的高興。

「妳眞的這樣想？」柳花花瞪著她。

「不是，」獨孤美笑著說：「我逗你玩的。」

柳花花瞪了瞪她，却不再說什麼。

獨孤美心中却有一絲甜蜜蜜的感覺。

「我們換個地方吧。」

柳花花忽然說了一聲，正想站起來，却見茶博士拿著一封信走進來。

「大少，有人在櫃台留了一封信，是您的。」他把信交給柳花花。

柳花花拆開一看，只見信紙上寫著：花花大少，南門屠宰場見。

署名是「你想找的人」。

這封信好簡單，頭尾不過十五個字。

獨孤美不禁問道：「你想找的人是誰？」

柳花花揉掉紙箋，笑著說：「一定不是獨孤美。」

獨孤美白了他一眼，「你想，會不會是倭奴人？」

「我爲什麼要想？」柳花花說：「我去了不就知道了嗎？」

「有道理，」獨孤美說：「那我們爲什麼還不走？」

柳花花却坐著不動，「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獨孤美問。

柳花花緩緩道：「信上好像只要柳花花去，並沒有要獨孤美也去；如果是這樣，我好像應該先送妳回客棧去，妳說對不對？」

「不對，」獨孤美用力的搖了一下頭，「我清清楚楚的記得，花花柳已經答應獨孤美，無論他到那裏，她就跟他到那裏。」

柳花花苦笑，「如果他去找女人呢？」

獨孤美一怔，隨即淡淡道：「也去。」

柳花花怔住。

「妳這不是纏人，」柳花花搖搖頭，一臉苦笑：「妳簡直是在黏人哪。」

* * *

纏人也吧，黏人也吧，反正獨孤美是跟著柳花花來到了南門屠宰場。

獨孤美有點後悔。

因為這個地方一點也不好玩。

一片黑漆漆的。

而且還冒著一陣陣的腥臭。

「那個人也真是，」獨孤美捏著鼻子，「天下這麼大，那麼地方不好來，却偏偏約你到這種地方來？」

柳花花也覺一陣噁心，口中却笑著道：「這地方有什麼不好？如果沒有這個地方，妳那來的牛羊猪肉可吃？」

「我總是說不過你。」獨孤美吐了一口氣，彷彿已經能適應這種氣味，她望了望四週，「那個你想找的人在那裏？」

柳花花沒有開腔，因為他也在找那個人在那裏。

「我看那人八成是尋你開心。」獨孤美巴不得趕快離開這裏。

柳花花笑著道：「如果是這樣，至少還有一個比我更笨的人，那就是妳。」

獨孤美正想回咀，却見屋頂上站著一個人影，她嚇了一跳，想伸手去拉柳花花，却兜了過空。

原來柳花花已經掠上了屋頂，她連忙跟著掠上去。

「你怎麼不說一聲的便跑上屋頂來了，害我嚇了一跳。」獨孤美挨近柳花花，伸手握住他的手，她立刻有一種安全感。

柳花花握著她的手，却不說話，只是怔怔的望著前方。

獨孤美不禁凝眸望向前方。

果然，黑暗中有人影站在那裏。

獨孤美覺得奇怪，那人如果是約柳花花的人，既然柳花花來了，他為何不出聲？而柳花花既然發現那人，又為何不開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獨孤美很想知道，但却不敢問。

她知道現在是不應該多話的時候。

她只好呆呆望著那黑暗中的人影。

突然，她差點叫出來。

因為她發現前面那個黑影並非是站著不動的，而是在比劃著奇怪的手語。

原來柳花花不出聲，是早已看見那人在比手語。

世界上好像只有啞巴才比手語。

莫非那人是啞巴？

那人比劃了一陣子便站著不動。

却換柳花花比起來了。

他比得還不慢。

難道連啞巴的手語他也懂？

獨孤美不禁暗暗歎息一聲，像他這種男人，世界上大概不會有太多。

柳花花比完之後，又換前頭那人比起來。

這次那人只比了一下，便忽然轉身掠去。

柳花花拉著獨孤美跟上去。

那人的身形不算太快，獨孤美還勉强跟得上。

「那個人說些什麼？」獨孤美忍不住問。

她這一開口，身形不禁慢了下來，柳花花連忙回身拉住她的手，回道：「自然是問我們的身份，然後要我們跟他去。」

柳花花雖然開口講話，而且還助獨孤美一臂之力，竟仍能緊跟住前頭之人。

「你跟他說我是誰？」有柳花花拉著她，獨孤美放心的開口。

「一個笨蛋。」柳花花笑著說。

獨孤美不敢笑，她只怕一笑，整個人就停下來了；她白了柳花花一眼，「他要帶我們去那裏？」

柳花花搖搖頭，「看這個樣子，大概不是請我們去喝酒的。」

獨孤美不再說話，一來是沒什麼好問的了，二來她不想讓柳花花增加太多負担。

風，咻咻的從她耳邊掠過。

一座座的屋頂，從她腳下向後飛退。

獨孤美發現他們來的地方愈來愈靜僻。

這裏的人好像都睡了，四野黑漆，毫無燈光。

突然，她竟見不著前頭之人。

柳花花停下了身子。

獨孤美喘了一口氣，溜目問道：「那個人怎麼不見了？」

柳花花朝左方呶了呶咀，獨孤美順勢望去，只見不遠處有戶人家亮著燈光。

獨孤美不禁奇怪問道：「那人既然在那裏，我們為什麼不跟去？」

柳花花不說話，忽然動手解她的腰帶。

獨孤美臉上一熱，却沒去阻擋他，低著頭細聲道：「你，你幹嘛？」

柳花花不開腔，看了看那腰帶之後，又幫她紮上去，這才說了一聲：「我們走吧。」

* * *

獨孤美的臉仍燙熱，心仍亂跳；她以為柳花花剛才解開她的腰帶，是想對她有什麼舉動。

可是柳花花沒有。

她心中竟然有一絲失望。

他為什麼解開她的腰帶？

這個問題獨孤美已經沒有辦法想。

因為她發現他們降下的院落竟是一家棺材店。

獨孤美從沒有進入過棺材店。

一看到棺材，她就想到死人。

一想到死人，她又想到了鬼。

一想到鬼，她就頭皮發麻、背脊發冷。

她不禁緊挨著柳花花。

柳花花伸手攬住她的腰。

他總是這麼好，在節骨眼的時候，他一定能令人心定下來。

獨孤美忍不住緊握著他那在自己腰肢上的手，她唯恐那隻手離開她。

柳花花的臉上沒有表情。只有一片冷漠。

他摟著獨孤美站在院中，一動也不動。

在任何情況下，他如果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決不亂動的。

他冷冷的打量著他現在站的地方。

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會忘記瞭解自己所處的環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這片院落，不算大；每個厢房的門都緊閉著，只有正堂上露出微弱的燈光。

院落裏，四個角落都放滿了棺材。

除此之外，一無所有。

帶路的那個人，也好像消失了。

這是一座鬼森森的房子。

獨孤美大氣也不敢抽一口。

令她覺得安慰一點的是，棺材裏並沒有死人，連活人都沒有。

因爲每具棺材都是靠著牆豎立著，而且也沒有蓋子，一眼便可知道空無一物。

不，其中靠正堂左邊的一副棺材底，好像寫有幾個字。

由於天黑，正堂裏的燈光又不夠亮，距離又遠，所以獨孤美看不清那些字寫些什麼。

「獨孤美，妳看得見那些字嗎？」柳花花忽然問她。

柳花花聲音雖低，但獨孤美聽來却有安定感，她發現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一些話，不僅能使自己情緒放鬆，而且還能壯胆，所以她開口道：「花花柳，我早就看見那些字，但是我看不清楚它寫些什麼。」

「那不是有看沒見嗎？」

「你呢？難道你眼睛比我好？」

「自然比妳好，妳大概不知道我的眼力是偷看女人訓練出來的。」

獨孤美忍住笑，「你爲什麼不唸給我聽？」

「妳聽清楚，」柳花花一字一字唸道：「柳花花喪命於此。」

獨孤美笑不出來，「這種玩笑好像不好玩。」

「那個人少寫一個名字。」柳花花的聲音很正經。

「誰？」

「獨孤美。」

「不會的，那個人一定知道我還沒嫁老公。」

「那我只好一個人先死了。」

「不會的，那個人也一定知道你還沒娶老婆。」

「那麼到底誰該先死呢？」

「不是我，也不是你，自然是寫的那個人了。」

「問題是，我們到現在連寫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他既然要你死，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如果我像他一樣處在主動地位，我大概也不會急於動手，妳會嗎？」

「我也不會，我突然想起猫抓到老鼠的時候，牠決不會很快就殺死老鼠的。」

「妳一定很有學問，否則妳怎能想到這麼好的比喻？」

「我雖然很有學問，但是有一點我不明白，我們除了站在這裏等死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好像沒有了。」

獨孤美沉默下來。

柳花花也沒有說話。

不說話的時候，獨孤美便覺得四週靜得可怕；可是她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又說：「你爲什麼不說話了？」

「妳要我說什麼？」

獨孤美突然說：「你想不想抱我？」

柳花花好像一楞，停了一下才說：「不想。」

柳花花眞的不想抱獨孤美？

誰都知道他是個花花公子。

像獨孤美這麼美的女人，他會不動心？

只怕沒有人肯相信。

可是獨孤美相信。

因爲她已經看見那些棺材板突然向他們激飛射來！

這種情形之下，一定沒有人會去想抱女人的。

柳花花也一樣，他現在只想到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那些棺材底板怎麼會自己飛出來？

另一個問題是，他現在應該如何處理前面那個問題？

可惜的是，他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那些問題了，因爲那些棺材底板已從四個角落同時射到他不及半尺的地方！

他如果仍站著不動的話，只怕那四塊棺材板會把他和獨孤美夾成肉醬。

柳花花喜歡吃肉醬，但是決不喜歡自己變成肉醬。

所以他只好緊摟著獨孤美的腰肢往前衝！

也許，有人會以爲他應該往上竄起，因爲他這往前一衝，不是正好撞上前面那塊棺材板？

不錯，他已經撞上了。

他另外一隻手已經抵住那塊棺材板。

於是，那塊原本是激飛而來的棺材板，就這樣被柳花花頂著向後飛去。

速度竟然要比飛來的時候還要快。

這個時候，其他的三塊棺材板已經撞在一起。

祇聽砰然大响，三塊棺材板頓時碎裂紛飛！

那塊被柳花花頂住而飛的棺材板，也已撞上了院落的石牆上。

那塊棺材板却沒有破，只發出「噗」的一聲，便立在不倒。

當柳花花板倒那塊板子時，獨孤美看見了一個人。

那人已是口吐鮮血，昏死過去。

怪不得棺材板會飛起來，原來是有人推著它。

可是棺材明明是空的，怎麼會有人呢？

獨孤美很快便明白，原來他們是藏在棺材底板裏面，所以看不見人；而棺材底板是活動的，所以他們能突然頂著板子發動攻勢。

這一手的確是又詭又奸。

獨孤美覺得奇怪，這塊板子既然有人，那麼其他三塊板子也一定有人，那些人呢？

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獨孤美的喉嚨有些乾燥。

她不喜這樣的氣氛，所以她又想說話，但是柳花花却比她先說了：「獨孤美，妳說對了，這種玩笑果然不好玩。」

獨孤美舔了一下唇角，「可是我們已經玩上了，另外那個三人怎麼不玩了？」

獨孤美很快發現自己這句話說錯了，因爲她已經看見三隻閃著寒芒的利劍自黑暗中向他們刺來。

那三隻劍看來又寬又長。

這種劍江湖中好像不多人用。

因爲劍不同於刀，劍講究輕盈靈巧。又寬又長的劍自然要笨拙些。

可是眼前這三隻劍非但不笨拙，反而比一般的劍看來更靈活；而且無聲無息，竟不發出任何聲响。

再笨的人都知道，這三個人一定是用劍高手。

柳花花不是笨人，他自然知道，所以他人已像箭般的飛掠出去。

對付高手的方法，他試過很多，他認爲最好莫過於以快制快，以千萬變應萬變。

這的確是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方法。

因爲那三隻凌厲而又詭譎的劍鋒竟連他的衣角也沒沾上。

獨孤美站在一旁看得痴了。

她最喜歡看柳花花這種樣子，因爲他就像舞蹈一樣，根本就不像在與人搏命廝殺。

只可惜柳花花這種樣子並不會太久。

他手中已奪下了一把劍，那個人被他一脚踢得飛了出去。

像一隻斷了綫的風箏，正好栽在一口空棺裏，一動也不動。

獨孤美沒有見過柳花花用劍，所以她凝神專注，兩個眼睛睜得好大好大……

她失望了。

她什麼也沒看見。

她只看到柳花花手中那把劍像流星般的劃過，然後便見那兩把劍急飛而出。

奪奪兩聲，正好插在院落旁的空棺上。

劍柄在輕輕顫動著。

獨孤美回過目光的時候，正好見到那兩人緩緩倒下……

她掠到柳花花身邊，低聲問道：「你爲什麼不留個活口問問？」

柳花花拋開手中的劍，蹲下身子，揑開了其中一人的咀巴。

獨孤美差點昏過去。

那個人竟然沒有舌頭。

再看另外一個人，也是一樣。

柳花花站起身子，溫柔的摟住獨孤美盈盈柳腰，微笑問：「妳想問他們什麼？」

獨孤美打了個冷顫，不自禁的緊偎著柳花花，「一個人沒有了舌頭，不管我問他什麼，只怕他都不會說。」

「這還不夠，」柳花花歎了一聲：「一個人如果死了，大概妳連問都不必問，啞巴至少還會手語，死人是什麼也不會的。」

獨孤美吞了一口口水，「他們牙齒裏藏的毒藥好像就是帝王毒。」

柳花花沒有說話，他彷彿心情沉重。

獨孤美發現他額上有微些汗珠，揣出絲巾爲他輕拂著，柔聲問：「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妳有沒有聽說過江湖上曾經有過一個組織，叫做『啞巴殺手』的？」

「啞巴殺手？」獨孤美面露驚異：「我曾聽我爹說過，可是這個組織已經消失了好多年。」

她頓了一頓，低聲道：「聽說這個組織的殺手，每個人的舌頭都被剪斷，所以被稱爲啞巴殺手；他們之所以被剪去舌頭，是防止他們洩露任務的秘密；而且每人的口中都藏有毒藥，只要任務一失敗，他們便服毒自盡。」

「不錯，」柳花花點點頭，「他們用的劍又寬又長，江湖上的人又稱他們爲『長劍殺手』。」

柳花花雖在說話，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那有燈光的正堂。「記得多年前，這個組織曾經在『快樂山莊』圍殺『不足劍客』皇甫霏，遭到全軍覆沒，從此再也沒有聽說過這個組織的活動。想不到今天又在這裏出現。」

獨孤美望了一下地下的屍體，正想說話，忽又再去看那屍體，這一看，她嚇得差點叫出來，她忍不住把臉埋在柳花花懷裏……

柳花花輕拍著她的背心，緩緩道：「妳應該知道，他們咀裏的毒藥不只是帝王毒而已，還夾含有一種非常厲害的『腐肌毒』。」

獨孤美定下神來，忍不住再看地下那兩具屍體；只見他們鼻子以下至下巴已經潰爛，露出了白森森的肌骨，死狀嚇人而恐怖。

獨孤美彷彿是要練胆子似的，她睜大眼瞧了瞧，低聲道：「不錯，的確是腐肌毒；既然有了穩死的帝王毒，爲何還要這種慘無人道的腐肌毒？」

「帝王毒只能使人死了以後不會洩露秘密，」柳花花接著說：「腐肌毒却能使人死了以後讓妳辨認不出他是誰。」

獨孤美噤聲道：「好可怕的組織。」

她說了一聲，忽又想起什麼，接著說：「既然這些啞巴殺手已經死了，我們還站在這裏幹甚麼？爲什麼不走？」

「只怕我們已經走不了。」柳花花歎了一聲。

獨孤美覺得奇怪，正想問，却見柳花花凝神注視著正堂大屋，不禁也跟著望去。

可是看了半天，她沒有看出什麼名堂。

正堂的門緊閉著，只有窗子透著暗淡的燈光，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

他爲什麼說走不了？

獨孤美明白了。

她現在才想起來，啞巴殺手每次執行殺人任務時，這個組織的首腦人物必然就隱藏在附近；一來他可監視著手下是否盡力，二來還可暗中觀察被殺之人的武功路數與高低。

如果，他覺得有把握，便親自狙擊目標；否則便不出現，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眞是一個聰明的人，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是不是聰明的人都這麼可怕呢？

「你以爲他一定會出來？」獨孤美低聲問。

「我不知道，」柳花花又補了一句：「我想他會的。」

獨孤美忍不住又問：「你爲什麼這麼肯定？」

「不爲什麼，」柳花花說：「我只是有這樣的預感，我的預感通常都不會錯

的。」

獨孤美相信。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預感的，像柳花花這種久歷江湖的人，自然有他獨特的預感。

「柳花花，」獨孤美壓低嗓子：「如果他要殺你，你認爲他會在那個房子衝出來？」

「我正想問妳。」

「應該是兩邊廂房。」

「爲什麼？」

「因爲正堂點有燈，一般人都會認爲有燈就有人，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他要把你的注意力引在正堂上，他自己却藏在廂房裡。」

「我同意妳的看法。」

「那你爲何只注意正堂呢？」

「如果不這樣，他怎麼肯出來？」

「原來你比他更詐。」

「我如果不這樣，我怎能活得這麼久？」

獨孤美不說話。

因爲她同意柳花花那句話，人在江湖中如果太老實，只怕是死得最快的人。

人，眞的不能太老實嗎？

「妳以爲他會在那個廂房裡？」柳花花忽然問。

「我不知道，」獨孤美輕聲應著：「也許兩邊都沒有，也許兩邊都有，誰知道？」

柳花花忽然冒了一身冷汗。

獨孤美似乎也感覺他不對，低聲問：

「你怎麼了？」

柳花花歎了一聲：「如果不是妳提醒我，我始終認爲他只有一人。」

「你爲什麼會犯這個嚴重的錯誤？」

「只因爲江湖上傳說，這個組織的首腦只有一個人。」

「你相信江湖傳說？」

「誰都不免相信的，或多或少而已。」

「如果那人敢出來，就必然有殺你的把握，你說是不是？」

「是的。」

「如果那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辦。」

柳花花忽然又說：「獨孤美，解下妳的腰帶。」

獨孤美一怔。

他爲什麼要解下自己的腰帶？

獨孤美沒有問，當她解下腰帶時，她發現自己的臉頰燙得像火爐；她從來沒在男人面前解腰帶，也從未被男人解過腰帶，今天却有兩次了。

「解下了？」柳花花問。

「嗯。」獨孤美的聲音像蚊子。

* * *

現在，獨孤美終於明白柳花花爲什麼要她解下腰帶了。

獨孤美像個大孩子般的被柳花花背繫在背上。

那條腰帶已變成了繫帶。

雖然稍嫌短了些，但總是可以用。

獨孤美伏在他的背上，兩手緊抱住他的胸前。

她沒有說話。

她的心跳得很厲害。

因爲她從沒有如此緊密的接觸過男人。

她有一種昏眩的感覺。

她覺得害羞，又覺得興奮……

柳花花也沒有說話，他的臉上沒有表情。

每當他覺得自己有麻煩的時候，他都是這個樣子。

他有什麼麻煩？

他爲什麼要這樣背負著獨孤美？

他仍然站著不動。

又過了半炷香。

他不禁蹙起眉頭。

難道，屋子裡面眞沒有人了？

如果是這樣，自己是不是也該走了呢？

否則再這樣站著，豈不成了傻瓜？

不管怎樣，要走以前，總得進去裡面看個究竟。

他先前之所以不主動進去，是因爲身邊還有個獨孤美；她雖然會武功，却不怎樣高，何況她根本沒有與人交手的經驗，所以他不敢冒然衝進去。

他相信，如果還有敵人存在，必然武功極爲高強，否則決不敢找他柳花花。

面對這樣的敵人，他是絕對的小心謹愼；他從不忘記，在與強悍而兇猛的敵人對峙之時，誰能多一分小心謹愼，誰就有多一分贏取勝利的希望。

只有勝利的人，才能活得更長久、更快樂。

所以，他背負著獨孤美。

這樣，他就不會分心。

這樣，敵人就沒有機會去攻擊她，或是以她來要脅、困擾自己。

他從不留給敵人這種機會。

* * *

柳花花動了。

他靜的時候，像座山；動的時候，像支箭。

他現在就像脫弦之箭直衝正堂大門。

就在他剛動身的時候，他的眼角已瞥見左邊廂房已急射出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也像隻箭，而且奇準無比的射向柳花花。

柳花花沒有回頭，他已經沒有辦法回頭。

因爲就在同一個時期，正堂大屋裡也射出一條人影，而且也是正好對著柳花花急射而來！

謎底終於揭曉，柳花花和獨孤美都猜錯了，正堂大屋裡還是有敵人。

再聰明的人也都會有料錯事情的時候。

人有錯，原本就是平常、而且也是極爲正常的事。

可是，有一種情形之下却是千萬不能出錯。

那就是高手搏招的時候，決不能有任何一絲錯誤；因爲那個錯誤的代價也許就是你的命。

柳花花已經犯錯了。

他看來也將付出代價——他和獨孤美的兩條命！

任誰來看也是如此。

因爲他絕對無法逃脫那兩人的前後夾擊，尤其是那兩人手中的劍就像兩道閃電一樣，柳花花無論如何是逃不過閃電的。

這是一個陷阱，要命的陷阱。

柳花花已掉進了這個陷阱。

獨孤美閉下了眼睛。

她說不出此刻的感覺。

她已經感覺出死亡的味道了。

死，是什麼味道？酸？甜？苦？辣？都不是。

她只覺得一片空洞。還有一絲遺憾。

因爲柳花花還沒眞正抱過她。

一個人，如果至死之時，仍未被自己所愛的人擁抱過，是不是會有遺憾呢？

柳花花呢？他的感覺是什麼？

他是否也感覺出死亡的味道？

他好像沒有。

因爲他並沒有閉下眼睛。

他連眨眼也沒有。

他的臉上仍是一無表情。

前面那柄劍尖已離他腦門只有五寸。

後面那柄劍尖離他足尖也不過七寸。

只要再一下，那兩柄劍便要自他頭頂與脚底刺入……

就在這一下，柳花花的右手已自左袍袖裏伸出，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條九寸多長的銀色鍊子。

那條銀鍊相當細小，粗不及小指，但是却非常靈活，它已經纏住前面那隻劍尖！

幾乎是同一個時候，他的兩雙脚尖已像鐵板般的夾住後面那柄劍尖！

一個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　＊　＊

三個急飛如箭的身形已墜下地面。

獨孤美睜開眼睛的時候，她呆住了。

她發現前面的劍並沒有刺進柳花花和自己，後面的劍她看不到，不過她知道一定也沒有，否則她和柳花花怎麼還活著？

其實不只是獨孤美會呆住，任何人如果見了這情景都會呆住的。

前面那柄劍已被柳花花手中的銀鍊捲住。

柳花花兩隻手緊拉著銀鍊的兩端。

那柄劍竟然無法再刺進一分！

後面那柄劍被柳花花兩脚緊緊夾著。

竟然也動彈不得！

而柳花花整個人就這樣懸空著。

背上還背著獨孤美。

這不是奇怪的事是什麼？

柳花花總是能做出奇怪的事。

但是危機仍然存在。

因爲那兩柄劍的力道還沒有消失。

他們正用盡全力往前推進。

只要再能前進幾寸，仍然能結束柳花花與獨孤美的生命。

只要再幾寸！

可惜的是，柳花花好像連一分的機會也不給他們。

前面那柄劍突然折斷！

劍折斷，柳花花的上半身自然掉落地面。

就在他掉落地面時，兩掌突然往地面用力一拍。

他已像一隻大鵬般的激飛而起，脚下仍夾著那柄劍……

那柄劍已脫離了握劍之人的手掌。

他衝得好高，當他墜下來的時候，脚下那柄劍已射在院墻邊的棺木上，而那條銀鍊也被他揣回袍袖裡。

一場驚心動魄的搏招已結束。

高手過招總是不拖泥帶水的，而且勝負總是很快就分曉。

那兩人呆立著。

柳花花望著他們沒有開口。

他解下腰帶，獨孤美喘了一口氣，却一下子結不好腰帶，柳花花只好帮著她把腰帶繫好。

獨孤美的心中好甜蜜。

「柳花花，你爲什麼不殺了我？」那個手中仍握著一柄只剩半截劍的人忽然歎了一口氣，朝柳花花緩緩開口道。

柳花花却淺淺一笑：「我爲什麼要殺你？」

他微微一頓，又道：「你爲什麼要殺我？」

那人又是嘆了一口氣，慢慢的說：「你既然已經知道姬重生是我們殺的，我們自然要殺你。」

獨孤美心中一陣驚喜，原來眼前之人竟是殺姬重生的兇手。

她不禁凝眸向那兩人細細打量。

她看得很眞確，手中有半截劍的人，年紀很輕，看起來要比柳花花大些，大概有卅出頭；頭纏儒巾，身著儒袍，樣子看來斯文而儒雅；另外一個人，年紀相仿，淺色勁裝，相貌堂堂，透露著威武。

她雖然看得很清楚，却是一點也不認得他們，畢竟江湖中她認得的人沒幾個，但是她突然對那個相貌威武的覺得很熟，好似那裡曾經見過。

她很快想起來，就在南方茶樓，她曾經見過此人在那裡聽說書。

一個相貌出衆的人，總是讓人不容易忘記，那個人就是屬於這類人。

獨孤美已經明白，在茶樓留信的人必定就是他。

可是，他們究竟是誰？

更令獨孤美奇怪的是，柳花花見著殺姬重生的兇手，臉上爲何一點表情也沒有？

他不是在找這個兇手嗎？

最起碼，他總該有些高興的反應。

他反而低著頭不說話。

半晌，柳花花抬起頭，語音平靜：「你爲何知道我已經知道了？」

長得斯文那個人說：「因爲天下第一偷已落在我們手裡。」

「白則七？」柳花花吃了一驚，「他被你們抓住了？」

他的聲音突然轉冷：「你們已經殺了他？」

那人搖搖頭。

柳花花冷哼一聲：「你以爲我會相信？」

「我們自然要殺他，但是一定要先殺死你；」那人連嘆氣的樣子都很斯文，「如果殺不死你，殺了他又有何用？」

獨孤美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開心劍客蔣斯文。

果然，柳花花已經笑起來：「人家說

你劍開心、人斯文，我看還得加上一句腦聰明才是。」

蔣斯文也笑起來，却是苦笑：「只可惜我現在已是劍兩半、人成囚、腦搬家；你現在爲何還不把我送去飛鷹堡？」他接著又說：「你一定想知道我爲何要殺姬重生，對不對？」

「誰都想知道。」柳花花點點頭：「你好像沒有理由殺他。」

「只有一個理由。」蔣斯文平靜道：「報恩。」

柳花花嘆了一聲：「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他忽然轉首向另外一個人問道：「你呢？」

那個始終沒有開口的人只是冷冷的瞪著柳花花，好一會才說出了兩個字：「奪權。」

奪權？

獨孤美不懂。

柳花花也好像不懂。

他有些疑惑的望著那人：「誰都知道你高昇是冷星堡的總管，總管一職在小帮小派裡也許不算什麼，但是若身爲冷星堡的總管，只怕比一般小帮派的帮主還要威風哩，你難道想幹冷星堡的堡主？」

高昇冷冷一笑：「人往高處爬，這個道理你不懂麼？」

柳花花微微一笑：「我不懂的是，你好像已經爬到了頂點，就算你殺姬重生，堡主也絕輪不到你，他有個兒子姬劍飛，不是麼？」

「不錯，」高昇面無表情，「如果姬劍飛死了呢？」

「自然是我兒子接任堡主。」柳花花有些詫異：「難道是你高昇？」

高昇冷笑起來：「我有辦法殺死姬重生，自然就有辦法殺死姬劍飛，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柳花花歎了一口氣，「有一種人，好像再强大的敵人也殺不了他，却經常死在自己最親近的人手裡。」

「那是因爲人都有一個弱點，總以爲自己最親近的人都是値得信任的人。」說話的是蔣斯文，他好像在喃喃自語：「任何人一定會對他的敵人非常防備，但是對自己的親信通常是疏於防備的，縱算有，也還不及對敵人那般嚴密的防範。」

獨孤美忍不住在心裡嘆息着：人與人之間，難道眞的不能互相信任，這個世界將會成爲一個什麼樣子？

「我如果殺了姬劍飛，他那個兒子現在不過幾歲大，我要除掉他，只怕比吃豆腐還容易。」高昇得意的笑起來：「到時候，堡主的位置怎麼不是我高昇坐的？」

柳花花搖搖頭：「就算你計劃成功，你也爬不上那個位置的，不管怎麼樣，冷星堡主決不會由外人來担當的，至少他們還有家族，不是嗎？」

「是的，」高昇點點頭，「但是我如果娶了姬水柔，我就是姬重生的半子，自然也就不是外人了。」

獨孤美忍不住開口道：「但是你現在並沒有娶了姬水柔，你爲何先殺姬重生呢？」

高昇却不回答，冷冷的望着獨孤美，不屑道：「妳是誰？這裡好像輪不到妳說話。」

獨孤美心中一陣氣，柳花花已笑著道：「高總管，她叫獨孤美，是我柳花花的跟班。」

獨孤美竟成了跟班的？她狠狠的瞪了柳花花，却見柳花花露了一個鬼臉，不禁更加有氣，忽然大聲說：「姓高的，我獨孤美就是柳花花的總管，這個資格夠不夠？」

柳花花想笑，却見高昇緩緩道：「原來妳也是個總管，做總管的人總是沒出息的。」

獨孤美冷冷道：「我這個總管和你那個總管不同，你是被姬重生管，我是管柳花花的。」

高昇沒理她，不過却回答了她的問題：「我如果要娶姬水柔，就必須要先殺姬重生，因爲他不同意把女兒嫁給我。」

獨孤美彷彿心中有氣，所以偏偏又問話：「那你爲何偏偏要選中在他訪問飛鷹堡的時候下手呢？」

高昇冷笑道：「如果不這樣，姬水柔豈非成了司馬其煙的妻子？」

獨孤美也冷笑：「像你這樣聰明而又出衆的人，姬重生爲何不同意把女兒嫁給你？如果你成了他的女婿，你豈非更加能爲他賣命？」

「妳說得不錯，他本有此意。」高昇淡淡道：「只可惜姬水柔不肯答應。」

獨孤美詫異道：「既然如此，你如何娶得到她？」

高昇笑起來：「一個男人如果存心想佔有一個女人，雖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決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妳聽說過不擇手段這句話嗎？」

「不錯，你的確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獨孤美歎了一口氣：「憑你殺姬重生的手段，我深信你可以得到姬水柔，只怕全天下的女人都逃不過你的手段。」

柳花花也歎氣：「世界上有很多種人，大概你這種人是最聰明的了。」

獨孤美搖搖頭：「而且也是最可怕的了。」

聰明的人，是不是都可怕的呢？

蔣斯文歎了一聲道：「柳大少，我有一句話想問你。」

「什麼話？」柳花花向他瞧去。

＊　＊　＊

蔣斯文緩緩道：「你大概知道，我開心劍客向來是個恩怨分明的人，而且也是決不推諉的人？」

柳花花點點頭：「我知道。」

蔣斯文的語音突然嚴肅起來：「如果我說春明望和這件事無關，你相信嗎？」

柳花花的聲音也很嚴肅：「我相信。」

「那就好，」蔣斯文微微一笑：「我現在可以跟你去飛鷹堡領罪了。」

「我也有一句話想問你，」柳花花肅穆道：「天下第一偷呢？」

蔣斯文轉身朝高昇道：「高總管，人在那裡？」

「就在廂房裡。」高昇說了一聲，便轉身向右邊廂房走去。

「慢著。」柳花花突然冷冷的說了一聲。

高昇住脚，回頭疑惑的瞧著柳花花。

柳花花不看他，却向蔣斯文說道：「我既然相信你，還是由你去放他出來。」

蔣斯文點點頭，轉身緩緩走去……

「你不相信我？」高昇笑起來：「你怕我以他來要脅你？」

柳花花也笑：「對一個不擇手段的人，我總是不太敢相信的。」

高昇歎了一口氣：「江湖上的人說，如果能騙得過柳花花的人，那人一定就是天下第一騙子。」

柳花花笑笑：「高總管，你用不著手裡捏著暗器，我絕不騙你，如果你把它射出來的話，也許射中的是你自己，你相信嗎？」

高昇啊了一聲，竟也說不出話來。

獨孤美心中一緊，連忙把身子緊靠著柳花花。

「一個聰明的人是決不會輕舉妄動的。」柳花花冷冷的說道：「如果你肯乖乖的站著不動，我保證對你是有好處的。」

高昇果然站著不動，畢竟他是個聰明的人。

蔣斯文已帶著一個人走出來。

那個人果然是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柳花花忽然挾著獨孤美的細腰，口中大叫：「白則七，你如果追得上我，那個約定仍然有效。」

話聲中，他和獨孤美已消失在黑暗中。

「柳花花，上窮碧落下黃泉，我一定要追上你。」

白則七大叫著，早已追了去。

蔣斯文和高昇呆呆的站在那裡。

＊ ＊ ＊

良久，蔣斯文如夢初醒般的喃喃道：「他為什麼放過我們？」

高昇低頭沉思。

「高總管，」蔣斯文轉身朝他說道：「當年你救了我一命，現在我已經不欠你了，你保重。」

說畢，便想躍起身形，忽見院墻外掠進一個人。

高總管啊了一聲，差點昏死過去！

＊ ＊ ＊

夜已深了

城裡的人也都睡了。

柳花花和獨孤美却還沒有睡。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現在在妓院裡。

獨孤美的咀巴翹得幾乎要頂住鼻尖。

房間裡還有一名美得清新脫俗的藍衫女人。

她正在彈著琴。

柳花花躺在桌旁的臥榻上，微閉著兩眸，一隻手合著拍子輕打著大腿。

獨孤美坐在桌旁的椅上，桌上有酒菜。

她狠狠的瞪著柳花花。

她想不到柳花花竟真的帶她來找女人。

她怎麼不氣？

氣死了！

男人上妓院，本就天經地義；但是帶著女人上妓院，好像還沒聽說過。

這種事情，也只有柳花花才做得出。

話又說回來，也只有獨孤美這種女人才會跟他上妓院。

無論如何，她是一得奇特的女人。

一曲彈完，柳花花鼓掌喝采。

獨孤美也拍手叫好。

琴聲再起，柳花花翻身走到獨孤美身旁坐下，為她斟了杯酒，微笑道：「怎麼樣？這地方不錯吧？」

「自然不錯，否則怎麼有這麼多男人喜歡來這裡？」獨孤美瞪著他，「你怎麼帶我到這種地方來？」

柳花花吃了塊燉羊肉，喝了一口酒；彷彿吃了一驚道：「獨孤美，是我帶妳來，還是妳跟我來？」

獨孤美一窒，只好陪笑道：「自然是我跟著你來，誰叫我是你的總管？」

柳花花大笑。「我天生就怕人管，幾時多了個總管？」

獨孤美也笑。「放心，我這個總管是不管人的。」

柳花花奇道：「妳管什麼？」

「管錢。」獨孤美從懷中取出了從財神賭坊贏來的銀票，朝他亮了一亮說：「你花錢，我付帳，這種總管你不喜歡？」

「喜歡，喜歡；」柳花花大聲笑著說：「天下最可愛的總管大概就是妳了。」

獨孤美掩咀笑道：「那個白則七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種地方，恐怕到天亮也找不到我們。」

柳花花得意的笑說：「打死他也找不到。」

話剛說完，却聽見門外有人叫道：

「柳公子，有人找您。」

柳花花臉上笑容突然不見，換上了一副苦笑：「看來我們都錯了，那個精得像老鼠的賊，還是找上來了。」

獨孤美大笑：「正是說曹操、曹操到，說鬼鬼到，說賊賊就到。」

可是當他們看到進來這人的時候，他們怔住了。

因為那個人並不是白則七。

＊ ＊ ＊

房間裡仍然是三個人。

琴聲已經沒有，那個藍衫女人已經離開。進來那個人看來雖然有五十歲的樣子，但是不論是精神或是身體都很好，只是稍嫌矮了些；身上的絲袍不僅貼身，而且裁剪的式樣非常新穎，尤其是他臉上的笑容，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相當有氣質的人。

「柳公子，」他說話的速度很慢，令人覺得他很斯文：「我們雖然不曾見過面，不過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是誰。」

柳花花為他斟上酒，微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就是東南沿海的『十八浪人』大頭領天寬次嵐，天寬先生？」

那人豪放的笑起來：「中原上國的花花大少果然料事如神。」

他一頓，朝獨孤美禮貌的稽首問道：「請教姑娘芳名。」

獨孤美甜甜一笑：「我叫獨孤美。」

天寬次嵐又是一笑：「早聞大少的伴侶個個長得國色天香，魚沉雁落，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他彷彿在賣弄他的漢語，沒幾句話，已是成語連篇。

（未完・九）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九叔和任老爺商量如何遷葬任老太爺的事，決定午時正由義莊出發，將屍身落葬，但義莊內，晚上那具棺材起了變化，任老太爺變成的那具殭屍將棺才爆開，面色灰白，肌肉開棺時由豐滿而變乾癟，指甲長及半尺，口一張開，一股白烟冒出來，乾叫跳躍，穿窗而出，撲入內堂將任老爺用指甲插死，據說殭屍見人就撲，他兒子任老爺不知情況，正在驚喜，便被插死。第二天任老爺的姨甥武時威懷疑九叔是兇手，他是衙門捕頭，對疑兇有權緝拿，文才、秋生趕來說任老太爺的屍身不見，九叔雖然知道殭屍作祟，要捉到殭屍才可洗脫罪名……

殭屍怕火　一燭一逃

衙門的驗屍房內，武時威這時候正將一盞油燈在九叔面前晃動迫供。

九叔眼睛被燈火照耀得很不舒服，仍然沉得住氣，懶洋洋的，隔着鐵栅冷眼看着武時威。

「我再問你，這是第一百次的了。」武時威難得有這個耐性。「你到底用什麼凶器將任老爺弄成那樣子？」

九叔一句話：「殭屍的指甲。」

「你終於承認那條殭屍是你指揮的了。」武時威重複着這句話。

九叔亦重複同一句答覆。「你也終於承認殭屍的存在了。」

「那有這種事。」

「這你還問什麼？」

「你也希望有一覺好睡吧。」

「彼此彼此。」

「哼，你最好還是認罪，否則在半個時辰之後……」

「我人是不可能離開這裏的了，你喜歡什麼時候對我幹什麼，隨時歡迎。」

「你——」武時威目光轉向放在一旁的任老爺的屍體。「現在已經入夜了。」

九叔淡然一笑。「我在義莊嚇大的，死屍日對夜對，鬼也一樣。」

武時威怒極而起，大踏步往外走，兩個近身捕快連忙跟上前。

「哼，拿鬼拿屍嚇我。」九叔目光很自然的轉到任老爺的屍體上，立時一呆。

蓋着屍體的白布下突然一抖，十隻指甲穿布而出。

九叔一個頭不覺由鐵栅探出來，一隻手也就在這時候由旁邊伸出來，正搭在他的頭上，他一驚要叫，眼角使瞥見秋生。

「是我啊。」秋生一面以指按唇。

「人嚇人，嚇死人。」

「師父連鬼也不怕。」

「人有時比鬼還要恐怖，你也算來得及時。」

秋生目光轉向白布，打一個冷顫。「任老爺的屍體……」

九叔道：「差不多要變的了，東西都



帶來了？」

「都帶來了。」秋生一面從布袋將東西拿出來。「筆、硃砂、符，硃砂開好的了。」他拿碗一照，接下去。「還有墨斗，又是隨時可以用的，還有硫黃。」

「糯米呢？」

秋生從袋中拿出的兩隻對蓋着的碗，將其中一隻揭開，赫然一碗煮熟了的糯米飯。「你看，還熱的，加了好些臘味，不過不要吃太多，糯米到底難消化，尤其是老人家的腸胃。」

九叔大搖其頭。「我是叫你準備生的糯米。」

「生的，怎吃啊。」

「誰要吃，是拿來洒在殭屍的周圍，糯米隔屍氣，殭屍這才走不動。」

「現在米已成炊了，怎麽辦？」

「留着你自己吧。」九叔隨手拿過一張符紙，隨即快筆畫了一道符，道：「你馬上拿這張符貼在任老爺面上，然後拿墨斗彈在他身上，再撒硫磺粉，用三昧眞火燒他。」

「我去？」

「難道我去，快！」

秋生只有動身，心驚胆戰的走到任老爺屍體前面，回頭再看九叔。

就在他回頭同時，任老爺的屍體已坐起來，面色有如白堊，木無表情，看來却是那麽恐怖。

九叔一見驚叫，秋生應聲回頭，正好與任老爺面對着面，不由大叫。

任老爺馬上撲出，因爲蓋着白布，行動不方便，被秋生避開。

任老爺緊接一躍而起，追在秋生身後，秋生左閃右避，既驚且險，好容易將符紙拍在任老爺面上。

這張符紙也果然有效，任老爺的屍體馬上停下來。

武時威的叫聲同時傳來：「什麽事什麽事？」

秋生驚魂甫定，急忙跳到雜物堆中藏起來，武時威帶着兩個捕快迅速推門衝入來。

他目光一掃，看見披着白布立在那兒的任老爺，一怔一驚，隨即一笑。「這個嚇不着我的。」目光接落在九叔面前的符墨斗上。「那兒來的東西？」

「我徒弟拿來的。」九叔倒也坦白。

武時威目光轉向頭頂瓦面打開的天井，笑了笑。「老實人到底是老實人，那你的徒弟現在呢，跑掉了？」

也不等九叔答話，雙手一揮，喝令隨來的兩個心腹捕快。「你們出去，將門關上，記着，聽到什麽聲音也不要打開。」

兩個捕快會意，一笑轉身離開，果然將門反鎖。

武時威目光掃向那堆雜物，雙手互搓。「我看他也不會跑得那麽快，反正是閒着，玩玩也好的。」

他說着來到任老爺面前，伸手一抹任老爺面上的黃符。「這是什麽意思？」

「千萬不要動那張靈符。」

「你叫不動我便不動，臉往那兒放？」武時威轉向任老爺。「表姨丈，幸虧你這個好姨甥在這裏有頭有臉，否則你死了屍體還要被人隨意擺弄哩。」

他接將任老爺的屍體抱起來，走過去放回床上，很瀟灑的隨手將貼在任老爺面上的符布撕去。

九叔如何叫得住，武時威轉身接向雜物堆招手，道：「到你了，還不給我滾出來。」

秋生應聲從雜物堆中冒起頭來，大叫：「小心——」

任老爺的屍體即時從床上彈起，雙手一伸，撲向武時威，也是武時威走運，剛好移步，任老爺一下撲空，從他身旁撲過，十指插在一側的柱子上，一插一拔，柱子上出現了十個指洞。

武時威就是傻瓜也知道恐懼，目光一轉，驚呼：「表姨丈——」

「他現在變成殭屍了。」秋生大叫着跳起來。

任老爺屍體一轉一跳，正跳向秋生，秋生手忙腳亂，左閃右避，武時威把握機會，連忙向門那邊走去。

九叔眼看秋生危急，連忙大喝：「秋生，停止呼吸！」

秋生應聲急忙捏着鼻子，任老爺立時失去目標的，一個身子原地轉動。

武時威這時候已衝到門前，雙手捶門，大叫：「開門，開門——」

門外什麽反應也沒有，武時威這才省起自己方才是怎樣吩咐，回頭一看，任老爺已接近，顧不得再呼叫，慌忙閃避，僥倖從任老爺身旁衝過，走向秋生。

秋生鬆開捏着鼻子的雙手，忙叫：「還不將我師父放出來。」

「現在如何放得了。」武時威手震震的拿出鑰匙。

任老爺嗅得人氣，已經向這邊撲來，秋生不等他接近，抄起了一張椅子擲去。

任老爺把手一揮，椅子便四分五裂劈開。

秋生一見大驚，又催促：「還不將鑰匙丟給師父？」

武時威馬上將鑰匙丟給九叔，任老爺的屍體正好一躍，鑰匙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任老爺的右手手指上，秋生武時威一見亦給嚇一跳的，再見任老爺又躍來，連忙抓東西擲去。

九叔一見亦大聲叫道：「還不捏着鼻子。」

秋生急忙將鼻子捏着，停止呼吸，武時威亦學着秋生那樣做。

任老爺立時失去目標，停下，突然又緩緩轉過身子。

九叔正在鐵柵內，用力的呼吸，秋生一見連忙大叫：「師父，還有你啊。」

這一叫呼吸便回復，任老爺馬上轉回來，秋生急忙將鼻子捏着。

那邊九叔即時更用力呼吸，任老爺馬上回撲九叔的方向，向九叔接近。

九叔說不驚實在驚得要命，所以用力呼吸當然有目的，任老爺沒有人性，只靠呼吸引路，當然不知道是圈套，來到鐵柵前，伸手一插，正好將鐵柵插斷，一撲而入。

九叔一閃避開，從鐵柵缺口跳出。

任老爺跟着撲出，九叔回身一道黃符正好打在任老爺面上，任老爺的屍身馬上彈開去，正撞在鐵柵上。

九叔接喝：「硫磺粉——」

秋生忙將硫磺粉送上，九叔接過一把撒在任老爺屍身上，接喝了一聲道：「三昧眞火——」劍指畫符半空，手一翻，指尖上三股火柱冒起，一齊射在任老爺屍身上。

任老爺的屍身立時燃燒起來，怪叫着掙扎，却給符制着，動不得。

「師父，墨斗——」秋生雙手接將墨斗送上。

「不用了，這殭屍才變，還未成氣候。」九叔目光一轉，冷冷的看了武時威一眼。

武時威難免有些尷尬，移步上前。「九叔——」

「不要多說了，我們立即起程趕到任家。」

「有文才在那兒？」秋生接一句。

「文才對付得了。」九叔冷笑。

武時威不由問：「這一具厲害還是那一具？」

秋生立即回答：「當然是做老竇的比兒子兇。」

武時威看看仍然在燃燒着的任老爺，由心寒出來。

× × ×

火盤的火仍然在燃燒，靈堂內幔帳飄動，更顯得陰森。

一陣腳步跳動聲隱隱傳來。

文才沒有在意，攤開一本符書，拿着筆在黃紙上依樣畫葫蘆，婷婷則在一旁替他磨硃砂。

她多少已有些相信。

文才終於聽到了腳步聲，吃吃地連聲：「來了來了——」

婷婷一怔，「什麽——」

「你沒有聽到腳步跳動聲？」文才硬着頭皮。「不過不用害怕，有我在。」他看看符書，再舉筆。「對，先踏符頭，再入符胆，然後又符腳，一筆揮就。」

他大筆一揮，却是斷截禾蟲的，仍然鬆一口氣。「可以了。」

婷婷細看。「還缺兩點呢。」

「缺一兩點不要緊。」

「眞的。」

「師父就說不是了。」

「信你還是信你師父？」

「還是信師父好了，從頭再畫。」文才攤開另一張黃紙，急風一陣吹至，吹走了符紙，赫然看見殭屍已跳到堂前。

婷婷亦發覺，脫口一聲：「爺爺——」

文才忙截住。「他是殭屍，沒人性的了。」

殭屍即時跳進來，文才抄起旁邊的桃木劍，另一手拿起銅鈴一陣亂搖。「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去吧！」

殭屍沒有去，反而撲過來，文才舞劍而上，一擋，桃木劍斷做兩截，銅鈴飛出九丈，文才驚叫，狼狽逃命，殭屍緊追在他身後，來到了火盤旁邊，才停下來。

對火殭屍顯然有一定的恐懼。

文才連隨擋在婷婷面前，劍指虛空劃符，喝一聲：「三昧眞火！」

他的三根指頭上果然冒出火焰，却是小小的三點，到底道行未够，他心裏明白

，手忙往火盤插去，挑起了三團火球。

火立即灼痛了他的手，他急忙揮手，將火球揮去，連連往指頭上吹氣，「雪雪」呼痛。

婷婷看着不禁啼笑皆非。

殭屍停留了一會，要躍上，迫近火盤又退下。

「他害怕火啊。」婷婷叫出來。

「我知道」文才手忙脚亂的。

殭屍隨即轉向另一個方向襲來，文才的反應也不慢，以符紙裹着雙手，捧起了火盤迎向殭屍。

殭屍馬上縮退，再轉方向，文才手捧火盤隨着移動，婷婷只好跟在文才身後。

文才捧着火盤擋着擋着，看見殭屍不敢接近，一顆心終於放下，冷不防符紙被燒着，雙手灼痛，不由一鬆手，火盤便摔在地上，覆轉，文才要捧回，殭屍已撲至，連忙與婷婷閃避。

這條殭屍比任老爺新變的一條厲害得多了，婷婷文才閃避得實在驚險，眼看避無可避，文才終於省起九叔的吩咐，一手揑着自己的鼻子，一手揑着婷婷的鼻子。

「幹什麼？」婷婷要掙扎。

「停止呼吸！」文才忙將呼吸閉上。此刻婷婷多少明白，亦閉上呼吸，殭屍立時失去目標停下。文才秋生也就揑着鼻子避到一旁，躲進祭桌下，揭起案子的一角布幔望去。

殭屍仍然木立不動。

「等到天亮便沒事的了。」文才鬆一口氣。

「天亮，怎挨得到那時候？」

兩人這一鬆氣，殭屍便嗅到，轉向這邊，他們也總算及時發覺，再閉上呼吸。

殭屍馬上又不動。

「細想也是，怎挨得到天亮鷄啼？」文才嘟噥着馬上省起來。「對，鷄啼。」

殭屍又有所覺，再動，文才忙又閉上呼吸，殭屍亦同時停下。

文才小心翼翼的放下布幔，瞇着眼睛，伸長了頸子作鷄啼，一下接一下，連啼三下，急忙揭起布幔望去。

殭屍赫然已不在，婷婷一見，大喜：「走了。」

文才大樂。「果然有效，殭屍到底是殭屍，沒思想就是沒思想，聽到了鷄啼便以為天亮，好，讓我再啼多幾下，教他跑得遠一些。」

說罷他提着布幔，往外又再扮鷄啼，殭屍且就在這時候從另一側直挺挺的倒下來。

文才啼不了三聲，殭屍的臉已出現在他眼前，大家面對面，他的啼聲不由得停下來，殭屍隨即伸手插至，文才大叫，滾身避開，祭桌馬上被殭屍的指甲插碎，婷婷急忙逃出來。

殭屍立即撲向婷婷。

文才急忙上前搶救，一把將婷婷拉開，手臂已然被殭屍的指甲劃破，痛叫滾開去。

殭屍追撲，文才婷婷總算及時停止呼吸。失去了目標，殭屍亦停止活動。

文才婷婷緩步避開，文才鬆一口氣。

「你先走——」

婷婷搖頭。「要走便一齊走。」

文才歎一口氣。「怎麽你們這些女人每到這種場合都是這樣子。」

話還未完，殭屍已撲至，二人倉皇閃避，又再閉上呼吸。

「文才——」九叔的呼喚聲就在這時傳來。

「師父，我們在這兒。」文才急應一聲，立即滾身避開，閉上呼吸。

殭屍果然緊接撲至。

一陣人聲隨即傳來，大堂一亮，武時威帶着大羣捕快跟着九叔秋生奔入，他們的手中都拿着火把。

殭屍馬上轉身，向人氣多處撲去，衆人驚叫着連忙揮動火把。

殭屍見火縮回，九叔馬上一聲：「上——」與秋生各執墨斗繩的一截衝前。

殭屍似乎發覺不妥，轉身，九叔秋生亦轉，一轉再轉，墨斗繩纏在殭屍的雙臂上半身上，一陣烟冒起來，殭屍的雙手便停止活動，十根手指的指甲伸伸縮縮的。

「拿火把燒！」九叔接喝。

衆人一齊將火把擲向殭屍，不等火把擲到，殭屍已一下急跳，高高的從衆人頭上跳過，曳着墨斗繩穿窗而出。

抓着墨斗繩兩頭的秋生九叔如何應付得殭屍這猛力，不由脫手，變成了滾地葫蘆。

武時威這一次也算威武，刀一揮。「追——」帶着衆捕快搶先追出。

× × ×

武時威帶着衆捕快一鼓作氣，追到了街上，仍然未追上。

殭屍雙手被墨斗繩纏着不能動，雙脚仍然能跳前，越跳越快。

再跳前數丈，殭屍好像發覺有人從後面追來，突然停下，回身立即噴出了一口屍氣。

武時威與捕快齊皆一怔。

殭屍沒有回撲，轉身再跳前，武時威一陣英雄感驅使，揮刀大呼：「追——」

他飛步追前，追了約莫三丈，突然發覺有些不對路，回頭望去，只見衆捕快已退到九丈外。

「也罷，窮寇莫追，今夜暫時放他一命。」他也懂得自我打圓場。引刀退了回去。

× × ×

大堂內火已經熄滅，婷婷驚定了才知驚，伏在文才懷中哭起來，文才立時失魂落魄，連被殭屍抓傷也忘記了。

秋生看着不是味道，走前來，「婷婷，沒事了。」

文才忙應：「她還在驚怕呢。」一面撫着婷婷的秀髮。「有我在這裏，不用害怕。」

秋生只好再來一句：「幸虧我來得及時。」

「還說及時，我們差一點沒命呢。」文才說着，看見九叔武時威等向這邊走來，忙將婷婷鬆開。

婷婷這時候亦已停止哭泣，安靜下來了。

九叔揉着腰骨，看看文才婷婷。「你們沒有被殭屍抓傷吧？」

「沒有，只是我一時不在意，被他抓了一下，小意思。」文才伸出右臂，一派

英雄本色。

他右臂的傷口皮肉翻捲，沒有血流，肌肉已變成死魚白色。

九叔秋生武時威凝神望着，一個個眼睛瞪大，婷婷也是，他們都看出有問題的了。

九叔鄭重的再問道：「眞是殭屍抓傷的？」

文才點頭。「不過沒事了，一些也不痛，血也不再流出來。」

九叔冷冷地問：「這樣快，難道你不覺得奇怪？」

秋生即時問：「師父，文才會不會變啊？」

文才同問：「變什麼？」

「殭屍——」秋生脫口一句。

「去你的，咒詛我。」

「你被殭屍抓傷，中了屍毒，一定變的。」秋生一些也不像在說笑，事實九叔是曾經這樣說。

文才也省起來了，看看傷口，再看看九叔。「師父，會不會？」

「會是會的了。」九叔歎口氣。

「眞的？」文才恐懼起來。

「現在曉得害怕了。」秋生冷笑。

文才忙又問：「那怎麼辦？」

武時威接口：「還用說，讓我一刀要你的命，再燒掉你，免除後患。」

他馬上一刀劈去，九叔及時架住，他再揮刀，一連幾刀，文才險象環生，連聲大叫，幸而九叔都及時擋開。

「九叔——」武時威把刀一收，道：「他不錯是你的徒弟，但你也要爲大家設想。」

衆人應聲一齊盯着文才，那些捕快一個個抓刀在手，只等武時威一聲令下。

九叔把手一揮。「他還是活生生的，又發覺得早，有救的。」

「師父，我求你，救我啊。」文才差一點沒有跪下。

武時威接問：「怎樣救？」

「用糯米。」九叔說得很權威。

「糯米？」衆人有點懷疑的，一齊聚前來。

九叔意氣風發，仰首向天，大聲解釋：「糯米這東西不單止可以清屍毒，而且可以隔人氣，避殭屍。」

「是眞的。」

「只要將糯米擺在屋子周圍，殭屍便感覺不到人氣，不會闖進去的了。」

「是這麼簡單。」武時威應着抽身後退，衆人亦陸續退下。

秋生沒有在意，追問：「師父，糯米怎能這樣的？」

「糯米治木虱，你怎樣解釋？」

「哦，木虱粲粲跳，殭屍也是。」文才插口一句。

九叔目光一落，道：「你說到那裏去了。」

「他們跑到那兒去了？」秋生突然察覺。」

九叔目光一掃，立時省覺。「秋生，我先帶文才回去。」接轉向婷婷。「還有你，不要留在這裏了，跟我到義莊暫時避開。」

秋生文才立即贊成。「好啊——」

九叔再吩咐秋生道：「你立即去買糯米。」

「買多少。」

「夠用便成，不要貪心。」

秋生應聲連隨奔出去。

× × ×

秋生來到米舖，已經是黎明，米舖外人頭湧湧，排成長長的一行。

武時威坐於一大袋糯米上，指揮捕頭快維持秩序，那些捕快一個個都孭着一袋糯米。

消息傳得實在快，所有人都在搶購糯米了。

秋生東張西望，不由大皺眉頭，武時威一眼看見，手一指。「排隊，一個個輪着，不許打尖，每人限買兩斤。」

秋生目光落在他坐着的那袋糯米上。

「你這兒多少斤？」

武時威板起臉。「你可知衙門多大地方，我是替縣太爺買的。你是來買糯米的了。」

「不錯是師父叫我來這兒的。」

「買糯米啊便要排隊，你雖然是九叔的徒弟，一樣不能徇私，在我面前，人人平等。」

秋生往人龍一看，搖頭。「幸虧我不是來買糯米。」

「是麼。」武時威奸笑。

秋生看看又搖頭。「聽一半不聽一半，買來又有什麼用？」

他說得很大聲，衆人不由靜下來，停下來，望着秋牛，米舖的老闆伙記也不例外。

武時威疑惑的不由問：「方才你師父不是說得很清 的了。」

「啊，這是我聽錯了，他沒有叫我來的，我走了。」秋牛轉身舉步。

衆捕快連忙上前陪着笑臉攔住，武時威亦連忙堆起了一臉笑容。「你沒有聽錯，是我們誤會，是了，九叔他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

「看着了。」秋牛走到櫃枱前。「拿五斤糯米給我。」

「啊，五斤——」老闆親身自量足五斤糯米裝進米袋裏，送到秋牛面前。

秋牛隨即將錢放在櫃枱上，一看武時威。「不用這樣看着我，錢照給的。」

武時威立時恍然大悟的。「我明白了，一定是要五斤才成。」

「不一定？」秋生拿着那袋糯米來到武時威面前。「多少並沒有分別。」

「那是怎樣了。」

「讓開一點。」

武時威馬上揮手。「大家讓開。」

衆人讓開了一條路，秋生當中走過，武時威亦步亦趨，到秋生突然回頭，亦突然窒步。

秋生笑笑。「很簡單，將糯米撒在屋外，殭屍便不會進去的了。」

武時威一想。「九叔已經說過的了，還有呢。」

「其實就是這麼多。」秋生突然拔步狂奔。

「你這個小子——」武時威要追，衆人亦有這個意思，一齊起步。

那知秋生突然又回頭，大叫：「小心

打尖——」

衆人一呆，一擁而回，你爭我奪，武時威亦受阻，追不了下去，他放聲大叫：「秋生你聽着，下次遇上我……」

秋生遙應，說道：「趕着救命，看開一點。」

武時威在這種情形下不看開也不成的了。

× × ×

九叔不等秋生回來已準備妥當，先燒好符水放在木盆內，婷婷自告奮勇，以符水替文才洗抹右臂的傷口。

那傷口越洗便越是灰白，九叔看着搖頭，自顧畫符，準備第二盤符水。

文才却只顧看着婷婷，談笑風生。「啊，眞是舒服，你不用担心，很快便沒事的了。」

婷婷只有點頭，九叔聽着忍不住一句：「沒事當然最好。」雙掌隨後即夾着染滿硃砂的筆往文才眉心一點，接將筆桿往文才傷口一戳。

「沒事，一些也不痛。」文才嬉皮笑臉的。」

九叔冷笑。「肌肉全都死硬了，當然一些感覺也沒有。」

文才仍是笑着，道：「師父又來嚇我了。」

「嚇你？」九叔突然拿起桌上的小刀往文才右臂傷口一劃，文才縮手不及，一塊肌肉給刺下來，九叔一拖接下，往文才手中一塞。

文才傻了臉，九叔冷笑着接問：「一些也不痛是不是？」

文才看着那塊肌肉，才知道害怕。「師父，怎會這樣的？」

九叔道：「現在只是傷口，慢慢屍毒散布全身，就是將你斬開九截你也一樣沒有感覺。」

「那，那怎辦？」

「動啊——」

「怎樣動？」

九叔將一道符拍在文才傷口上，接將文才的手抓住，一陣轉動。「總之，不停的動，不要停下來。」

「停下來會怎樣？」

九叔道：「血液便不會流通，凝結成一團。」

「那又會怎樣？」文才越問聲越低。

「手脚逐漸變硬啊。」

「硬了又會怎樣？」

「變殭。」

「殭屍！」文才叫出來。

「你反應最快就是這一次的了。」九叔冷笑。

文才不等他再吩咐，右手臂連忙轉動起來。

「還有一隻手。」

文才另一隻手忙亦轉動。

「雙脚呢？」九叔再一句。

「跟雙脚有什麽關係。」

九叔也不解釋，接吩咐。「還要剝掉鞋子，否則屍氣散不出來，更易發作。」

文才連忙將鞋子踢掉，在原地跑動，無意中手脚一下伸直，九叔便抄起旁邊的籐條鞭去，喝罵：「手脚千萬不要伸直，殭直了便沒希望的了。」

文才無可奈何，只好手脚不停地揮動跑動，九叔看着他，又想到秋生。「秋生這小子……」

話口未完，秋生便在九叔後面出現，雙手高舉着那袋糯米。「我回來了。」

「糯米呢？」

「這裏！」秋生將那袋糯米送到九叔面前。

九叔接過，探手抓一把，攤開一看。「純淨糯米，沒混上別的米吧。」

「那個米舖老闆很可靠的，你這個徒弟也不像那個徒弟的笨，糯米粘米怎會分不出。」秋生得意洋洋的。

文才聽着嚷起來。「秋生，你這是什麽意思？」

「你不笨又怎會被殭屍抓傷？」

婷婷不由插口：「他受傷完全是爲了救我。」

秋生搖頭。「他像是這樣英雄人物？你千萬別要受騙。」

「秋生，够了。」文才一氣之下，停下手脚。

九叔馬上喝一聲：「別停下來。」接將糯米撒在地上。

秋生一見脫口叫：「師父，這麽浪費啊。」

「是用來救命的。」九叔接喝文才：「脚踩在糯米上。」

文才往地上糯米一看，亦搖頭。「我也覺得太浪費。」

九叔冷笑。「這些糯米是用來吸取你體內的屍毒的。」

「原來有這麽大的作用，可是一些也不浪費。」文才立即跳到糯米上。

九叔接將剩餘的糯米往文才頭上倒下，隨手將空袋拋開，再探手，一聲：「糯米。」

秋生正在看着婷婷，信口回答：「都給你了。」

「就是這許多？」

「是五斤的了。」

「我不是吩咐你——」

「够用便成啊！」

「你說現在够不够。」

「看來就不够的了。」

九叔歎息：「顧得頭顧不得脚，還要煲粥，你說現在如何是好。」

秋生信口一句：「煲沒米的粥吧。」

九叔立時巴掌拍去，秋生也算眼快，一閃避開，九叔接喝一聲：「還不快再買一些回來。」

秋生吃吃地道：「方才我去買糯米，已經有數百人在輪候，現在還不賣光才奇怪。」

九叔大聲叱道：「難道這裏只得一間米舖。」

「就是只得一間。」

「到別個鎭去。」

「那麽遠。」秋生大搖其頭。

「馬上去！」九叔喝一聲。

「那這一次買多少。」

「你拿得了多少便買多少，去！」九叔連聲喝叱。

秋生見九叔這種神態也知道事情嚴重，知急步離開。

（未完・五）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總督、白多年巡撫轉入機要室討論攘內抗外的事宜，尤是是魔教名義上在江湖擾亂，實則上是和韃靼勾結，伺機作內應，一定要雙管齊下，既然挫折韃靼侵犯，滅其銳氣，對魔教又鋤其奸邪，大獲全勝，尚未能將其殲滅，仍可蠢蠢欲動，尤其是防止其對巡撫暗殺，狄飛虹特派師妹竹蘭君去保護，更徵得師妹和白多年同意，先行文定，後舉行婚禮。太原城暫時平靜，白巡撫因堂叔重病回白家莊探病，在黑松林鐵傘坡遇到賊人和兩番僧，暗施狙擊，其中有白髮仙童尹昌和兩名紅教大喇嘛番僧，竹蘭君以一敵三將他們打退……

軟骨奇功　解除累贅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總督府，巡撫衙門，全都籠罩着一股低沉的氣壓。

又是半個月過去了，這天午後不久，狄飛虹夫婦三人正在後廳品茶聊天，侍候他們的是金帶五婢，此時西門冬在廳門外呼叫道：「稟夫人：有一花公子求見。」

狄飛虹一怔道：「花公子？莫非……」

羅蘭道：「是花滿樓，讓她進來吧。」

狄飛虹道：「西門冬！請花公子進來。」

西門冬道：「是。」

片刻之後，西門冬領進來一名秀氣逼人的少年，正是喜愛穿着男裝的花滿樓。

羅蘭起身相迎道：「原來是花姐姐，難得妳來看咱們，快請坐。」

花滿樓道：「你們一床三好，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當眞叫人羨慕，只是連一杯喜酒都不肯請我喝，我如果再不來，你們只怕不承認我這個朋友了。」

狄飛虹道：「咱們是想請妳的，可是妳花姑娘神龍見首不見尾，咱們的請帖往那兒送？」

花滿樓幽幽一嘆道：「人在江湖，許多時都是身不由已，希望狄大哥與兩位妹子能够鑒諒。」



羅蘭道：「咱們明白，不會怪妳的。」一頓接道：「現在喝幾杯怎樣？作爲咱們的補請。」

花滿樓道：「很好，我正想痛痛快快的喝它一頓。」

羅蘭回頭吩咐展娟道：「去叫厨房裏準備。」

展娟應聲趨出，沒有多久就擺上一桌豐富的筵席，於是他們邊吃邊聊，偶爾也會聽到笑語之聲。

他鄉遇故知，原是一件賞心樂事，但他們言不由衷，談的話也大多不着邊際。當然，在如此情形之下，氣氛上自然無法調和。

羅蘭忍受不住這種壓力，忽然推杯而起道：「花姐姐：明人不說暗語，妳究竟作什麽來的？」

花滿樓道：「咱們都是老朋友了，來看看你們不應該麽？」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既然將咱們夫婦當作老朋友，妳就不要把話藏在心裏，有什麽事妳說吧。」

花滿樓沉吟半晌，道：「妳先坐下，蘭妹子，我有幾句話要跟狄大哥說。」

狄飛虹道：「花姑娘要說什麽？」

花滿樓道：「狄大哥：你要先答允我不生氣，我才敢說。」

狄飛虹道：「好，我不生氣。」

花滿樓道：「狄大哥：你知道小妹的身份吧？」

狄飛虹道：「天慾教的公主，不錯吧？」

花滿樓道：「別挖苦我，狄大哥，一個倡亂天下，禍國殃民的魔教，做他的女兒，已是羞慚得無地自容，怎敢再用那公主二字。」

狄飛虹道：「姑娘不是也做過一些損人利己的事麽？」

花滿樓道：「是的，尤其對狄大哥夫婦，使我良心十分不安……」

狄飛虹道：「看來花姑娘已然大徹大悟了，這倒是一樁可喜之事。」

羅蘭道：「花姐姐：妳到底作什麽來的，快說吧。」

花滿樓道：「天慾敎要遂行席捲天下的美夢，黃蜂谷却一再給他們迎頭一擊……」

羅蘭道：「花姐姐！妳這麽說就不公平了，妳想想，咱們夫婦被魔敎迫害得九死一生，那一次不是在死亡邊緣掙扎？妳所說的迎頭一擊，只是一種求生的表現，螻蟻尚且貪生，難道妳要咱們俯首就戮？」

羅蘭的情緒有些激動，立在她身後的拂琴更是忍耐不住，道：「咱們主婢脚下的兩塊鐵板，都是貴敎所賜，姑娘既是敎主的女兒，就應該還給咱們一個公道。」

花滿樓淡淡一笑道：「琴姑娘要我怎麽還？」

拂琴說道：「咱們公平一搏，我輸了殺剮聽便，妳要是輸了，那妳就得聽憑咱們處

置。」

花滿樓道：「不必比了，我認輸，琴姑娘要怎樣儘管動手。」

拂琴哼了一聲道：「妳想要賴？」

花滿樓道：「琴姑娘功力過人，我知道不是妳的對手，又何必自取其辱。」

拂琴道：「好，妳寫一封信，派人送交妳的爹娘……」

花滿樓道：「寫些什麽？」

拂琴道：「就說妳落在咱們手裏，叫他們拿解開脚上鐵板的鑰匙來換妳。」

花滿樓道：「我可以按琴姑娘的意思寫信，不過這是沒有用的。」

拂琴冷冷道：「怎麽，他不要女兒了？難道——」

花滿樓嘆口氣道：「一個醉心權勢的梟雄，是不顧兒女之情的，他們要我來，自然會想到會有這樣的發展。」

一直冷眼旁觀的覃小蝶，此時開口說話了：「那麽花姑娘就說明來意吧。」

花滿樓道：「解除鐵板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本教特製的鑰匙，二是使用蒜鴨露，軟化地極鋼母，不過你們不可能找到石蒜，除了向本教求援，就只有跟鐵板終身相伴了。」

覃小蝶道：「貴教必然有條件了，說說看。」

花滿樓道：「請狄大哥辭去官職，黃蜂谷退出江湖。」

羅蘭面色一沉道：「你們就可以蓆捲江湖，爲所欲爲了！」

花滿樓道：「大小姐：妳縱使不當總督夫人，至少還是侯爺千金，何況黃蜂谷財寶如山，大小姐一生享用不盡，江湖上鷄毛蒜皮的事，你又何必自找麻煩。」

羅蘭撇撇嘴道：「花滿樓：妳看錯人了，我並不稀罕總督夫人，也不在乎侯爺千金，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可以不管江湖事，却不能放過勾結外寇，禍國殃民的叛賊。」

花滿樓面色一變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錯，我爹是想稱霸武林，但古往今來，江湖上的聰明才俊，武功高強之人，誰不想稱霸武林？至於勾結外寇，禍國殃民的叛賊麽，大小姐，這話太重了，我希望瞧瞧你們的證據。」

羅蘭道：「可以，不，咱們不能給妳看。」

花滿樓冷冷一笑道：「不是不能給我看，是你們根本就沒有證據，最起碼也是證據不足，是嗎？大小姐。」

狄飛虹道：「花姑娘果然聰明，咱們的確是證據不足，不過天慾教爲惡江湖，使很多人喪失生命，家破人亡，就憑你們倡亂江湖，意圖不軌，就可以辦你們一個抄家滅門之罪。」

花滿樓道：「總督大人是要官逼民反了！」

羅蘭哼了一聲道：「胡人以數十萬大軍犯邊，咱們照樣殺得他們片甲不留，一般江湖盜匪，何堪天兵一擊，不信你們就試試看！」

花滿樓道：「我適才出言無狀，請總督夫人海涵，唉，夫人，妳就絲毫不念咱們往日的一點交誼麽？」

羅蘭面色一霽道：「我如是不念往日的交誼，豈容妳坐在這裏，只是老朋友也要有個分寸，咱們如果換一個處境，妳能接受別人的威脅？」

花滿樓道：「這是我的錯，我願意向賢夫婦表示歉意，不過我奉命傳話，身不由己，敬請原諒。」

羅蘭道：「過去的就算了，妳去寫信吧。」

花滿樓按照羅蘭的意見寫好了信，交給狄飛虹夫婦過目之後道：「狄大哥派人將書信放在宜春門的城樓之上，自會有人前往收取，但千萬不要暗中埋伏，否則這封信就無人往取了。」

狄飛虹道：「有妳花姑娘留在這裏，何需對付一個小嘍囉。」

花滿樓悽然一笑道：「我是天慾教主的女兒，但份量並不比小嘍囉重了多少，所以留下我這個人質，對狄大哥不會有什麽帮助的。」

狄飛虹道：「我不懂，天下的父母，沒有不對自己的子女疼愛的，尊父母爲什麽如此冷酷無情？」

花滿樓一臉幽怒之色，向狄飛虹深深的一瞥道：「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麽，也許我太笨了，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吧。」

覃小蝶道：「花姑娘：貴教的總壇設有何處？」

花滿樓道：「這個……咳，敝教總壇所在，是最高機密之一，洩漏者按教規以五馬分屍論處，我並不是怕死，但不便出賣我的爹娘，不情之處請覃夫人原諒。」

拂琴哼了一聲道：「狡兎三窟，仍難免被獵人所捕，妳不說沒有什麽要緊，遲早咱們會找到賊窩的。」

覃小蝶道：「少林寺已被魔教所控制，其中的內情，花姑娘是否也不能說？」

花滿樓道：「少林寺的確已經落入本教的手中，內中詳情我知道的不多……」

覃小蝶道：「花姑娘知道多少？」

花滿樓道：「兩點，一是少林掌教了凡禪師被關在天慾教的總壇，現在的了凡是假扮的，其次是少林全寺僧侶，均被劇毒所控制，除非救出了凡，及解除寺僧所中的劇毒，沒有人能挽救他們。」

覃小蝶道：「花姑娘是否知道寺僧所中的是何種劇毒？」

花滿樓道：「毒神舉手投足均能致人於死地，誰知道他下的是什麽毒。」

覃小蝶一懍道：「毒神已有十餘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了，今番他竟然也被貴教所網羅，看來這場江湖刦難，是難以避免的了。」

羅蘭道：「這事以後再說，展娟，妳帶花姑娘去歇息吧。」

展娟道：「是，夫人。」

她走到花滿樓的身前，忽然吐指如風，連點這位魔女的三處穴道，然後雙拳一抱道：「對不起，花姑娘，總督府因時常有朝庭大員來往，所以咱們不得不多加一點小心。」

花滿樓神色安祥的道：「妳做的對，我不怪妳。」

展娟道：「多謝花姑娘，請。」

她們剛剛離開，西門冬又在廳外稟報道：「稟大人：有一位出家人求見，他自稱野和尚。」

羅蘭道：「是魔僧零落，大哥，叫他進來吧。」

狄飛虹道：「好的，西門冬，請他進來。」

魔僧零落玩世不恭，進廳之後先打了一個哈哈，然後雙掌合十道：「野和尚參見總督大人，及兩位夫人。」

狄飛虹道：「前輩是稀客，請坐。」

魔僧就座之後，羅蘭首先詢問道：「野和尚：這麽久不見人影，你跑到那裏去了？」

野和尚道：「去關外探望一位老朋友，正好碰上他兒子取娶媳，就多躭擱了幾天。」

羅蘭撇撇嘴道：「我說呢，野和尚怎麽變得肥頭大耳，原來吃到關外去了。」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要不是爲了給小姑奶奶賀喜，我還眞有點捨不得離開關外。」

羅蘭哼了一聲道：「別來這一套，野和尚，總督府裏可沒有酒肉，你說好聽的也沒有用。」

其實羅蘭早已暗示如畫去準備酒菜了，他們笑談之間，如畫已來相請道：「稟夫人：酒筵準備好了，請入席。」

羅蘭道：「看來野和尚的口福不錯，昨天才有人送來四腮鱸魚，請。」

野和尚葷腥不忌，每飯必飲，對美食尤爲喜愛，聽說有江蘇省松江的四腮鱸魚，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了。

飯後野和尚對狄飛虹道：「江湖傳說鐵板夫人一事可是眞的？」

狄飛虹道：「是眞的，寒莉覃小蝶如若參加適才的飲宴，前輩必然可以瞧出端倪。」

野和尚道：「可有辦法除掉？」

狄飛虹道：「寶刀寶劍不能動它分毫，惟一可以軟化它的石蒜石鴨被天慾敎搜光，他們正以此要挾，要我辭官退隱，及黃蜂谷退出江湖。」

野和尚笑笑道：「這條件不算苛刻呀，伴君如伴虎嘛，笑傲林泉又有什麽不好呢？」

狄飛虹道：「退隱是我的素願，只是現在不能。」

野和尚道：「哦，爲什麽？」

狄飛虹道：「天慾敎不只是倡亂江湖，而且慫恿苗民作亂，勾結胡虜犯邊，際此民不聊生，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我能放棄我的責任麽？」

野和尚道：「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需要我的說候，請告訴我一聲。哦，我有一個法子，也許可以去掉尊夫人脚上的鐵板，要不要試試？」

狄飛虹道：「那當然要試試，前輩請說。」

野和尚道：「咱們不能將地極鋼母弄軟，就不能將自己的骨頭弄軟麽？」

狄飛虹一怔道：「將自己的骨頭弄軟？前輩，可能麽？」

野和尚道：「當然可能，你可知道軟骨功？」

狄飛虹道：「晚輩聽說有這麽一種奇功，莫非前輩……」

野和尚道：「不錯，我會這門功夫，你注意聽我的口訣。」

於是，狄飛虹學會了軟骨奇功，他再傳給覃小蝶，竹蘭君，及拂琴。

軟骨奇功果然具有神效，一個月後，她們的桎梏終於得到解脫。於是太原城裏傳出了喜訊，總督嫁師妹，巡撫小登科，竹蘭君獲得美滿歸宿，狄飛虹也了却一樁心願。

這天晚膳之後，狄飛虹夫婦與野和尚在書房閒聊，魔僧道：「此處已無他事，野和尚想明早去太白山一遊。」

羅蘭道：「不行，野和尚，少林寺有難，你不能撒手不管。」

野和尚道：「小姑奶奶，少林有難關我什麽事？」

羅蘭道：「怎麽不關你的事，至少你們都是和尚，怎麽，同類有難你連一點慈悲之心都沒有麽？」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別拿大帽子扣我，小姑奶奶，少林和尚逾千，他們的武功更是精深博大，世無其匹，他們都無力自保，我去還不是白搭。」

羅蘭道：「少林寺中了暗算，被人下了毒藥，況且我也不是要你一個人去救他們，只因仰慕你江湖閱歷多，想請你拿個主意。」

野和尚道：「天慾敎的鐵甲人，白痴殺手，以及少林寺僧的中毒，必然都是毒神的傑作。」

羅蘭道：「毒神？野和尚，有沒有法子弄到解藥？」

野和尚搖搖頭道：「毒神一向獨來獨往，六親不認，數遍天下武林，找不出一個是他的朋友，這解藥如何弄法？」

羅蘭哼了一聲道：「照你這麽說，那就沒有人能够接近他了，但她又怎會替天慾敎出力的？」

野和尚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天慾敎能够取得地極鋼母，以及網羅到毒神，魔敎之中必有非常之人。」

羅蘭道：「先不要管魔敎怎樣，你再想想，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野和尚沉吟半晌，忽然啊了一聲，似乎想到了什麽，但又搖搖頭，結果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羅蘭道：「怎麽啦？野和尚，是想到了一個辦法，只是這個辦法頗爲困難，不太容易做到，是嗎？」

野和尚道：「小姑奶奶果然絕頂聰明，正是這樣。」

羅蘭道：「那你就說出來吧，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也許咱們能够克服那項困難。」

野和尚道：「五年前我偶遊廣西省東北部的五嶺，在越城嶺附近發現一個奇異的山谷，我一時好奇想進去瞧瞧，我這條老命就幾乎送在那裏。」

羅蘭問道：「這跟咱們要談的事有關嗎？」

野和尚道：「那是當然，否則我何需多費唇舌。」

羅蘭道：「那你就快說吧。」

野和尚道：「谷中林木蒼鬱，遍佈奇花異卉，身入其中，就有一種美不勝收的感覺，我暗想這座美麗的山谷，必有奇人異士隱居，雖是不請自入，却不敢損毀其中的一草一木……」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

懾服了兇僧澄通師徒，任雲秋等隨同陸浩川夫婦前往搭救春申君與陳康和二莊主，潛入寺內大殿，遇上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爲首的五惡煞，任雲秋因爲低估晏天機的功力，抵不住晏發出的第三掌，正處於險境，突然來了蒙面青衣人以凌厲刀法唬住和逼退晏天機，救出了任雲秋，但這個青衣人舉止詭異，語言又似乎有點裝作，原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黑衣教下書　威逼四聯莊

她用湯匙舀了一匙稀飯，用口輕輕吹涼了，餵着任雲秋吃。

任雲秋自知傷在胸臆，掙動不得，只好任由她餵着，稀飯是用蓮子燉的，入口甚是香甜，任雲秋連吃了兩碗。

雲兒收過碗盤，一面說道：「這蓮子粥裏還放了什麼東西，任少俠吃得出來麼？」

任雲秋道：「入口極爲清香，還放了什麼，在下倒是吃不出來。」

雲兒道：「蓮子粥裏，還放了五顆雪蓮子，那是我家主人昔年從大雪山帶回來的，顆粒大的可以入藥，這是顆粒較小的，但也大補眞氣，清心寧神，光是蓮子粥，那有這麼香的？」

任雲秋道：「在下該謝謝你家主人。」

雲兒笑道：「我家主人說，都是自己人咯，任少俠也不用客氣。」

「自己人？」任雲秋還待再說。

雲兒忙道：「小婢要走啦，陳莊主他們急着要來見你呢！」

像一陣風般走了出去。

＊　＊　＊

任雲秋心中暗道：「他們主人說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又何用蒙上了臉？唔，不錯，昨晚那個蒙臉人，一定是熟人無疑，只是既是熟人，又何必這般神秘兮兮？」

只聽雲兒在門口說道：「陳莊主、沈莊主，幾位請進。」

任雲秋急忙抬目看去，只見表叔春申君、沈大叔、陸浩川、陸大娘、江翠烟幾人，都走了進來，急忙叫了聲：「表叔。」

春申君連忙搖手道：「雲秋，你不可掙動，只管躺着。」

江翠烟走近床前，關切的道：「任大哥，你好些了麼？」

任雲秋道：「好多了，據這裏主人說，要過了十二時辰，方可行動。」

春申君問道：「你見過這裏的主人了？」

任雲秋道：「小侄見到的是這裏的主人的侄子，他也蒙了臉，不肯以眞面目相見，這裏的主人，小侄却沒有見到。」

春申君昨晚已聽沈同說過蒙面人使的是一柄長刀，刀法甚是神妙，此刻目光一掠房中的陳設，極似女孩兒家的香閨，心中約略猜到了幾分，却也不說，只是頷首道：「既然這裏主人說你傷勢要過了十二時辰才能行動，那也不用性急了。」

沈同道：「只是謝兄、金兄看咱們一天一晚沒有回去，心裏一定急得不得了，萬一他們找上來，遇上黑衣教的人，晏天機一行，人多勢衆，這可怎麼辦？依兄弟之見，春華兄和江姑娘暫且留在這裏，兄弟和陸老哥、老嫂子先趕到雙板橋去，這樣才不致於再出漏子——」

春申君沉吟了下道：「這裏只要江姑娘留下來照顧雲秋就好，兄弟和大家先趕回雙板橋去。」

說到這裏，朝雲兒拱拱手道：「姑娘可否轉告貴主人一聲，陳某幾人有事須要先走一步了。」

雲兒道：「陳莊主請稍候，容小婢進去稟報敝主人一聲。」

說完匆匆退出身去。



沈同低聲道：「春華兄，你看這裏的主人是誰呢？」

春申君笑道：「這裏的主人，如果願意和咱們見面，早就和咱們見面，也許另有原因，咱們就不用猜了。」

陸浩川點頭道：「陳莊主所說甚是，這裏主人，依兄弟之見，八成和大家是熟人，他不願和大家見面，必有深意。」

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雲兒三脚兩步的奔了進來，說道：「陳莊主，我家主人說，已經派人去了雙板橋，要謝、金二位莊主在那裏等候，今晚等任少俠傷勢可以行動，幾位就可以一起走了，幾位不嫌待慢，務請等天黑了才走。」

春申君頷首道：「多蒙主人費心，看來咱們只好再打擾一天了。」

一天時光，很快的過去。

晚餐之後，任雲秋果然已可下床行走，大家自是十分高興。

過沒多久，雲兒走了進來，她已換了一身青色勁裝，背插雙劍，看婀娜剛健，已不似先前那樣弱不禁風，朝春申君等人欠身道：「陳莊主，車子已在院中，請大家上車了。」

春申君等人跨出院中，果見大天井中停着一輛雙轡馬車。駕車的是一個闊帽黑衣大漢，手持捲成一團的長鞭，掀起車帘，等候着大家上車。

春申君、沈同、任雲秋、江翠烟、陸浩川夫婦相繼上車。

雲兒隨着跨上車廂，放下車帘，然後說道：「我家主人吩咐，要小婢護送諸位一程，以諸位的武功，高出小婢百倍，這護送二字，實在不甚恰當，但因敝主人另有困難之處，遇上有人攔截，諸位不便出面，才要小婢隨着前來，俾便應付，還望諸位見諒。」

春申君含笑道：「貴主人仗義援手，咱們竟爾無緣拜識，當面致謝，實在過意不去。」

雲兒嫣笑道：「陳莊主不用客氣，我家主對陳莊主甚是欽佩，日後自有見面之日，要小婢向陳莊主致意，區區舉手之勞，不足掛齒。」

她口齒伶俐，說來甚爲婉轉。

在說話之時，車子已經起程，出了莊院，車行漸速，但車廂封得極密，車中人無法看到車外的景物。

其實此時正當黑夜，四外一片黝黑，即使打開車篷，也看不到什麼景物了。

* * *

夜霧很重，夜色更顯得迷濛，但這時在夜霧中出現了一串十數盞紅燈，隱綽綽的在大路上浮動。

那是十六盞六角形的紅紗宮燈，由十六名黑衣少女提着而行。

這十六名少女一個個生得明眸皓齒，纖影苗條，像春雲般的秀髮，披在肩頭，綰以黑紗，結着蝴蝶髻兒，臨風栩栩欲飛，纖細的腰間，束着闊帶，佩一柄象牙爲柄，綠鯊爲鞘的柳葉刀，三寸弓鞋，鞋尖上鑲着一顆明珠，一手提燈，一手持一方尺許長的紅綃帕兒，看上體態輕盈，妖嬈多姿，還透着幾分神秘！

在這一十六名少女後面，是一個一身黑衣的嬤嬤，看去年歲已經不輕，一頭花

白頭髮，包着黑色「包頭」，一張馬臉，綳得沒有一絲笑容，身材高大，幾乎和男人一樣，腰插雙[illegible]，健步如飛。

她身後則是兩輛黑色油篷雙轡馬車，蹄聲得得，跑得也不算慢。

車後還緊隨着四名黑衣勁裝少女，背插雙劍，同樣婀娜剛健。

這一行人車，有如迎神賽會一般，排場不小，江湖上只要看到這一行人就像看到瘟神一般，避之惟恐不及，因爲江湖上有這麼一副排場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黑衣觀音鳳簫女，如今又是黑衣教的副教主身份，當然更增添了氣勢。

就在這一行人奔行而來，快到一處樹林前面的時候，十六名提燈少女手中紗燈，忽然由第一個起，一下高舉過頂，一下又垂及地面，十六盞紅燈，這一起一伏，宛如波浪一般，煞是好看！

這是前面遇警的訊號，告訴後面的車把式，注意及時停車。

紅燈一起一伏之後，隨着突然熄沒，大路上登時一片漆黑。

車前的黑衣嬤嬤拉長一張馬臉，目注樹林，喝道：「那來不及長眼睛的東西，膽敢躲在林內鬼鬼祟祟的偷覷，還不給我拏下？」

他喝聲甫出，樹林中走出三個黑影來。

那知十六名提燈少女，在熄燈之後，早已散了開來，她們久經訓練，紅燈一熄，就插到後腰上，右手一按，柳葉銀刀悄無聲息的出鞘，左手揮起紅綃，兩人服伺一個，兩柄銀刀業已交叉架在一人的頸上，兩方紅綃也正好蒙住了對方頭臉，絲毫掙扎不得，口中喝了一聲：「走！」

六名少女押着三個人來至車前。

黑衣嬤嬤冷哼一聲道：「該死的東西膽敢衝犯咱們副教主，那是奸細無疑，丫頭們，給我砍了。」

六名少女「嗜」一聲，只要兩把銀刀一絞，三顆腦袋就得骨碌碌滾下來。

那三個被擒的人，有兩柄銀刀叉着喉嚨，再經兩方紅綃蒙住頭臉，一股香噴噴的氣味，吸入鼻孔，一個個神志渾淘淘的，想張口呼救，都已作聲不得。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從樹林中慌慌忙忙的奔出，口中叫道：「冉嬤嬤，刀下留人，殺不得……」

黑衣嬤嬤又喝聲：「拏下！」

兩個提燈少女（燈已插在腰後）像一陣風般一左一右欺了過去，左手紅綃方待揚起！

那人急叫道：「姑娘請住手，在下但無忌。」

但無忌是黑衣教的總管堂副總管，兩個提燈少女自然認識，揚起的左手，不覺停得一停。

這時雖是春寒料峭；但這位副總管但無忌却是滿頭大汗的朝黑衣嬤嬤抱着拳，陪笑道：「冉嬤嬤，這是誤會，完全事出誤會，這三個人都是自己人，妳老請看在兄弟薄面先放他們……」

冉嬤嬤冷笑一聲道：「但大副總管交代下來的事，老婆子怎敢不遵命；但老婆子負責副教主的安全，奉有副教主的金令，不論任何人，在車前三丈之內，既不預先報名，又不急速後退者，一律拏下，格殺毋論，這三個人就隱伏在三丈之內，並不預先報名，也不悄悄退後，這是覷伺副教主行蹤，形同奸細，就該格殺，請問但副大總管，老婆子應該聽你的，還是聽副教主的？」

但無忌拭拭汗水，連連作揖，陪笑道：「冉嬤嬤，這是他們不對，只是……只是他們並不知道副教主的規矩，不知不罪，冉嬤嬤就多担待一點……」

冉嬤嬤冷聲道：「他們不知道規矩，你但大副總管也不知道嗎？」

但無忌道：「那時兄弟還在遠處，看到副教主出巡的燈號，要知會他們已經來不及了。」

冉嬤嬤道：「這檔子，老婆子也作不了主，你自己去稟報副教主吧！」

但無忌連應了兩個「是」。

冉嬤嬤回身走到第一輛車前，欠身道：「啓稟副教主，但副總管求見。」

車帘搴處，鳳簫女問道：「但副總管，有什麼急要之事麼？」

但無忌走近車前，躬着身道：「啓稟副教主，剛才事出誤會，犯駕的教中三名護法沙友德、來得順、尚在周三人，懇請副教主開恩釋放。」

「嗯！是湘西三怪！」鳳簫女徐徐說道：「是你率領來的？」

「不，不是。」但無忌道：「他們先來，屬下剛才才趕到。」

鳳簫女道：「他們是奉什麼人之命，躲在林中，覷伺本座來的？」

但無忌道：「回副教主，這是誤會，他們奉晏副教主之命在這裏埋伏，已經有三天了。」

「哦！」鳳簫女道：「你們是在等候什麼點子？」

但無忌道：「回副教主，三天前春申君被人救走，晏副教主就派出幾路人馬，分頭追踪，這裏是幾處埋伏之一。」

鳳簫女道：「這麼說，他們不是在這片林子裏覷伺本座行蹤的了？」

但無忌道：「他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覷伺副教主的行蹤。」

鳳簫女道：「好，冉嬤嬤，把他們放開了。」

冉嬤嬤回身一揮手道：「副教主有令，放開他們。」

六名提燈少女先收紅綃，再收銀刀，倏然退下。

沙友德三人如夢乍醒，急急後躍。

只聽遠處傳來晏天機的聲音笑道：「當眞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鳳副教主這一般隨從，果然久經訓練，個個身手矯捷，遠勝鬚眉，嘿嘿，了不起！」

鳳簫女一怔，抬目道：「是晏副教主來了麼？」

晏天機道：「正是兄弟。」

冉嬤嬤揮了下手，十六盞宮燈立時亮了起來，十六名少女分列兩行，一齊躬身爲禮。

只見大路上由青袍飄忽的晏天機爲首，他身後還跟着厲一怪和矮路神令狐宜，稍後還跟着十二名手持長刀的黑衣勁裝漢子。

但無忌、沙友德、來得順、尚在周四

人也一齊躬身道：「屬下見過副教主。」
　鳳簫女在車中含笑道：「晏副教主怎麼也會在這裏，這倒是巧遇。」
　晏天機目光森冷，微微一笑，拱拱手道：「兄弟是聞訊追緝在逃的春申君陳春華和負傷不輕的任雲秋來的，據說這兩人可能就隱匿在附近，這是教主下令，務必擒到的主要敵人，兄弟不得不親自趕來，沿途搜索，絕不能放過一點可疑人物，却沒想到鳳副教主也會到了這裏。」
　說話之時，一雙深沉目光，有意無意的朝後面一輛車上看了一眼。
　鳳簫女道：「小妹奉教主之命，巡察各地，晏副教主是知道的，小妹都是在夜晚行動的，否則如在大白天，只怕連官府都要驚動了呢，好，小妹祝你馬到功成，咱們還要趕去長沙，起程。」
　車帘緩緩放下，十六名提燈少女手提紅燈，首先列隊上路。
　晏天機陰惻惻的道：「鳳副教主且慢。」
　鳳簫女在車中道：「晏副教主還有什麼見教？」
　晏天機道：「鳳副教主座車後面這一輛車中，不知是什麼人？」
　鳳簫女倏地掀起車帘，冷冷說道：「晏副教主，你問本座什麼？」
　晏天機冷峻一笑道：「兄弟只是隨便問問。」
　鳳簫女哼了一聲道：「晏副教主可是懷疑本座麼？」
　晏天機森笑道：「那是鳳副教主自己說的了，兄弟怎敢對堂堂鳳副教主心存懷疑？」
　鳳簫女一聲嬌笑，說道：「晏副教主如果對我兩輛篷車，想要搜查的話，只管請搜，冉嬤嬤，妳把兩輛車子的車篷都掀起來，讓晏副教主仔細瞧瞧。」
　她說兩輛篷車，那自然是前面一輛先掀了。
　冉嬤嬤應了聲「是」，又對晏天機哼了一聲，果然伸手要去掀開車廂的皮篷。
　晏天機連忙搖手笑道：「冉嬤嬤，快不可如此，本座只不過隨便問了一句，鳳副教主居然認起眞來，哈哈，鳳副教主請吧，兄弟少陪了。」
　鳳簫女冷哼一聲，喝道：「走！」
　十六名提燈少女首先上路，兩輛篷車也依次啟程。
　晏天機望着兩輛篷車，目光閃動，緊閉着嘴唇一聲不作，直待篷車去遠，他才朝沙友德招招手。
　沙友德走上幾步，垂手道：「副座有何吩咐？」
　晏天機低聲道：「你給本座遠遠跟蹤下去，記住，不可離得太近，看後面那一輛車，是否中途留下，或和前面一輛分道而馳，如果分道而馳，你必須跟住那一輛，沿途留下記號，本座自會另行派人與你連絡。」
　沙友德聽得面有難色，說道：「鳳副教主……」
　晏天機道：「你輕功較佳，距離不妨遠一點，就不礙事了。」
　沙友德道：「屬下遵命。」
　晏天機又叮囑道：「你不可讓他們發現了。」
　沙友德道：「屬下省得。」
　晏天機一揮手道：「快去。」
　沙友德領命，立即展開脚程，遠遠跟了下去。

＊　＊　＊

　身在第二輛車上的春申君、沈同等人，一來蹄聲得得，只覺得車行漸緩。二來和前面一輛車有着一段距離，何況車廂中皮篷甚厚，放下之後，幾乎內外隔絕。因此前面發生的事，車上諸人均一無所知，只覺車子停了一回，又馳得漸漸快了。
　這樣不知馳行了多少行程，前面十六名提燈少女在經過一座石橋之後，忽然間燈火齊熄，迅疾朝四週散了開去。
　前面一輛篷車緩緩的靠邊停住。
　第二輛車上，駕車的輕輕叩了三下，雲兒坐着的人忽然站了起來，說道：「陳莊主、沈莊主諸位，小婢送到這裏爲止，要下車了。」
　春申君道：「謝謝姑娘，請代向貴上致意。」
　雲兒道：「不用謝，小婢告辭了。」掀起車篷，一個人像乳燕穿簾，翩然飛身而下。
　車子却絲毫不停，反而快馬加鞭，疾馳而去。
　這時從左首一條小徑上，駛出同樣一輛黑色皮篷的雙轡馬車，緩緩停住，雲兒很快的奔了過來，招呼冉嬤嬤和本來跟在身後的四名黑衣少女，一起上了篷車。
　前面十六名提燈少女亮起紅燈，輕快的列隊而行，兩輛黑皮篷車又跟着上路，好像她們只是在這裏歇了歇脚，重又上路一般！
　因爲這是在石橋北首，隔着一道大江，就是後面有人跟蹤，也不敢走得太近，自然並不知道先前的第二輛篷車，早已去遠，現在這第二輛篷車，乃是早就停在小路等候，後來才加入行馳的。
　這一切都是鳳簫女交代冉嬤嬤，早已安排好的。
　這種情形，春申君等人坐在第二輛車上（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一行人車中的第二輛，壓根兒一無所知，只覺雲兒下車之後，車行愈來愈快，這樣又奔馳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漸漸緩了下來，不久車子全停住了。
　駕車的一躍下車，說道：「陳莊主，已經到了。」
　春申君等人先後躍落車廂，駕車的一語不發，驅車馳去。
　春申君連說句謝謝都來不及，車子已經去遠。
　只聽黑暗中響起金贊廷的聲音問道：「來的是春華兄麼？」
　春申君忙道：「贊廷兄麼？正是兄弟。」
　雙方語聲甫落，金贊廷，謝公愚兩人已經奔了過來。
　沈同替兩人引見了陸浩川夫婦，一同進入茅舍。
　金贊廷笑道：「沈兄和任老弟走後，直到昨天中午，才有人趕來通知，說春華兄已經脫險，只是任老弟負了傷，須今晚才能回來，兄弟問他是什麼人派來的，他

說等春華兄來了自會知道，春華兄，到底是什麼人把你救出來的？」

春申君笑了笑道：「直到此時，兄弟也不知道他是誰。」

當下由沈同把此行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

謝公愚道：「這二位蒙面人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到底會是什麼人呢？」

春申君笑道：「這叫做得道多助，這兩位蒙面俠士，目前既不肯現身相見，但他們既非黑衣教一路，遲早總有一天和咱們相見，聯手抗暴的了。」

謝公愚點點頭，說道：「咱們為了營救春華兄，已有多日耽擱，目前時光不早，大家不妨坐息一會，明天，咱們就得趕上白雲觀去，和大家會合了，也好再定大計。」

一宿無語，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動身朝嶽麓山趕去。他們趕到白雲觀，酈榮率領的四莊莊丁，已經到了幾天。

陳福選派了幾名精幹的莊丁，分別趕回莊去，接運四莊婦孺，這幾天也已經陸續趕到。

好在白雲觀前後三進，除了正殿，還有百餘間房舍，陳福早已把四莊搬來的人分配好房舍，安頓下來。春申君等人眼看諸事俱已安排妥當，也甚是欣慰。

陳福也報告了第一進大殿，作為莊丁們休息之處，第二進大殿是四莊莊主的住所，還留了幾間客房，作為臨時有朋友趕來下榻之用。

尤其四莊的人全部搬來之後，每一個莊都有上百莊丁（四位莊主趕去衡山，只挑選了一部份人作為隨從，並不是全部都帶走了），如今集中到了白雲觀，人數增加了，實力自然大為增強，聲勢也頓時壯盛起來。

春申君等人就在第二進客室廳上落坐，商討防範黑衣教率眾來攻的事宜。

金贊廷首先站起，說道：「咱們協助衡山派，大破黑衣教，使得黑衣教併吞武林各派的陰謀，遭到破壞，對咱們可以說恨之入骨。此次劫持春華兄，又失敗了，如果他們得知咱們四莊集中在一起，必然會全力來對付咱們，不把咱們除去，決不甘休，黑衣教是一個有組織的邪惡勢力，他們有教主、副教主、總護法、副護法、總管、副總管，層層節制，事權統一，咱們要對付他們，也必須事權統一才行，目前，咱們的勢力，是四個莊，每一個莊，都有一個莊主，一旦有事，事權極難統一，因此兄弟覺得四莊實力，號令必須統一，那就應該選出一個盟主來。」

謝公愚接着道：「金兄這話不錯，羣龍不能無首，四莊號令如果不能統一，就無法和事權統一的黑衣教作戰，推舉盟主，自屬必要，而且這盟主非春華兄不可。」

游龍沈同道：「對，咱們就推春華兄為盟主。」

春申君含笑道：「三位老哥都認為四莊的號令要統一，這個兄弟十分贊成，要兄弟統其成，咱們都是幾十年的老弟兄，兄弟決不推諉，只是這盟主二字，却使不得，傳出江湖，大家還以為兄弟想當武林盟主，豈不太狂妄了？」

金贊廷道：「當今武林，有擔當、有正義感，敢站出來替江湖武林伸張正義，抵抗強暴，除了春華兄，還有那一個？就是當武林盟主也不為過，何況這盟主是咱們四莊結盟的盟主，又有何不可？」

沈同道：「春華兄為人一向謙讓，虛懷若谷，既然覺得盟主二字不妥，可以稱為總莊主、總令主不知諸位意見如何？」

陸浩川道：「抵抗黑衣教，並不是貴莊四個莊的事，如果是總莊主，豈不只局限四個莊了麼，兄弟之意，似以總令主為宜，這總令主，既可作為指揮四個莊的總令主，也可以解釋為抵抗黑衣教的總令主，聽來就響亮得多了，因為江湖上，經衡山一戰，大家都知道黑衣教深具野心，日後必然會蠶食江湖，像少林、武當等大門派，人多勢眾，還有抗衡的力量，許多小門派或是成名的人物，人單勢孤，無法和黑衣教抗拒，咱們在嶽麓山白雲觀成立了一個抗拒黑衣教的組織，由總令主領導，這一號召，對江湖上就會起很大的作用，所以這總令主三字，實在是恰當了。」

金贊廷喜道：「陸老哥見多識廣，既然認為總令主好，那就叫總令主好了。」

謝公愚道：「春華兄那就是總令主了。」

沈同笑道：「這還用說，總令主非他莫屬。」

春申君道：「好，兄弟就擔任總令主，那麼三位老哥該擔任副總令主，也不用推辭了。」

金贊廷道：「好，現在該酈兄了，咱們在衡山和黑衣教作戰，酈兄是四莊的總指揮，現在仍請酈兄擔任總指揮。」

酈榮站起身道：「總令主派兄弟什麼，兄弟就做什麼，這總指揮……」

金贊廷沒待他說完，接口道：「酈兄，咱們對抗黑衣教，要號令統一，這可不是官銜，酈兄不用推辭了。」

酈榮抱抱拳道：「兄弟遵命，總指揮就總指揮吧！」

春申君大笑道：「酈兄快人快語，當真是英雄本色。」

一面朝陳福道：「陳福，由你擔任總管，負責採購，補給等事宜。」

陳福起立道：「屬下遵命。」

春申君又道：「咱們四莊莊丁，總數在四百人以上，敝莊莊丁慣使藤牌，弓箭塘擅長弓矢匣弩，躍龍莊是劍手，羅漢莊擅於使棍，四莊混合編組，以少勝多，已在衡山發揮過威力，因此兄弟認為咱們仍應混合編組，把四百名莊丁分為五組，每組八十人，由謝雨亭負責東路，謝雨奎負責南路、陳少華負責西路、江翠烟江姑娘負責北路，餘下八十名由陳福率領，除辦理採購等事，負責白雲觀內的巡邏和哨崗，這每組八十人中，應分為日夜兩班，統歸總指揮指揮。」

他說完，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江翠烟都起立應「是」。

陸浩川站起身抱抱拳道：「兄弟夫婦追隨諸位而來，總令主總也要派個職司，讓咱們幹幹吧？」

任雲秋也道：「表叔，還有小侄也沒有分配任務呢！」

春申君朝陸浩川含笑還禮道：「兄弟

方才分配的都是固定的崗位，陸老哥賢夫婦，還有雲秋，不屬於固定的範圍，譬如黑衣教大舉來犯，有固定職務的人，負責一個方向，自然不能離開他的崗位，眞正對付賊黨主腦人物，就要不屬於固定範疇的人來應戰，所以陸老哥賢夫婦和雲秋都不用另派職司了。」

謝公愚點頭道：「春華兄運籌帷幄，這番分配，可說面面都顧到了，固定的崗位，由酆老哥指揮，已是萬無一失，賊黨主腦人物由咱們迎戰，只須全力殺敵，沒有後顧之憂了。」

計議至此，全部人事，都已決定。

酆榮率領陳福、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江翠烟等人起身辭出，他們要去商議如何分配四莊人手，和劃分東、西、南、北四路防守事宜。

午餐之後，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來，說道：「啟稟總令主，黑石頭陳莊主來了。」

春申君喜道：「康和兄也脫險了，快請。」

莊丁迅速退出。

謝公愚道：「陳康和來得突兀，春華兄須得多加注意。」

金贊廷哼道：「他敢出賣咱們，老子就把他砍了。」

沈同忙道：「金兄凡事小心，總令主自有道理。」

不多一回，只見黑石頭陳康和划着一雙大袖，走了進來，首先朝大家抱着拳道：「諸位老哥都在這裏，那眞好極了。」

接着朝春申君拱手道：「兄弟見過春華兄，哈哈，這裏刁斗森嚴，儼若行軍，兄弟一看就知道是春華兄在主持了。」

春申君含笑道：「康和兄終於也脫險了，可喜可賀，快快請坐。」

金贊廷問道：「康和兄怎麼脫險的？」

陳康和笑了笑道：「春華兄遭賊黨劫持，兄弟做了陪綁的人，等春華兄一走，賊黨還留着兄弟作甚？倒不如放了的好。」

謝公愚道：「康和兄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陳康和道：「黑衣教消息靈通得很，他們已經知道四個莊的人，都集中到這裏來了，所以放了兄弟，要兄弟給春華兄捎來了一封信。」

金贊廷重哼一聲道：「好哇，康和兄居然給黑衣教當起狗腿子來了。」

陳康和臉上一紅，苦笑道：「金兄誤會了，黑衣教若非交一封信給兄弟，他又豈肯放了兄弟？因爲兄弟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留着無用，要兄弟送信，也只是利用兄弟罷了，兄弟呢，給他們捎封信，就可脫離虎口，自然是求之不得之事，兄弟豈會做他們賊黨的狗腿子？」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信，正待呈送給春申君。

金贊廷道：「慢點，康和兄把信拆開來，當衆唸一遍就好。」

他這話是說黑衣教可能在信上做了手脚，來毒害春申君的。

陳康和點點頭道：「金兄說得極是，還是由兄弟來拆的好。」

說完，果然一手撕開信口，抽出一張信箋，接着唸道：「書奉春申君春華道兄大鑒：敝教行道江湖，從未對春華山莊有過敵意，敦聘閣下爲敝教副總護法，亦出自教主一番善意，奈閣下俠名久著，如此出爾反爾，豈不令江湖同道爲之齒冷？頃奉敝教主令諭，仍一本初衷，延攬閣下，歸投敝教，擔任敝教副總護法，教主令到之日，風聞閣下集四莊之衆，虎踞嶽麓，似有與敝教開釁之意，敢請陳大俠康和兄袖書面呈，敬希閣下三思，如願屈就敝教副總護法，敝教至表歡迎，如不願屈就，人各有志，亦希化干戈爲玉帛，不再敵視敝教，不失爲明哲保身之道。設若一意孤行，敝教迫不得已，將與閣下全力周旋，貴莊勿以爲聯合四莊人手實力大增，以敝教視之，區區人數若妄圖與敝教爲敵，不過螳螂擋車而已，是敵是友，悉聽閣下自決，亦希轉告沈、金、謝三位莊主，三日之後，當親聆雅教。晏天機沐手拜上。」

春申君聽得呵呵大笑，說道：「晏天機這封信倒是情文並茂，利誘威脅兼而有之。」

金贊廷大笑道：「足見黑衣教對咱們極爲頭痛，不過他們教主也太小氣了，又想拉攏春華兄，又只送一個副總護法，如果出手大方些，肯請春華兄當個副教主，那倒還可以商量商量。」

謝公愚道：「金兄這就不明白了，以兄弟看來，黑衣教主肯給春華兄一個副總護法，已經很大方了。」

金贊廷道：「這兄弟倒確實不太明白。」

謝公愚道：「因爲黑衣教主一定是一個身份極高，自視甚高的人。」

金贊廷道：「他認爲春華兄只配當副總護法，不配當他的副教主？」

謝公愚點點頭道：「兄弟正是此意。」

金贊廷大笑道：「春華兄如今當了反抗黑衣教的總令主，不是和他黑衣教主並起並坐了麼？」

謝公愚微微搖頭道：「在黑衣教主的眼中，春華兄已經挫過他們一次銳氣，還算是個人物，如能屈就副總護法，至少少了一部份阻力，老實說，他未必會把咱們這點力量放在眼裏。」

春申君點頭道：「公愚兄此話說得一點不錯，咱們雖然屢挫强敵，但這些人只是黑衣教的第二流人物，黑衣教主放眼天下，很可能連武當、少林都未必在他眼裏，才敢發動對付衡山派。拿下了衡山，第二步不是就要對付武當了麼？如果他對武當、少林稍有顧慮的話，也就不會有這次對衡山的行動了，由此可見此人應該是大有來歷的人了！」

沈同矍然道：「不錯，以黑衣觀音鳳簫女一向眼高於頂，連她也只當了一個副教主，而且看樣子還只是第二副教主，那麼這教主至少身份要比鳳簫女還高的人了，這人不知道到底會是什麼人？」

謝公愚笑道：「別說黑衣教主咱們沒有見過，就是見過兩次面的晏天機，到底是什麼人，咱們還是莫測高深。」

金贊廷道：「晏天機就是晏天機，還會是什麼人？」

沈同含笑道：「金兄看過他眞面目麼？」

金贊廷道：「沒有，咱們這裏誰都沒有見過他的眞面目。」

沈同笑道：「這就是了，此人面目冷肅，一無表情，分明戴了人皮面具，尤其他那掌傷青雲道長，前幾天又擊傷任老弟，使的都是『般若掌』，這『般若掌』乃是佛門神功，在少林寺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三，絕非普通人所能練得到，而且他在黑衣教中，同樣是副教主，排名還在鳳簫女之上，此人豈非大有來歷？」

金贊廷一呆，說道：「難道他會是少林寺出來的？」

他是少林南派俗家弟子，自然知道「般若掌」在少林寺中，不是長老以上的人，是無法獲准練習的，心頭自是大爲駭異！

謝公愚道：「關於晏天機這人，青雲道長可能已經派人前去少林，大概不久即可分曉了。」

陸浩川道：「他信上既說三天之後，要親自前來聽總令主的回音，兄弟認爲他這次不來則已，既然要來，必然會有大批高手隨行，如果總令主答應他們擔任副總護法便罷，不然就會以實力對付咱們，倒是不可不防。」

金贊廷道：「他不來便罷，來了，就讓他來得去不得。」

春申君道：「陸老哥說得對，三天之後的這一戰，晏天機是來者不善，非要把上次敗在咱們手下的面子扳回去不可，是以他們這一仗是敗不起的，非勝不可，咱們呢，剛才這裏集合了四莊人手，等於告訴武林同道，是抗黑衣教邪惡勢力的先鋒，這一仗也是敗不起，咱們一敗，江湖同道就沒人再敢反抗拒黑衣教了，是以咱們也非勝不可，所以這一仗的關係就十分重大了。」

陳康和聽了半天，直到此時才開口道：「春華兄，你幾時當了總令主？」

金贊廷道：「這是大家公舉的，春華兄這總令主，就是武林同道抵抗黑衣教的總令主，凡是江湖同道要想抗拒黑衣教的人，都得聽總令主的號令。」

陳康和拱手道：「兄弟一向追隨春華兄的，總令主派兄弟一個什麼差使，兄弟也好在總令主麾下稍効棉薄。」

金贊廷道：「康和兄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職務了，把黑衣教的信送到這裏來，再把這裏的信，送到黑衣教去，這樣已經夠忙了。」

陳康和臉色微變，但依然忍了下去，勉强笑道：「金兄又在說笑了。」

春申君怕陳康和下不了台，忙道：「康和兄回來了，自然有許多地方需得仰仗大力，不過咱們只是以防守爲主，已有鄷老哥擔任總指揮，負責指揮四路人手，其餘的人，就沒有職司好派了，陸老哥賢夫婦、雲秋，都沒有固定的職務，那裏需要支援，就到那裏去，康和兄也是這樣，留在大廳，喝茶聊天就好了。」

陳康和大袖一甩，拱手道：「末將敬遵將令，隨時聽候派遣。」

金贊廷最是瞧不起這塊黑石頭，心中暗暗哼道：「這廝眞是吹牛拍馬的江湖清客，面皮厚得很！」

這時九環刀鄷榮走進來向春申君覆令，說道：「兄弟和陳福、謝氏兄弟、陳少華、江姑娘，一同去察看了山前、山後等處，劃分了四路令主的防守地點，和在各處險隘設置崗哨事宜，白天發現敵踪，以響箭傳遞消息，如在晚間，則以火箭示警，大概在十里之內，賊黨絕難踏進咱們的防區，特來向總令主報告。」

春申君點頭道：「鄷兄辛苦了，快請坐下來喝口茶水，方才晏天機等於給兄弟下一封戰書，三天之後，他可能會率衆前來，和咱們決一勝負，但黑衣教是個居心險惡、不擇手段的賊黨，他們說的話未必可靠，他們說三日之後來，也許會趁咱們不備，來個突襲，因此鄷兄要關照陳福他們，這三天要特別小心，尤其是晚上，不可稍有疏忽了。」

鄷榮喝了一口茶，說道：「總令主放心，這個兄弟自會囑咐他們的，黑衣教明着前來拜山，咱們自可按江湖禮數接待，若是想乘咱們不備，摸黑偸襲，不是兄弟誇口，管教他們活着上來，抬着下去，就算會飛，也非把他打下來不可。」

天色漸漸昏黑，莊丁們掌上了燈，一會工夫就端上酒菜來，春申君要鄷榮和自己等人一同用過晚餐。

鄷榮因尙有要事，飯後就匆匆走了。

春申君和沈同、謝公愚等人還在廳上喝着茶閒聊。突聽階前「拍」的一聲，似是有人擲下一片屋瓦，落在地面上發出爆碎的聲響。

這聲音來得突兀，廳上坐着的人，聽得不覺全都倏地站了起來。

春申君目光一抬，沉喝道：「什麼人？」

喝聲甫出，只聽「嘶」的一聲，庭前傳來了颯然破空輕嘶！

任雲秋道：「果然有人來了！」

說完迅即一個箭步掠了出去，目光一抬，發現大天井中靜悄悄站着一高一矮兩人！

這兩人身穿長僅及膝的黃麻布長衫，高的一個濃眉大眼，身材高大，矮的一個扁臉塌鼻，個子矮小，黑夜之中，霎着四隻冷電般的眼睛，一言不發。

任雲秋見過他們兩次，一眼就已認出來的是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心中暗自忖道「祁連雙兇剛剛現身瀉落，那麼方才那擲瓦片的人，準是示警無疑，只不知又是什麼人？」

一面站在階上，抱抱拳道：「二位夤夜潛入白雲觀，不知有什麼事？」

站在右首的公孫坤發出尖細的聲音喝道：「憑你還不配和老夫說話，快叫春申君陳春華出來。」

任雲秋道：「二位要找總令主，先報個萬兒上來，在下自會給你們進去通報。」

公孫坤道：「小子，還不快去，嚕嗦什麼？」

任雲秋道：「這是規矩，你們不報萬兒，在下如何進去通報？」

公孫乾不耐道：「小子，叫你去叫陳春華出來，還不快去？你沒長眼睛，看不清老夫兩人的長相？」

任雲秋走下石階，又跨上了幾步才道：「這時候又不是大白天，在下如何看清

楚？哦，那麼二位稍候，等在下去打個燈來看看清楚……」

公孫乾心想：「這小子武功不高，黑夜之中，也難怪他看不清了。」

一面洪聲道：「不用了，你去告訴陳春華，祁連雙奇來了，叫他快快出迎。」

「祁連雙奇？」任雲秋搖搖頭道：「二位的大號，在下從沒聽說過，前些日子，在下曾聽邋遢大師說過祁連雙兇，怎麼又冒出祁連雙奇來了？」

祁連雙兇最忌諱人家叫他們祁連雙兇，但雙奇只是他們自己封的，江湖上都稱他們為雙兇，這可是你要否認也否認不來的。

公孫乾怒聲道：「雙奇就是雙兇，還不快去。」

任雲秋「哦」了一聲，陪着笑道：「這就是了，二位何不早些說祁連雙兇，在下早就給二位進去稟報了。」

說完，立即轉了個身，朝石階走去，等到跨上三級石階，才大聲說道：「啓稟總令主，有自稱祁連雙奇的祁連雙兇，慕名晉謁鈞座，現在階前聽候傳喚，不知總令主接不接見？」

公孫坤聽得大怒，尖喝道：「小子，什麼慕名晉見，快叫陳春華出來。」

任雲秋回身叱道：「總令主的名號，也是你們兩個叫得的？」

公孫坤尖哼道：「你小子找死！」

振腕一指，遙向任雲秋身後戳來，一縷指風，嘶然有聲！

任雲秋又回過身去，他這身子輕輕一轉，正好避開了公孫坤襲來的指風，故意大聲道：「哦，啓稟總令主，祁連雙兇是找死來的。」

公孫坤怒極，一團矮小的身形驀地離地一尺直飛過來，尖喝道：「老夫是說你找死！」

聲到人到，右掌疾落，朝任雲秋後心印來。

任雲秋倏地旋過身去，右手反手朝他擊來的手腕拂去。

這一記，他使的正是截經手法，公孫坤是何等人物？一眼就看出任雲秋這記截經手法精妙已極，似乎含蘊了無數變化，一時之間竟然無法化解得開，心頭一怔，立即倒飛了回去，落到原來的地上，一張扁臉流露出驚異之色，目光朝公孫乾望去，尖聲道：「這小子使的，極似九疑老兒的家數？」

公孫乾沉哼了一聲，微微點頭。

春申君等人早已在屋瓦落到之時，一口吹熄了燈火，大家都在廳上，任雲秋和他們對答的話，自然都聽到了。

春申君站起身，舉步走了出去。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陸浩川夫婦、陳康和等，也隨在他身後走出。

任雲秋聽到腳步聲，立即閃到一旁，大聲道：「總令主出來了，你們有什麼話，還不直接向總令主稟報？」

公孫乾洪笑一聲，雙目之中神光暴射，說道：「小子你是九疑老兒的什麼人？」

任雲秋朗聲道：「此時不是敍私誼的時候，你們兩個要見總令主，現在總令主出來了，有話還不快說？」

春申君聽得暗暗好笑，一面喝道：「雲秋不得無禮。」

一面朝祁連雙兇拱拱手道：「二位夤夜光降，不知有何見教？」

公孫坤目光深沉，尖聲問道：「陳春華，你是什麼總令主？」

金贊廷接口道：「總令主就是天下武林招討的總令主。」

公孫乾哼道：「口氣不小，不知你們招討什麼？」

金贊廷洪聲道：「自然是招討武林敗類黑衣教了。」

「哈哈！」祁連雙兇老大公孫乾仰首發出一聲懾人的厲笑，目注春申君，徐徐說道：「陳春華，就憑你們這幾個人，想和黑衣教抗衡了麼？」

春申君正容道：「陳某等人在江湖上雖然微不足道，但都是受了黑衣教的迫害，為了身家性命，不得不挺身而出，聯合在一起，以求自保……」

「住口！」公孫乾不待他說下去，洪喝道：「據老夫所知，本教曾敦聘爾等四人為護法，何曾迫害你們了？」

春申君微微一笑道：「二位也是受了黑衣教的敦聘，陳某不知道二位曾服過黑衣教迷失心神的藥物？但陳某等幾人，受聘為護法之時，卻被他們在茶中做了手脚，幾乎迷失神智，難道這不算是迫害麼？」

公孫乾道：「過去的事不用再提，老夫聽說教主下令，要你歸投本教，擔任副總護法，你大概已經接到通知了？」

春申君道：「不錯，陳某曾接到晏副教主的一封信。」

公孫乾道：「你既然接到通知，怎麼還在這裏自封總令主，和本教作對。」

春申君道：「晏副教主要陳某考慮考慮，三日之後，他會親自前來聽取回音，今天還只是三天前的前夕，陳某住在這裏，大家都是為了自保，又是什麼不對？等晏副教主來了，陳某自會給他一個明確的回覆。」

「不用了。」公孫乾道：「老夫兄弟就是奉教主之命，聽你春申君的回話來的，你願不願意擔任本教副總護法，一言可決，直截了當的告訴老夫兄弟好了。」

春申君點點頭：「二位既是奉黑衣教主之命而來，陳某倒要聽聽二位的來意，黑衣教主怎麼說了？」

公孫坤尖聲道：「教主不究既往，給你副總護法的職務，已是十分瞧得起你春申君了，你最好接受了。」

「哈哈！」春申君大笑道：「黑衣教如此瞧得起陳某，當眞是天恩浩蕩，陳某着實感到受寵若驚！」

公孫坤尖哼道：「本來就是如此，你知道就好，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倒果然有點福至心靈。」

春申君道：「黑衣教主還說了些什麼，陳某可以聽聽嗎？」

「當然可以。」

公孫乾道：「教主言道：若是陳春華膽敢心存背叛，不肯依附本教，擔任副總護法，就要老夫兄弟把你拏下。」

「哈哈！」春申君大笑道：「想不到黑衣教主如此看得起陳某，居然還要勞動大名鼎鼎的祁連雙兇！」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面人魔在葫蘆谷被谷主林清風、小魚幫三位幫主、加上安樂公主段菲菲歹命夫人等人圍攻脫不了身，鳳兒追問自己身世，人魔說出是她的父親，母親是凌波仙子上官婉倩，即現在的神仙谷主，是林清風的師妹，衆人想將人魔刺殺，小魚兒、阿呆、鳳兒此時毒性發作，只好迫人魔交出解藥，放他一條生路，安樂公主將解藥救醒小魚兒三人，小魚兒醒來不見鳳兒，連忙追踪尋覓，發現她被林清風追殺，打走林清風，陪鳳兒到神仙谷去把事情問清楚，經黃山姥姥查證鳳兒是她的外孫女，是婉倩的女兒，父親就是黃山大弟子賀天雄——千面人魔。

竹林庵認母　解開身世謎

黃山姥姥道：「只是不幸的開始。」

小魚兒道：「上官前輩愛那個？」

「等量齊觀，難以取捨。」

「糟啦，這是三角戀愛嘛，危險。」

「壞就壞在這裏。」

「後來，上官前輩嫁給那一個？」

「嫁給了清風。」

「爲什麽没嫁給大師兄賀天雄。」

「是憑婉倩她爺的遺言決定的。」

「黃山老人爲何作此決定？可曾徵求過上官前輩的意見？」

阿呆道：「是嘛，現在時代不同啦，講究自由戀愛，父母的意見只能供作參考而已，不能擅作主張。」

黃山姥姥道：「那是因爲，我那老伴生前觀察所得，發覺天雄爲人陰險狡詐，心術不正，故而有此遺言。」

小魚兒道：「於是，上官前輩便遵照黃山老人的遺命，嫁給了二師兄？」

「事實也並非完全如此，婉倩自己也發現，天雄有調戲丫環的前科，同時野心勃勃，很不安份，這才斷然作此選擇。」

「塵埃落定，林清風旣已娶得如花美眷，爲何又遠走葫蘆谷，另立門戶，甚至想置鳳兒於死地？」

「唉，好事多磨，清風和婉倩婚後又生事端。」

「發生了什麼事？」

「清風指控，婉倩和天雄有苟且之事情。」

「不會吧，上官前輩已嫁給林清風，怎會再和賀天雄幹那種見不得人的事。」

「老身也是這樣想，不予置信，但清風却指證歷歷，繪聲繪影，堅持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上官前輩自已怎麽說？」

「最後，婉倩也承認有此情事。」

鳳兒、阿呆、小魚兒相顧愕然，齊聲說道：「這樣說是眞的啦？」

黃山姥姥面色沉重的道：「據倩兒表示，是逆徒賀天雄用藥將她迷倒，然後再行強暴。」

小魚兒道：「結果，正巧被林清風撞見了？」

黃山姥姥點點頭，表示同意，未曾出言答話。

阿呆的口頭禪又來了：「傷腦筋，這眞是太巧也太不幸啦。」

黃山姥姥悲聲道：「這只是不幸的開始，並未結束。」

小魚兒道：「賀天雄卑鄙無恥，強暴了自己的師妹，姥姥又是如何處置的？」

「按照本派規矩，罪當就地處死，但我老人家還沒有來得及採取行動，賀天雄便不告而別。」

「林清風又是如何離開神仙谷的？」

「清風這孩子還算厚道，一直隱忍未發，直到等鳳兒出生後才發生衝突。」

「爲什麽？」

「就是爲了鳳兒。」

「小鳳怎麽啦？」

「清風一口咬定，鳳兒是賀天雄的骨肉，無法忍受，婉倩解釋無效，夫妻反目，於是，林清風便憤然離谷出走，自立門戶，開創葫蘆谷。」

這一番話，每一字一句皆重重的擊中鳳兒的心扉，她黛眉深鎖，痛不欲生，兩行清淚任由它往下流，一直在靜靜的聽着，未發一言。

阿呆道：「姥姥，小鳳是什麽時候失踪的？」

黃山姥姥想一下，道：「在鳳兒兩週歲後不久。」

「是怎樣失踪的？」

「研判係被人偷抱走。」

「可知是被何人抱走？」

「當時一無所知，現在想來，除賀天雄之外再無別人。」

「自從賀天雄不告而別後，可曾再公然回來過神仙谷？」

「沒有！」

「在江湖上可有他的行踪？」

「如石沉大海，如烟消霧散，音訊全無。」

「依妳老人家看，千面人魔會不會就是賀天雄？」

「錯不了，他罪大惡極，欺師滅祖，自知天地雖大，已無他容身之地，改頭換面，借屍還魂，是他唯一的選擇。」

小魚兒心道：「媽的，老狐狸，終於查清楚你的來龍去脈。」

阿呆暗想：「老混蛋，任你天狡地詐，結果還是被人抓住了小辮子！」

鳳兒卒告開了口，憂心忡忡的道：「外婆，我生身的爹到底是誰？」

這一下可把黃山姥姥給問住了，很痛苦的說：「這種事外婆也無法確定，只有妳娘自己心裏明白。」

鳳兒十分哀傷的道：「婆婆，鳳兒可不可以去問問我娘？」

黃山姥姥歎息一聲，以低沉而又悽惋的語調道：「自從清風離去，妳又相繼失踪後，妳娘萬念俱灰，整個人都變了樣兒，除了外婆之外，十幾年來，她拒絕接見任何人。」

小魚兒道：「鳳兒是她親生的女兒，不會不見的。」

阿呆道：「小鳳是她朝思暮想的人，一定會接見的。」

黃山姥姥沉重的臉龐上，展露出一絲苦笑，道：「但願如此，我們姑且去碰碰運氣吧。不過，孩子，妳最好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以免失望。」

這話無異在鳳兒、阿呆、小魚兒的心上投下一道陰影，他們想不透，母女相會，乃是一件天倫樂事，還會有什麽困難阻碍，互望一眼，百思莫解。

小魚兒道：「聽妳老人家的口氣，上官前輩似乎不一定肯接見鳳兒？」

黃山姥姥站起身來，一邊領着三小往門外走，一邊沉聲說道：「即使見了面，婉倩是否肯舊話重提，尚在未定之數。」

阿呆道：「這是爲什麽？」

黃山姥姥道：「等一下你們就會明白的。」

× × ×

神仙谷的後山。

一大片翠竹林中。

有一座建築十分簡陋，全部以竹林搭建而成的尼庵。

尼庵的名字倒頗雅緻，就叫「竹林庵」，想係取其高風高節之意。

「竹林庵」的四週，還種有幾畦蔬菜，不少瓜果。

庵內，正傳出一陣陣的木魚梵唱之聲音。

庵外，豎着一塊牌子，道：「非請莫入。」

鳳兒呆了一下，才說道：「我娘出家了？」

黃山姥姥道：「嗯，常伴青燈古佛，早已與世隔絕。」

阿呆說道：「然而，貴谷的弟子則說，上官谷主是在閉關潛修，這是什麽玄虛呢？」

黃山姥姥道：「不是玄虛，是家醜不欲外揚，事實上婉倩早已落髮爲尼。」

言語間，一行四人已跨進尼庵去。

馬上發現，面前是一個不大的佛堂，神案前，蒲團上，正有一位女尼背向而坐，一面敲木魚，一面唸經，對四人的來到，渾然未覺。

小魚兒小聲的道：「這位就是上官前輩？」

黃山姥姥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點點頭，表示同意，但未開口說話。

親生的娘，朝朝暮暮思念的母親就在眼前，鳳兒禁不住一陣激動，幾次三番想衝上去，却被黃山姥姥給及時阻住了。

直待上官婉倩，將一篇經文全部誦完，這才站起轉過身來。

一張清麗脫俗的臉，雖然脂粉未施，而且剃了一個大光頭，依然不難看出當年艷冠羣芳的俏模樣。

阿呆在心底深處嚷嚷道：「赫！卡水卡水！」

小魚兒亦暗想：「果然是個美人胚子，難怪賀天雄、林清風會你爭我奪。」

「阿彌陀佛」，只聽上官婉倩宣了一聲佛號，雙掌合十爲禮，以異常平靜的口吻對黃山姥姥道：「貧尼見過老夫人。」

自稱貧尼，稱生身的母親爲老夫人，這未免太生疏了，鳳兒、阿呆、小魚兒不由心頭一震，尤其是鳳兒，好似在頭上澆

下來一盆冰涼的水。

實則這還是對待自己的親娘，臉色一整，馬上換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上官婉倩又道：「貧尼久已不見生人，請老夫人將他們帶離竹林庵。」

赫！已經下了逐客令，黃山姥姥歎息一聲，道：「婉倩——」

僅僅叫了一聲「婉倩」，便被她打斷了，截口說道：「貧尼無垢，請老夫人以法號相稱。」

黃山姥姥無奈，只好改口說道：「無垢，為娘的並非有意來打擾妳的清修，是帶領妳的女兒來與妳相會。」

此話一出，無垢師太的臉色驟然一變，雙目暴睜，兩道閃亮的眸光投注在鳳兒身上。

但，一霎時便恢復了平靜無波的樣兒，道：「貧尼身在佛門，塵緣早絕，塵世間事早已與我無關，老夫人不該將她領來此地！」

簡直心如止水，枯井無波，拒人於千里之外。

儘管如此，鳳兒還是不顧一切噗通！一聲，跪倒在上官婉倩的腳前，聲淚俱下的叫了一聲：「媽！」

無垢師太的反應很平淡，幾乎是沒有反應，舉步退了五尺，手握唸珠，口宣佛號，她表情全無的說道：「小施主，貧尼已經說道，身在佛門，塵緣早絕，請勿如此。」

小魚兒道：「不管是緣還是孽，小鳳總歸是妳親生的女兒，推也推不掉。」

阿呆亦帮腔道：「是嘛，尼姑也是人，是人就應該有人性，這樣未免太傷感情啦。」

孰料，上官婉倩仍聽如未覺，不言不動，就好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

鳳兒哭得更傷心，淚下如雨的道：「娘，女兒別無所求，只希望妳老人家能答應一件事。」

無垢師太索性默唸起經文來，一言未發。

黃山姥姥微慍道：「你們母女一場，就答應鳳兒一件事吧。」

上官婉倩遲疑了好一會始道：「小施主究竟有什麼事需要貧尼效勞？」

鳳兒單刀直入的道：「小鳳想知道，我生身的爹是誰？」

這話對無垢師太的刺激似乎很大，整個身軀驟然抖顫一下，半晌始平靜下來，道：「過去的事貧尼不想再談。」

輕描淡寫一句話，便將鳳兒的要求回絕。

鳳兒不死心，繼續哀求道：「娘，我爹是誰，妳老人家還沒有回答呢。」

上官婉倩不願提及這一段傷心往事，任憑小鳳再三哀求，始終不肯明言。

不禁惹惱了小魚兒，道：「無垢師太，本帮主想問妳，每一個人是不是只應該有一個爹，一個媽？」

無垢師太道：「不錯呀。」

小魚兒道：「可是，小鳳却面臨了可能有兩個爹的困擾。」

阿呆道：「妳是她生身的娘，有責任告規鳳兒誰是她的親爸爸。」

上官婉倩還是不肯說，道：「貧尼已落髮為尼，不想再提塵世間事。」

小魚兒勃然大怒道：「哼，妳簡直冷酷無情，小鳳，咱們走，去找聖劍無影，跟他聯合起來，便可無敵天下，將江湖鬧一個天翻地覆，將武林殺一個稀哩嘩啦，而這一筆帳閻王老子會記在妳上官婉倩的頭上。」

阿呆亦滔滔不絕的道：「哼，簡直是冷血動物，只因妳一念之差，鳳兒也許會認賊作父，與賀天雄一聯手，保證會血洗武林，雞飛狗跳，神仙谷也休想置身事外了。」

絕非虛張聲勢，雙雙跨步而上，拉起小鳳來就往庵外衝。

「阿彌陀佛！」

無垢師太忽然誦了一聲佛號，朗聲說道：「三位小施主請回。」

三小在門口止步轉身，小魚兒道：「怎麼？師太改變主意啦？」

上官婉倩一臉肅穆的道：「貧尼忽然覺得，鳳兒有權利知道她親生的父親是那一位。」

阿呆道：「是那一位？賀天雄？或是林清風？」

無垢師太吐字有力的說出來四個字：「是林清風！」

黃山姥姥「哦」了一聲，虛懸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鳳兒也鬆了一口氣，終於擺脫了魔鬼爸爸的陰影。

突然來了一人。「不！我不同意，這不是事實！」

有人提出異議，語冷如冰。

是鐵掌排雲林清風，話落人已衝進佛堂來，向黃山姥姥深施一禮，道：「師娘，請恕弟子不孝，疏於問候，請妳老人家曲諒。」

黃山姥姥乾咳一聲，道：「師娘已老而無用，你來不來看我尚在其次，倒是你們夫妻之間的誤會，希望藉此言講當面，能解釋清楚。」

鐵掌排雲林清風冷然一哂，道：「師娘，這不是誤會，是鐵的事實。」

小魚兒道：「什麼鐵的事實？」

林清風惡狠狠的瞪着鳳兒，道：「她不是老夫的女兒，是賀天雄的孽種！」

上官婉倩馬上反駁道：「這絕非事實，鳳兒生身的爹是你非他。」

林清風怒沖沖的道：「我問妳，妳跟賀天雄有沒有做那件見不得人的事？」

「確有其事，但是在被他的迷藥迷倒之後才發生的。」

「只要妳承認，曾跟他發生勾且之事，這筆濫帳就沒有理由推到林某人的頭上來。」

「孩子是誰的，我心裏有數，絕對不會出差錯。」

「何敢如此肯定？」

婉倩道：「因為在那之前，我已懷了你的骨肉。」

「哼，純粹一派胡言，在那之前，妳為何不講？」

「貧尼是想選一個適當的機會，令你驚喜。」

「但是，算算時間，十月懷胎，這孽障出生的日子，與那件事發生的距離，差

不多完全脗合，這豈不是太巧了？」

「事實如此，信不信由你，貧尼不想再作解釋。」

黃山姥姥道：「清風，女人生育，以月事爲準，婉倩的話無可置疑。」

阿呆道：「林谷主，別死心眼兒，這麽賢慧的妻子，這樣孝順的女兒，打着燈籠也找不到，是該浪子回頭的時候啦。」

小魚兒道：「林大俠，別鑽牛角尖，妻賢女孝，尚有何求，何不解散葫蘆谷，重歸黃山，今天就是你們夫妻父女團圓的好日子。」

阿呆道：「果眞如此，小魚帮就送你一份厚禮。」

小魚兒小聲道：「阿呆，別亂開空頭銀票，咱們毫無準備。」

阿呆神采飛揚的說道：「早就準備好啦。」

小魚兒一怔，道：「是什麽？」

阿呆正經八百的道：「林清風自己喪失被小魚帮自動接掌那領袖武林的身份與地位。」

黃山姥姥、上官婉倩母女聞言俱皆動容，深深佩服這兩個娃兒遠大的志氣，鐵掌排雲林清風却無動於衷，指着鳳兒，另找話題道：「小鳳既非賀天雄的女兒，他沒有理由將她偷偷抱走，扶養成人。」

凌波仙子上官婉倩道：「誰曉得他心裏在打什麽鬼主意，許是誤以爲小鳳是他親生的骨肉，許是存心報復，拆散我們家庭。」

林清風冷哼一聲，道：「哼，愛是完整的，我不能接受殘缺的愛，更無法接受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兒。」

無垢師太再一次宣了一聲佛號，雙掌合十的道：「貧尼說過，信不信隨你的便，況且貧尼身在佛門，塵緣早絕，塵世間事對我已無關緊要，無垢言盡於此，諸位施主請回吧，別擾了佛門的清靜。」

見大家仍站在原地，並無離去的意思，上官婉倩暗中咬一咬牙，兀自走進佛堂後面的一間禪房。

砰！的一聲，立將房門關上，還上了閂。

表現在外的完全是波浪不興，七情不生的冷硬作風，實則她的心靈深處，正遭受着極大的痛楚，如萬箭穿心，如百蛇啃噬。

她緊緊的貼靠在門扉之上，熱淚滾滾而下，直至聽到他們的脚步聲已離開佛堂，離開「竹林庵」，仍自思潮如湧，無法平息。

×　×　×

五人同步而行，却各有所思，心情也各有不同。

阿呆首先打破沉默，開聲道：「林谷主，你畢竟作何打算，是否準備認這個女兒？」

鳳兒拉長了耳朵，凝神以聽，結果却換來一場空，林清風目注前方莊院，冷漠的聲音道：「親人骨肉，乃是人倫大事，老夫想認，却不能隨便亂認。」

小魚兒說道：「要怎樣你才肯回心轉意？」

林清風道：「老夫希望明瞭事實的眞相。」

「無垢師太不是已經說了嗎？」

「林某歉難完全採信。」

「上官谷主已遁入空門，落髮爲尼，有騙人的必要？」

「這很難說，關鍵在當年的那件醜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你懷疑上官谷主不是在被人迷倒後，慘遭強暴？」

「如果是兩情相悅，闢室通姦，事情就會大不相同。」

「這樣說來，你還是想對鳳兒有所不利？」

「也許暫時林某不會再加害於她。」

「哼，諒你也不敢！」

阿呆補充道：「林清風，我阿呆先生警告你，倘若胆敢再動小鳳的一根汗毛，小魚帮就要你吃不了兜着走，火燒葫蘆谷，血洗九華山！」

彼此話不投機，林清風甚覺無趣，僅走幾步，對走在前面的黃山姥姥道：「師娘，清風想先走一步，就此告退。」

根本不理會黃山姥姥，是否同意，話一出口，便即邁步超越過去。

黃山姥姥說道：「清風，你若不信，可以再到『竹林庵』去一趟，和婉倩作一深談，天大的誤會也一定可以解釋清楚的了。」

「不必了，此時多言無益。」

「何妨住一夜，明天再走？」

「徒兒尚有急事待理，告辭！」

姥姥用心良苦，却未得到回報，林清風足底抹油，已一陣風似的走了，害得黃山姥姥長吁短歎，唏噓不已。

小魚兒望了鳳兒和阿呆一眼，道：「我看我們也該走了吧？」

不待阿呆、鳳兒開口，黃山姥姥搶先說道：「好不容易找到了小鳳，我們祖孫久別重逢，說什麽也不能讓她走，你們就一塊兒在神仙谷住下來吧。」

鳳兒舐犢情深，偎在姥姥身邊道：「小龍哥，別急嘛，少說也得住上十天半個月再走。」

神仙谷都是女孩，而且個個貌美如花，阿呆也想住下來一飽眼福，道：「是嘛，南征北討，怪累人的，住下來歇一歇脚，準備再走更長的路。」

小魚兒却不以爲然，道：「阿呆，鳳兒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樂昏了頭，還情有可原，你還要不要命？」

阿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道：「死小魚兒，臭小魚兒，你兇什麽兇，這話是什麽意思嘛？」

小魚兒罵道：「你簡直是白痴、傻蛋、二百五，解毒藥所剩無幾，找不到賀天雄，咱們誰也別想活下去，還想在神仙谷逍遙自在，苦中作樂，哼！」

阿呆似是一下子從快樂的巔峯給摔了下來，神情沮喪的說道：「慘啦，慘啦，我看咱們連飯也別吃啦，趕快走吧，不論天涯海角，非得找到姓賀的才有活命的機會啦。」

小魚兒道：「也不必這麽急，且先在神仙谷住上一宿，讓姥姥和小鳳好好敍一敍，咱們明天一早再走。」

問明原委後，黃山姥姥亦大感焦急起來，憤憤的道：「賀天雄這個逆徒也實在

太可惡了，好，你們明天一早就走，待我老人家將谷中之事稍作交代後，也隨後離開神仙谷，重履江湖，老身決心要清理門戶，將這個惡徒置之死地！」

黃山姥姥決定出谷，重履江湖，三小甚感振奮，一齊為千面人魔的末日放聲狂呼起來。

× × ×

在神仙谷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鳳兒、阿呆、小魚兒便告別黃山姥姥，出谷而去。

這一趟神仙谷，無論如何，此行不虛，鳳兒證實了自己的身世，也找到了自己生身的母親及外婆。

最重要的一點是，她並非千面人魔的女兒，排除了有一個魔鬼爸爸的陰影。

惟一遺憾的是，林清風冥頑不化，堅持己見，鳳兒尚不能認祖歸宗。

出得神仙谷，馬兒早已不知去向，三小只好按步當車，阿呆安慰說道：「小鳳，別難過，查清楚了自己的身世就好啦，林清風認不認沒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跟母親姓上官，黃山派比葫蘆谷的名氣可大多啦。」

小魚兒另有高見：「不行，這筆帳林清風非認不可，否則，對上官前輩，對小鳳，都是一種侮辱。」

阿呆是一株牆頭草，那邊風大往那邊倒，立即改變語氣道：「對，這筆帳他非認不可，不認就將他砸扁砸爛，鬥垮鬥臭，或者這樣好啦，我想到一個新點子。」

鳳兒道：「什麼新點子？」

阿呆自以為是的道：「咱們不妨將小鳳是林清風的女兒的事，大肆廣告宣傳一下，造成事實，讓林清風百口莫辯，無法否認。」

小魚兒大搖其頭，說道：「笨計，呆計，不但此路不通，而且還會惹來殺身之禍。」

阿呆大感不解道：「放屁，不通就不通，怎會惹來殺身之禍？」

小魚兒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姓賀的自以為小鳳是他的親生骨肉，咱們還有活命的機會，一旦讓他弄明白了事實的真相，咱們就死定啦。」

阿呆連聲稱讚道：「嗯，有道理，有道理，憑鳳兒的演技，可以光明正大的找糟老頭去討解藥。」

小魚兒得意的說道：「甚至於可以假戲真做，演一場對手戲，將解藥方子騙過來。」

阿呆道：「好主意，一查到千面人魔的行踪，鳳兒就粉墨登場，可以偷，可以騙，也可以搶，不論如何，務必要將東西弄到手。」

口中說話，雙脚可並沒歇着，不知不覺間已奔出十數里地。

轉過一個山脚，出其不意，與歹命夫人、張婷婷、石友江不期而遇。

婷婷童心未泯，一照面就緊緊的拉住鳳兒的手，瞧瞧阿呆，望望小魚兒，喜不自勝的道：「鳳兒姐，阿呆哥，小魚哥，你們總算平安無事，那天在葫蘆谷，見你們毒發倒地，真嚇死人啦。」

小魚兒報以一個甜蜜的微笑，道：「謝謝大家的關心，也恭喜歹命夫人與石總管，你們終於見面，但不知是在什麼地方相遇的？」

石總管笑呵呵的道：「就在葫蘆谷外不遠，這全是三位幫主促成的。」

阿呆說道：「既已相逢，就該火速去尋羅夫人，穿雲堡名滿天下，老天爺如果有眼的話，是不應該斷絕羅家的香烟後嗣的。」

石友江笑容滿面的道：「小老兒已經找到了我家主母。」

鳳兒一驚，道：「找到羅夫人紀香雲啦，夫人現在何處？」

石友江爽朗的聲音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小魚兒會意，道：「石老是說，歹命夫人就是羅夫人紀香雲？」

石友江道：「一點不差，事實確是如此，我家主母隱姓埋名，一直避禍在逍遙莊。」

小魚兒望了歹命夫人紀香雲一眼，問道：「夫人，請恕小魚兒冒昧直言，當年是否被游全河那個惡棍，強行押到逍遙莊的？」

紀香雲微頷螓首說道：「不錯，當時本夫人手無縛雞之力，為了保全一條活命，俾為羅家復仇，只好逆來順受，委屈求全。」

鳳兒最是心細如絲，不疾不徐的道：「夫人，據我們上一次在逍遙莊時所得到的印象，夫人與那個江洋大盜游全河之間的關係，似乎十分微妙？」

張婷婷黛眉一揚，得意非凡的道：「不是微妙，應該說是那個老賊對我娘很是忌憚，敬畏三分。」

小魚兒道：「恕本幫主斗胆直言，穿雲堡慘遭滅門，夫人所以能死裏逃生，想必是游全河看上了夫人的美色使然？」

歹命夫人紀香雲傷感的道：「我不否認，他當時的想法確是如此。」

「後來，怎會演變成『相敬如賓』的局面？」

「這是本夫人運用了一些技巧得的結果。」

「乞道其詳？」

夫人道：「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官府追緝甚緊，游賊借屍還魂，亡命逍遙莊，本夫人以揭穿他的身份作要脅，迫他就範。」

「於是，保住了夫人一世的清白？」

夫人道：「也保住了逍遙莊上下數十條性命。」

「更難能可貴的是，夫人利用這一段時間，閉門潛修，由一個弱女子，變成了女強人。」

「這要歸功於，在慌亂之中，曾搶先將一本羅家的武功秘笈藏在身上，十年苦練，總算小有成就。」

「客氣啦，放眼當今武林，夫人已是頂尖人物。」

阿呆道：「夫人，可否談談穿雲堡當時發生慘案的經過情形？」

紀香雲嘆息一聲，道：「很慘，很慘，羣魔夜襲穿雲堡，多數的人皆在睡夢之中被殺，鬼哭神嚎，血流成渠，可憐穿雲堡三百餘口，一夜之間便喪命亡魂，僅僅剩下我們母子二人。」

說至傷心之處，辛告淚下如雨，泣不成聲。

在場諸人，亦爲這種悲傷的氣氛感染，堆下來一臉的戚容，石友江更是老淚滂沱，早已變成了淚人兒。

阿呆突如其來的說道：「人說紅顏薄命，我看這句話應變改一改。」

張婷婷道：「怎麽改？」

阿呆道：「改成紅顏救命。」

張婷婷道：「什麽意思？」

阿呆道：「幸虧羅夫人貌美如花，卡水卡水，不然早已作了刀下之鬼，這不是紅顏救命嗎？」

小魚兒罵道：「歪哥，滿嘴的歪理，你不說話没人當你是啞巴。」

鳳兒道：「夫人，不知道雷天豹、游全河、張忠、王化這一夥人，爲什麽會對羅家下此毒手？」

歹命夫人紀香雲說道：「拙夫羅四維，領袖武林，這四名江洋大盜刦了百萬兩餉銀，將護餉的官兵趕盡殺絕後，官府的捕頭曾來羅家有所接觸，商談白道中人出面協助，以便及早緝捕歸案，這是原因之一。」

小魚兒道：「還有其他的原因？」

「是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爲了穿雲堡的財富，尤其羅家歷代皆嗜武如命，家裏收藏了不少名貴的兵器刀劍，武功秘笈，他們早有覬覦之心。」

「他們一共去了多少人，除王、張、游、雷之外，還有那些人？」

「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幾乎傾巢而出，如殺人不見血巴六，黑豹子金八等皆身在其中。」

「黑鳳凰冷寒燕有没有參加？」

「奇怪，並没見到這個女強盜。」

「我明白啦。」

「小魚帮主明白什麽？」

「想像那雷玉嬌當時正在襁褓之中，有所不便。」

歹命夫人紀香雲「嗯」了一聲，没有說話。

阿呆說道：「夫人還没有說，妳那位寶貝的兒子，羅家的命根子小龍的情況如何？」

紀香雲不假思索的道：「在穿雲堡時，本夫人曰經說過，小龍那孩子的確是被鐵胆魔星雷天豹給擄去的。」

阿呆道：「十幾年來，可有少堡主的任何消息？」

「如斷了綫的風箏，音訊全無。」

「姓雷的老魔呢？」

「更如石沉大海。」

石友江插言道：「小老兒與我家主母研判，一度認爲千面人魔可能就是雷天豹的化身。」

小魚兒接口道：「可是，現在事實證明，千面人魔原來是神仙谷的叛徒，聖劍無影賀天雄，許多綫索皆宣告斷絕。」

歹命夫人道：「不過，依香雲之見，千面人魔或多或少必與雷天豹有所牽連，否則，綠林令不可能落在他的手裏。」

小魚兒道：「没錯，姓賀的說過，雷天豹是死在他的手中，他說這話時，雖然甚是曖昧，而且也不盡可信，但『天王之星』曾在他的手上，鐵胆魔星的生死下落必然與他有關，至少應該知道一點蛛絲馬跡。」

歹命夫人紀香雲道：「本夫人也是這樣想，所以才緊追來此。」

鳳兒道：「老魔頭也到黃山來啦？」

紀香雲道：「事實上一離開葫蘆谷，便没再見到他的踪影。」

阿呆道：「那夫人爲何跑來黃山？」

歹命夫人道：「根據判斷，他有來黃山的可能，來看看他的老情人凌波仙子上官婉倩。」

鳳兒聞言，顯得渾身不自在，小魚兒忙道：「事實並非如夫人想像的那樣，賀天雄是否前來黃山，也不一定準確。」

張婷婷道：「那麽，這個魔鬼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拍！拍！小魚兒拍兩下巴掌，大聲道：「來人哪！」

「有！」

小魚帮的分舵主馬魁應聲而現。

「馬魁，」小魚兒立以命令的口脗問道：「你們可知道千面人魔的行踪？」

「報告帮主，離開葫蘆谷，便失去掌握。」

「難道連一點綫索也没有？」

「老魔傷勢不輕，研判可能是找地方療傷去了。」

「在那裏？」

「可能距葫蘆谷不會太遠。」

「好，你去吧，好好的幹。」

「是！」

馬魁諾聲而退，石友江及時說道：「這位馬朋友之言不差，賀天雄必是覓地療傷去了，依小老兒之見，咱們兩撥人馬，不如分道而行，朝九華山的方向一路追查下去，或可有所發現。」

紀香雲聞言立道：「石叔之言極是，咱們就此分手，一日找不到龍兒的下落，本夫人一日難安。」

言畢，立與石友江結伴離去。

每一次相會，都是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張婷婷恨不能與三小多聚一會，奈何母命難違，只好依依難捨的跟着走。

×　×　×

曰離開山區，進入平原。

在一條陽關大道上，與黑鳳凰冷寒燕、俏羅刹雷玉嬌母女正面相逢。

穿雲堡外一戰，冷寒燕的黨羽被千面人魔屠殺一空，此刻，就他們母女兩個，再無別人。

阿呆舉手打了一個招呼，對雷玉嬌道：「嗨，阿嬌，親愛的，別來無恙，好久不見，我好想妳啊。」

這動作，這語調，太新潮，也太時髦了，雷玉嬌不禁楞住了，一時間喜也不是，怒也不是，不知該如何是好。

還是小魚兒打開僵局，改變話題道：「不知冷女俠想上那兒去？」

黑鳳凰冷寒燕道：「找你們。」

小魚兒一怔神，道：「幹嘛，可是吃癟没有吃够，又想來觸霉頭？」

冷寒燕道：「過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老身不想再提，就讓它一筆勾銷好啦。」

黑鳳凰一反常態，鳳兒和小魚兒相顧失色，阿呆却拍掌笑說：「這好，不是敵

人，便是朋友。」

冷寒燕重複道：「一點没錯，江湖上的事最是壁壘分明，不是敵人，便是朋友了。」

弄得小魚兒滿頭霧水，對雷玉嬌道：「雷姑娘，妳娘的態度怎麽變得這樣快，好像三月的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

俏羅利雷玉嬌據實說道：「是因爲我們得到消息，你們已經跟千面人魔拆夥了，彼此立場一致。」

小魚兒道：「啊，原來如此。」

鳳兒說道：「兩位找本帮又是爲了何事？」

冷寒燕道：「想跟貴帮合作，聯手對付聖劍無影賀天雄。」

「噢，雷夫人的消息倒挺靈通的，連千面人魔的來龍去脈都弄明白啦。」

「姓賀的老賊罪大惡極，殺死我的丈夫不算，連道上的朋友也一起趕盡殺絕，老身與他勢不兩立。」

「雷夫人似乎疏忽了一件事。」

「那一件？」

「用不到妳來拜託，我們也不會放過這個魔鬼。」

「我們母女的意思是，希望小魚帮不要通吃，給我們母女一個報仇的機會。」

「這恐怕有困難。」

「有什麽困難？」

「想找他討債的人會排成一條長龍，只能各憑機運，無法預作安排。」

「起碼可以互通消息，至低限度，在逮住他的時候，可以讓我們母女捅他一刀，踹他一脚，唾他幾口口水。」

阿呆道：「這好辦，只要逮住這隻老狐狸，讓你們踹兩脚，捅兩刀，吐一臉盆口水也辦得到，但是，兩位必須付一點代價才行。」

雷玉嬌玉面一寒，怒不可當的道：「阿呆，你這人太無情無義啦，我們已有婚約，你連自己人也想敲詐勒索？」

阿呆道：「媽的，少來這一套，妳不是說過，天下的男人死光了也不會嫁給我阿呆先生嘛？」

俏羅利嬌滴滴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發現你愈來愈古錐，尤其憨厚耿直，可以託付終身。」

小魚兒心想：「狗屁，鬼才相信妳的花言巧語。」

表面上仍不動聲色的道：「本帮主想聽聽雷夫人的高見？」

黑鳳凰冷寒燕略作沉吟，道：「婚姻大事，豈可兒戲，旣有婚約在先，當然算數。」

小魚兒瞅了阿呆一眼，戲謔的說道：「旣然算數，更爲了表示兩位的誠意，何不打鐵趁熱，現在就讓他們小兩口拜堂成親。」

阿呆眼一瞪，跳起來嚷嚷道：「好啊，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我阿呆先生想這一天已經想了很久啦。」

口說不算，還上去動手動脚，拉拉扯扯，羞得雷玉嬌滿面通紅的躲到母親身後去。

冷寒燕道：「阿呆和嬌兒都還小，何必急在一時，再過幾年也不算遲。」

阿呆道：「不小啦，没有兒子連孫子也會耽誤。」

俏羅利雷玉嬌啐聲道：「哼，眞厚臉皮。」

阿呆辯道：「不是臉皮厚，是忠厚、坦白、實話實說。」

小魚兒道：「親家母，能否定一個確切的時間表？」

鳳兒亦帮腔道：「有一個確切的期限，我們也好預作準備，別老是亂開空頭支票，阿呆的婚禮是小魚帮的第一件喜事，一定要辦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在武林中留下一段佳話。」

三小胡言亂語，瞎扯一通，不知所謂，目的無非是拿他們母女尋開心，消遣消遣，而冷寒燕，雷玉嬌同樣另有打算，只是想利用小魚帮，追查千面人魔的下落，黑鳳凰思慮一下，道：「好吧，决定個日期也好。」

阿呆迫不及待的追問，說道：「那一天？」

冷寒燕道：「聖劍無影賀天雄喪命亡魂的那一日，就讓你們拜堂成親。」

阿呆想了想，道：「馬馬虎虎啦，日子雖然等於還没有定，總算有個指望，但願阿嬌能小心謹愼，處處留神，別慘遭『屠殺』，淪爲二手貨。」

雷玉嬌聽不懂，道：「什麽叫慘遭『屠殺』？什麽又叫二手貨？」

阿呆道：「這是我跟小魚兒的密語，你們聽不懂啦。」

冷寒燕道：「小魚帮主，你現在可以提供一些千面人魔的消息了吧？」

小魚兒道：「老魔神出鬼没，行踪飄忽不定，跡象顯示，正在某處療傷。」

冷寒烟道：「某處？某處是那裏？別打馬虎眼。」

小魚兒道：「要是知道確切的所在，早就將他揪出來了，還會和親家母在這兒磨牙，不過，據判斷，應該距九華山不會太遠。」

「何以作此研判？」

「因爲老魔受了傷，跑不遠的，可能會就近療養。」

「嗯，此話言之成理，老身姑妄信之，告辭了。」

「拜拜，不送，不送！」

阿呆亦揮揮手，道：「慢走，慢走！保重，保重！」

冷寒燕母女去勢極快，人已消失不見，阿呆的手仍揮個不停，小魚兒罵道：「好啦，別再演戲啦，阿嬌已經去遠，咱們也該上路啦。」

阿呆道：「人海茫茫，咱們往那兒去呀？」

小魚兒道：「往北方，找千面人魔要解藥去，只要殺掉賀天雄，你就可以和阿嬌成親啦。」

跟雷玉嬌的婚事，阿呆心裏也明白得很，直如畫餅充飢，紙上談兵，成功的幾乎等於零，但嘴巴上說說亦頗饒趣味，道：「對啊，爲了活命，爲了討老婆，咱們是該上路啦，找不到那個魔鬼，咱們一個也別想活。」

心情突然沉重起來，當即放步，面北疾行，三小的影子也很快消失在漫漫黃塵中。

× × ×

石橋鎮。

名符其實，石橋鎮的南端，當眞有一座石橋。

這一座橋，是進出石橋鎮的必經之地，也是南來北往的交通孔道。

橋的四週種有四棵大槐樹，茂密的枝椏範圍廣闊，在石橋的上方交抱成蔭，形成一個天然的大屋頂，因而，自然而然的，也成爲人們歇脚的好所在。

樹蔭底下，石橋上，來了三位不速之客，是昨天傍晚到的，現在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過後，仍沒有離開的意思。

怪事，不僅露宿橋頭，連一日三餐都是以乾糧充飢，却始終枯候未去，自得其樂。

他們是誰？

說出來可以令任何一個武林人物嚇一跳。

一個是邋裏邋遢莊主懶蟲丁一。

一個是千杯不醉莊莊主醉鬼白雲。

一個是天下無敵莊莊主狂夫辛幸。

這三個怪物，很難得聚在一起，而且一聚就是半日一夜，這是史無前例的事。

顯然有非比尋常的原因。

在等人！

等誰？

馬上便可分曉。

醉鬼白雲出門在外，仍然帶着一大缸酒，提起酒缸來，咕咚咕咚灌了兩口，朝南邊望一眼，吟起歪詩來：「時間過去已不少，未見三個小鬼來？」

回頭瞪着狂夫辛幸，又吟道：「是否消息有錯誤，誆你老哥喝西風？」

狂夫辛幸粗獷的聲音道：「老白，你放心，老子的消息絕對正確，那三個小兔崽子去了神仙谷，現已北返，正在來石橋鎮的途中，一定可以在這裏堵上。」

醉鬼白雲道：「不知還需要多久？」

狂夫辛幸怒容滿面的道：「媽的，你能不能不再吟詩，說句人話，說三個字四個字的話，別再七言五言，好累啊。」

白雲積習難改，一出口還是七個字：「乾脆閉口不說話。」

辛幸懶得再理他，轉對懶蟲丁一道：「老丁，你倒是說說看，小魚帮的這三個魔崽子到的時候，咱們怎麽治他們？」

丁一是條懶蟲，懶人有懶人的做法，出門在外，背上還揹了一張床，走路的時候雖然累一點，沒事的時候却倒下去便可以睡大覺。

此刻，一字先生就正在睡覺，根本沒聽清狂夫在說什麽，道：「嘛？」

「馬？還牛呢！」

辛幸的鼻子都氣歪了，分明是「幹嘛」二字，省一個也好，狂夫氣忿忿的道：「老子是問你，等一下如何處置那三個娃兒？」

懶蟲丁一作了一個殺人的手勢，還是一個字：「殺！」

「殺？好主意，咱們一個殺一個，誰也不吃虧。」

「可！」

「老子殺小魚兒？」

「成！」

「老白殺那個呆子？」

「行！」

「你殺那個妞兒？」

「好！」

「喂，你多說一個字會死人？把話說清楚點會少一塊肉？」

「累！」

「嫌累爲什麽不討個老婆，生個兒子，當你的發言人？」

「懶！」

「好了，睡你的大頭覺吧，最好一睡不起，免得再煩人。」

一字先生還眞聽話，眞的沒再開口，眼皮子一闔上，很快便聽到他的鼾聲。

醉鬼白雲看在眼中，又詩興大發，低聲吟唱道：「夢中自有顏如玉，夢中自有黃金屋，酒中亦有顏如玉，酒中亦有黃金屋。」

搖頭晃腦，樂不可支，提起酒缸又灌起來。

狂夫辛幸氣沖斗牛的道：「衰！眞衰！眞他媽的衰透了，和你們兩個怪物在一起，最少會折壽三十年，咱們拆夥了，再見，老子另覓伙伴，找老猴子去。」

醉鬼白雲譏笑道：「猴子猩猩本同宗嘛。」

一字先生也翹起了大拇指：「對！」

狂夫辛幸氣不過，也信口胡扯道：「醉鬼懶蟲是一家，見面不會說人話，一字先生死期近，醉到陰曹見閻王！」

話落，本待拂袖而去，忽見醉鬼白雲的兩個女兒白鷺、白鶴從南邊飛奔而來，急忙揚聲說道：「兩位賢侄女可是發現敵踪？」

白鷺先說：「鳳兒阿呆到。」

白鶴繼道：「還有小魚兒。」

眞鮮，五個字，是五言詩，狂夫辛幸可頭大了，道：「丫頭，你們行行好，說句人話好不好，小魚帮的那三個娃兒現在何處？遠不遠？」

白鷺道：「約在百丈外。」

白鶴道：「很快便會來。」

醉鬼白雲接口說道：「趕快上樹躲起來！」

懶蟲丁一道：「快！」

一個提着酒缸，一個帶着床舖，颼的一聲，便藏到大槐樹上去。

白鷺、白鶴姐妹的動作也不慢，麗影一閃，已沒入枝葉深處。

狂夫辛幸還沒有來得及上樹，他兒子辛苦乍然從石橋鎮內如飛而至，劈面就說：「爹，有人在鎮內一家飯館裏鬧事。」

「鬧什麽事？」

「館子裏的酒菜不對他的胃口，便將那家館子給砸啦。」

「是什麽人？」

「一個鶴髮如銀的老人，但言行却幼稚如孩童。」

「許是個瘋子，管這些閑事作甚？」

「此人自稱是太極老祖！」

「太極老祖」四字一出口，馬上把狂夫辛幸震住了。

樹上的人同樣吃驚不小。

醉鬼白雲道：「設法纏住勿使來！」

白鷺道：「用計引開他。」

白鶴道：「用騙也可的。」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和柳鶴圖遵照老叫化到紅雲寺，準備一把火將該寺焚燬，二人竄入後園，只見鐘樓上洩出微弱燈光，兩個女扮男的小和尚對酌，才明白此寺和尚已被這些假和尚降服，再轉入另一院落，室內一妖冶少女和師哥宋象乾調情，看清楚原來玩的是李代桃僵，妖女掀出床底的小和尚殺了，將宋象乾押入石室，岳家宇趁勢亦將妖女推入石室內，妖女呼救，來了個中年假和尚蕭偉芳也一併將她推入去，不防柳鶴圖也將自己推入，幸老叫化救出，再派去完成第二件任務：水淹祝家莊，柳鶴圖又想將他們淹死，岳家宇宋象乾又遇上一次考驗……

搶走金兵刃　難分正與邪

「轟」地一聲，掌力接實，泥漿開了花，飛濺十餘丈之外，三人都變成面目不分的泥人。

岳家宇和老人，雙足深陷二尺，好像打樁似的栽入泥中，只露出兩對眼睛獰視着對方。

宋象乾大喝一聲，道：「老賊，你再接我一掌試試看……」

掌隨聲到，呼嘯而至，老人再也不敢大意，雙掌齊出，力迎而上。

「蓬」地一聲，老人深陷於腰，好像一根泥柱，宋象乾陷至大腿處，身子向後仰去。顯然僅在這一段短暫時間內，岳家宇的功力已超出他很多。也證明老人的功力比他高出一籌。

老人抹去臉上的泥漿，躍出泥坑，狼狽不堪地道：「你等是何人之徒？」語氣和氣得多了。

宋象乾抹去臉上的泥漿，大聲道：「佛爺的徒孫，是你師父的師祖，算算看，你該如何稱呼？」

老人愣了一下，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如何，却知道他動了眞火，只見他混身一抖，泥漿四濺，嗓中發出類似嘔心欲嘔之聲。

岳家宇沉聲道：「象乾小心了……」

兩少暗暗納足眞力，雙掌護胸，只聞老人嗓中「咕嚕」一聲，張口射出一顆酒盅大小的血球，挾着嘯風之聲，飛向宋象乾的面門。

岳家宇沉喝一聲「小心」，但那血球飛行太快，而且宋象乾距那老人僅有三四步，出口就到。宋象乾要想左右閃避，因地上太滑，不易着力，已感不及，只得一挫身。

那知這「心血來潮」的邪功，乃是同歸於盡的煞手，等于集一甲子功力，孤注一擲，血球出口，可以任意操縱。

只見血球到達宋象乾面前一尺處，突然斜落一尺，「叭」地一聲，擊在他的前胸「膻中穴」上。血花四濺，胸衣破了一個酒盅大小的圓洞，宋象乾悶哼一聲，「

叭噠」一聲倒臥地上。

岳家宇顧不得去傷那老人，掠至宋象乾身邊，焦灼地道：「象乾……你怎麽樣了？……」

宋象乾顫聲道：「傷勢不輕……但不要緊……快點……別讓這老賊跑了……我相信他也受了內傷。」

岳家宇抬頭望去，只見那老人身形踉蹌，轉身欲去。

「慢着！」岳家宇站起來冷峻地道：「老賊，咱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而你竟不惜下此毒手，你還想走麽？」

老人突然轉過身來，陰聲道：「小狗，老夫雖也受了傷，却不太重，須知老夫的看家絕活『心血來潮』，可以連施三次，你若是活夠了，老夫就成全你……」

岳家宇冷冷地道：「老狗，我正要領教一下『心血來潮』，只可惜你已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少爺宰了你也難免被人譏笑！」

兩人一齊凝神提氣，欲作殊死之搏，岳家宇心想，老賊的血珠，可以任意操縱，上下左右令人無法預測，只能先出一掌相迎，另一掌蓄力準備。

老人嗓中又發出「咯咯」噁心之聲，但身子却微微顫抖不已，顯然這種以內力推動心血的功夫，可一而不可再，現在分明是背水一戰。

「咕嚕」一聲，老人正要張口，突聞遠處隱隱傳來一陣狂笑，雖然極遠却像近在三五十丈之內一樣。

老人和岳家宇同時循聲望去，只見莊後水壩上站着一個人，手挽巨弓，沉聲道：「老賊，你估估看，你我之間距離，有沒有三里路？」

岳家宇驀然一震，心中呼喊着：「這必是『銀弓小二郎』！」

老人口中含了一口鮮血，不能答話，岳家宇大聲道：「足够三里了！」

只聞三里外之人大聲道：「老賊，你傷了我那得意的徒兒，顯然連老夫也未放在眼中，你大概要嘗嘗『銀弓小二郎』的厲害！」

老賊面孔扭曲，瑟掌顫抖，正是「人的名，樹的影」。「銀弓小二郎」的絕技，武林馳名，不要說他已是強弩之末，即使未傷宋象乾，也毫無把握。

本來老賊剛才準備和岳家宇捨命一搏，尚有僥倖心裏，他估計兩敗俱傷之後，尚可勉強離開現場，覓地療傷，但現在却辦不到了。

岳家宇退出一丈，站在宋象乾身邊，却暗自提氣戒備，恐怕「銀弓小二郎」同時射出兩顆金彈，分取兩人。因爲他聽說過，此人能同時射出三彈。

在三里路的距離下，若能以金彈破了老賊的「心血來潮」邪功，那眞是神乎其技了。

遠遠望去「銀弓小二郎」的身子很小，由於東方已顯曙色，所以能看到人影及那張巨弓。

「銀弓小二郎」大聲道：「老賊你準備了！」他把巨弓拉成滿月狀，突然鬆手，「嗡」也一聲，隱隱可聞。

老賊突然張口，射出一顆血珠，竟比剛才那一顆更大些。

然而，岳家宇凝目望去，並未發現金彈射來，因爲射術無論如何高明，以岳家宇的目力，總能看到一道金芒。

正在他狐疑之時，乍見「銀弓小二郎」再將巨弓拉滿，「嗡」地一聲，射出一道金芒，眨眼就到，逕奔那顆血球。

只聞「卜」地一聲，金彈穿過血球，速度略減，射向老賊的咽喉。

這等駭人的膂力，簡直不可思議，老賊突然雙足一蹬，身子後仰疾射而出，較之金彈的速度略慢，「叭」地一聲，金彈擊中他的喉骨，彈落地上。

這一連串驚險的動作，快逾電光石火，老賊應聲倒地，喉骨上鮮血淋淋却未死亡。

岳家宇呆了一下，感到有些迷惘，剛才那金彈射穿了老賊的血珠，力道雖減，仍是十分驚人。那老賊爲何不向左右閃避？竟向後仰視五丈，待力道再減時，仍被射中喉骨？

岳家宇向水壩上望去，「銀弓小二郎」已經不見。可能已向這邊趕來，低頭一看，那顆金彈，距他的左脚不到一尺。

老賊躺在地上蠕蠕動了一陣，突然一個「鯉魚打挺」，躍起來疾奔而去，雖有些踉蹌，却不像受傷太重。

由此可見，他剛才躺在地上，完全是假裝的。

「家宇，」宋象乾低聲道：「那個金彈子呢？」

岳家宇看看義兄的臉色，白中泛靑，胸口又流出一些血漬，不由肅然道：「象乾，你感覺怎樣？可惜我身上未帶藥。」

「不要緊！」宋象乾倔強地道：「內腑雖已受傷，並無大礙。據我所知，這『血珠魔叟』的『心血來潮』十分霸道，若是第一次施展，斷無不死之理，所以我深信他前此曾負過傷，內力大減。」

岳家宇肅然道：「象乾，我抱你離開吧！以便找個地方治療一下。」

「慢着！」宋象乾道：「金彈子呢？能不能找到？」

岳家宇低聲道：「象乾，令師卽是一個兩手血腥的人物，你又何必關心他。」

「不是這樣！」宋象乾焦急地道：「我不是關心他，只是有點懷疑，快點把那金彈子找給我看看。」

岳家宇伏身撿起金彈，交到宋象乾手中，道：「看起來並不像是純金。」

宋象乾顫巍巍地拿起金彈，仔細看了一陣，突然現出一絲冷笑，立即把金彈丢在地上，道：「這是假的。」

「假的？」岳家宇不覺駭然，道：「你是說剛才發彈之人不是令師『銀弓小二郎』？」

「小聲點！」宋象乾低聲道：「當然不是，家師的金彈是七五成金，也就是說，十分之二五是銅，但這個彈子却是五五成金，差不多金與銀各有一半，所以重量輕得多，體積也略小。」

「這……」岳家宇肅然低聲道：「不會吧？當今之世，除了令師之外，誰能於三里之外射穿那個罡氣血珠？而且把老賊的喉骨射破？」

「哼！好戲在後頭，不要說了！人來了……」

岳家宇回頭望去，來了一個老人，身揹巨弓，正是前些日子在小廟中暗中看到那一個老僧，却是俗家打扮。

他十分不解，義弟怎說這老人是假的呢？剛才他站在水壩上挽弓，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假的，有此功力，也算是一代奇士了。

「銀弓小二郎」走到宋象乾身邊，看了岳家宇一眼，冷冷地說道：「你是什麽人？」

岳家宇正要回答，宋象乾立即接道：「師父……他姓宇，名叫宇家岳……是徒兒的朋友。」

岳家宇暗暗發噱，深深佩服他的反應，却向「銀弓小二郎」背上的巨弓望去。

長約四尺，弓弦共有三根，不知是什麽獸筋製成？至于弓身，却是一種漆黑的木料，閃閃生光。

「銀弓小二郎」撿起那顆金彈，對宋象乾道：「徒兒，爲師把你帶到附近隱秘之處療傷，然後再回來收拾大量的黃金，俗話說：『人無横財不發，馬無夜草不肥！咱們師徒全該發跡了……」

他把宋象乾托了起來，回頭對岳家宇道：「姓宇的小子，你在這裏看着，任何人不准動那屋架，若有人敢反抗，格殺勿論！」

岳家宇暗暗一哼，心中暗道：「原來你老賊也是財迷轉向，其實現在誰也拿不走……」

只聞宋象乾道：「師父，我那位朋友的武功很差……派出看守……等於白白犧牲……旣然師父要爲徒兒療傷……何不帶他一起去……也可以代爲守護。」

「也好！」「銀弓小二郎」輕蔑地看了岳家宇一眼，才叫道：「小子，跟老夫走！」

岳家宇跟在後面，向另一個山坳中走去，突然發現宋象乾轉過頭來，向他連使眼色。

他怔了一下，猜出是叫他向「銀弓小二郎」下手，這件事使他有點爲難，雖然他知道「銀弓小二郎」兩手血腥，義兄乃是與他虛與委蛇，毫無師徒情份，但剛才宋象乾曾說此人用的金彈是假的，也就表示此人很可能不是「銀弓小二郎」。設若殺了此人，可能會造成遺憾？

宋象乾見他猶豫不決，十分焦急，而這時他們已進入山坳中，只見「銀弓小二郎」抖手把宋象乾摔在地上，陰森森地說道：「你們眞以爲老夫是『銀弓小二郎』麽？」

岳家宇立即掠到宋象乾身邊，不由勃然大怒，道：「老賊，管你是不是『銀弓小二郎』？你把一個受傷之人摔在地上，少爺非教訓你一頓不可。」

「嘿……」「銀弓小二郎」冷冷一笑，道：「你小子的武功比他還差，也敢向老夫亮爪子麽？」

岳家宇輕蔑地一笑，冷峻地道：「老賊，你恐怕是走了眼囉！不是少爺藐視你，骨頭沒有四両重，也只能冒人之名偷機取巧而已。」

「銀弓小二郎」微微一震，道：「小子，你知道老夫是誰？」

宋象乾冷冷接道：「我們雖不知道你是誰？却知道你是一個善於易容而且擅長射術之人，其實我們早巳發現你是一個冒牌貨……」

「銀弓小二郎」面色一變，厲聲道：「你們自那裏看出老夫是假的？」

宋象乾哂然道：「家師的金彈是七五成金，體質較小，份量却重，你的金彈乃是五五成金，體積較大……」

老人獰笑道：「想不到你小子心眼還不少呢！但老夫在三里之外洞穿『血珠魔叟』的『心血來潮』血珠，那絕技也是假的麽？」

「哈哈……」宋象乾笑了兩聲，感覺胸前奇痛，喘了一會，冷笑道：「我雖是『銀弓小二郎』之徒，却從未見過他的寶弓，因此，你揹這強弓是眞是假，本人不便置評，但却知道你老賊根本無此功力，我深信附近還有一人，藏頭露尾不敢見人！」

岳家宇不由一怔，仍未猜出宋象乾的話意，立向那老人望去。

那老人陰笑一聲道：「小子，聰不聰明都是一樣，這樣不過一來，老夫更不能容你了……」他回頭沉聲道：「老二，出來吧！打發了他們，也好去運那黃金！」

突聞一陣刺耳狂笑，自樹林中掠出一個中年漢子，三個起落，就到了老人身邊，掃了兩小一眼，狂妄地道：「老大請到一邊歇着，待我拾奪他！」

岳家宇冷峻地道：「賊子，先報上名來！看你那副狂態，我眞有點奇怪！你憑什麽？」

「老子『鬼吹燈』張蔭，看掌……」

這傢伙綽號「鬼吹燈」，出招極快，掌到人到，劈出三掌，岳家宇不想囉嗦，運起「一元罡」施出五招絕學第一式。

「拍」地一聲，「鬼吹燈」乖得很，連退三大步，驚得合不攏嘴，右臂脫了臼，悠盪不已。

老人面色大變，他以爲宋象乾旣是「銀弓小二郎」的徒弟，武功一定較岳家宇高。

萬沒想到老二在人家一掌之下就顯了原形。

他抓住「鬼吹燈」的右臂一抖，「格叭」一聲，臼骨復原，沉聲道：「老二，你剛才可能是太大意了些，爲了早些去運那些金子，只得聯手……」

岳家宇冷冷地道：「聯手就聯手，又何必假借其他理由？」

老人取下巨弓，二人左右分開，向岳家宇包抄而上，但岳家宇動也不動。因他必須保護宋象乾。

「嗡」地一聲，巨弓斜劈而下，「鬼吹燈」也沒閑着，自左側全力劈出五掌。

岳家宇成竹在胸，左掌作勢欲掃，却將大半力道貫於右掌，向巨弓上一按，巨弓下劈之勢一緩，他立即伸手一抓，抓住了巨弓的另一端。

「鬼吹燈」剛才吃了宇家岳的苦頭，自知不敵，岳家宇反是作樣子，他竟疾退三步。此刻見他抓住了老大的巨弓，立即又撲了上來。

岳家宇大喝一聲，身形一挫，「鬼吹燈」一掌落空，身子向前一栽，岳家宇大力一扯巨弓，老人竟向前栽了兩大步。

按岳家宇和這老人的臂力，本來相差不多，只因岳家宇挫身力拉，就佔了老人的便宜。

岳家宇疾退一步，力貫右掌全力一扭，「咔嚓」一聲，那巨弓一折爲二，僅有弓弦連着。

「鬼吹燈」見老大也不是敵手，正要抽身，突然發現宋象乾就在他的身旁地上，毒念乍起，抬脚向他頭上踏去。

岳家宇此刻正在和老人較勁，乍見義兄危急，鬆手向「鬼吹燈」推出一掌。

老人的身子失去平衡，蹬蹬蹬連退七步，只聞一聲慘嗥，「鬼吹燈」竟被震出一丈多遠。但他的脚却已經在宋象乾頭上踏了一下。

岳家宇顧不得兩個魔頭，連忙掠到宋象乾身邊道：「象乾……你沒有被他們踢傷吧？」

宋象乾苦笑一下，道：「還好……他剛才把我踢得眼前發黑……却未受傷……家宇……讓他們去吧……」

這時「鬼吹燈」已和那老人站在一起，那老人拿着已斷的巨弓，陰聲道：「小子，終有一天老夫要報今日之仇。」

岳家宇冷笑道：「別吹大氣了！你連名字都不敢說出來！」

老人沉聲道：「老夫張永年，綽號『墨弓大郎』……」說畢，正要離去，突聞四周傳來「沙沙」之聲，岳家宇站起來四下一看，不由面色微變。

只見這山坳四周，被一些混身泥漿，手持兵刃之人團團圍住，緩緩欺近。

而這三五百人之衆手中的兵刃，正是那些茅屋的骨架，那本是一些黃金鑄成的兵刃，在朝日下閃閃生光。

這分明是茅屋中的窮人，剛才已被洪水流去，原來他們一個也未死。

他們身上的黃色泥漿，已經半乾，從頭到尾都是泥漿，像土中鑽出來的泥鰍。

岳家宇抱起宋象乾，低聲道：「現在四面受敵，而且敵人多如螻蟻，咱們必須突圍了！」

宋象乾肅然道：「這些人必定大有來歷，不可輕敵，因爲他們剛才都關在茅屋之中，竟未被洪水淹死，足證他們水旱工夫都極了得，你快把我放下，自己突圍去吧……」

岳家宇沉聲道：「那怎麼可以？咱們雖是異姓兄弟，結義時的誓言猶在耳際，不願同生，但願同死，豈能獨善其身！」

這時四周的神秘人物，相距他們已不足二十丈了，「墨弓大郎」張永年和「鬼吹燈」也緩緩移過來，似知厲害，準備暫時和岳家宇聯手應敵。

岳家宇低聲的說道：「象乾，我把你揹在身上吧！自管放心！我有把握突出重圍……」

「墨弓大郎」突然匆匆扯下了弓弦，向岳家宇道：「令友傷勢太重，根本不能動手，若要揹着他，就必須綑在身上，喏！就用這個……」

岳家宇知道這老賊此刻不會自相殘殺，主要是想借他之力脫困，立即讓他把宋乾象綑在身上。

岳家宇掃視一匝，沉聲道：「你們意欲何爲？不妨言明，在下奉令放水淹那祝家莊，也許理屈，但你等只是損失茅屋，人並未傷亡……」

數百人衆冷冷地望着他們，沒有一個開腔答話。

岳家宇沉聲道：「旣然你們不認爲寃枉，在下可要走了。」

說畢，向「墨弓大郎」微微點頭，領先大步向東方走去。

相距東方的包圍尚有三步，一柄巨斧和一根齊眉棍同時舉起，表示此路不通。

岳家宇冷冷一笑，大聲對衆人道：「你們若有理由，不妨申訴，在下奉命淹水，不知你們是否罪有應得？你們若是無辜之人，在下斟酌情形，可以賠償你們的損失……」

持斧棍之人，僅以冷厲的眸子望着他，好像不會說話似的。若是夜間，這些一身泥漿之人又不言不動，定會以爲鬼魅出現。

岳家宇厲聲道：「旣然如此，在下可要硬闖了！」

他揮揮手，兩掌一分，以八成眞力劈出兩掌，狂飆乍起，手持斧棍的人不退反進，摟頭砸下。

他們的兵刃旣是黃金鑄成，少說也有一百餘斤，看他們揮舞之狀，膂力十分驚人。

「噹」地一聲，岳家宇的掌力，將兵刃震偏，兩人退了三大步，但稍退又進，而且四周數百人衆，像潮水似地湧上。

岳家宇大喝一聲，不再留情，每一掌都是以「一元罡」的奇勁施出。四面八方猛罩而來的各種奇重兵刃，被罡氣震回，把那些神秘人跟蹌歪斜。

三五百人攻擊三個人，雖然比例太大，但也有困難，距離太遠，够不上部位，太近了大家擁擠在一起，無法施展。

因此，中央之人固然危機重重，四周的神秘人物，也亂得一團糟，毫無章法。

但「墨弓大郎」和「鬼吹燈」二人可就慘了，他們掌上的力道無法與沉重的兵刃相比，不一會就感到招架乏力。

尚幸岳家宇的「一元罡」威力極大，減去了數百件兵刃下壓之力，有時使他們自己的兵刃碰在一起。

一時之間，掌勁及兵刃「叮噹」作響之聲震耳欲聾。那數百神秘人物身上的乾泥漿，被罡風震落，激濺飛射，塵霧迷濛。但不論傷勢如何沉重，他們竟未發出一聲慘叫。

岳家宇越打越驚心，因爲這些人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但武功都極怪異，膂力極大，而且拚死不退。

數百件黃澄澄的兵刃，在陽光下耀目生光，倒下的忍痛不發出呻吟，未倒下的只要能揮動兵刃，就有進無退。

× × ×

日正中天，山坡上已躺下數十具屍體，黃金與鮮紅的血漬相映，怵目驚心。

「墨弓大郎」和「鬼吹燈」早已負傷纍纍，此刻已感支持不住，喘息着道：「少俠……快點突圍吧……再打下去……就會……」

宋象乾道：「家宇，設法突圍吧，要想把他們殺盡，那是不可能的！」

岳家宇本想突圍，乍聞他們的話，再

看看那些至死不退的神秘人物，一個個都像紅了眼睛的瘋狗，前仆後繼。

岳家宇動了眞火，反而不想突圍了，他要不停地衝殺，以一雙肉掌，將這些不計死活的怪物全部放倒。

因此，他不再等着挨打，反而主動搶攻，忽東忽西，忽左忽右，掌力所及，人潮亂着一團，兵刃交碰，「叮噹」作響，殘肢敗體，血雨腥風。血水和汗水交濺，土石横飛。

他們身上本是沾滿了泥漿，此刻染上一重血漬，更加刺目。

太陽偏西，山坡上遺屍纍纍，兵刃滿地，加之那些殘臂斷腿上的一些金飾，被陽光映照着，變成一個黃金山谷。

半天的衝殺，三五百人之衆已躺下一半。另一半以兵刃及身體作爲消耗對方體力的屏障，仍像潮水一般地湧上。

岳家宇身上蒸氣騰騰，汗流浹背，揹着一個拚了將近一天，眞是筋疲力盡。但他有一股子蠻勁，目的不達，絕不能休，除非他自已先不支倒地。

他突然想起這半天未聽到「墨弓大郎」和「鬼吹燈」叱聲喝叫，回頭一看，不見踪跡，深信已經躺下了。

「象乾，象乾！你還好吧？」

「還好……但你再殺下去，恐怕……也支持不住了吧？」

「不要緊！」岳家宇疾掃三掌，呼呼牛喘，道：「看起來老化子叫我們來放水，並非惡意……這些人物比蛇蝎還陰毒……他們最後一個……不倒下……我絕不罷手……」

宋象乾不願分散他的精神，也知道他的個性，不達目的不會停手，況且這些陰險的神秘人物確有取死之由。

倒下的再爬起來，爬起來的再被震倒，岳家宇像一個醉漢，那些神秘人物也像風中的草梗，悠悠晃晃，連揮動兵刃也感十分吃力了。

人潮越來越少，當太陽下山之後，只剩下十五六個，仍在死纏。岳家宇每揮出一掌，也僅能把對方震出一兩步，却無法殺死他們。

當夜色籠罩着大地時，最後一個神秘人物頹然倒下，岳家宇仰天哈哈大笑一陣，精神同時一懈，也顫巍巍地倒在地上。

此刻，他背上的宋象乾，也因流血過多，失去了知覺。

在蒼茫夜色中，可以看到山坡上佈滿了屍體，和一些黃澄澄的兵刃，死寂一片。夜風掠風，將陣陣血腥送到遠處。

像古代的戰場一樣，横屍遍野，血染黃沙，無人追悼也無人收屍。只有凄凉的風，在樹梢上奏着輓歌……。

就在這時，東平湖西岸，出現了三五十個人影，向這山坡處移動，湖邊泊着三艘大船。

這些人，奔行極快，但奔出三五十丈，其中一人停止不動，再奔出三五十丈，又一人停止不動，於是，只要奔出三五十丈，必有一人留下，一直延伸到這山坡上來。

也就是說，由此山坡到東平湖西岸，必隔三五十丈必有一人，最後一人來到山坡之上，略一察看，把那些尚未死去，蠕蠕而動之人擊斃，然後撿拾着地上的兵刃，以及殘臂斷肢上的飾物。

這人的動作極快，身手不弱，撿起那些沉重的兵刃，丟給三五十丈那個人，那人再丟給第二個。

於是，一個傳一個，很快再傳到湖邊大船上。

三五百件兵刃，不到一個時辰，已被那人撿完，傳遞到船上。但就在這時，岳家宇悠悠醒來。

此刻天上有濃厚的雲層，原野上極暗，他緩緩側頭望去，只見一個大漢在這山坡上逐個察看，似要看看這些人是否完全死亡。

此人掠於屍體之間，動作極快，不一會向他這邊掠來，岳家宇連忙閉住呼吸，閉上雙目。

隱隱覺得此人稍停離去，當他再次睜開眼時，那人已經掠下了山坡，而且看到每隔三五十丈處，必站有一人，一直連貫到湖邊三艘大船處。

岳家宇心頭一震，恍然大悟，他雖未看到剛才傳遞兵刃的情形，却能猜出數百件沉重的兵刃，於一個時辰內搬走，捨此一途，別無他法。

現在他若是一個人，必定設法，看看他們要運到那裏去？但宋象乾迄今尚未醒過來，現在必須爲他療治內傷。

他眼看着數十大漢分上了三條大船，向北駛去，不禁暗暗一嘆，一天之間殺了三五百之衆，尚不確知這些人到底是正？是邪？心中十分不安。

「家宇……」

「象乾！你醒過來了？」

「是的……」宋象乾道：「你終於把他們殺光了？」

岳家宇肅然道：「不知我做得對不對？我只是因爲這些神秘人物很陰險，一時衝動，大開殺戮；如今想來，似乎有點過份……」

宋象乾道：「不然！行道武林，對我們所敬仰之人，必須樹立堅定的信念，我們旣然相信老化子，就不能再懷疑他，我相信，他叫我們來此放水淹人？意義重大，可能這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岳家宇肅然道：「你是說那柳鶴圖擅自放水，『血珠叟』和『墨弓太郎』等人想得漁翁之利，強搶豪奪，都在老化子預料之中？」

宋象乾道：「我想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至於這些神秘人物，趁機運進了數百件兵刃，可能與老叫化有關……」

「什麽？」你也看到了？」

「是的！」宋象乾肅然道：「我比你醒得更早些，眼看着那大漢撿起兵刃，一個個地傳遞，但我不敢驚動你，我認爲老化子對武林中事無所不知，這件事自在他的預料中，也可能是他安排的！」

岳家宇點點頭道：「武林中人都說老化子富甲天下，我最初以爲是諷刺他，近來發現任何一位高手對他都是如此稱呼，他自己也以天下最富之人自詡，諒不會假，莫非這些以黃金鑄成的兵刃，都是他的？被這些神秘人物掠奪，藏在此處……」

宋象乾道：「這想法很有道理，家宇，你可知道『墨弓大郎』的身份？」

岳家宇哂然，道：「『墨弓大郎』這人，不過是冒人之名，在武林中招搖的騙子……」

宋象乾道：「其實他冒充的人乃是他的弟弟，此人正是家師『銀弓小二郎』的兄長！」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身爲兄長，竟能冒充弟弟招搖撞騙？」

宋象乾苦笑道：「說起來確是令人難以置信，但世上往往有些敎人不敢相信的事。以前我就知道家師有個哥哥，據說武功很差，行爲卑鄙！有一次此人遇上了『蛇魔』蘇鐵城，先自大吹大擂一頓，把蘇鐵城唬得楞楞地，以爲他旣是『銀弓小二郎』張壽的哥哥，自然非同小可。況且張永年比蘇鐵城又高一輩。蘇鐵城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叫陣，那知張永年本是繡花枕頭，只是倚靠弟弟的威名，虛張聲勢，有些高手，唯恐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不敢和他硬碰，當然就中了他的奸計……」

岳家宇冷笑道：「結果呢？他和『蛇魔』蘇鐵城動手，勝敗誰屬？」

宋象乾冷哂一聲，道：「說也不信，當蘇鐵城向他叫陣時，他說近日來吃大閘蟹太多，壞了肚子，先要方便一下，結果溜掉了……」

「哈……」岳家宇實在忍不住，大笑起來，心想，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這些事若非義弟說出，他絕不會相信，因此，他又想起剛才張永年發彈之事，道：「難道張永年能於三里外射穿『血珠叟』的血珠，也算是偷機取巧麽？」

宋象乾冷笑道：「他若能射到三里，即使不能穿過血球，也算是一代高手了，其實折穿了一個錢不値，那是兩個人一搭一擋，扮演的雙簧！」

岳家宇茫然，說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宋象乾哂然道：「站在水壩上之人，確是『墨弓大郎』張永年，那張巨弓乃是木頭做成，只要稍具膂力，就可以拉開了。至於那個金彈，並非由那弓弦上發出，而是『鬼吹燈』在『血珠叟』五丈之內以腕力發出的！」

岳家宇恍然大悟，道：「如此說來，不但『血珠叟』上了當，連我們也被騙過了……」

突然三丈之外顫巍巍地站起兩人，正是「墨弓大郎」和「鬼吹燈」二人，只見「墨弓大郎」一臉尷尬之色，向岳家宇抱拳道：「宇少俠……你們二位的話……老夫都已聽到……一個不學無術而又極慕虛名之人……自會做出這種事來……老夫就此謝過少俠援手之恩……設非小俠捨死力搏……今夜恐怕難逃公道……」

岳家宇不由暗暗搖頭，此人年逾知命，看樣子還是渾渾噩噩，分明是個渾人。正因爲此人是「銀弓小二郎」之兄長，所以名叫「墨弓大郎」，而宋象乾當時也未認出來。

岳家宇沉聲道：「你等怎知這屋架是黃金架成的？」

「墨弓大郎」道：「我們只是適逢其會，聽到『血珠叟』與二位談話，才知道那些屋架都是黃金，一時財迷心竅，乃想出……」

岳家宇搖搖手道：「去吧！在下有一言奉勸，盜名欺世，只能瞞人一時，要想出人頭地，必須苦下功夫，且須具備正大光明的胸襟，反之，遲早必定自取其辱，身敗名裂……」

兩個敗類狼狽離去，宋象乾道：「家宇，搜搜這些神秘人物身上，看看有沒有綫索？」

岳家宇道：「我也正有此意……」他搜了十來個，一無所獲，却發現一點可疑之事，這些人都穿着一色黑衣、黑褲、黑鞋及黑襪，全身上下沒有一點雜色。

前此，由於他們身上濺滿了泥漿，所以岳、宋二人未曾注意，此刻泥漿已乾，且已脫落，稍加注意即可以發現。

宋象乾肅然道：「家宇，這些人全是黑色衣裝，不是很好的綫索麽？」

岳家宇道：「象乾，我們找個地方去療傷吧……」他四下望了一會，向山谷中掠去，道：「有一件事我忘了問你，你在紅雲寺中與一些假和尚虛與委蛇，目的何在？百了大師等人爲何不加反抗？」

宋象乾慨然道：「自上次咱們在小廟中被人引走之後，我奔向東方，你向西方追去，不久就遇上家師『銀弓小二郎』，叫我到紅雲寺中去臥底，却沒有告訴我如何去應付那些淫娃。至於百了大師爲何不反抗，大概是因爲他們有極深的淵源，其實那『冷血武后』並非淫蕩之人，只是爲了練那邪功，不得不接近武林高手……」

× × ×

十天後，勾漏山中來了兩個少年人，一僧一俗，年紀都在二十左右，正是岳家宇和宋象乾二人。

由於近來不斷地苦練，不但「一元罡」大有進境，新研的五式，也極具威力。因此，他急欲去找「勾漏三殘」印證一下，以便早日去找那殺父仇人。

可是勾漏山佔地極廣，「勾漏三殘」到底住在何處，他們並不知道，只得找那最高的峯，最深的谷。

第四天下午，才來到一個深谷附近，向下望去，谷中獸皮帳蓬林立，來來往往都是一些赤裸上身，下圍獸皮的苗人。

只是谷底中央，有三間木屋，與那些皮帳蓬迥然不同，顯然是像漢人的建築方式。

岳家宇道：「『勾漏三殘』會不會住在那三間板屋之中？」

宋象乾點點頭道：「很有可能！如果確是如此，他們與苗人必定打成一片，有極深的交情，一旦有人侵犯他們，苗人必定羣起而攻之。這種苗人兇悍無比，而且性情憨直，視死如歸。」

岳家宇道：「旣然來了，好歹要見見他們……」

「唰」！一根鏢槍掛着一串串的黑白兔毛，兔毛中央各有一個小鈴，插在二人面前約有三尺之處。

二人悚然一震，只見三丈外一株大樹幹上，蹲着一個苗漢，臉上劃着五顏六色的花紋。

岳家宇正要動手，宋象乾低聲道：「且慢！」

「萬一他呼喊，此行就要完蛋了。」

「先別忙！我試試看……」

那知苗漢像一頭狗熊撲了過來，出手也不全是亂打，頗有章法。

但宋象乾只守不攻。

岳家宇正要插手，宋象乾忽然打出了手勢，還發出了怪聲。

原來他會點苗語。

那苗漢一看手勢立即停止攻擊，還連連比劃，口中「嗚嗚啦啦」的不知談些什麽？

二人比劃了很久，似乎弄通了苗漢。

岳家宇道：「怎麽啦？」

「我說和他們的主人是熟人。」

岳家宇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你雖能暫時欺騙他們，進入谷中，一旦揭穿，豈不危險？」

宋象乾道：「走一步算一步，在江湖中走動，必須隨機應變，設若不騙他們，我們就休想入谷，這一趟豈不白跑了？況且，『勾漏三殘』畢竟是漢人，而且是當今有數高手，他不會叫苗人以多勝少來對付我們的！」

家宇肅然，說道：「那可不定，凡是殘廢之人都是十分孤癖暴躁，萬一揭穿了，或者不講身份，咱們要生出此谷，恐怕……」

宋家乾道：「你不必担心！一切有我。萬一弄僵了，要逃出此谷，這些生苗還攔不住我們！」

岳家宇微微搖頭，不以爲然。這工夫已來到木屋之前，只見八個彪形苗漢，手持雪亮的苗刀，分站在木屋門前。

帶路的苗人，向八個守門的說了一陣說話，其中一個在木屋門上拍了三下，又說了幾句苗語，木門呀然而開。

一個瞽目老人當門而立，冷冷地說了幾句苗語。然後沉聲道：「你等是何人門下？怎會認識老夫等三人？」

宋象乾抱拳道：「晚輩久慕三位前輩的大名，亟思一瞻丰采……」

「混帳！」瞽目老人面色一寒，道：「你等二人來此，僅是爲了看看我們三個殘廢之人？」

宋象乾肅然道：「前輩千萬別誤會，家師『銀弓小二郎』，常常提及三位俠行，因此……」

瞽目老人大袖一甩，宋象乾突然暗勁洶湧，來不及提氣運功，竟被震退兩步。只聞瞽目老人冷冷地道：「出家之人竟不合什問詢，却學那世俗禮節，抱拳作揖。哼！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

岳家宇不由一怔，肅然道：「原來前輩瞽而未盲，仍能視物……」

瞽目老人冷峻地道：「但願老夫能看到四周景物……」

岳家宇哂然，說道：「前輩旣然不能視物，怎知他剛才不是合什而是抱拳作揖呢？」

瞽目老人冷冷地道：「凡是雙目失明之人，聽覺極靈，合什與抱拳所發出的風聲不同，老夫若連這小動作都不能分辨，豈能與不盲者爭雄稱霸？」

兩小不由駭然，雖感這種聽覺有點太玄，却深信不疑。

這時守門的八個苗人乍見瞽目老人對兩小並不歡迎，一個個都舉起苗刀，作勢欲劈。

只聞瞽目老人沉聲道：「另一個是何人門下？」

岳家宇肅然抱拳道：「晚輩岳家宇，家師乃是『三絕逸叟』司馬龍……」

瞽目老人沉聲道：「進來吧！」

兩小捏了一把冷汗，偷偷側目望去，所有帳蓬中的苗人，把這木屋圍了三重。

這三間木屋，一明兩暗，明間中只有一桌一椅，迎面牆邊地上鋪著厚厚的蒲草。草上躺着一個苗女，似乎得了重病。身上穿着皮衣、皮裙，身段婀娜。面孔生得如何，不得而知，因爲臉上蓋了一塊白布。

苗女身旁左右，盤膝坐着兩個老人，毫無疑問，必是「勾漏三殘」的聾子和跛子了。

兩小向聾、跛二人施禮，只聞瞎子冷冷地道：「老大，看看這兩個小子的面貌如何？」

其中一個老人渾如未聞，兩小猜出必是聾子，只見另一人冷冷地凝視着兩小，良久，才淡然道：「其中一個平平，另一個風標絕世，人中龍鳳，星目隆準，潤顏豐頭。只是……」

瞽目老人沉聲道：「只是怎樣？」

跛子肅然道：「情孽牽纏，到處留情，雖非本性好色，却因惜玉憐香，刼運重重……」

這工夫左邊內間突然走出一個人來，向跛子抱拳陪笑，道：「前輩，此子美比潘安、宋玉，尤其膚色白嫩，較之少女並不遜色，設若與他的皮膚，移植……」

跛子抬頭，看了岳家宇一眼，微微點頭，道：「主意倒是不錯，可惜出自你這賊子之口，出發點不正，且有嫁禍於人之意……」

岳家宇不由一愣，原來這人竟是「粉蝶太子」曹典，仇人相見，不免眼紅。

曹典乾笑一聲，道：「前輩切莫誤解，只因公主乃是金枝玉葉，而且與前輩，交非泛泛，移皮手術可一而不可再，設若移成之後，公主不太滿意，在前輩來說，實是出力，而不討好之事，晚輩有鑑於此，還請前輩斟酌……」

跛子哼了一聲，對岳家宇沉聲道：「你等來此的目的到底爲了何事？」

岳家宇肅然道：「不瞞前輩，晚輩確是久仰三位前輩大名，只想前來瞻仰一下絕學！」

「好！」跛子沉聲道：「老夫念你忠誠坦直，姑准所請，但老夫有個附帶條件，你必須答應老夫，才能使你如願。」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能力所及，必不使前輩失望！」

跛子肅然，說道：「苗族瑤拉公主，因被毒蛇傷及面部皮肉，已開始潰爛，必須以別人的皮肉移植到她的臉上，但因她的面皮白嫩，在苗區內無法找到同一皮色之人，老夫本想以曹典大腿上的皮肉移植於她，現在發現你小子比他更白，比較適合……」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不知前輩要割晚輩何處之皮肉？」

跛子肅然道：「屁股上或大腿之皮肉皆可，即使留下疤痕也無妨碍，不知你願不願意幹？」

岳家宇肅然道：「既是爲了救人，晚輩自無不願之理，但晚輩也有一個小要求，第一，晚輩必須在未動手術之前，向三位前輩討教。第二，割去皮肉之後，前輩必須負責於短期內使晚輩傷處復原！」

跛子大聲道：「老夫不但要負責使你的傷處復原，而且要移別人的皮肉，爲你補上！」

岳宋二人不由一怔，道：「這等剜肉補瘡，移來移去，豈非多此一舉？不知是移誰的皮肉補在晚輩傷處？」

跛子淡然地道：「當然是割曹典的皮肉移植你的身上……」

曹典本以爲借花獻佛，私心竊喜，那知轉了個彎子，還是要割他的皮肉，不由面色微變。

豈知岳家宇冷峻地道：「晚輩寧願皮肉潰爛，也不要此賊的皮肉！」

曹典「嘿嘿」乾笑道：「前輩您聽到沒有？人家清高得很哪！其實晚輩的皮肉，和他的確不同，晚輩的皮比較粗糙略黑，他的……」

跛子對岳家宇沉聲道：「小子，你志氣固然可嘉，老夫也不便強人所難，但割去皮肉，必須補上一塊，不然地話，傷處會結成一個大疤，對功力略受影響……」

岳家宇斬釘截鐵地道：「晚輩不要此賊的皮肉，心意巳決，絕不更改！」

宋象乾大聲道：「這樣吧！晚輩乃是出家之人，不在乎這個，岳老弟的傷處，以晚輩的皮肉補上，再用曹典的皮肉補晚輩的傷處……」

曹典費了半天的心機，勿非是想免除割皮之苦，那知宋象乾這個提議，立被跛子採納。

跛子沉聲道：「小子，以你的同伴的皮肉補你之傷，這樣總該可以了吧？」

岳家宇看看宋象乾，立即肅然道：「這樣，當然可以！不知曹典這賊子來此作甚？」

跛子冷冷地道：「奉盟主之命，向老夫等三人勸降！」

岳家宇沉聲道：「三位意下如何？」

跛子肅然道：「正在考慮之中！」

岳家宇不由一震，正要痛陳利害，突見跛子搖手示意他不必講下去，而此刻曹典却得意地陰笑不巳。

× × ×

移皮補傷的手術完成之後，岳宋二人在這山谷中住了半個月，大腿上的傷巳痊癒。

至於「粉蝶太子」身上的傷痕，却是以獸類之皮移植的，也獲成功，因爲跛子乃是當今武林中的名醫。

這件事岳家宇感到十分痛快，因爲跛子曾對曹典說：「你本和禽獸無異，所以只能移植獸類之皮。」

只有一件，兩小頗爲担心，跛子曾說對盟主招降之事，正在考慮中，證明「勾漏三殘」雖能辨別是非，却仍要向現實低頭。

這一天山谷中情況異常，歡騰鼓舞，天剛入夜，谷中就燃起了數百個巨大的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在這木屋附近的皮帳，拆了數十個，騰出一片空曠之地，那些野人頭上剃得精光的，只在頭頂上留了一撮毛。曠場中央，却放置四個巨大石雕像。

原來這些野人不是苗子，而是玀玀，他們自承是孟獲的子孫，而且極爲崇拜諸葛孔明，那是因爲孔明曾七次智擒孟獲，終於使他服輸。

這四個巨大石雕人像，一看就知道是孔明，趙雲，魏延和馬岱等征南名將。

但孔明七擒孟獲，「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不是在桂境，而是在滇境大理縣下關「龍尾關」的天生橋。玀玀族本是散居在那裏，以後才遷到桂境深山中。

此刻岳、宋二人正和「勾漏三殘」及曹典在一起，站在四個巨雕人像之前。

岳家宇忍不住，道：「前輩，他們今夜要舉行什麽大典？」

跛子肅然說道：「本族土司準備將名義及大權交到女兒手中，今夜舉行移交儀式……」

兩小不由一怔，岳家宇道：「玀玀族乃是野蠻族，也有土司？」

跛子哂然道：「土司乃是清廷派來的官員，管理玀玀族人，以後就世襲。」

岳家宇肅然道：「如此說來，這土司是滿人了？」

「不是，」跛子冷冷地道：「滿人高高在上，養尊處憂，自不會被派到這蠻荒瘴癘之地，而是漢人！」

不一會，許多玀玀族人移來一些石桌和石椅，放在他們前面，較大的石桌，放在正中，有三個位置。

跛子低聲道：「這就是土司和他們女兒的座位，咱們在旁邊可以佔上一位。」

石桌擺好，又搬來一些木桶，和一些椰子瓢，那是飲酒用的，另外由二三十個玀玀大漢，分抬着巳經烤得黃黃的山豬、山羊及山獐等獸肉，放在四具巨大石像之前。

四周的鼓聲緩慢而低沉，數百火把在夜風中「唿唿」地作響，好似浪潮一般，此外，谷中寂靜無聲。

由此可見，雖是野蠻之族，其對崇拜之物的祭奠，亦是十分虔誠。

由「勾漏三殘」的肅穆之色看來，他們對這土司必定十分敬畏，而且必被土司所尊重。

此刻四周谷坡上的玀玀族武士，每隔十餘步，站着一個，圍成三匝，最內一匝，手持苗刀，第二匝是鏢槍，第三匝各持弓箭。

那些苗刀在熊熊火光映照之下，閃閃生輝，照着他們的古銅色銅體，予人以緊張兇悍的印象。

鼓聲突然急起來，驚天動地，有如雷震大地，四周玀玀大漢高舉兵刃，引吭歡呼，聲動九霄。

只見谷坡上有二三十個手持巨型鏢槍和苗刀的玀玀武士，擁簇着三位漢人和一個玀玀族老人，緩緩走到曠場之中。

三個漢人大概是二女一男，因爲其中一個女人頭上蒙着一塊紅巾，另外一男一女都是四旬左右，完全是漢人衣裝，神色十分肅穆。

另外一個老玀玀，身軀佝僂，赤着上身，腰上圍着一塊虎皮，身上皺皮垂馳，白髮蕭蕭。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兪劍峯從趙鳳豪口中得知仇人正是紅袍怪人，不勝悲憤交集……兪在趕返城裏時，遇上了因爲恩師慘遭不幸而哀傷的顏眞卿，兩人都憂國憂民，疾惡江湖上的兇殘詭詐，彼此心存忠義，遂結爲金蘭兄弟，後二人依依惜別，兪劍峯繼續在山中上路，忽見一個神秘人的影子一幌而過……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易容術玄妙　難辨游老二

他想通之後，反而不覺有什麼值得驚奇疑惑的了，在這時候，這山區間，有一個武林中人夜行，實在不算一回什麼事。

他暗笑自己多疑，便繼續趕路，繞過一個山角，山勢果然陡峭起來，於是兪劍峯也順著山路盤旋而上。

當他將達山頂之時，忽然一陣輕風吹來，帶來了一陣人語聲——

兪劍峯立刻停住了身形，飛快的閃躲到暗處的山石後，只聽得一個模糊不清的聲音隨風飄來。

「……如此說來……他是不肯了？……」

另一個道：「看來是不行了……」

兪劍峯忽覺那聲音有些耳熟，但是因爲距離過遠，音色聽不眞切，無法斷定，於是他走近一些再聽聽看。

他向前走了一段距離，但是反而覺聲音更加模糊了，他疑惑忖道：「難道他們在我的後面？」

他想了想覺得不可能，便向左邊探了探，果然給他探出一條極爲隱密的幽徑。

兪劍峯沿著小徑走了幾丈，那聲音就聽得清楚些了。只聽見一人道：「……你到底怎麼對他說的？」

另一個鼻音頗重的人道：「全照你說的辦法跟他說的，沒有用……」

「你有沒有拿出教令給他看？」

那帶鼻音的道：「當然拿出來——」

原先那人道：「他看了以後怎麼說？」

鼻音重的聲音道：「他瞥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這是你們玩的玩意，不管老夫的事了。』……」

原先那人又重重地哼了一聲，然後道：「你走的時候，他怎麼講？」

那鼻音重的人道：「他坐在席上揮揮手，什麼都沒有講。」

那原先說話的人罵道：「他媽的，不識抬舉……」

兪劍峯聽到這裏，已經聽出那原先說話的人是誰了，他心中一陣狂跳，想不到那神秘的游老二又出現在這裏，他幾乎要忍耐不住地衝出去，但是天性深沉的他，依然抑住了這種衝動，靜靜地聽下去。

只聽見那鼻音重的傢伙道：「這一趟來回好幾千里，又是過河又是爬山，還要過沙漠，眞跑的老子老命都差點送掉了，結果這老頭兒竟然來個不理不睬，你說氣不氣人？」

「最氣人的還不能得罪那老頭兒，說話還得恭恭敬敬的……」

「可不知道另外兩路去的結果如何……」

「依我看呀，多半也是打回票。」

下面便沒聲音了，兪劍峯伏在原地等了半天，依然沒有聲響，他仔細注意傾聽了一陣，確定沒有起身離去的聲音，是以他放心地在原地等，心中忖道：「我伏在這裏，他們一走動，我必能察覺，只要他沒有離去，我便等一等也不要緊。」

然後又過一段時間，竟然仍舊沒有說話的聲音，也沒有離身行動的聲響，兪劍峯不禁懷疑起來——

他悄悄伏著身潛行過去，在他估計中，只要繞過前面那塊巨石，談話的人就應該在那巨石之後，然而當他繞過那巨石邊

緣，發現巨石後面空空如也。

兪劍峯不覺吃了一驚，他繞著巨石找了一遍，又繼續向前找了一程，都沒有發現那兩個人的踪影，他仔細回憶方才的情形，那兩人不可能悄悄離去而不發出一絲聲響，這一來，兪劍峯不由得更加糊塗了。

他四面找了一找，不得其解的回到巨岩處，就靠著巨石坐了下來，這時山風大了起來，吹得嗚嗚然起嘯，兪劍峯坐在石邊上苦思，却始終想不出這兩人怎會突然不見了。

忽然，一陣微弱的人聲又傳來入兪劍峯的耳朵：「……你動作快一點成不成，咱們該走了，趁著天沒黑好趕路……」

另一個聲音道：「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兪劍峯四面找不出聲音的來源，他靈機一動，把耳朵貼在地面上，果然發覺聲音是由地下發出，他暗暗思忖道：「原來他們跑到地下去了，這附近必然有一個出口，他們就要出來，我坐在這裏大爲不妥——」

他輕快的爬起身來，飛快的繞過巨石，到了巨石的背面，伏身在一大草叢之間。

他剛剛藏好身形，前面已有了動靜……

只見人影幌動，兪劍峯睜大了雙目注意著，當先走出的那正是游老二。

游老二走了過來，他身後倒沒有跟著另外一個人，兪劍峯奇怪忖道：「另外一個人怎麼不出來？」

他正疑慮間，忽然那游老二身形一轉，反過頭來向那一大堆岩石後道：「這四周沒有人啦，你出來吧。」

兪劍峯心中暗暗一驚：「不知另一個人到底是誰，從這模樣瞧來，他的確是神秘無比了，在這等山野之處，仍不敢冒然露面，我倒要仔細瞧瞧他到底是何人物。」

想到這裏，只聽那堆石塊之後一陣微響，果然又有一人站起身來。

兪劍峯看得清切，那人方臉長鼻，氣度倒是不凡，但却是面生的很。

兪劍峯怔了一怔，那人一步走了過來，忽然石塊之後緩緩走出了第三個人來。

兪劍峯大吃一驚，看來這塊石堆後必然是一處極爲良好的隱蔽之地了，對方竟然還有一人早就藏身石後，想到這裏心中不由微微心驚，也不知道自己方才長身而行時有否被這人在暗中察見。

那第三個人這時走了上來，兪劍峯看他的面目時，只覺一方墨黑的布巾覆在臉上，將整個面孔遮掩起來了，透露出一種令人難忍的神秘氣氛。

兪劍峯呆呆地看著那黑巾蒙面的人，他忽然覺得這好像是一個面熟的人，但是頭腦之中却是一片紊亂，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的是什麼？

這時那黑巾人一言不發，走到路旁，游老二回過身來，低聲道：「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吩咐麼？」

那黑巾人哼了一聲，却不回答。

兪劍峯心中暗暗忖道：「看來姓游的對他態度恭恭敬敬，這黑衣人分明是發號施令者，暫且耐心聽聽，也許能從對話之間探聽出什麼秘密。」

思索之間，那黑巾人却仍是一語不發，倒是那方臉長鼻之人冷笑一聲道：「老游，這次英雄大會，咱們的計劃可被你打破得一乾二淨了，你說還敢有什麼重要任務交給你？」

只聽他聲調低沉，鼻音甚爲濃重，分明就是方才那人。

游老二面上神色一變，却說不出話來。

過了半晌，那黑巾人却冷哼一聲道：「游老二，有件事你願意做麼？」

游老二神色一齊，連聲答道：「什麼？什麼事？」

那黑巾人哼了一聲道：「那老兒，你非得請他出來不可！」

游老二呆了一呆，說道：「那……方才不是已說過了沒有指望……」

那黑巾人哼上一聲道：「這一次可是咱們的全力所下的賭注，再難的事，你也得辦到。」

游老二默然不語，那黑巾人冷然又道：「若是那老兒能夠出馬，咱們勝算至少也有八成以上，一網打盡，從此擧目天下……嘿嘿……」

他說到這裏，故頓望了一頓，游老二也不再多言，那黑巾人冷笑一陣，忽然鏗鏘一聲，笑聲陡然停止，從黑巾後露出雙目中閃閃發出寒光。

兪劍峯躲在暗處，看見那閃爍的寒光，心中無端便是一緊，只見那黑巾人突地一個反身，面對自己隱身之處。

兪劍峯心中震駭，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出是什麼地方露出了聲音被這神秘的怪人發覺了，啊，莫不是他早就發現我的行踪，方才只是故意試探？」

想到這裏，只聽那黑巾人冷哼一聲道：「朋友，請現身形吧。」

兪劍峯緩緩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一步跨出樹枝堆中。

那游老二和那方臉漢子似乎作夢也沒有料到在這等荒地竟還隱有他人，方才自己對話之間全是隱秘鬼計，被人聽去，眞不知如何是好。

兩人一齊張目望去，游老二陡然大吼一聲道：「你……原來是你……」

兪劍峯不露神色，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俠名滿天下的游二俠！」

游老二雙目一轉，心知密謀已洩，那黑巾人雙手一擧，冷然問道：「什麼人派你至此？」

兪劍峯搖了搖頭，才待發話，忽然抬頭一望，只見黑巾人雙目中神光一閃，覆面黑巾微微一動，兪劍峯呆了一呆，他本性極爲深沉，立忖道：「不好，他在施展傳音入密之術，一定是下令叫那兩人動手……」

但他本是沉府極深，面上神色分毫不動，口中緩然答道：「請閣下能否以眞面目相示？」

那黑巾人哈哈大笑起來，他笑聲未已，忽然之間，那游老二身形一閃，右手一揚，斜斜拍向兪劍峯左後方的要穴。

這一掌拍得好生飄忽，但却是疾如閃電，兪劍峯陡然右手一翻，從左脅下向後

一封，他這一掌是蓄勁而發，却只吐了五成內力。

兩股力道一觸，「拍」地一聲，兪劍峯自覺身形一幌，正待開口，忽然一股幽香刺鼻之味，他面色陡然大變，厲叱一聲道：「桃花散！」

只覺一陣痲酸生自肺中，陡然之間，他雙目中好比冒出火來，右手原式不變，掌心猛可向外一吐，一股不可思議的巨大內力從他手心之中打出，遙遙打在二丈之外的游老二身上，游老二被打得悶哼一聲，身形飛起半丈，砰然倒在地上，口中一口鮮血好比疾箭般飛箭而出，在兪劍峯踉然後退的身形上留下了點點鮮血刺目的斑痕。

忽然那黑巾人一聲疾吼，兪劍峯只覺背上一重，他看都不看，便覺這一掌之重，是他生平僅見，他再也來不及思慮，雙掌向後封出，雙臂之中，已灌了十二成內力！

砰地一聲，兪劍峯只覺全身一震，蹬蹬倒退兩步，那黑巾人一聲驚呼，掌力激起的勁風將他面上的黑巾揚起半角，他一手扯著黑巾，身形連連後退。

兪劍峯呆了一呆，那胸口痲酸之感又作，他陡然大吼一聲，左右手齊揚，一前一後猛然劈空擊出。

這乃是他拚命所發，力道之強武林罕見，掌風過處，嗚嗚勁嘯之聲凝成渾厚的一片，砰砰兩聲，山石黃土，被擊得漫天飛揚。

他吸了口氣，又是雙掌劈出，霎時他一左一右，一連數發六掌，砰然之聲大作，登時周遭盡是一片灰沙。

他一步也沒停留，最後一掌剛剛發出，身形已騰空而起。

他的身形在灰沙迷漫之中劃了一個圓弧，忽然他聽到左上方有人深深呼吸之聲，他看都不看便知有人正待運勁發那最高深的劈空內力，但此刻他身在半空，毫無着力之處，只有閉目默禱！

兪劍峯只覺身上仍是一片輕靈，他便知對方那閉目的一掌沒有擊中，這時刻中，他也來不及想，只覺雙足一着陸地，一連六七個起落，已遠遠落在數十丈外！

他拚命的向前狂奔，他摒住氣息，硬用眞力逼住體內的毒氣，但是在這一陣狂奔之下，全身血流自然加速，他奔出一段路程，只覺胸膛彷彿要爆炸一般，他知道如果再不換氣，只怕當場就會窒息而倒。

他用最快的方法換了一口氣，立刻感到毒氣上升，他暗暗駭然忖道：「這毒素好猛的威力……」

一換過氣，胸膛一舒服，脚底的速度自然加快了，他換了三口氣，自覺如果再奔下去的話，體內的毒就要攻心了。

於是他長吁一口氣，斜身縱入左邊一片叢林之中，倚著一堆枯枝，盤膝坐下。

只見他飛快的從懷中掏出一顆透明的小球來，那球通體透亮，也不知是什麼質料做的，在兪劍峯掌中微一滾動，立刻放出五彩十色的光華。

兪劍峯一手拿著那顆小球，一手飛快地把胸前衣服打開，只見他胸前肌膚隱隱罩着一片墨綠之色。

他把那透明小球合在雙掌之中，過了片刻，只見他的頭頂上開始冒出一陣白色蒸氣，起初是一絲絲的，然後愈來愈厚，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霧幕……

這時候，若是有任何武林人看到這一幕奇景，必定會驚駭不已了，這等上乘內功自療傷脈的奇觀，若是出自什麼一派之長的大人物之手倒也罷了，然而此時運功的却是一個年方弱冠的無名少年。

這時，兪劍峯忽然放開雙掌，右手拿著那顆通明透亮的小球不斷地在胸口滾動，只見那粒五光十色的小球漸漸變成黯然失色，而兪劍峯胸口肌膚上的墨綠之色却逐漸褪去。

兪劍峯吐了一口氣，把小球合在雙掌之中，再次運起內功，霎時之間，頭頂腦門之上又是一片白霧茫茫，等他雙掌分開之時，那小球又恢復了五彩光華。只覺百脈俱暢，再無絲毫中毒之狀，到此，兪劍峯才放心地嘆了一口氣。

他望著掌中那通明透亮的小球，喃喃地道：「唉，要不是我身懷這千年雄黃之精，任憑怎樣高深的功夫，如何能與這批用毒的壞蛋搏鬥呢？」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小球收入懷中，一面把衣衫穿好，一面想道：「天下萬物，一一相生相尅，你們有殺人於無形的百毒，我却有無毒不解的千年雄黃，嘿嘿，咱們就鬥鬥看吧。」

他舉袖拭去面上的汗珠，適才一陣劇鬥奔激，更加中毒療毒，心中一直緊張之極，這時靜下來一想，立刻覺得萬分懊悔起來，他搖了搖頭道：「想不到一個出手不愼，竟將好不容易找到的唯一線索給毀了，唉，眞是倒霉。」

但是他豈又知道，就因爲他這一掌之威，使得敵方這天大的陰謀因而粉碎了……

世上之事就是如此不可預料，似乎萬端頭緒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人們在行事之初，儘管百般考慮妥當，但是終不免走上老天爺已經決定了的路上。

兪劍峯一面嘆息著，一面胡思亂想，他那深沉的臉上，不時流露出一陣陰惻的神色，沒有人知道他又在打什麼主意。

過了一會，他默默想道：「這個世界原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人，不過是帶上了一個虛僞的面具，披上了一件遮羞的衣服，然而所做的事又和那些互搏互噬的野獸有什麼分別？……」

想到這裏，他暗暗對自己說：「從今天起，你們用毒的儘管用毒吧，我兪劍峯一定用更不擇手段的方法來對付你們，嘿嘿，咱們只管走著瞧。」

又是一絲陰惻的神色閃過他的臉上，他那本來就白晰的臉色更顯得蒼白而森寒了。

兪劍峯站起身來望著衣衫上沾的點點血跡，長吁一口氣，走上前去，游老二正直善良的面孔在黑暗中依稀可辨，兪劍峯瞧著瞧著，幾乎覺得自己失手殺錯了人，他呆呆出了一會神，心中反覆思量。

「那聲音是絕對錯不了的，但這人相貌忠誠，那像十惡不赦的人？難道這其中又有什麼不對？」

他心思極端細密，隱約間只覺這件事曲折難解，轉念又忖道：「聚集長安的英

雄好漢如果知道游老二被我一個無名小卒舉手殺了，不知多麼震怒，剛才那黑巾人向東北方逃去，我一路追踪下去看看，說不定會有什麼結果。」

當下打定主意，施展輕功趕了半夜，並未發現敵踪，又到達一處林子，他吸了口眞氣，小心翼翼閃入。

那林子甚深，跑了好半天仍是不見盡頭，兪劍峯心中忖道：「這半夜路程是白趕了！」

正要上步找棵大樹靠坐休息，忽然頭頂一陣清脆的聲音道：「娉婷仙子早！」

另一個少女的聲音啐道：「誰要你討好？姑娘心煩，你再吵小心自己倒霉。」

兪劍峯抬頭一看，只見樹梢上立著一隻大鸚鵡，正是昨日與顏眞卿所見那頭，大樹椏橫掛著兩根繩索，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便睡在兩根繩索之間，却是四平八穩，半點不見動搖危機。

兪劍峯忖道：「這娉婷仙子武功不錯，難怪顏眞卿說她難惹！」

那白色大鸚鵡又叫道：「白鸚鵡乖！白鸚鵡頂乖，娉婷仙子頂愛白鸚鵡！」

那少女又啐道：「別臭美，姑娘火氣來了，把你煮來吃啦！」

白鸚鵡叫道：「不吃！不吃！」

兪劍峯忍不住莞然一笑，那少女似乎並未發覺有人。

這時天色已是大亮，兪劍峯繼續前行，走了個多時辰，來到一處大鎮集，他投宿休息，倒頭便睡，這一睡直到日上三竿才起身，走到街上想找一個飯店吃飯。

才一出客舍，只見門口廣場擠滿了各色各樣的小生意人，原來正好趕上市集，忽然一股焦糖香味隨風飄來，兪劍峯口中甚饞，走進那賣焦酥糖小攤買了幾塊，忽見身旁一個少年眼露羨慕之色望著他手中的酥糖，兪劍峯心想：「這少年定是無錢買糖，我便請他吃點兒。」

當下笑道：「這酥糖好香，這位兄台嘗嘗看！」

他邊說邊就送了好幾塊給那少年，那少年滿臉高興，道了聲謝，便吃了起來，兪劍峯瞧他神色，忽然腦中靈光一閃忖道：「這少年分明便是那娉婷仙子扮的，那模樣神色可錯不了。」

當下心中十分納悶，那少年吃完了向兪劍峯點點頭，走到一大羣人叢中，兪劍峯好奇心重，不覺也跟上前去，只見人叢前一個長鬚老者，正在聆聽衆人訴狀。

兪劍峯聽了一會，都是有關財物借欠糾紛，心想這鎮上無官無司，所謂是非曲直，只怕便在趕集日靠這白髮老者斷判了。

那老者從一清早到這時沒有休息半刻，這時又在判決一宗債務問題，一個農夫的祖父欠人一千斤稻谷經過了三十年時光，利上加利，又要折合時下價格，那老者算來算去，再也算不清，只急得汗都流出來了。

那「少年」瞧了一會，忽然排開衆人走到前面去，他不加思索，脫口道：「該還的一共是一萬二千零八斤四兩六稻谷，每斤五分銀子一共是五百一十兩零四錢二分三釐銀子。」

那老者睜大眼睛，心中甚是不信，如說算銀算帳，這鎮上再無人比他更高，他用算盤又算了半天，終於得到答案，口中像孩童一般歡愉地道：「一共是五百一十兩四錢二分三。」

忽然想到那少年先前所說完全相符，那得意之情便消了一半，瞪著那少年直瞧，半晌道：「你會算，來！來！來！還有幾個問題你也算算吧！」

那「少年」微微一笑，只見他心中默記數目，也不用算盤，只片刻功夫，都迎刃而解，那老者一件件驗算，花了老大時光，却證明少年每題都對，當下臉色灰敗，向衆人道：「我神算老人連一個後生小子都比不過，那還好意思再混，你們以後有糾紛，更找這小子啦！」

說完蹣跚而去，他雖口中「小子」「小子」的亂叫，心中仍是佩服那少年，行了幾步，又忍不住想問幾個平日問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但礙於自尊，含憤走了。

那少年大爲得意，又很快口講手比，斷了數件事，無不公正清楚快捷，衆人都是心悅誠服，那少年拿了衆人給他的報酬，興高彩烈的走了，走到一處鄉下人賣水酒的攤子，丟了三個大銅板，一口氣仰頭喝了三碗米酒，口中喃喃道：「眞渴死人了！」

兪劍峯在旁觀看，幾乎驚得呆住了，那米酒性似溫醇，其實後勁很大，這少年分明是「娉婷仙子」扮的，一個十幾歲的少女，酒量如此驚人，眞是不可思議了。

那少年喝完酒，漫步廣場市集，忽見一堆人羣圍著擲骰子賭錢，他心中一喜，也便加入，漸漸賭得興起。

兪劍峯愈看愈是不敢相信，那少年似乎對擲骰子極爲內行，呼喝之前還夾雜著幾句賭錢人的口頭禪粗話。

那少年正賭得高興，忽然走來一個少年公子，那些賭徒都紛紛起身恭然道：「何大少您好！」

「何大少，您愈長愈標緻，咱們青青鎮每家姑娘想公子都想得發瘋了！哈哈！」

那兪劍峯一瞧那人，果然生得極爲俊美，但臉上神色却是不夠沉着，那少年瞧著「何大少」，眼睛盯著呆呆的站起身來，連贏的錢也忘了收回來。

那「何大少」走得遠了，少年不再賭錢，也向前面走去，幾大步便追上那「何大少」並肩而行，兪劍峯從未看過這少年這樣的性格，忍不住也跟在後面瞧個究竟。

走了半個時辰，他跑了這遠路，只爲「何大少」生得俊美，他想瞧幾眼，這時心中不禁撫然！

他才走幾步，只見適才請自己吃酥糖的少年正向自己這裏趕來，他摸摸口袋，忽然向兪劍峯招手叫道：「這位兄台，小弟請你喝酒去！」

兪劍峯心中一樂，忖道：「我倒要瞧瞧，這少年到底有多洒脫！」

當下兩人並肩又走到一處酒肆，那「少年」要了酒後，又一杯杯和兪劍峯對飲起來，兪劍峯見他喝酒之時高談闊論，那有一絲女子羞赧？但此人的的確確是個十多歲美貌少女打扮，兪劍峯心中暗暗嘆了口氣，忖道：「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甚麼樣的怪人都有，她爹娘如果還在世

上，眞不知作何感想了。」

那「少年」喝得差不多了，高聲吟道：「今朝有酒今朝醉，何曾一滴到黃泉？」顧盼之間甚是豪邁，轉臉又向俞劍峯勸酒道：「兄台何不盡興而飮？是怕小弟阮囊無銀麼？哈哈……這些冤枉錢正該冤枉去，小弟適才著實撈了幾文。」

俞劍峯又飮了一杯道：「兄台好意，小弟心領！」

那「少年」笑嘻嘻地道：「兄台運氣不錯，小弟一個月裏能像如此大吃大喝的時候可眞不多，像上月，便整整輸了一個月啦，每天只有到林中去吃西北風睡大覺呀！」

俞劍峯心中想道：「婷婷仙子只要手掌中使出內勁操縱骰子，那是百贏不輸了，但她性直，不作騙賭！」

那「少年」道：「兄台，適才那姓何的長相如何？此人家業萬貫，又薄有才名，小弟早想見識，今日得見，只覺此人書卷氣太重，但仍不失爲翩翩濁世公子！」

俞劍峯暗笑道：「妳一個姑娘家，怎能批評人家？」

但他老早不把「她」以常情來看，反倒覺得她率直可愛，瀟灑得如行雲流水，舉凡女子扭怩作態的樣子，那是半點也不能從她身上找出。

俞劍峯喝了幾口，正要告謝辭去，那「少年」自言自語喃喃道：「唉，如果天天能贏個十兩八兩的，那眞比做甚麼都好些，我也不用去裁衣估賣了。」

他話一出口，自覺失言，看了俞劍峯一眼，一點也看不出異樣，俞劍峯心中暗暗道：「婷婷仙子原來靠替人裁衣賺錢，據顏眞卿說她在江湖上頗有名氣，難得自食其力，也眞可貴，她外號婷婷仙子，裁出來的衣裙，穿在身上，只怕也是婷婷玉立吧！」

想到此人之我行我素，眞是有趣，正在此時，忽然鄰座幾個酒客喝了幾杯，高聲埋怨起來。

俞劍峯聽了幾句，原來是地保壓迫人民，稅吏仗勢涯人妻女，這三個鄉民到縣衙告狀，每人反倒被打了幾十大板，趕出衙門。

那「少年」忽然臉色一沉，忽忽會了酒帳，和俞劍峯作別，才一走出酒肆，忽然樓下一個沉重的聲音道：「婷婷仙子，老夫在南橋頭恭候！」

那「少年」臉色微變，頭也不回直走到街心去了，後面遠遠跟了七八個人，有老有少。

俞劍峯對婷婷仙子大有好感，不自禁也走下樓頭，也跟在那衆人之後，走了頓飯時光，前面一灣流水，四周林木森森，雜草蔓生，溪上架著一渡竹橋。

那「婷婷仙子」冷冷地道：「高老頭，你我的事不是已結了麼，怎的又來找麻煩？當眞活膩了不成？」

那衆人當先的老者怒道：「小丫頭，妳仗著無爲道長名頭，招搖撞騙，行事不管是非，任性而爲，江湖上同道受妳的氣也受夠了，今日叫妳還個公道。」

那婷婷仙子道：「高老頭，依你便怎麼？」

那「高老頭」道：「要妳小丫頭當著武林同道向老夫叩三個响頭道歉，老夫憐妳年幼，妳又是無爹無娘的野丫頭，那也罷了！」

那「婷婷仙子」聽著，忽然大怒，尖聲叫道：「高老頭，你不賣無爲道長的帳，自有武當弟子找妳，敢罵妳家姑娘，今日叫你畢命。」

那「高老頭」冷冷地道：「武當無爲道長麼，嘿嘿！已被人宰了啦！」

他此言一出，那「婷婷仙子」臉色慘變，顫聲叫道：「高老頭！你……胡……說……八道……」

那「高老頭」道：「長安英雄大會，出現了紫紅寶劍，但是，嘿嘿！無爲道可沒現身，那老道徒弟顏眞卿當場昏倒，小丫頭，妳的大靠山倒了啦！」

「婷婷仙子」半信半疑，但已心亂如麻，那「高老頭」似乎極忌憚她的武功，雖是氣勢佔盡上風，但也不敢冒然出手，又冷冷地道：「更有人親眼目睹無爲老道命喪荒山，和點蒼林老頭，崑崙大和尚，天山鐵氏兄弟一起死於非命！」

他說到此，那婷婷仙子想起半年以前，親見無爲道長和崑崙掌教點蒼林老爺子，三人聯袂而行，經過她棲身的林子，心中信心大減，只覺胸中一痛，眼前金花亂閃，那高老頭又道：「武當橫行的時代過去了，小丫頭，妳束手就縛吧！」

婷婷仙子心中發虛，幾乎支持不住，她靠背樹上，惡狠狠地瞪着敵人，但腦中一片紊亂，不要說已無退敵之計，便是和敵人打鬥的勇氣也消失了。

高老頭一長身正要去執拿婷婷仙子，俞劍峯見她花容慘淡，心中好些不忍，他隱身遠處樹後，只待高老頭一出手，那婷婷仙子抵擋不住時，便出手相助，此時情形已急，遠看高老頭愈走愈近，婷婷仙子似乎發癡，並未半點防禦。

高老頭口中道：「武當從此沒落，嘿嘿！靠武當牌照混飯吃的人，那可慘了，那還有混的份兒！」

他話才說完，沉著清朗的聲音從後面道：「誰說武當沒落了？」

婷婷仙子高聲歡呼道：「太平師兄！太平師兄！」

那高老頭見來人是大名鼎鼎的太平道人，那驕橫之氣立刻盡歛，他是老謀心算的人，當下向太平道人作揖道：「道長來臨敝地，小老兒有失遠迎！」

太平道人哼了一聲，那高老頭知道太平道長脾氣，是個天下有慈祥之人，當下沉吟一刻，當機立斷，帶著衆人走了。

婷婷仙子叫道：「大師哥，他們說……說……爹爹……遇害了！」

太平道長沉重地點點頭，那婷婷仙子啊的一聲，昏倒地上，太平道人長嘆一口，抱著那女扮男裝的少年大步走了。

俞劍峯心中狂跳！

「原來這婷婷仙子是無爲道長的俗家女兒，難怪顏眞卿說道長對她甚是遷就。」

俞劍峯等太平道長走遠了，這才放步而去，走了一會，路勢漸漸狹窄。

俞劍峯猛然聽見一片厮殺之聲，他忍不住停下身來向下望去，只見下面草地上正有一大堆人在浴血厮殺，奇的是二十幾

個人沒有一個是武林人士。

俞劍峯仔細一看，只見那一堆人中十幾個是穿着盔甲的官兵軍士，正在合力與八個奇裝異服的大漢拚鬥，左面斜斜停著一輛馬車，車轅的四周躺著十幾個軍裝屍身，血流遍地。

「是綠林搶劫官家？」

俞劍峯暗暗自忖著，但是立即他就否定了這個猜測，他默默想著：「這八個奇裝大漢分明不是關內之士，怎有遠巴巴地跑到關內來打劫軍車？不對，不對……」

他側首想了想，只見那一羣軍士居然個個刀槍嫻熟，身手極是不凡，而且攻守進退之間大有訓練默契，雖然武林之士，但是刀法却是大開大闔，極有威力，俞劍峯暗道：「這是甚麼部隊的軍士？却是更加令人驚奇，那八人個個長得鷹目高額，全非中原之人，然而却是個個身具上乘武功，縱躍出招之間，雖與中原武術不同，却也精妙之極，只是片刻之間，那些軍士雖然勇敢無比，又被他們傷了五人。」

俞劍峯見那八個關外大漢大發威風，刀掌並施，片刻又傷了三人，那羣軍士雖然明知不敵，仍是浴血奮戰，那軍士羣中一個盔頂白羽的虬髯大漢奮砍出兩刀，大聲喝道：「車上尚有馬匹，大帥快快上馬，不要管咱們。」

只見左面一個身披紅色戰袍的大漢大聲應道：「林參將言之有理，事不宜遲，大帥請快上馬吧。」

他話聲才完，忽然左肩被砍了一刀，霎時鮮血狂湧，他大叫一聲，奮起長槍又繼續殺上前去。

那盔頂白羽的參將再次大聲喝道：「大帥不以國家為重，咱們今日浴血戰死了又有甚麼價值？」

他氣喘力嘶，已是十分急怒，只見那馬車車門一開，一個儒袍綸巾的魁梧大漢走了出來，伸手一拔腰間寶劍，大喝道：「衆弟兄們，要死咱們便死在一起！」

他一個虎步躍下車來，揮劍對準一個異服漢子就攻，衆軍官將士大聲呼了起來！

「大帥你千金之體……」

接著便是慘叫之聲迭起，又有三個軍士受傷倒地。

那儒服大帥看來是文縐縐的，手上武功却頗有根底，只見他寶劍狂飛，全是制人死命的厲害招式，這時他身邊又有兩個部下被人打倒，大帥環目一顧，忽然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我袁崇煥壯志未展，今日畢命於此地。」

俞劍峯一聽到「袁崇煥」三字，心中猛然一震，忖道：「原來是袁崇煥，久聞袁崇煥乃是當朝邊防惟一棟樑大將，那些異人莫非是女眞人的武士？」

他邁步便待挺逐相救，然而就在這時，右邊林中有人大喝一聲：「韃子們還不給我住手？」

只見一條大漢如閃電一般躍下，他這一聲大喝當眞比得上轟天巨雷，震得四周林木筱然，俞劍峯目中一亮，精神為之一凜，幾乎脫口喊出：「岑少風！」

俞劍峯原來打算挺身相救，這時一見岑少風現身，他心中又起了一個念頭，暗道：「這岑少風功力深不可測，我倒要瞧瞧他究竟有多深，能在幾招之內打敗這八個女眞武士……」

他這人生性陰沉，一念及此，便不出去了，只躲在大樹後靜看。

只見岑少風躍入場中，立刻大喝道：「列位軍士請暫退一步！」

那些軍士個個訓練有素，一片刀劍相交之聲，全都退到車邊，團團把袁大帥圍住，保護在中央。

袁崇煥虎目一瞥，只見圍在身邊的只剩下九人，其餘的全部倒臥血泊，他不禁又是一聲長嘆。

岑少風指著那八個奇服漢子道：「你們可是來自女眞？」

那八人理也不理，其中一個人右手一指，一柄雪亮的匕首疾如閃電般向岑少風射來，岑少風迎空一拳打去，那匕首碰上拳風，竟如碰在石牆之上，凌空跌落。

這雖是隨手一招，已把那人鎮住了，那八人武功雖是相當高明，但是曾幾何時見過這等驚世駭俗的玄門武功，八人一聲吆喝，一齊攻了上來。

岑少風大喝一聲，身形陡然拔了起來，只見他壯大無比的身軀竟像是陡然之間失去了重量，如一片鵝毛般飄了起來。

俞劍峯雙目凝視，心想：「看看他能在幾招之內得手。」

只見岑少風的身軀陡然有如蝴蝶一般上下飛舞起來，就看到他迅比閃電地八起八落，身形始終不會落地一次，每一落之間暴發掌力，攻掌之時身形已借勁飄起，那魁梧無比的身軀堪堪在空中轉了一周，八聲慘叫連續即起，那八個奇服漢子全部橫屍地上，每個人的頭骨都被震得粉碎。

岑少風飄身落在地上，轉身對那驚愣的袁大帥和軍士抱拳為禮，大聲道：「大帥請上路，為國家保重。」

言罷轉身便走，袁崇煥高呼道：「俠士請留步……」

但是岑少風神行如飛，早已走得不見踪影。

俞劍峯站在高處目睹這一場簡單俐落的戰鬥，不禁驚得說不出話來，他原以為可以乘機瞧瞧岑少風究竟高到甚麼程度，那曉得依然是深不可測，因為他只用了一招。

他豈知道這一招之中八起八落，能將這八個相當功力的武士同時擊斃，這乃是岑少風的獨門絕技，普天之下能人雖多，却是找不出第二個人來能夠辦到。

俯首之處，衆軍士正在埋葬死者，收拾殘局，俞劍峯望著岑少風奔去的方向，茫然半晌，方才匆匆上路。

俞劍峯沿著山路行走，這時山區逐漸偏僻，根本就沒有人行，俞劍峯的步伐逐漸加快起來。

忽然一陣山風吹過，隱隱似乎傳來人聲，俞劍峯咦了一聲，想不到這等地方也還有別的行人旅客。

心中正思念之間，那聲音逐漸來得近了，俞劍峯停下足來，仔細凝神聽去，只聽左前方不遠之處有一個聲音喚道：「跟我來！跟我來！」

俞劍峯怔了一怔，心中想道：「這個聲音不停地喚著，難道是對我所言麼？」

他心中奇異重重，運目四下望去，却

是空空蕩蕩，並無人跡。

俞劍峯暗暗吸了一口眞氣，循著聲音緩緩移動脚步，這時那聲音却又停止了。

俞劍峯走了幾步，忽然那聲音又道：「跟我來！跟我來！」

這一次却又遠移了不少距離，俞劍峯心中暗暗忖道：「看來的確是衝我而言了，他似乎想將我引遠一些，但却始終沒有發現人跡……」

他心念一動，陡然之間身形疾掠而起，他身形一動，忽然前方掠起一道白影。

俞劍峯身在半空，長吁一口眞氣，呼地一聲在空間美妙地一側身，又將距離縮短了三四丈。

他閃目一望，只見那一道白影原來是一隻白鸚鵡，心中不覺恍然一笑，緩緩落下身來。

這時那鸚鵡却也並不飛遠，只落在左側一株小樹，口中却又呼道：「跟我來，跟我來。」

俞劍峯心中暗道：「看來這小小白鸚鵡分明是有人所養，受人指使前來，但不知牠主人是誰，找尋我有甚麼事情，這小小白鳥兒靈性甚高，想來牠的主人必非尋常。」

心中思念，暗暗下了決心！

「不管如何，就跟去看看倒也無妨！」

心念一定，便放開脚步跟著小鳥兒行去，那鸚鵡見他跟來，便不再呼喚，緩緩在樹枝上跳跳飛飛，一直向山中而行。

俞劍峯行了約有一盞茶的時刻，這時山道早已走盡，完全是崎嶇地勢，好在俞劍峯輕身功夫甚爲高明，走得倒不吃力。

又走了一回，來到一座林木之前，那小鳥忽然停下來口中喚道：「進去！進去！」

俞劍峯四下打量了一下，口中朗聲道：「是那一位邀引俞某，請出來一見……」

他一連說了兩次，林中却是寂靜無言，俞劍峯皺了皺眉，緩步上前踏進林中，却見跟前景色一變，原來林後是一個十分隱密的洞穴。

俞劍峯行到洞前，探首一望，只見洞內光線昏暗，地上躺了一個人。

俞劍峯心中一怔，他心機甚深，暗暗吸了一口氣佈滿全身，一步步將進去，只見那人頭上頭髮披散，將面孔掩住不能辨認。

俞劍峯右手輕輕拍去，一股柔和內力發出，將那人面上散髮吹開，入目一看，忍不住驚呼道：「你……你，怎麼是你？」

只見那人面上血塊斑斑，但入目認得，竟是那游老二！

登是俞劍峯呆住了，忖道：「游老二日前和我對了一掌，就是當時不死，再也活不到此刻，看來有人故意以小鳥引我來此，啊！不好！這游老二看來氣息奄奄，我先得問問……」

他心念一動，立刻開口道：「你，你到底是誰？」

那人緩緩抬起頭來，目中黯然無光，却是不語，只見那人雙手雙脚都微微顫抖，分明大筋都被人挑斷了，關節之處也被人用重手法捏碎了。

俞劍峯搖了搖頭，看來這人口中舌頭也被割了，一聲也發不出。

俞劍峯見他呆呆想了一會，忽然他看見那人奮力坐直身子，用手指在地上蠕蠕而動，連忙湊近去看，只見他在地上勉力劃著，劃了半天才劃出一個「害」字，便再無餘力寫下去了。

俞劍峯連忙問道：「你可是要告訴我害你之人是誰麼？」

他勉强掙扎地點了點頭，俞劍峯忙問道：「你能再勉力寫出是誰麼？」

他又掙扎了半天，却是無力再動，俞劍峯心急如焚，他知道這其中關鍵著一件大陰謀，兩個游老二之間，必有一個是僞的？

那人忽然掙扎著動了一動，用力劃著，俞劍峯下身去細看，只見他在地上輕微地劃動，勉强可以辨出是個「紅」字。

俞劍峯等他寫下去，但是他再也不動了，俞劍峯抬頭一看，那人已死了。

俞劍峯呆呆想了半天，想不出甚麼頭緒來，也想不出甚麼人是姓「紅」的，他在洞中搜索了一番，一無所得，只好悄然退了出去。

這時山中山風漸動，俞劍峯吸了一口涼氣，匆匆離開那山洞，向前奔去。

他心有所思，脚下的速度却是愈來愈快，但是忽然之間，他猛然停下身來……

俞劍峯心中暗忖道：「我眞是忙亂得糊塗了，那白色的小鸚鵡不正是娉婷仙子所養的麼，難道此事與娉婷仙子有關？」

他抬頭四下張望，不再見鸚鵡之踪跡，回頭再走到那洞邊，彎腰仔細查看，只見游老二雙目圓睜，雖是死去，但却髮鬚皆張，死不瞑目。

俞劍峯輕嘆了一口氣，他爲人最是細心，心念一動，翻過屍體查看那致命之傷，只見游老二背上赫然印着一隻烏黑手印，直陷體內，四周的衣衫都碎裂寸縷，俞劍峯心內釋然：「這事和娉婷仙子無關，她小小年齡無此種能力，再說她是武當掌門師尊的愛女，怎有學這陰毒武功？」

他和娉婷仙子只是萍水相逢，只覺此人率眞天性，實在令人心喜，不由對她生了好感，心中頗不願她是個殺人狠毒的魔女，只望她是個生性頑皮的少女才好。

他再仔細一瞧，只見掌傷四周肌肉已然烏黑腐爛，血膿交加，蔓延前胸，除了當心部份，眞是慘不忍睹，心中不禁駭然：「游老二一息尚存，支持了只怕有十來天吧？那血脈被震斷地方，已是肌肉生腐了！」

轉念又忖道：「師父說過天下最狠的莫過於崆峒的『黑煞手』，但黑煞手掌勁陰柔，游老二所中似乎並不是的。」

他想了一會，不覺又瞧了瞧地上的屍首，心中發寒不已，眼前的游老二不久前與自己對掌的游老二，眞是一模一樣，這兩人之中定有一個是經過易容化裝之術！眞是神乎其技，令人不寒而慄了。

忽然靈光一閃，又忖道：「那袁大帥我不是在酒肆和顏眞卿見過的麼？怎麼？怎麼模樣兒全變了？我剛剛怎麼又全忘了？」

他從未如此粗心，此時他回想起來，眞是茫然不解，他反來覆去的想：「難道那袁大帥也是假的？我怎麼一點也未想到？從前我小時，師父跟我說起天下武林

奇聞軼事，女眞人有一世代相傳之絕技靈猿膺『易容術』。」

他想到此，心中又起疑惑：「袁大帥威鎭東陲，女眞人怎會不識？看來那車人儒巾文士，正是袁大帥喬裝，但被女眞人識破了吧！」

正沉思間，忽然蹄聲大起，兪劍峯附耳一聽，心中微驚，暗想：「這種險峻崎嶇之地，居然有多騎經過，不知是何路數？」

那蹄聲愈來愈近，兪劍峯只見來路山道塵頭大起，但山道狹窄，任是一流騎士，也只有單騎而行。

忽然塵頭一消，衆馬一齊止馳，當先一匹棗色胭脂馬，身形適中，神駿異常，座上却端端坐著一個少女，年約廿左右，白衣白衫，甚是輕盈飄逸。

那少女身未到，一襲清香已郁郁發出，兪劍峯只覺鼻端一陣陣香氣，花香無比清幽，龍涎無以絕俗，不由抬頭再瞧那少女，只見她兩眼清澈，隱約間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要那少女開口，要做甚麼別人也只會依從了！

兪劍峯瞧著瞧著，心中不禁茫然，那少女柔聲道：「喂，你到路上來，我有話問你。」

兪劍峯迷迷糊糊才走了兩步，忽然心中一震，他長吁一口氣，一刹那間自覺靈台一片清靜，再移目注視那少女，兩人目光相對，那少女突然「嚶」一聲，翻身跌倒馬下，那幾個隨行大漢急忙上前扶持少女，其中一個爲首大漢冷冷打量兪劍峯兩眼，沉聲道：「請教閣下萬兒！」

兪劍峯微微一笑，全身眞氣佈滿，早已準備，當下緩緩地道：「小可是無名小卒，說出來諒閣下也是不知！」

他見那幾個大漢生得又高又大，勾準鷹目，和適才攻擊那松遼督師袁大帥的人衆，倒有三分相像，更是不敢大意。

那大漢冷然道：「如此在下要得罪了！」

他話一說完，身子欺身向前，骨骼間一陣咯咯之聲，十指如爪，踏中宮，硬往兪劍峯面門抓來。

兪劍峯雙袖一拂，輕輕化解，那大漢一驚，身形驀然而起，凌空向兪劍峯撲來。

那少女輕輕地道：「郭老大！別傷害他！」

她話尚未說完，只聞砰然一聲大響，兩人硬接一掌，那大漢身子凌空又昇高了三尺，一招又往兪劍峯頭上罩來。

兪劍峯一鼓眞氣，又硬硬生接了一掌，只覺那大漢掌勁沉重之極，心中暗暗吃驚，也不暇細想，那大漢又凌空擊下一掌。

他每和兪劍峯對一掌，身形便自高昇數尺，力道又加了數分，待到第八招時，掌未發已激起一陣風雷之聲，竟若雷霆之勢而下，那少女雖知大漢不敢違背自己的命令，但來勢實在太猛，心中大爲緊張，睜大眼睛注目而看。

兪劍峯眞氣運轉全身，心中不禁後悔起來，適才只要自己施展輕功，一定可以脫身掌擊，此時，以硬拚硬，眞是太不划算之事了。

那大漢身形一分分下降，兪劍峯大喝一聲，雙掌齊出，四掌相交，只見那大漢身子斜斜靠下山谷，動也不動了。

兪劍峯拔出陷入土中雙腿，口中喃喃地道：「蒼鷹八式，是長白天池派的！」

抬頭只見衆人怒目相視，只見那少女臉帶疑惑，迷茫之色，揮揮手道：「你走吧，你再不走，小心小命不保。」

她一口標準北京話，說得清脆動聽，兪劍峯心中眞是千頭萬緒，心中不住地道：「蒼鷹八式，不是長白天池的絕技麼？天呀，我做了甚麼事？天池派自外公被奸人害死，那還有人能將『蒼鷹八式』運用自如的？」

他心中一片迷亂，聽那少女一叫，運步前行，走了半個時辰，那山道走盡了，路勢漸漸平坦下來。

山風吹來，兪劍峯神智一清，低頭一瞧，手上青色尚未褪盡，他自忖道：「青靈掌，我已練成了第五層，如能盡掩第六層青氣，那便到第七層了！」

轉念又想道：「那少女年紀尚輕，可是雍容指使，那些大漢都是恭敬唯諾，天池派難道傳到女子手中了？」

但他自幼聽母親說過，天池派歷代傳男不傳女，而且自幼離家，返家時不但自己家中慘禍驟至，那雄霸遼東百餘年之天池派，也在一夜之間冰消瓦解，外公「蒼鷹」白毅也死了，這時驟見「蒼鷹八式」又臨武林，心中又是驚疑，又是親切，但自己失手之下，那大漢顯然不易活了。

他想到這短短一天，所見之多，眞是應接不暇，自己一個人身負血海深仇，前途危機重重，如果再如此失魂落魄，報仇固然是妄想，連命也保不住了，他這人有過人之長，愈是淩亂無憑，愈冷靜思索，走著走著，漸漸地心平如水，目光中湛然放出智慧光芒。

兪劍峯匆匆地又走到一片叢林裏，他選了一棵粗大的樹幹，靠著樹幹深深嘆了一口氣，合目睡了，待到醒來已是黑夜將褪，天邊曙光正顯。

他想起那一招連斃數敵的岑少風，喃喃地道：「這人的功夫眞是深不可測……」

樹上有幾隻小鳥在吱吱叫著他連日奔跑思索，心神俱疲，閉著眼，緩緩地又進入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一個沉重的聲音把兪劍峯驚醒，兪劍峯吃了一驚，分辨不出那是甚麼聲音，只覺得彷彿整個地面重重地震了一下。

他輕悄悄地爬起身來，扶著樹幹向外望去，只見十丈之外不知何時來了一隻龐然巨獸，那巨獸全身厚甲，頭上奇形獨角，每跑一步，大地便是一震。

兪劍峯不禁暗暗稱奇，看那怪獸非牛非象，絕非中土常見之物，他心中想道：「這隻怪獸似乎耳目皆不甚靈，正自顧自地啃著地上的雜草矮樹，忽然之間，從那怪獸後方的林子中走出一個人來。

兪劍峯一見此人，頓時全身精神一凜，只見那人身材高大，全身披著一襲大紅色的長袍，正是那一舉害死武林數大掌門人的紅袍人。

當日兪劍峯以無比的毅力忍住劍截之痛，動也不動地硬挨了這紅袍老人一劍，

爲的是探出這人的秘密，此刻見他驟見他出現於此，不禁大爲緊張。

那紅袍老人望了望那隻奇形怪獸，臉上忽然露出無比喜色，他向四面望了望，然後大聲叫道：「溫兄，既來之何不現身？」

俞劍峯只覺眼前一花，那隻怪獸的背上忽然已騎著一個又胖又矮的老頭，那老頭穿著一襲五彩的長袍，頭上幾根稀疏的頭髮披在肩上，那模樣怪異之極。

只見那紅袍老人雙手抱拳道：「溫兄，一別十多年，別來無恙乎？」

那矮胖子騎地獸背上，嘻嘻笑道：「毒兄，十多年不見，你還是老樣子。」

那紅袍人道：「說來說去，還是溫兄夠朋友，另外幾個老鬼，到現在連影子都不見一個。」

那姓溫的矮胖子道：「毒兄，你不要先拿好話捧我，我這瘟神不遠千里從那西藏趕來，你以爲只是助你一臂之力的麼？」

那紅袍人道：「這麼說，溫兄還有別的目的？說來聽聽如何？」

那姓溫的也不答話，只是坐在那怪獸上嘻嘻數聲，那紅袍人道：「溫兄你說便說，不說便不說，弄甚麼玄虛？」

那矮胖子只是笑而不答，俞劍峯却忽然發現他的胖臉上由白變紅，由紅變紫，最後竟成了紫黑色，一雙豆大的眼睛却變得精光閃閃，有如寶石。

那紅袍人忽然驚駭萬分地道：「你——你孔雀紫陽功練成了？」

那姓溫的小子單掌一揚，十步之外一棵碗口粗的柳樹應聲而倒，俞劍峯看得倒吸一口涼氣，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姓溫的矮子哈哈笑道：「如何？毒兄？」

那紅袍人臉上閃過一絲不自然之色，但隨即呵呵大聲道：「恭喜恭喜，溫兄終於大功告成。」

那姓溫的道：「現在你知道我爲甚麼來的目的了吧。」

那紅袍人道：「你要去找那姓錢的？」

那姓溫的矮子道：「難道還會敗給他？哈哈……」

紅袍老人道：「姓錢的雖然厲害，依老夫看來，他是勢必喪命在溫兄孔雀神功之下了。」

那姓溫的道：「毒兄口是心非是有名的，捧人的瞎話向來是信口開河，咱們還是老規矩，他媽的來個互相利用，兩得其便。」

那紅袍人道：「溫兄既是這麼說，小弟還有甚麼話好說，條件開出來吧。」

那姓溫的道：「你老兄請我來，不外乎又是做個打手，姓溫的沒問題，可是你得先替我把姓錢的老鬼找到。」

紅袍人想了一想道：「這條件原則上沒有問題，可是……可是……」

姓溫的矮子冷笑一聲道：「反正咱們是先小人後君子，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吧。」

紅袍老人乾笑數聲道：「要找姓錢的老鬼，這事包在小弟身上，不過找到他以後，你可不能先與他動手——」

姓溫的道：「這又是爲什麼！」

紅袍老人道：「反正小弟負責替你找到姓錢的，不過你溫兄也得先替小弟辦幾件事。」

那姓溫的一雙小眼翻了幾翻，忽然面色一沉，冷冷地道：「你是怕溫某先跟姓錢的幹了，打不過姓錢的，送了命就沒法替你辦事了，是不是？」

那紅袍老人哈哈笑道：「溫兄想到那裏去了，那姓錢的雖有一身深不可測的神功，但如何抵擋得住溫兄的孔雀神功？眞是笑話的緊。」

那姓溫的冷哼一聲道：「那你爲了什麼？」

紅袍老人乾笑數聲道：「不瞞溫兄說，嘿嘿，我是怕溫兄自己的事一辦妥，嘿嘿，就一走了之。」

只見那姓溫的矮子臉上怒氣漸退，哈哈一笑道：「哈哈，和毒兄打交道眞是他媽的小人之交，試想我溫某是何等人物，難道會自食其言？」

俞劍峯躲在樹後暗道：「這紅袍老頭好生厲害，分明是怕這姓溫的先送命在那姓錢的手上，便失了利用價值，卻故意裝得一副小子的樣子這樣說，當眞狡詐得緊。」

那紅袍老人奸笑一聲道：「人是多變之物，這話也難講的緊，咱們既是小人之交，互相利用，小弟總不得不防你一着呀！」

那姓溫的聽他這樣說，反倒不怒了，笑了一笑道：「好，好，就依你。」

紅袍老人笑道：「咱們是一言爲定。」

那姓溫的道：「十餘年不見，毒兄事業好生興旺，嘿嘿！眞是好生興旺，小弟東來，只聽到武林來人提起百毒教，眞是如見閻羅！」

那紅袍老人嘿嘿兩聲道：「彼此！彼此！小弟聽說過老兄已被西天佛王聘爲護法國師了，那當眞是顯赫榮達，富貴不可限量！」

那姓溫的哈哈一笑道：「毒兄消息倒是靈通！」

他笑聲中充滿了得意之情，顯然對這「護法國師」的地位極爲自得。

樹後的俞劍峯心中狂跳，他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比此時更是驚惶的了，他心中反覆思量：「原來……原來這紅袍老人便是當今天下俠義道士的公敵，人人談虎色變的百毒教紅衣教主。」

俞劍峯心知此時稍一弄出聲息，在這蓋世兩大高手前面，逃生的機會是極其渺小，此刻唯有屏息不動，自然而然又施出師門絕藝「龜息神功」。漸漸地四周一片黑暗，瞧也瞧不見了。

他昔日便是借此功瞞過紅袍老人，身上挨了一劍，是以岑少風與紅袍老人交手，他雖身在現場，卻是無視無聞，是以連岑少風都不認得，這時他心中雖有一千萬個要揭開這兩人秘密之心，但飛快忖量一下目前局勢，只有忍痛放棄了。

他心中不住暗呼：「俞劍峯啊！俞劍峯！這是你揭開血海深仇之秘的時候了，你怎麼如此胆怯！」

但一個更堅强的意志，立刻將他衝動壓抑，他轉念想道：「日子還長得很，當我沒能制其死命的工夫時，我萬萬不能與

百毒教公開動手。」

但他意念之間，運功不純，又彷彿聽到那姓溫的道：「毒兄！棋盤山之約，眼看便到了，毒兄可有把握制住那道士？」

紅袍老人哈哈狂笑道：「這個小弟自有安排，到時候溫兄便知……」

咦一聲，俞劍峯大驚，連忙運功止息，在此時，忽然樹後「嘩喇喇」一聲響，一隻白色鸚鵡飛了起來，尖聲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紅袍老人和那姓溫的一怔，見那娉婷仙子的白色鸚鵡凌空飛去，那姓溫的道：「這鳥兒是人養的麼？看來倒頗乖巧！」

「老的都死了還管他小的怎樣，溫兄，咱們便此別過，明春之際，小弟定來助老兄一臂。」

那姓溫的道：「毒兄有事求小弟，到時候，自然不會失約了，哈哈！」

那紅袍老人也哈哈笑道：「溫兄深知小弟之心。」

他說完大步而去，俞劍峯伏在樹後，那後面的話，他就沒有聽見了！

那紅袍老者道：「彼此！彼此！溫兄這座騎一路上只怕吃了不少莊稼吧！有此坐騎，哈哈！天下要想追上溫兄，那都是望塵莫及，嘿嘿，望塵莫及。」

那姓溫的冷冷地道：「只要你毒兄不來和小弟為難，小弟還用得着牠來逃命麼？」

紅袍老人見他語氣不善，仰天打了兩個乾哈哈，長揖而去，那姓溫的一聲呼嘯招來坐騎也走了。

俞劍峯過了一會，散去「龜息功」，他緩緩地站起來，臉上一片蒼白，這「龜息神功」最耗內力，功夫高的可以數個時辰不呼不吸，藉皮膚汗孔出氣，俞劍峯功力尚淺，但個把時辰脉息俱無那是辦得到的事了。

他最後一句聽到的是白鸚鵡說道：「就是他！就是他！」以後便不聞不睹，此時長吸一口眞氣，心中忖道：「就是他！就是他！這是什麼意思，白鸚鵡帶我去看那游老二被困之洞，想來是這靈巧的小鳥兒一定瞧見了下手傷害游氏老二的人了，那！那就是他豈不是指剛才那兩人之一是兇手？」

他想著想著心中若有所悟，轉念又忖道：「西藏姓溫的又出現了，我聽師父說他昔年和師父賭賽比武輸了，閉門二十年，怎麼又食言了，這人幫上百毒教，那眞是如虎添翼！唉！」

他抬頭望了望蒼天，忽然之下覺得沉重的擔子壓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他緩緩前走，心中想道：「只要岑少風助我，必要時便可放手去幹，我那功夫還差幾分火候，沒有一定把握的事，還是忍耐吧！」

想到忍耐這兩字，便是煩厭之極，他長年在忍耐中生活，以他這麼凝重深沉的人，也都不能忍受了。

他邊走邊想，不久又走回和娉婷仙子吃酒的市鎮，最市鎮無賴仍是聚賭如故，俞劍峯想到娉婷仙子豪爽性子，諸般妙事，心中輕鬆了一點。

這時正午市集已散，趕集的人紛紛離去，忽然背後一個清脆的聲音叫道：「喂，你也到此地呀！」

俞劍峯回頭一瞧，却是丐幫雲龍翁身旁小姑娘，正笑嘻嘻的站在街中。

俞劍峯笑道：「你爺爺也來了？」

那小姑娘搖頭道：「他……他……最近忙得緊，難得見他一面。」

俞劍峯關切地道：「那妳一個人住在此地？」

小姑娘點點頭道：「這又有什麼要緊，從前我們住在山上，爺爺一下山便是幾個月，山上只有我一個人啦，那時候我才七、八歲，現在愈長愈大，胆子難道會小了麼？」

俞劍峯見她堅定認眞的說道，心中好生佩服，不由溢於臉上，那小姑娘嫣然一笑道：「爺爺說你武功高得很，什麼時候傳我一兩招？」

俞劍峯笑道：「有妳爺爺的傳授，還不夠妳一輩子學的？」

兩人一談一答的聊著，那小姑娘端莊雍容，處處顯露出大家風範，但到底年紀太幼，臉上的稚氣却是掩將不住。

那小姑娘呀了一聲道：「不行，不行，我儘管給你聊天兒，還有一大堆衣服要洗，爺爺說什麼做叫化子不用乾淨了！女子太愛乾淨不長壽囉，我都不聽，我偏偏要愛乾淨，每天至少要換四、五次衣服！」

俞劍峯暗笑忖道：「人家大富家千金更換衣衫只是炫耀爭艷，那是有丫環侍候，有人給她洗啦！那像這姑娘，布衣荊裙，每天自己洗洗換換一大堆，却是因為天生潔癖。」

（未完・七）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馮飛虹雖然聲名狼藉，却並非人妖，是一個女兒，假扮易容大師公羊羣在密室救出龍驪，正在隧道逃命，被天心帮副帮主褚天彪追至擊暈，幸龍驪已逃出地面上，遇李若薇接應，褚天彪隨後跟上，將李若薇擊傷，她仍挾着龍驪疾逃，幸得武當道士攔截，擺下劍陣，再加上玄機道長等一阻，褚天彪未能未能及時追上，仍然啣尾直追至林內，失去李若薇的踪影，用計誘不成，正在爲難，恰好李鵬翔高呼找姐姐，被褚天彪捉着，當人質作威脅，玄機道長趕到，已發動武當全部道士，包圍過來，褚天彪計謀得售，洋洋得意，不愁龍驪走脫……

培養晚輩　消滅邪魔

果然李若薇一聽得李鵬翔已經落入褚天彪的手裏，心中焦急無比，再也忍不住，出聲道：「褚天彪，你身爲武林前輩，竟然對付一個孩子，傳揚出去，你還能做人嗎？」

褚天彪聽到她的聲音在樹林裏傳出，忽東忽西，斷斷續續，知道她在說話時，不斷的移動身形，變換地方所致。

他冷笑一聲，道：「女娃兒，妳不須用話激我，老夫名動天下，不久之後，便將統御整個武林，還怕誰敢數說老夫？」

李若薇在林中道：「褚天彪，你眞是大言不慚，憑你那種功夫，也只不過能對付孩子罷了，還談什麼統御武林，名動天下呢？」

褚天彪狂笑：「女娃兒，妳也不必出言激使老夫將他放掉，妳更不必變換方向藏處，老夫懶得與妳嚕嗦，妳若不交出龍驪，老夫就把妳弟弟殺死。」

李若薇聽了這話，眞不知該要怎麼辦才好，她本身內傷頗重，旣要顧全龍驪的安危，又要爲李鵬翔的生死打算，一時之間心急如焚，不知該怎樣才好。

龍驪對這經過的情形雖然没有看見，却也把雙方的對話聽得清清楚楚，他心中的那份難受與羞辱，眞是說不出來。

想想自己身遭危難，受到一個女子的保護，他已是够不好意思了，再一聽到李鵬翔被擄之事，他更加的感到羞辱。

他輕輕嘆了口氣，道：「李姑娘，還是把在下交給他吧。」

李若薇搖頭道：「不，我決不能這麼做。」

龍驪道：「在下很是感激李姑娘的救命之恩，可是令弟的生命更加重要，我不願爲了我一個人，使得你我兩人都遺憾終身。」

李若薇默然無語，龍驪又道：「在下雖然不認識他，不過，他若是來自天心敎的高手，相信決不會對在下有所不利，姑娘，妳……」

李若薇用手掩臉，說道：「我該怎麼

辦？」

龍驪還沒有說話，林外又傳來李鵬翔的驚叫聲：「姊姊，快點救我。」

李若薇心痛如絞，掩臉哭泣起來。

龍驪沉聲道：「李姑娘，快把在下與令弟交換，若是晚了，恐怕那人會……」

「你不要再說了。」李若薇撲倒在龍驪的身上，輕泣道：「我……我該怎麼辦呢？」

龍驪被她擺在一株大樹下，他的身子斜斜的靠在樹幹略凹之處，動都不能動一下，眼望着李若薇撲到自己的身上，他也不能閃開，只好由她臥伏在自己的懷抱裏了……

那嬌柔輕盈，豐潤妁滑的軀體，一撲倒在他的懷裏，使他從心底升起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

尤其是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那份馨香，更使他胸腔裏的熱血都在沸騰，身上似乎長着雙翼，翩翩然飄飛天際……

這是生命裏迸發火花的一刻，這是靈魂相契合的一刻，這剎那便是永恆……

只可惜這美麗的一刻太短了，短得使得他們的神智剛剛翩然飛起，便被褚天彪的吼叫聲喚回人間。

褚天彪在外大聲道：「老夫數到第十，妳若是不把他交出來，老夫就要下殺手，將這小子殺死了。」他的話聲一了，便開始數數，那一個個數目字，像是鐵錘樣的錘在龍驪和李若薇的心上。

龍驪痛苦地說道：「李姑娘，妳要我一輩子都不能安心嗎？妳要我從此不要做人？」

李若薇站了起來，抖顫的聲音道：「我……」

龍驪激動地道：「在下非常感激李姑娘的深情，終此一生，都不會忘懷，可是……」

李若薇道：「你不要再說了。」接着她高聲道：「好，褚天彪算你厲害，我出來了。」

龍驪見到她沒有把自己帶出去，忙道：「李姑娘，妳……」

李若薇沒等他說完話，腳尖一踢，閉住了他的啞穴，頓時龍驪喉頭好似塞進一團石頭，嘴唇蠕動，再也說不出話來。

龍驪的話聲一噎，李若薇已緩緩的蹲下身來，俯臉在他的臉上，用自己的嘴唇搜索着他的嘴唇，輕輕的吻了上去。

龍驪的心弦一顫，還沒嚐出她的櫻唇是什麼滋味，也不明白她爲何要那樣做，李若薇已經很快的抬起頭來。

她輕輕地道：「請你不要看輕我，我就是爲了你犧牲性命都可以，但是不能讓鵬弟爲我而犧牲。」

龍驪聽她這麼說，隱隱感覺出她的用意如何，他的嘴唇蠕動一下，却是說不出半句話，心裏急得幾乎要炸裂開來。

李若薇稍稍頓了一頓，柔聲道：「願你能夠記得我，永遠記得我。」

龍驪聽到這裏，熱淚橫流，流得滿臉都是，但他却仍舊不能動一下。

他眞是痛恨自己，寧願此刻死去，也不願像這麼動都不能動一下的眼望着李若薇爲了他去送命。

× × ×

龍驪見李若薇要以身餵虎，拯救自己，他暗暗發誓道：「她若是爲了我遭到不幸，我誓必盡此一生，把所有天心教的教徒殺個乾淨，然後我再自殺……」

在這一刹，他的腦海裏，已沒有了他妻子的身影，所充盈着的，只是李若薇這種慷慨就死的精神，與自己內心的深長痛悔……

就在他忖思之時，林外傳來褚天彪的喝叫：「女娃兒，妳還不出來嗎？」

李若薇輕輕的說道：「龍驪龍驪，別了……」

龍驪聽到她的話裏充滿了悲苦淒涼之情，使得他整個心志都沉湎在一種極端的痛楚裏，彷彿被一條毒蛇在咬噬樣。

他只聽到李若薇在林外道：「褚天彪，你還不把我弟弟放下？」

褚天彪大聲道：「龍驪呢？妳沒把他帶下來，老夫怎能把妳的弟弟放開？」

李若薇冷笑道：「我已經受了傷，你還怕我？」

褚天彪狂笑，說道：「老夫如何會怕妳？」

李若薇道：「旣然如此，你還有什麼不能放心之處？」

褚天彪哈哈大笑道：「好！女娃兒，眞有妳的一套。」

龍驪聽到這裏，心亂如麻，幾乎想要咬舌自盡，他默然的流着淚，只聽得褚天彪的笑聲一完，林外又傳來李鵬翔的聲音：「姐姐！姐姐！」

顯然是褚天彪已把李鵬翔放開了，他跑到李若薇的身邊，驚悸未定，才會說不出話來，只是儘在呼喚着她。

李若薇道：「鵬弟，快到那些道長身邊去，他們會保護你的，姐姐我要跟這位褚老前輩有點事談談。」

李鵬翔嚷道：「我才不呢，武當山這些雜毛，一個個都是胆小鬼，手裏拿着劍都不敢動手，我才不要他們保護呢。」

他的話聲一了，褚天彪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說得不錯，這些雜毛全都是飯桶，胆小鬼，哈哈哈哈。」

笑聲之中傳來喝罵之聲，看來是武當的老道們受不了他的諷刺嘲罵，所以才出言喝叱。

龍驪正不知那些道士會不會向褚天彪攻來，突然聽李鵬翔尖叫道：「禿頭老鬼，你抓我姐姐做什麼？」

褚天彪沉聲道：「女娃子，妳別在老夫面前弄鬼，快帶老夫去找龍驪。」

龍驪在一聽到李鵬翔出聲呼叫，便知道褚天彪已動手抓住了李若薇。

他處身黑暗的樹林裏，不能看到外面的情形，可是從李若薇很快的被褚天彪擒住，可以想像出她並沒有動手反抗。

他的心裏一陣劇痛，暗暗道：「若薇，妳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

他正在想着，巳聽到李若薇道：「你不用找到他了，他已被我托人送走了。」

褚天彪狂笑，道：「老夫過的橋都比妳走的路多，妳還想在老夫面前要什麼鬼計？」

他的笑聲未落，林外接着傳來的李鵬翔的尖叫道：「你們這些雜毛抓住我做什麼？你們快放了我，我要去找姐姐。姐姐

，姐姐……」

龍驪只覺心力交疲，一陣昏天轉地，幾乎就要失去知覺

驀然，一縷輕柔的聲音傳進他的耳裏：「唉！這等情景使人看了，有什麼辦法？老身不管這件事，又有誰能管得了。」

龍驪心中大震，連忙睜開眼來，朝聲音發出的地方望去，却因林中太過黑暗，看不到說話的羅利夫人。

他正在失望之際，只見面前不遠處，倏地閃現了一點火光，在淡淡火芒映照下的那個雲鬢高聳的婦人，不是那羅利夫人是誰？

羅利夫人輕悄無聲的緩緩走到了龍驪的身邊，憐惜地凝望着龍驪，道：「孩子，這回可把你給苦壞了。」

龍驪無言以對，只有以眼中神情表示心裏的意思。

羅利夫人微微一笑，伸手摘下一片樹葉，纖手微撥，那片樹葉已激射而去，向龍驪射去，龍驪何曾見過這等飛花摘葉的絕頂神功？他一見那片樹葉擊射而來，竟然咻咻有聲，禁不住凜駭地發出了一聲驚叫！

吃驚之下，忘記了自己已被李若薇閉住了「啞穴」，說不出話來的，那知一張口，却有聲音發出。

微微一愣，他立即便知道羅利夫人彈出這片樹葉，便是爲了解開自己被封閉的「啞穴」。

「夫人！」他在一愣之後，道：「請恕晚輩不能起來，只有失禮了。」

羅利夫人道：「孩子，你也眞不小心，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龍驪道：「晚輩是中了玄地老道之騙，服下一種藥物，以致全身無力，眞氣不能提起，動彈不得。」

羅利夫人輕嘆一聲，道：「你這孩子眞是的，若不是老身聞訊趕來，你不但害了自己，並且還害了那個女孩。」

龍驪道：「夫人，請妳慈悲爲懷，救一救她。」

羅利夫人道：「你就算不叫我救她，老身也不能眼看她被褚老二欺負。」

她的話聲一頓，道：「不過，老身還是先替你驅除體內的藥力……。」

龍驪道：「不！夫人妳還是先救一救若薇，晚輩沒有什麼關係的。」

羅利夫人道：「褚老二抓着她不放的原因是爲了要抓到你，他絕不會傷害她的，不然他如何能得到什麼？」

龍驪焦急地道：「可是……」

羅利夫人微喝道：「別說什麼可是不可是了，老身還會有錯嗎？」

龍驪認爲自己是服下了玄地老道被逼交出的解藥，中了他的詭計，羅利夫人的武功再高，也無法不憑藉藥物能使自己回復正常。

他心中懸念李若薇的安危，不願羅利夫人爲自己療毒再耽擱時間，於是突然出聲大叫道：「褚天彪，我龍驪在此，你有本事，就進來好了！」

羅利夫人沒想到龍驪會突然來這麼一招，她微微有點惱怒，叱道：「孩子，你這樣做是爲什麼？」

龍驪沒有作聲，他只等待着褚天彪在聽到自己的聲音後放下李若薇，飛身進入林中來對付自己。

那麼，有羅利夫人在此，褚天彪定然無法得手，最低限度，羅利夫人不會把自己交給褚天彪的。

並且他還可以由褚天彪和羅利夫人面對面時的神情，推測出羅利夫人到底是不是天心教主夫人。

他心裏打的算盤是不錯的，可惜那褚天彪竟然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一直沒有進入林中。

龍驪不相信自己那麼大聲的呼喚，褚天彪竟然會沒有聽到，他詫異地忖道：「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他在詫異之中，凝神聽去，竟然發現林外一片寧靜，方才那樣嘈雜亂鬧，此時一些也聽不到了。

他沉吟道：「莫非褚天彪有千里眼順風耳不成？否則怎麼曉得羅利夫人已經到了這兒？」

他不解地仰首望着身旁的羅利夫人，在淡淡的燈光裏，她表情更隱藏在黑紗後，使人無法知道。

不過，龍驪從她默然站立的神情，可以覺察出她也在爲外面突然的變得平靜而在注意中。

羅利夫人默然站立中，似乎覺察龍驪在注意自己，輕聲道：「大宗師來了。」

「大宗師？」龍驪訝道：「夫人，妳是說邪教的大宗師？」

羅利夫人頷首，說道：「他似乎跟那女孩子認識，正在逼褚天彪把若薇交出來……」

龍驪問道：「怎麼在下聽不到一點聲音呢？」

羅利夫人輕輕一笑道：「孩子，你此刻功力已經受到藥力的禁制，如何能夠聽得到他們說話的聲音……」

她的話音爲之一頓，又道：「何況褚天彪此時根本不敢分神說話，他正在運功抗禦大宗師那種懾人心志的『懾魂魔功』。」

龍驪問道：「夫人，那懾魂魔功如此厲害嗎？」

羅利夫人說道：「這是傳自藏土密宗的一種精神功，以自己的精神意志與氣勢，藉着眼神動作來壓制對方的一種邪道功夫……」

她解釋道：「大宗師可能很喜愛那個女孩子，不願使她受到褚天彪的傷害，所以在一出現的時候，立刻使出這種邪功，希望能控制褚天彪的精神意志，使他自動的將那女孩子放開。」

龍驪頗感興趣地問道：「夫人，妳認爲他能夠做得到嗎？」

羅利夫人道：「褚天彪雖有血指魔刀之名，但那大宗師身爲天下邪道的大宗師，年齡幾逾百歲，精通天下邪教的一切邪功秘法，功力較之褚天彪還要勝上一籌，他自然要佔上風，不過……」

龍驪迫不急待地追問，道：「不過什麼？」

羅利夫人輕笑一聲道：「孩子，你是不是很喜歡那女孩？」

龍驪似乎覺得她的目光在烱烱的逼視着自己，他的臉色不由一紅，囁嚅地道：

「她拚着自己的生命來救我，對我只有恩惠，在下對他……」

羅剎夫人道：「孩子，你不用閃爍其詞了，只要說說看喜不喜歡她就行了，何必多說其他呢？」

龍驤如何能夠回答她，自己對於李若薇的那份情感怎樣呢？

他沉吟了一下，才說道：「在下家中已有妻室，對於李姑娘實在談不上喜歡與否。」

「這又有什麽關係？」羅剎夫人道：「那一個丈夫沒有三妻四妾的，你就是喜歡她又有什麽不妥？」

龍驤不覺輕輕一嘆，說道：「李姑娘天生麗質，貌比天人，在下可不敢有這份奢望……」

羅剎夫人輕叱道：「呸！你身爲劍神之子，怎能說這等妄自菲薄的話來？」

龍驤被叱，默然無語，他只覺腦海之中意念如潮，翻滾洶湧，難以遏止，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羅剎夫人的話。

羅剎夫人沉吟一下，問道：「孩子，你若是喜歡她，老身一定會把她救下來，否則，老身不願多管這檔子閒事了。」

龍驤問道：「夫人，請問妳，那大宗師的『懾魂魔功』是否會使褚天彪放開她呢？」

羅剎夫人見他把話題岔開，知道他的用意如何，她緩聲道：「大宗師的經驗和武功，雖說較之血指魔刀褚天彪要高出甚多，但是血指魔刀手裏有那女孩子作爲擋箭牌，他只要用她作爲要脅，大宗師就有許多的邪功無法使出……」

她的話聲稍稍一停，道：「因此這麽一來，他們兩人等於是平手，大宗師絕對無法自褚天彪手裏把那女孩子奪下了。」

龍驤頓足道：「這如何是好？」

龍驤咬了咬唇，連忙說道：「夫人，妳說能解開在下身上所中之藥力，能否請妳……」

羅剎夫人冷笑道：「你以爲你的武功恢復了，便能夠從褚天彪手裏奪下那個女孩子？」

龍驤囁嚅道：「在下只不過要一盡心意。」

羅剎夫人道：「你可曉得你的武功距離那褚天彪還相差一大截，若是以爲你可趁他全神抗拒大宗師之際，自後偷襲，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你那麽做，不但不能救下那女孩子，反而害了她一條命。」

龍驤輕嘆一聲道：「請問夫人，在下該如何是好？」

羅剎夫人輕笑一下，道：「老身方才不是說過？只要你答應將來娶她爲妻，老身就救她下來，並且還收她爲徒，盡一年的功夫，栽培她出來，將來對於你殲滅天心教也有很大的幫助，你說，這樣做好不好？」

龍驤苦笑道：「夫人，妳爲何這樣做？在下……」

羅剎夫人沉吟一下，道：「老身這麽做的原因，以後你自然會曉得，到那時你便能了解我的苦心了。」

龍驤道：「在下唯恐家父……」

「一切有老身作主！」羅剎夫人打斷了他的話音，說道：「龍雲鶴豈敢不賣老身的帳？哼，老身的徒兒，除了劍神的兒子之外，大概沒有第二個人夠資格娶她了，龍雲鶴還會不願意？」

龍驤怎會不願意娶下李若薇爲妻？他只顧忌着自己的父親和岳父快活掌孟浩然爲總角之交，唯恐父親不答應此事，而惹出許多糾紛來。

此時一聽羅剎夫人一口承担下來，他雖然不知道她與自己父親的交情如何，也不清楚她說的劍神便是自己親身父親之事是否確實，可是她旣然答應承担此事，自己怎能還故意矯情，不答應此事？

他默然一會，道：「旣是如此，多勞夫人了。」

羅剎夫人眼中閃出欣喜之色，道：「老身總算了却一件心事。」

龍驤不明白她爲何說出這等話來，因爲這句話表示她那深切的關懷，完全是一個長輩對待自己子弟所說的一樣。

以羅剎夫人的身份，本來絕不可能與龍驤扯上任何關係的，可是她却處處關懷着他。

甚而她還給他硬自安排一個妻子，認爲那是了結她的一件心事，這個意思，充分表示她一直把未能替龍驤找個妻室爲心事……。

龍驤愈想愈是不清楚眼前的羅剎夫人，究竟與自己有什麽關係了，總之，他可以感覺到羅剎夫人的確是眞正的關懷自己了。

他正在沉思，羅剎夫人已經問道：「孩子，老身還沒有弄清楚她叫做什麽名字呢？」

龍驤說道：「她叫李若薇，是摩天大鵬李大俠的女兒，她還有一個弟弟叫李鵬翔。」

羅剎夫人失聲道：「原來她就是漠北有名的美人叫玉觀音的那個李若薇？」

龍驤頷首道：「她有個綽號叫玉觀音，她的弟弟則叫紅孩兒。夫人曾經聽過她們？」

「聽過一兩次，記得我以前還很生氣！」羅剎夫人說道：「因爲我叫羅剎，她叫觀音，這不是明着跟我過不去嗎？所以我曾想到去找她，想不到却在這兒碰上了，眞是湊巧……」

龍驤聽她這麽說不由好笑起來。

羅剎夫人聽到他的笑聲，也笑着道：「想起確實好笑，我這個羅剎竟要把玉觀音收作徒兒了……」她的話聲未了，但聽林外傳來褚天彪的大喝道：「咄！凌老兒，你若再施出什麽邪法來，老夫就把這女娃兒裂爲兩半！」

羅剎夫人話聲一停，道：「老身說得不錯吧，他已經掙脫了大宗師的『懾魂魔功』所給予他精神上的威脅，用李若薇作爲要脅了。」

龍驤忙說道：「夫人，請妳趕快！不然……。」

羅剎夫人笑道：「老身要收的徒兒，有誰敢傷害她？孩子，隨老身去看看。」

她一拉龍驤的手，熄滅了火摺子，往林外飛掠而去。

龍驤一見火光熄滅，林中一片黑暗，頓時一點東西都看不見了，可是羅剎夫人却似處身在白晝，拉着他的手，在林中穿

飛掠行，她的身軀連樹幹都沒擦到一下，很快地便穿出那些森立的大樹，來到林邊，停了下來。

龍驤只覺耳邊風聲一停，已經來到樹林邊緣，他的目光乍閃，視綫從稀疏的樹株間隙穿出，向外望去，但見褚天彪右手摟挾着李若薇，左掌放在右胸前，神情嚴肅冷峻地站立着。

在他的前面不遠，一個矮小的白髯老者，正緩緩的行了過來。

那個老者身軀很矮，穿着一襲土布衣裳，頭上虛虛的挽了個髮髻，比起褚天彪那高大魁梧的身軀來，就像一隻小鷄面對着老鷹般。

可是從他的眼裏射出的那兩道爍亮如同朗星的神芒，以及隨着他緩步前移時全身揚溢出來的氣勢，却使人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

彷彿他不再是那樣矮小，陡然之間，身形愈來愈是長大，每跨出一步，便高了幾分，望將過去，有如巨人般，較之褚天彪還要高大。

羅利夫人輕輕地道：「二十年不見，這老鬼的功力更加純了，自古到今，以邪道出身，能達到他目前這等境界的，大概只有他一個人了。」

龍驤道：「若是在下處身在他之前，定然連站立的能力都已失去，可見他這大宗師之名不是虛僞。」

羅利夫人道：「他這大宗師之名的獲得倒不是這個原因，據說他自幼便立志要以邪道入門，成爲天下第一高手，由於他的聰慧穎悟，使他把邪道所有的秘技都學會了，不但如此，並且他還會將那些秘功融會貫通，成了一條環扣，把那些功夫一樣一樣的連接起來，是以被黑道高手推崇爲大宗師。」

她的話聲稍頓，道：「不過邪道功夫入門容易，能够速成，也有最大的缺點，那便是根基不够，到了一定的進境時要想更進一層便有如登天之難，若是不能突破那層障碍，便會導至『走火入魔』，心火內焚而死。」

龍驤心頭一懍，道：「旣然從邪道入門有這等大的危險，爲何還有那麼多的人要走入邪道？」

羅利夫人感嘆地說道：「天下的事每多如此，許多人都想走捷徑，走偏門，邪道功力能够速成，很快便可使人在江湖上成名，自然有許多人去學了，他們又怎會想到以後會內火焚身，遭受那等大的痛苦呢？」

龍驤頷首道：「許多事都是如此，根基不厚，在基礎時不下苦功，便妄想能够速成，其實天下若有這等便宜之事，誰也用不着下苦功了。」

他的話聲未了，突聽褚天彪大吼一聲道：「凌老兒，你若是再進一步，老夫便斃了這個女娃兒。」

龍驤側首望去，但見褚天彪背上靠着一株大樹，左掌按在李若薇的頭上，作勢要往下按去。

以褚天彪的那份功力，這一擧按下，李若薇還會有命在嗎？

大宗師正在緩緩向前行去，一見褚天彪這等樣子，也爲之一愣，他沉聲道：「褚天彪，你若是敢傷害到她絲毫，老夫不叫你嚐盡魔教的十種毒刑才怪。」

褚天彪冷笑道：「老夫若要嚐嚐那種滋味，也得先殺了這個女娃兒不可，你可要試一試？」

大宗師道：「你敢！」

褚天彪道：「老夫爲何不敢？」

大宗師道：「褚天彪，你也不想想以你的身份，對付一個小女孩，若是傳將出去，你還有臉做人？」

褚天彪冷哼一聲道：「老夫還要顧什麼面子？哼！你若是不快點離開此地，老夫就把這丫頭殺死！」

大宗師見到自己軟硬兼施，也無法奈何得了褚天彪，心中眞急得無法可施。

他知道自己又不能退走，但是李若薇的生命扼在褚天彪的手裏，也不能向前逼近，唯恐褚天彪會施出辣手。

他心裏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龍驤也是焦急之極，他催促道：「夫人，請妳快點……」

羅利夫人輕笑道：「你放心好了，老身不會見死不救的。」

她的笑聲一了，身形一閃，龍驤只覺眼前陡然一花，羅利夫人已消失踪影。

接着，褚天彪突然發出一聲驚呃之聲，身軀打了個蹌踉，幾乎跌倒於地。

龍驤凝神望去，已見到褚天彪右臂挾着的李若薇已失去踪影。

羅利夫人的武功是何等的高強，再加上她是從背後突然出手的，褚天彪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大宗師的身上，對來自背後的襲擊，可說一點防備都沒有。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覺右脅一麻，整條手臂都失去力量，挾在臂下的李若薇便已被羅利夫人救走。

褚天彪驚駭之下，急忙轉側半弧，左掌往後一抛，劈出一道掌風，但是只聽得「喀擦」聲響之中，劈斷一株大樹，連羅利夫人的人影都沒看到。

他心知又來了一個高人，凜駭中意念電閃，他立刻便想到了一個人：「鐵心孤客來了！」

普天之下，武功超越他之上的，只不過寥寥三四人而已，若論從他手裏把人救走，並且還使他連人影都沒看到，除了鐵心孤客和金蜈天尊之外，他想不出還有第三個人了。

這個念頭一泛進腦海，他馬上便又想起自己面前不遠還站着一個強敵。

他深吸口氣，運起一股眞氣，在體內流動了一匝，衝開右脅被閉的穴道，凝目注視着大宗師。

當他的目光一落大宗師身上，只見對方眼中露出驚愕之色，在樹林裏不住的搜索，似乎連他也沒有看清這突然出現，從褚天彪手裏搶下李若薇的人是誰。

褚天彪一看到大宗師的神態，越發肯定那突然出現，自身後搶走李若薇的那個高手便是鐵心孤客。

否則，以大宗師的目力，絕不會連那人的人影都看不清楚，而要四下搜索。

褚天彪一想到鐵心孤客就在身後的樹林裏，從脊髓骨裏頓時湧起一絲涼颼颼的感覺，心頭的寒意愈來愈濃，再也不敢在這兒停留。

他的目光一閃，趁着大宗師還在驚疑未定之際，飛身便向着眞武大殿所在的方向躍去。

他的身形一動，大宗師巳沉喝道：「褚天彪，你還想跑到那裏去？」

喝聲裏，他身如電掣，斜斜向着褚天彪追去，身在空中，揚掌揮劈，發出一股凌厲的風飆，擊向褚天彪的左脅。

褚天彪沉喝一聲，左掌抖處，迎着大宗師的掌風反擊而去。

他自知本身的功力較之大宗師要差逐不少，若是一被纏住，絕難逃得了的，是以這一「血指魔刀」發出，使出他的七成功力，目的只要是抵擋住一部份大宗師攻來的那股強勁的力道，好趁機借力飛逃。

那知大宗師所劈出的那股風飆却是廻旋不已的，他的掌力發出，似乎投入一個漩渦之中，隨着對方的那股風勁的廻旋，使得他的身形都被捲將進去。

褚天彪一生之中也沒見過像這等奇怪的廻旋之勁，他的身軀一被狂飆所滯，立刻便捲了進去。

他心頭大驚，還沒想到該如何自對方這股廻旋的勁道中掙脫出去，巳被那倏然加強的勁道帶動，魁偉的身軀平空從空中栽了下來，跌倒地上。

本來以他的武功造詣和經驗，絕不可能如此輕易便被大宗師這一掌擊得跌落地上。

只是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料到天下會有如此奇異的廻旋之勁，再加上他只施出七成功力，預備借着對方的掌力逃走，這才栽了如此大的一個觔斗。

大宗師一見自己剛剛練成不久的「廻旋勁」，在一照面之下，就把血指魔刀褚天彪栽了個大觔斗，不由大笑道：「哈哈，褚天彪，你總算嚐到滋味了吧？」

他這「廻旋勁」的功夫，乃是在一次經過海南島時，看到島上的黎民相搏時所產生的那股廻旋力道，靈機一動，加以模彷改變，成了這種奇特的掌風。

想不到這次初用，便收到最大的效果，心中自然爲之大喜，笑聲之中，向着褚天彪撲去，要把他擒住。

褚天彪頭下脚上的自半空跌落，那顆光禿禿的頭顱跌倒地上，把泥地都撞出一個圓坑。

由於他體內所承受的那股廻旋之勁道還未消失，是以整個人如同一隻陀螺，在地上旋轉了好一會兒。

此刻若是換了別人，一定在這麽一跌一旋之中，被轉得頭腦發昏，口吐白沫昏倒於地上。

可是褚天彪倒底不愧是個武林中絕頂的高手，他的身軀連續轉動了兩圈，馬上便回復正常。

但見他雙手撐地，翻身撑了起來，脚步剛一站穩，便待飛身逃奔而去。

他的身形方始一動，才躍出數尺，在他身前不遠，有一瘦一胖的兩個老者交錯着包抄而來。

大宗師見到他們兩人攔截褚天彪，高聲大喝道：「凌飛，谷青，你們兩個等着抓人吧！別攔阻老夫手下的敗將！」

喝聲裏，他左掌一揮，反手一引，氣勁汹湧漩渦，向着褚天彪擊去。

褚天彪這下可學了乖，絕不敢跟方才一樣，只發出七成功力。

他一見凌飛和谷青二人攔截而來，脚下一剎，巳經蓄勁於身，預備放手一搏。

這下再一聽得身後傳來的大喝，他立即脚跟一旋，掌刄微揚，一式「魔鬼飛焰」發出。

一股呼嘯的勁道大響，褚天彪發出一掌之後，緊接着大姆指一按，又發出「血指魔刀」絕藝。

但見他那隻微微翹起的大姆指頓時變得火紅，一指按出，「咻咻」的急响之聲尖銳之極，有似一枝飛箭射出，直向大宗師胸前射去。

他這兩式乃是南疆的絕藝，的確不同凡響，可是大宗師功力較他高出何止一籌，並且這種「廻旋勁」與尋常的武功完全不同，乃是兩股相互迥異的勁道交旋而成，與道家的最上乘「四両撥千斤」的功勁相類似，却較之更具威力，褚天彪所發出的力道愈大，所接受的反擊之力，也就愈大。

他接連一掌一指攻擊，只覺勁道發將出去，如同投入大海之中，竟然對於大宗師絲毫不起反應。

心中一驚，他便覺不妙，還沒想到該如何是好，巳感到似有一股無形的繩索牽動着自己的身軀往前傾倒而去。

他的脚下一個踣踉，待要刹住身形，猛然之間一股強勁無比，汹湧奔騰的勁道巳推上身來。

「哇！」地一聲，他的胸腹之間如同受到巨鎚重擊，吐出一口鮮血，身子打了個旋轉，被大宗師的「廻旋勁」所纒，一連轉出數尺，跌倒於地。

大宗師哈哈大笑，拍了拍手，道：「你們把他捆起來！」

凌飛和谷青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魔頭，可是在大宗師之前，那份跋扈狂妄的氣慨却是不敢使出來。

他們一聽大宗師之言，連忙應了聲：「是！」

一齊奔到褚天彪的身旁，施出邪道的「錯骨移筋」之法，硬把褚天彪的軟筋打了個結。

此刻就算褚天彪有移山倒海之能，也不能够運勁提氣，解開這個結了。

凌飛恭敬地問道：「請問大宗師，還有什麽吩咐？」

大宗師揮了揮手道：「你們在這邊等候，老夫要到樹林裏去看看那人，我那若薇孫女絕不可受到一點委曲的，若是有什麽不測，老夫這張臉還放得下嗎？」

谷青忙答道：「是是！大宗師說得不錯。」

大宗師說道：「你們要好好的看管這傢伙，若是讓他溜了，老夫可要找你們算帳。」

凌飛和谷青一齊答應道：「是，晚輩們就是拚命也不能被他溜了。」

大宗師滿意地點了點頭，轉過身來，欲待進入林中，玄海、玄黃、玄機等三個老道巳迎了上來。

他們一齊恭身向大宗師打了個稽首，玄海道：「此次多虧大宗師來此，不然武當……」

大宗師臉色一沉，道：「老夫到武當來可不是爲了你們這些雜毛，是爲了我的孫女!」

他的眼中射出一股爍亮如電的光芒，道：「老夫已有十五年沒有下山，足跡絕於中原達二十年之久，想不到一來武當，却被你們目爲邪魔外道，又是放焰火，又是動刀劍的，你們這幾個雜毛管的是什麼事?連老夫也敢如此得罪?」

他的年紀高達百歲，再加上在二十年前與鐵心孤客共同携手，驅除來自南疆，企圖一統武林的金蜈天尊，對於整個武林有了大功。

若是論起輩份，他與玄機等人的師祖是同一輩的，再加上他對武林有這麼一件大功，是以玄機等三個武當長老被他左一句右一句雜毛的叱罵，除了苦笑之外，不敢有絲毫不遜之意。

玄機歉然道：「貧道等忙於應付血指魔刀，是以……」

大宗師揮了揮手，道：「你不必解釋了，老夫若是要怪罪你們，此刻還會跟你們說話嗎?早就把武當給踩平了!」

以他的身份和武功，這句話說得並不是誇大，事實上就是集結整個武當之力，用不着大宗師出手，他只要吩咐一聲，便有邪道魔頭替他出手，將武當鏟爲平地，殺得血流成河。

玄黃、玄海、玄機惶然，道：「大宗師說得極是，晚輩等有所失禮，尚請您老能予原諒。」

大宗師哈哈大笑，道：「你也不必客氣，老夫原諒你們。」

玄海接上去道：「大宗師是高人雅量，這點小事怎會放在心上，我們……」

大宗師道：「你們也用不着拍馬屁，老夫說原諒你們便是原諒你們。」

玄黃向前一步，道：「老前輩，令孫女……」

大宗師道：「老夫認得那人，她絕不會傷害到我那若薇孫女的，所以我放心得很。」

玄機問道：「老前輩，方才那人出現，救下李女俠，貧道等連人影都沒看到，不知他是否便是鐵心孤客?」

大宗師搖頭道：「不是他。」

玄機驚訝的說道：「不是他老人家，還是誰?據貧道所知天下沒有第二個高手能……」

大宗師叱道：「井底之蛙還說什麼話?眞是大言不慚。」

玄機受到大宗師的喝叱，臉色一紅，訕訕道：「晚輩們識見淺薄，自然沒有大宗師的眼光銳利，尚請大宗師……」

大宗師搖了搖頭，嘆道：「唉，武當之所以沒落，大概就與你們幾個雜毛有關，老夫眞是爲你們嘆息。」

他見到自己這句話說得他們三人全都臉紅，滿臉浮起羞慚之色，話聲一頓，道：「老夫只是爲了你們好，這才說說你們，否則老夫也懶得開口，記得老夫初出江湖的時候，武當的聲勢何等雄壯，此時却落得如此……」

他吁了口氣，道：「所謂知恥近乎勇，你們曉得武當的日趨沒落，便該 奮精神，努力向上，替武當開拓一個新的境界，使武當的聲譽發揚光大……」

玄機等三人受到訓誨，吭都不敢吭一聲，還是谷青看到他們的尷尬之態有些過意不去，輕咳一聲，凑向前來，道：「大宗師，李姑娘……」

李鵬翔一直站立一旁，他在看到大宗師教訓武當三個老道時，也被那股威猛之態所懾，不敢說話。

此刻一見谷青提起他的姐姐，他連忙奔到大宗師之前，幽幽道：「凌公公，你快去救姐姐嘛，她被人搶走了，你却不管她……」

大宗師呵呵一笑，道：「乖孩子，誰說我不管了?你姐姐碰到異人了，只有她的好處，絕無壞處的。」

李鵬翔道：「我才不信呢，凌公公，你在騙我。」

大宗師抱起李鵬翔，道：「傻小子，連公公的話也不相信起來，公公要打你的屁股了。」

李鵬翔一伸舌頭，道：「公公，我乖，你可不要打我。」

說着，他把小臉湊到大宗師那滿佈皺紋的臉上，親了一下。

大宗師樂得呵呵大笑，道：「小鵬，你眞是我的乖孫，來，公公帶你去看姐姐去，大概她此刻已經吃到了甜頭!」

凌飛問道：「大宗師，你老說的那位異人是誰?晚輩……」

大宗師瞪了他一眼，道：「你也沒有看清楚她呀!」

凌飛訕訕一笑，道：「那位異人的身法實在太快，晚輩只看到一條人影在眼前閃過，便已消失在樹林裏，除此之外，什麽都沒看到了。」

大宗師笑道：「你還能看到人影便不錯了，這可見你的功夫增進了不少，否則你連人影都看不到。」

他見到谷青臉上泛起不信之色，冷笑一聲道：「谷青，你不相信是不是?」

谷青惶恐地道：「晚輩不敢!」

大宗師看到他這惶恐之態，僅是淡淡的笑了笑，不再計較下去，改變語氣說道：「在二十年前，你們記不記得有誰以『羅剎鬼影』這種上古失傳的輕功夫驚動武林。」

他的話未說完，玄機等三個老道已失聲道：「羅剎夫人!」

凌飛和谷青兩人對望了一眼，全都泛起不相信之色，谷青問道：「大宗師，羅剎夫人雖然武功很高，但與晚輩等兩人無什麽差距，這二十年來怎會……」

他的意思是不相信羅剎夫人眼下的武功遠遠的超過於他。

大宗師叱道：「你把人家都拿來跟你相比，像你們這樣不圖上進，只顧虛名，眞替我老人家丟人!」

凌飛一向居於陰山之北，他的身軀又矮胖，個性較之大力神魔谷青也要傲直數分。

此時數說他們的幸好是邪道共欽的大宗師，若是換個別人，他不挺身起來拚命才怪。

饒是如此，他也不服氣地道：「大宗師，這二十年來，晚輩等居於陰山，也一直沒有把功夫擱下……」

大宗師冷笑一聲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凌飛點頭道：「晚輩不相信那人會是羅刹夫人。」

大宗師瞥了他一眼，沉聲道：「你眞的不信？」

凌飛硬着頭皮，道：「晚輩眞的不敢相信。」

大宗師突然笑了出來，道：「你說得好，老夫也不相信會是她。」

凌飛和谷青緊張了半天一聽到此言，忍不住也笑了出來。

李鵬翔被大宗師抱在懷裏，聽着他說話，也不明白他們是在笑什麽。

他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又看了看大力神魔和陰山神魔兩個，道：「公公，你說些什麽？』

大宗師道：「孩子，你不懂的。」

李鵬翔道：「我也不想懂，我只想姐姐。」

他抓着大宗師的耳朵，道：「公公，你究竟帶不帶我去找姐姐？」

大宗師笑道：「你把我的耳朵抓着做什麽？還不快放手？」

李鵬翔看到他臉上沒有怒色，抓得更緊了，嚷着道：「不！你若不帶我去找姐姐，我不放手。」

大宗師苦笑道：「唉，你這孩子也眞是的，連我，你都敢這樣，可見你平時有多囂張了。」

他搖了搖頭，對凌飛和谷青說道：「老夫我縱橫天下達八十年之久，連金蜈天尊也都不放在眼裏，可是就怕我這個小孫子。」

凌飛和谷青聽到他這自我解嘲之語，齊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大宗師一瞪眼道：「你們笑什麽？」

以大力神魔和陰山神魔在江湖上的聲名與地位，站在大宗師之前，就如小孩子一般，讓他們笑，他們非笑不可，要他們住嘴，他們也不敢說話。

此時一聽得大宗師喝叱，他們兩人的臉孔立刻繃得緊緊的，不敢再笑了。

大宗師板着臉孔，視綫自大力神魔和陰山神魔臉上移過，然後落在身前不遠處站立的三個老道身上。

他冷哼一聲，道：「你們還站在這裏做什麽？」

玄機等三個老道面面相望，禁不住心裏好笑，却又不敢笑出來，他們臉上所浮現的那份神情使人看了眞是忍痠不住。

李鵬翔天眞活潑，又怎知道他們心裏的那份尷尬，他皺了皺眉，道：「你們要笑就笑出來，像這樣憋着有多難過？」

大宗師不由哈哈大笑，道：「老夫就最喜歡我這個小孫子了，所以這次聽說他來到武當，因此也在山裏呆不住了，趕着下山來看他。」

他的臉上，浮起了得意之色，說道：「若非老夫來此，這個爛攤子也沒人收拾了。」

玄機等三個老道一再受到嘲弄，也覺得有點不好受了，他們互相對望一眼，躬身說道：「如果大宗師沒有什麽吩咐，貧道等……」

大宗師揮了揮手，道：「你們快走吧！站在這裏只有惹得老夫生氣。」

谷青望着他們走開，笑道：「這些雜毛沒有一個是討人喜歡的，他們若不走開，我也要損他們幾句……」

大宗師望着那些道士遠去的背影，輕嘆道：「這二十年來，鐵心孤客爲他們竭盡心力，企圖以一己之力，獨挽狂瀾，使得中原九大門派能恢復昔日的聲譽，可惜這些老道仗着他們是所謂內家正宗，武林之鼎，一味的迷戀於昔日的光榮，不圖有所創新，像他們這樣，遲早會被時日變遷而摒棄於身後的。」

凌飛和谷青肅然的聽他說話，谷青有些不解地問道：「大宗師，晚輩等有些不明白您老人家話裏玄機。」

大宗師那滿是皺紋的臉上浮起淡淡的笑意，道：「我的話裏並沒有什麽玄機存在！只是我活的歲數比你們大，觀察世事的經驗比你們多，才會想通許多宇宙間的道理……」

他的話聲微微一頓，道：「老夫從十二歲練武，二十歲便行走江湖，這八十多年來，眼見着江湖上人事興衰，有多少奇才異士的驟起驟落，有多少門派由盛而衰，於是深深悟及一個道理，那便是一個人或一個門派，開始創業時，有一股新生的强盛力量支持着，因而很快便能够有所作爲，有所成就，等到功成業就之後，往往便喜守持着旣有的成就，而不思更進一層的造就，於是也就失去了那股力量的支持，終於連昔日的光榮地位都無法保持了，到了這個時候，只是一味的迷戀過去，到了最後，這一個門派或這個人只有在江湖上消失了，他們這是被時光所淘汰，並不是命運所注定的……」

他的神色非常嚴肅，眼中寒芒迸現，掃過凌飛和谷青兩人的臉上，道：「你們可明白老夫的話了？」

凌飛恭聲道：「晚輩資質遲鈍，對於大宗師之言有些不大明白，尚請大宗能詳加指示，以開晚輩的茅塞。」

「你也能够弄起文來了，可見你在這些年來沒有白白的浪費掉，」大宗師頷首道：「看到你們，老夫非常欣慰……」

他的話未說完，李鵬翔已抓着他的白鬚，道：「公公，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快去把姐姐找回來嘛。」

大宗師皺眉道：「看你這孩子，眞是太放肆了，老夫的話還沒完，你就拉着我的鬍子。」

李鵬翔道：「人家心裏急嘛，你老又不是不知道。」

大宗師笑笑說道：「這眞是奇怪，平常你最怕你姐姐管你了，現在又怎會特別想念起你的姐姐？你告訴我，這是什麽道理？」

李鵬翔眼圈一紅，道：「姐姐爲了我才被那個壞人抓起來的，她現在不曉得到那裏去了？我……我當然想她。」

大宗師道：「你可要曉得，等到你的姐姐回到你身邊之後，又管你了，你不怕嗎？」

「我不怕，」李鵬翔道：「姐姐管我是爲了我好，若不是她，我不知道要闖多少禍了。」

大宗師笑道：「你到現在才曉得姐姐

管你是爲你好，嗯，孺子可教，也不虧老夫疼愛你一場。」

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李鵬翔的屁股，道：「走，老夫帶你去看姐姐去，我想她的傷也該好了。」

話未說完，林中已傳來一聲喜悅的呼叫：「鵬弟！」

李鵬翔仰着頭循聲望去，只見從樹林裏飛奔一條白色的人影，那窈窕美妙的身影，除了李若薇之外還有誰？

他大叫一聲，道：「姐姐！」

身軀一仰，便待從大宗師的懷裏躍落地上，向着李若薇奔去。

大宗師哈哈一笑，雙手微微用力，一股暗勁湧起，虛虛托着李鵬翔的身軀，朝着李若薇飛落而去。

李若薇飛掠過來，見到李鵬翔的身軀冉冉自空移飛而至，連忙伸出雙臂，將他擁抱入懷。

她的心情激動，擁着李鵬翔，忍不住輕輕的哭泣起來，不住地呼喚道：「鵬弟，鵬弟。」

李鵬翔緊緊抱着李若薇的頭，也是不住的呼叫道：「姐姐，姐姐。」

他們兩人等於是刦後重逢，那份激動與親切，以及隨着兩人相擁時的所流露的那份親情，使得在場的所有人都爲之感動不已。

大宗師道：「這便是人性的流露，絕對無法勉強的。」

他說到這裏，目光一閃，只見一條黑色的人影自樹林裏緩緩行了出來，立即話聲一頓，迎了上去。

那自樹林裏行出來的正是羅刹夫人，她見到了大宗師，揚聲說道：「二十年不見，凌老，你還是容貌不變，眞是可喜可賀了。」

大宗師哈哈笑道：「夫人，妳每次見到老夫都說老夫沒有變，是不是希望老夫跟烏龜一樣，老活着不死？」

羅刹夫人輕笑道：「大宗師，您老說笑了。」

大宗師呵呵一笑道：「二十年前一別，想不到今日會在武當見面，並且還在這等情形下見面，老夫眞是料想不到，方才若非是看到夫人的身法，還以爲武林中何時又出現這麼一個絕世高手，使得老夫爲之嚇了一跳。」

羅刹夫人知道大宗師是在說自己武功進步，她淡然一笑，道：「奴家這點進境又如何能比得上大宗師，方才您老使的那種神奇功勁，倒是使得奴家爲之一驚！」

「好說好說！」大宗師笑道：「老夫年紀比你大多了，這塊招牌也揹了幾十年，若不弄點新花樣，豈不被你們恥笑？把老招牌給砸了？」

羅刹夫人道：「大宗師，您老這塊招牌是一輩子都不會有被砸的時候，自古以來，又有那一個由邪道入門的練武人，像您老人家這樣的轟轟烈烈……」

大宗師連忙搖手道：「別說了，別說了，妳再說下去，我這張老臉都掛不住了。」

羅刹夫人肅然道：「奴家並非說笑，確實是如此，尤其是剛才聽到您老說的那番話，便使得奴家感動不已，方才還特別對龍驤說起……」

她說着，側首向後招手道：「龍驤，快來見過大宗師。」

大宗師視綫微移，但見龍驤自樹林那邊向這兒行將過來。

當他看到了龍驤那軒昂俊逸的姿態，微微訝異，道：「這位便是江湖上傳言的峨嵋後起之秀，銀衫劍客龍驤？嗯，果然不錯。」

龍驤行到大宗師之前，躬道抱拳道：「武林後學龍驤見過大宗師。」

大宗師頷首道：「很好，很好，老夫非常高興見到你。」

羅刹夫人微笑道：「凌老，你仔細看看，他像誰？」

大宗師詫異地望了羅刹夫人一眼，只見她眼中揚溢着一股奇異的光芒，他不解地問道：「夫人，妳……」

羅刹夫人搖了搖頭，道：「奴家沒什麽，只是要你看看他像誰？」

大宗師轉向龍驤，那緊抿的唇蠕動了一下，似要說什麽，却又說不出來。

大宗師低低的呃了一聲，凝目注視於龍驤好一會，漸漸，他的眼中射出凜駭奇詫的寒芒，失聲道：「太像了，眞是太像了。」

他轉首望着羅刹夫人，問道：「他便是……」

羅刹夫人點了點頭，道：「凌老說得不錯。」

大宗師又望了龍驤一眼，問道：「他自己不曉得？」

羅刹夫人苦笑一下，道：「我告訴他的話，他都不肯相信。」

話未說完，大宗即已臉色一沉，道：「那有這等事情？」

他沉聲叱道：「龍驤，你該死！」

龍驤對於大宗師和羅刹夫人之間的對話，一句都不明白。

他正在疑惑不解之際，已見到大宗師陡然發怒起來，竟然揮掌要往自己面上摑來。

脚下一移，他閃身欲待避開大宗師這一掌，羅刹夫人袖角微飛，纖手揚處，已攔住了大宗師。

她輕聲說道：「凌老，你不可怪責於他。」

大宗師看到羅刹夫人出手攔阻，縮回了手，道：「老夫這一輩子最恨的便是欺師滅祖的人，他雖然長得跟他父親當年的樣子幾乎完全相同，然而比起小袁來，却相差得太遠。」

羅刹夫人道：「奴家說過，他根本就不可明白，如何能責怪他？至於袁郎，我以前也曾誤解過他，何況……」她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過去的事，凌老，只有你一個人曉得，你知道當年我送這孩子到峨嵋時，他還在襁褓之中，他又如何明白昔年的事呢？」

大宗師默然一會，有點餘怒未息地道：「他不知道這些事，當然沒有過錯，可是他不該在告訴他的身世之後，依然堅不肯信……」

羅刹夫人接着他的話，說道：「因此奴家要找大宗師您來證明一下，使他相信他並非龍雲鶴的兒子。」

大宗師冷笑道：「憑龍雲鶴那廝，怎能生出這種兒子？」

龍驪聽到這裏，已漸漸地對自己的身世有了一個鮮明的概念。

然而，他的心中也更爲惶恐起來，因爲他一向都在龍雲鶴的教養下生活着，從幼及長，都從未懷疑過神龍龍雲鶴不是自己的父親，此時要他否定龍雲鶴原先在心目中的地位，使他承認另一個陌生的人是父親，他怎會不覺得惶恐難安？

也正在忖思之際，羅刹夫人說道：「話倒不是這麼說，當年奴家把這孩子送到峨嵋時曾經囑咐過也，不許他對龍驪說起那段舊事，當時我是因爲袁郎生死難測，才那麼做的，沒想到袁郎……」

她輕輕的嘆口氣，道：「這二十年來，我很多次都要找袁郎把當年的事情說清楚，可是他時刻都在躲我，不讓我有機會解說當年之事……」

「爲了這事，我也時常勸他，」大宗師道：「然而小袁的個性太過固執，他一直對當年被逼着跳下金頂險崖絕壁之事耿耿於懷……」

羅刹夫人有些激動地道：「但是他總不能撇下他的兒子不管呀，讓這孩子受盡天心教的欺侮，他如果稍盡責任，就應該出來把驪兒接走。」

大宗師看了龍驪一眼，道：「這孩子非常有出息，老夫看了也很喜歡，我想小袁看到他也會喜歡的。」

羅刹夫人憐愛地望着龍驪，道：「他若是在他父親的身邊，武功上的成就必定較現在爲高，也不會遭受如此多的磨難，吃了這麼多的苦楚。」

大宗師笑了笑道：「妳這是過份關懷他才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一個人，尤其是年青人是應該多接受環境的磨練，生活的打擊，才會有更高的成就。」

羅刹夫人道：「話雖是這麼說，不過袁郎也不能對他不聞不問，甚而……」

「夫人請息怒，」大宗師道：「小袁並非是不聞不問，事實上他根本不曉得這孩子，尤其是他最近已參悟出劍道中最上乘的『馭劍之術』，正在加緊修練，所以……」

羅刹夫人哦了一聲，驚喜道：「他已參悟出馭劍之術了。這麼說來，他的功力較之以前更加增進了？」

大宗師頷首道：「老夫上次曾與他較量過一次，那時他的劍罡剛成，老夫與他連拚四百招，結果也無法取勝，等他的『馭劍之術』練成了，可想而知，他定然能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他微拂着白鬚，輕嘆一聲道：「看到了他的進境，再見到夫人妳的成就，使得老夫怎不爲之懊喪難過？畢竟歲月催人，老夫是眞的老了。」

「凌老，你又來說笑了！」羅刹夫人道：「方才你所施的那種迴旋不已，氣勁互生的武功，足可稱得是武林一絕，就是奴家在此，也不是你的對手……」

大宗師長眉一揚，道：「夫人，我們何不試試手？」

羅刹夫人連忙搖手道：「凌老，奴家怎會是你的對手？免試了。」

大宗師哈哈大笑道：「夫人，你這還不是故意說幾句好聽話，捧捧我這老頭子的，其實老夫有自知之明，對付別人，那一手或許有效，對付妳，就非得出醜不可了。」

羅刹夫人笑道：「凌老，你是鼎鼎有名的大宗師，奴家又怎是你的對手？你是太客氣了。」

大宗師掀髯大笑，笑了一會，道：「說眞的，小袁現在沒有時間照顧這孩子，夫人妳何不授他絕藝……」

羅刹夫人人搖頭道：「凌老，你又不是不知道，奴家的武功偏重陰柔之一面，絕不適宜傳授驪兒，何況我又收了一個徒兒，也得費去我不少時間。」

大宗師詫異地道：「哦，妳在何時收了徒弟，怎麼老夫全然不知道？不知她在江湖上用的是什麼名號，他日相見，老夫也好照顧照顧她……」

羅刹夫人笑道：「當然要凌老照顧了，凌老還非特別照應不可……」

她說到這裏，李若薇在旁忍不住笑了出來。

大宗師微微的皺了皺眉，道：「若薇，妳笑什麼？」

羅刹夫人說道：「凌老，你剛剛說要照應奴家的徒兒，現在又怎麼罵起她來了呢？」

大宗師一楞道：「她……」

羅刹夫人笑道：「你想不到吧？我這羅刹竟會把玉觀音收爲徒弟，豈不是好笑嗎？」

大宗師笑道：「老夫確實沒有想到，若薇這孩子也是的，怎麼這種大事也不跟老夫說？」

李若薇道：「是師父不要我告訴您老人家的。」

大宗師笑道：「夫人，妳把老夫騙得好苦，不過老夫還是很高興，因爲李若薇有你這個好師父，將來的成就，將是未可限量，老夫豈能不爲她慶賀？」

羅刹夫人道：「凌老，你爲她慶賀，也得爲奴家慶賀才對，因爲我已收了個好徒弟。」

大宗師撫掌道：「對，對！老夫應該爲妳們兩個慶賀才對，」他的話聲一頓，問道：「夫人，妳怎會突然想到要收若薇爲徒弟？」

羅刹夫人道：「一方面是我喜歡這個孩子，另一方面是驪兒要求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奴家看他們兩個情意相投，有意爲他們撮合一起。」

她說到這裏李若薇已嬌羞地喚了聲：「師父，妳老人家……」

大宗師笑道：「哈哈，這種大事有什麼害羞的？妳沒看驪兒這孩子高興得連眼睛都快瞇在一起了？」

龍驪臉色微紅，道：「凌老前輩，請您別取笑晚輩了。」

大宗師：「咄！老夫才說你不在乎，你怎麼也害起臊來了呢？想當年，老夫訂親的時候，根本就無所謂，就釘着我那渾家看……」

他的話未說完，李鵬翔已大聲道：「公公，你這個故事說了好幾十次，我早就聽厭了。」

此言一出，衆人不由大笑不已。

大宗師一把抱起鵬翔，笑罵道：「好小子，你當着這麽多的人面前，來出老夫的醜？老夫要打屁股了。」

鵬翔抗聲道：「本來就是嘛，不信的話，你問姐姐看。」

大宗師笑道：「老夫現在問她，只怕她不好意思回答，若薇，妳說是不是？」

李若薇若非是以面紗幪臉，這下非要羞得鑽下地不可，饒是如此，她依然羞怯地撲入羅利夫人的懷裏，道：「師父，妳看公公……」

羅利夫人憐愛地拍了拍她的香肩，道：「妳凌公公怎會笑妳呢？他只是太高興罷了。」

大宗師呵呵大笑道：「這幾十年來，老夫從未像今日這樣高興過，若非這是武當山，老夫早就把整座山都掀起來……」

他那爽朗的笑聲，在羣山之間飛繞着，驚起林中不少宿鳥，展翅飛起。

好一會，他的笑聲一歇，羅利夫人方始緩聲道：「奴家收若薇爲徒之事，尚望凌老跟她父親說一聲，少則半年，多則一載，我一定會培植她成爲一流高手，以她目前的功力，要達到我這種地步，並不需要多久的……」

她的話聲微微一頓，道：「若是凌老你把驥兒帶去給袁郎，不要一年工夫，他的成就也必然很可觀，到那時，天心教就算已經展開行動，他們倆小口併肩行走江湖，平魔鋤奸，定然可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爲武林留下一段佳話。」

大宗師道：「老夫若把這事跟小袁說起，他不曉得要多高興，只是老夫怕在以後沒有我們這些老頭的立足之地了！」

羅利夫人說道：「說那兒話來？他們的武功成就再大，也需要我們在旁扶持，不然，憑他們的經驗，也不會是那老鬼的敵手！」

她似是想到了什麽，話聲一頓，轉口道：「呃，奴家忘了告訴您一件事了，那老鬼已經練成了『天雷神功』，並且還獲得苗疆毒門失落百年的一本毒經，親手訓練了五個毒人。」

大宗師一凜道：「有這等事？」

羅利夫人頷首道：「那些毒人刀槍不入，有如僵屍，却靈活無比，只要被他們沾上一點，就會毒發身死，所以凌老，你若是遇見他，可要小心點。」

大宗師默然片刻，問道：「那些毒人是否已經訓練成了？」

羅利夫人搖頭道：「現在還沒有，不過據奴家所知，大約再有半年，便可以完全成功了。」

大宗師道：「老夫曉得了，見到小袁之後，會把此事告訴他的，不過他沒關係，只要『馭劍之術』一練成，就算金蜈老鬼的『天雷神功』也動不了他分毫。」

他皺眉苦笑道：「倒是老夫該要着意提防，對那『天雷神功』老夫並不害怕，怕的只是那些毒絕天下的毒人。」

羅利夫人安慰他道：「好在還有半年工夫，這半年裏，凌老你可以找出尅制的辦法。」

大宗師苦笑道：「老夫有什麽辦法可想？妳又不是不知道老夫自幼以邪道入門，這些年已是吃盡苦頭，深知欲再進一層已是無法，除非獲得佛門失傳的『金剛禪功』，絕不可能到達百毒不侵，萬魔不入的地步……」

聽他說得這麽嚴重，凌飛和谷雨青人也不由得驚愕萬分，他們雖是出道不晚，成名武林二十多年，可是對於苗疆毒門的人却是毫無所知，更不曉得毒人會是如此厲害。

凌飛問道：「大宗師，那什麽毒人眞有這麽厲害？」

大宗師一瞪眼，道：「老夫還說謊話不成？當然厲害囉。」

羅利夫人道：「凌老不需躭心，到時奴家自會設法破壞那些毒人……」

她吁了口氣道：「好了，話說到這裏，奴家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了，就此告別。」

大宗師還沒說話，在他懷裏的李鵬翔已嚷叫道：「喂，你要帶我姊姊到那裏去了？」

羅利夫人微笑道：「妳姊姊跟我去學武功，你還有什麽不放心嗎？」

李鵬翔道：「我要跟她一起去。」

大宗師拍了他一下屁股，道：「傻小子，你姊姊去的地方，你怎麽能去？」

「不！」李鵬翔嚷道：「我要跟姊姊一起去。」

李若薇道：「鵬弟，我很快就回來，你好好回家，不要再貪玩了，跟隨爹爹多學點武功，以後……」

李鵬翔大聲哭叫道：「不！我不讓妳去……」

大宗師叱道：「傻小子，怎麽儘說此傻話？」他揮了揮手，道：「夫人，你們走吧，這小子交在老夫手裏，老夫負責，他若敢再胡鬧，非得打他的屁股不可。」

李鵬翔在他懷裏掙扎着要下來，嚷道：「公公你放了我，我要跟姊姊去，我要跟她去嘛……」

大宗師沉聲喝道：「鵬翔！你敢再胡鬧？」

李鵬翔見到他眞的發怒起來，愣了一愣，果然不敢再吭聲。

大宗師道：「你這孩子眞是奇怪，平時就怕你姊姊在身邊，現在却嚷着要跟她去，你這不是故意搗蛋嗎？」

「我沒有搗蛋，」李鵬翔嚷着道：「我是要跟姊姊去，姊姊，妳別丢下我，我發誓以後一定不再闖禍了……」

他的呼喚之聲，使得李若薇聽了難過無比，她以哀求的眼光望着羅利夫人，道：「師父……」

羅利夫人搖頭道：「那半年工夫，是妳修練上乘武功最重要的階段，絕不能分心，就是驥兒這孩子，我都不讓他跟妳見面，何況妳弟弟呢？」

「對！」大宗師道：「小鵬，你聽到沒有？妳姊姊這次去是練武，不是去玩，絕不能吵她！小孩子，你想不想將來有一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姊姊？」

李鵬翔道：「我願意，可是……」

大宗師道：「你是她弟弟，你也該替她爭氣才對，好在半年工夫很快就過去了，你很快就可以再見到她……」

（未完·廿四）